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断肠花

(上)



第一章 长安霸主

这是一柄外表看上去美丽而又奇异的兵器，有四尺长，柄杆是银色的，把手用紫檀木装成，有四道指凹，柄与杆相连的地方垂着一圈柔软的黑皮套索，顺着银灿灿的柄杆望上去，有五根拇指粗细的钢条自杆身分开，组成一个同心弧形又收拢于杆顶，看去，就是一个中空的瓜形图案。

那五根钢条本身并不是浑圆的，打磨得锋利无比，就像五把弯刃，闪耀着蓝汪汪的光芒，在五根钢条束拢的顶端，更有一枚两寸长的尖锥伸了出去，似是一只魔鬼头上的角！此外，角旁还嵌着两串如小孩巴掌的金月形薄片。略一振动，即会发出清脆的撞击声。

这柄兵器的外形便是如此，只要一个懂得什么叫“死亡”的人，他便会明白这件东西正是送你到那个境界去的最佳工具；它极像佛门中的禅杖，只是短了很多，而且式样也凶恶了点！

现在，这柄兵器正在轻轻舞动着，它上面的两中余月形铜质薄片哗唧唧的抖撞，一双修长而白晰的手，用一块棉布蘸着油，珍惜地细细拭擦着它。

这双修长白晰的手，是这位年轻人的，他有两只海一样深邃，冰一样冷酷，又梦一样迷蒙的丹凤眼！

眉毛是浓黑而微微斜耸向鬓角，鼻子端正而挺拔，唇红齿白，每当唇角撇动，便带有一股似笑非笑的瞄人意味。

嗯，不折不扣的一个美男子，假如，他能在双瞳中少露出些寒森的光芒，多漾出些迷蒙，嘲弄，或挑逗的神情，那么他给人的印象一定便是和谐而可亲的了。

他身上是一袭白袍，袍袖各绣着一朵金色的“断肠花”，花形十分独特，有六瓣细长微卷的花瓣，九根相互交叉的花蕊！

“断肠花”是一种极为罕见的奇卉，中原一带绝无，它只生长于大漠深处的石隙里……

舒云忙道，

“公子放心，一切俱已妥善，只待启程了。”君惟明用手揉揉面颊，有些感喟的道：

“近年来，道上的规矩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我们铁卫府支撑着偌大的局面，大小事情凭我的‘黑羽箭’也能解决；可是，自去年立秋以来，连出了四次大庇漏，‘黑羽箭’竟也有些朋友不肯买帐了，非得劳动我们的人，或我自己亲自出马不可。舒云，你知道，这里面除了显示江湖中仍有一干不开眼的角色外，还有什么其他含意么？”舒云沉吟了一下，谨慎的道：

“这个……还请公子明示。”君惟明冷笑一声，道：

“很简单，这显示着可能已有一股我们尚未察觉的暗流在形成。一股反对我们，打击我们，阻挠我们的暗流已在形成！”舒云惊愕地道：

“反对我们？打击我们？阻挠我们？公子，你老是说，呃，有些人想和我们铁卫府过不去？是在长安及陕晋这方圆万儿八千里的地盘内？”君惟明点点头，道：

“不错，就是这个意思。”舒云咽了口唾液，呐呐的道：

“那些人，可是吃错了药？要不，便是有些迷糊了……他们也该晓得，

铁卫府的声威震动半边天，铁卫府是用血和命在这里扎下根的，没有人能摇动得了！”君惟明笑了笑道：

“舒云，你也太自信了，连高山大海都会移转湮灭，渺小的铁卫府又算得了什么？不要过分轻视对方，须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我们大家凑合着维护这个局面，心力尽到了，即便不能圆满，好歹也认命。其实，铁卫府也不是容易扳倒的！”舒云淡淡的眉毛皱成了一条黄稀疏的暗纹，他微带忧虑地：

“公子，明日之行，我老觉得不大对劲……照说，南松城我们那家钱庄是由青豹杨陵主持着，而杨陵又是府里派出去的好手，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叫五个蒙面人洗劫一空，结果连人家的来龙去脉也没摸著？杨陵不论心计或武功都是相当老辣的，这一次他竟会如此糊涂，实在太出人意料！”静默片刻，君惟明道，

“不要太责怪杨陵，他已经十分难受了。舒云，人都有失算的时候，就连我也不能例外！”

“公子，我追随你已有十二年之久，从你稚髻方除直到今天。但是，我还想不起你在什么时候失算过……”他顿了顿又道：

“‘西土有佛，北地出魔’！公子，就凭你，铁卫府的魁首，北地千万里的武林霸王，任什么事你也一定出不了漏子的！”君惟明大笑道：

“小子，用不着把道上流传的那些歌曲搬出来奉承我，姓君的从来不吃这一套。固然‘西土有佛’，但北地也不是就只出了我这个‘魔’，厉害的人物多得很。而且，我并不承认我是‘魔’，大家都知道，君惟明是一个拥有百家行号，资财雄厚，产业无数，生意买卖遍及北地及江南一带的殷实商绅。唯一与其他商绅不同之处，便是不请保镖护院，不买任何邪门江湖黑白两道角色之帐。另外，就是略微年轻一点而已。是么，舒云？”舒云低低的道：

“表面上是如此。”君惟明淡淡一笑，道：

“当然，骨子里虽然我还是这个圈子的头儿，但也只能让人家认为我们仅是老板伙计的关系，不可叫那些老实的朋友们过于含糊了！”舒云表情古怪的道：

“但是，公子，他们早就敬畏我们了，他们晓得铁卫府是什么样的地方，更晓得公子你是什么样的人物！”君惟明耸耸肩，笑道：

“那也无可奈何，我们的锋芒收敛得尚不够！”舒云道：

“对那些商家和道上的朋友，我们一直都是仗义资助，尽力维护。在这种情形下，公子，要想对那些平实商绅隐瞒我们武林中的身份，对道上同源掩护我们在基业上的地位，都是十分不易的……”君惟明顿首道：

“所以说，双重面貌就难扮了。好像在江湖上混就不能正式做买卖，正式做买卖就不能同时跻身武林。我们也熬过十多年了，舒云，其中滋味，不好尽说，是么？”舒云微笑着道：

“一下子是掌柜的与人论斤两谈交易，十足买卖人嘴脸；一下子又带着家伙和小子们刀来拳往变成了江湖客，公子，你说，我们过得多绝？”君惟明舔舔嘴唇，道：

“我常想，我们这些人逐渐打进了买卖行，虽处处显得有些束手束脚，但也比武林中上者设场教徒，保镖走马，下者打家劫舍，落草为寇高明得多了，至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舒云点头笑道：

“公子说得是，这十几年，也亏公子带着我们这般老弟兄走上正路，从

定单帮，阻大道，跑码头，劫肥羊，逐步开设了赌馆，酒楼，更从赌馆，酒楼扎下了根基，又陆续增营绸缎店，山货行，钱庄，银楼……强似以前那些日子太多大多了，起码心理上够安憩满足……”君惟明一拍手，道：

“为了交结你们这批活宝，我老爹老娘遗下来的偌大家产耗了个精光。我如果不早点动动脑筋，哼，只怕现在我还得领着这干人打家劫舍，干那无本生意呢。成天和仇家打遭遇，和官府的海捕公文捉迷藏，可真够受……好在今天总算有个眉目了，你们九个人也个个脑满肠肥，似模似样啦；早年花掉那些钱财，如今只怕赚回百来倍还有余……”舒云挪近了一步，道：

“公子，你那个时候大约至多十七八岁吧？却一点也不像江湖中人，完全是一派候门巨第出来的公子哥儿模样，白生生的，俏软软的，就像风都吹得跑，一巴掌能打你三个溜地滚……”君惟明一眨眼，笑道：

“后来呢？”舒云尴尬地一笑，道：

“当时我们已经相当有名气了。你老人家那副吊儿郎当，神气十足富家公子脾气，一入眼我们就看不惯。恰好我们几个人正在那座向善寺的后院商量一桩买卖，你老人家背着手晃来晃去，摇头摆脑地不肯走；我们早就看你不顺眼，认走你是有心前来捣蛋，说不准还是那一边来卧底的奸细，焰龙方青谷第一个忍不住就上去找你碴子，那里晓得还没有来上几下，你老人家一巴掌……唉！就把方青谷打得三个溜地滚！”君惟明大笑道：

“后来，你们就更不要脸了，四个高头大马的狗熊汉子一起上，好家伙，还真狠着呢，像是一起手就要生剥了我似的……”舒云摸摸左腰，像是还有余痛似的道：

“公子，你当时的身法简直又快又绝，我们四个全吃了大亏。我左腰眼上的这一记，差点就痛得我闭过气去……相隔十几年了，每一想起，不觉还心颤胆寒，余悸犹存……”

君惟明伸直两腿，又晃动着双臂，笑道：

“人与人之间的‘缘份’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舒云，我在十五岁时已经给人家渡过魂，武林朋友称我为‘魔童’。碰着你们时我十七岁，那时现有一种要不得的念头，对手之下不留活口。可是，自那次我和你们相遇后，我非但没有想宰杀你们，反交成了朋友，不仅交成了朋友，更厮守至今。在基业发展上互倚互重，在生命血脉上相托相赖，宛如亲手足，亲骨肉。看这情形，我非得和你们一辈子粘缠下去了，嗯？”舒云动容道：

“公子。若不是你，我们弟兄们恐怕谁也没有今天这等衣暖食足，出马入阁的风光……”君惟明哈哈一笑，道：

“你也不要如此谦虚，今天的局面，并不是凭我一己之力便可以造成的，是靠大家齐心合力，团结无间。十二年来，铁卫府的威名蒸蒸日上，铁卫府‘九煞’、‘三豹’、‘一郎’的声势亦传扬江湖，如风遍野。相应的，铁卫府的各种生意也越做越大，交易日甚，大家全都有了成就，至于我，唯一的收获便是从‘魔童’变为‘魔尊’了……”舒云低沉的道：

“公子，外边一些不明就里的人，一提起你老的名号来莫不谈虎变色，都以为你是杀人如草芥，凶狠如虎狼的阴毒残酷之徒。其实，他们全错了。公子你的狠辣，也得看是对哪种人，并不是对每个人都这样的。我们府里上下弟兄，谁不认为公子是天下一等的好人？”君惟明一挥手，笑道：

“少灌我迷汤。我从来就不管人家怎么批评我，议论我，‘魔尊’这两个字本来并不好听，便是我想取个文雅点的名号，又有什么法子呢？这不是我

自己可以决定的事……”他感叹一声，又道：

“舒云，莫亡了，有些朋友还说我风流好色，经常拈花惹草，就差点没把我形容成皇帝老九，后宫中还藏着佳丽三千了……”舒云失声而笑，君惟明在他的笑声里站了起来，在房中踱了几步，他又扯一回原先的话题：

“舒云，昨天南松城那边杨陵派回来的人，说损失了多少金银？”舒云面色一变，道：

“被劫去黄金五千两，白银三万两。另外，以我们信誉担保兑付的银票十万两！”君惟明神情丝毫不变，又道：

“伤亡可是十一名？”舒云点点头，道：

“七死四伤。”君惟明又踱了几步，平静地道：

“杨陵猜测说是小玄洞的‘飞角五豪’干的？”舒云有些忐忑的道：

“是的。”君惟明道：

“有什么依据？”舒云咽了唾沫，道：

“事情公子已经晓得了，五天前那夜约摸三更，五个天杀的蒙面人从五个不同的方向潜进了我们南松城的‘悦丰钱庄’。杨陵当晚稍稍喝多了点酒……”君惟明不耐烦地道：

“这些我都得到禀报了。那五个蒙面人身形高大，操同式兵刃——‘尾锤刀’，从头至终，五个人全没有吭过一个字。他们技艺强悍无比，动作快捷，行事老练镇定，又加上心狠手辣，舒云，就凭这几点杨陵就判断是小玄洞的‘飞角五豪’？再没有别的依据了？”舒云低声道，

“公子，当时，杨陵未能截住人家。自己也挂了彩，他事后又追不出线索来，因此只好就南松城左近的江湖环境来推断……”君惟明冷冷的道：

“说！”舒云忙接下去道：

“杨陵之所以猜测‘飞角五豪’，有几个理由，其一，‘飞角五豪’的身材极高大，和那五个蒙面人十分相似；其二，‘飞角五豪’在十五年前方始出道，五个人所用的兵刃也是‘尾锤刀’；其三，‘飞角五豪’近年来生活不佳，手头异常拮据，其四，他们居住的小玄洞是在竹叶山上，而竹叶山离南松城很近，只有二十里路不到，运那批金银相当方便……”君惟明略一沉吟。道：

“这件事发生之后，杨陵曾有亲笔信给我。他为此事汗颜不安，信中也提起过对‘飞角五豪’的怀疑，只是没有说明原因，我想，他可能自己也没有把握所以才不敢提……”

舒云小心的道：

“杨陵交待传信的弟兄口头上告诉我的。公子，当时我也觉得理由有些牵强，故而未敢禀报公子。这种事情不是玩笑，一但弄不好，非但东西找不到来，还白白得罪了人，结下了仇……”君惟明笑了笑，语声和缓了许多；

“这一，杨陵可真叫糊涂。他素来精明强干，却让人家耍弄了。舒云，你觉得其中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么？”舒云犹豫片刻，道：

“我完全相信杨陵所说的一切经过，只是……我想，老辣精于的杨陵似乎不应该这般差劲，非但未能阻止对方五人的打劫，连人家一个人也没堵住，反而自己这边连伤带死的损了十几人，事后，费了两三天时间仍然找不出一丝蛛丝马迹……以杨陵昔日的的能力，他这一次的表现像有些失常……”君惟明缓缓的道：

“谁也有失常的时候。舒云，杨陵一定真是束手无策了，否则，他决不

会在信上一再要求我亲自前去处理此事。他必然有无力解决的问题。你该知道，我去了，杨陵的面子上并不会增加光彩！”舒云点点头，道：

“我相信……公子，有些事在信上也不好讲，说不定我们到了那里会把经过情形弄出个眉目……”君惟明吁了口气，道：

“但愿如此了。”舒云轻轻的道：

“公子，明晨我和鬼见愁夏一朗随你离开府里，费小姐可知道了？”舒云口里提到“费小姐”，君惟明不由展颜笑了，就像服下了一颗顺心丸那般惬意，他双目中闪烁着炯亮的光彩，愉快的道：

“她知道，我决定要去时，已告诉过她……”展开了悒结的眉毛，舒云道：

“公子，说真的，费小姐被公子你救回府里也有近五年的时光。这五年可不是个短日子，任什么样的情感也该建立起来了。我们大伙儿全看得清楚，公子十分喜欢费小姐，费小姐对公子不消说也有意。公子曾在贼人手里救过费小姐，即是没有这桩事，就凭公子你堂堂仪表，再加上你的聪明才智，费小姐也会心甘情愿的。公子，你也二十七八岁的人了，不能老把全付精神放在府里府外，自家的终生大事也该早些斟酌啦……”君惟明摸摸下颌，似笑非笑的道：

“不要急，舒云，就快了，这次南松城之行后，假若再没有什么漏子，你们就等着喝喜酒吧。”舒云高兴得睁大了两眼，兴奋的道，

“真的，公子？”君惟明笑着，道：

“当然，这岂能儿戏？”搓着手，舒云殷切的道：

“那我们可得快去快回，早点回来准备公子的喜事。这可不容易哪，要好好热闹热闹，铁卫府十几年来，这要算是第一号令人喜悦的事了！”君惟明笑道：

“老实说，我自己已有些迫不及待了呢，你就是再急，也还没有我心中来得急！”舒云一伸大姆指，道：

“行，公子，还是你有办法，‘西土有佛’！”君惟明古怪的一笑，无可奈何的道：

“‘北地出魔’，其实我非‘出魔’，对湘湘，我几乎‘入魔’了……”舒云笑道：

“费小姐也的确是美艳绝伦，倾城倾国。公子，自古英雄衬宝刃，才子配佳人，公子是文武兼备，仪表堂堂，费小姐是温柔朔淑、秀丽无双；公子与费小姐并蒂连理，正是天设地造的一对璧人！”君惟明眨眨眼，愉快的道：

“谢了，舒云，你这张嘴巴真叫灵巧……”舒云回忆着，道：

“费小姐是官宦世家，可惜时乖运蹇，在她父亲罢官还乡之际，被三罗汉率领着一干爪牙截击于黑马坡。幸亏你经过该地，才在三罗汉手下救出了费小姐。三罗汉并不好惹，公子你以一己之力深入重围之中，能将费小姐在九死一生里救出来，这份能耐，也真不是常人可以办到的……”君惟明平淡的道：

“其实我还是到晚了一步，湘湘的全家主仆已全被三罗汉斩绝了，要不是三罗汉中的老二银罗汉刘达对湘湘别有异心，想劫持她回去收做侍妾，只怕她早也做了刀下之鬼。

幸而刘达这小子色迷心窍，未对湘湘施展毒手，我才赶到救她出来……”舒云低沉的道：

“公子，费小姐的尊翁听说官至工部员外郎，因为耿直坦率，公正不阿，遭到小人所忌，在屡受打击之下才罢官回里的？”君惟明点点头，道：

“是的，宦海之中，本来便是波谲云诡，变幻无常，毫无道义情理可言，湘湘的父亲早就看透了，才毅然告老退休……那里知道躲过一关却难逃再劫，到底还是丧在那一般江湖草莽的手上……”舒云喟然一声，道：

“不过，费小姐的败家之痛，已在公子的柔情蜜意里逐渐平复了……”君惟明豪迈的笑了起来，道：

“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地方，自古以来男女相悦之情，便往往可以使一切改观，变得甜美柔和……”舒云颇有同感的道：

“看情形，费小姐的确已是如此了。”君惟明目光中含蕴着笑意地道：

“我还忘不了五年前的那个黄昏，夕阳的光辉红得像血。在黑马坡下，三罗汉那三副尊容也全叫晚霞给染红了。他们震惊地望着我，那模样，活像看到了鬼。但他们不服气，最后还是和我动了手……”他笑了笑接着道：

“很多人是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他们就正是如此。动手的结果，三罗汉中的银罗汉折了一条臂，铁罗汉瞎了一只右眼，他们的老大金罗汉也在额上挂了彩，这才乖乖的收兵息鼓，离开黑马坡，留下十几具遗体，无数箱笼物品，以及，嗯，一双正含泪对我凝视的眼睛。那情调，够美了，虽然还带着凄枪……”舒云阔大的嘴巴裂了裂，道：

“这也是缘分，公子，假如你晚一点经过或早一点经过黑马坡，或者费小姐不愿在我们府里留居下来，只怕你们这段姻缘就得另琢磨了……”君惟明安详的道：

“当时我救回湘湘，并没有想到她会住下来，这是她自己要求的。我一思忖也好，她故里千叶镇，已没有什么至亲了。世事多险，人海茫茫，一个孤身少女，又带着偌大行囊家私，独自一人往前闯，也令人担心。所以，便应了那句俗话：‘好人做到底，送佛上西天’……”君惟明顿了顿又道：

“我答允她住了下来。这一住，唔，人总是有情感的。舒云，五年并不是太短的日子，我与湘湘的情感也就这么种下了……她为人处世也还颇有道理，和琪妹以及大伙儿亦十分相得。我想，你们一定不会反对的，是吗？”舒云忙道：

“哪会反对；简直赞成极了！”君惟明一拍手，笑道：

“好，到时我多敬你三杯！”舒云微微躬身，道：

“谢公子抬举。”

君惟明愉快地笑了。他正想在说什么，书房的门外，响起一阵轻轻的啄剥声，听到叩门声，便会令人想到那叩门的人，一定是知书识礼的；君惟明低沉的道：

“进来。”

门儿悄悄地开了，在门被推开的一刹那，这间书房突然明亮了不少，一条窈窕的身影婀娜地飘了进来！

在这副身段之上，是一张秀美无比的面孔，象一朵含苞待放的鲜花，似还沾着晶莹的露珠。嗯，十七八岁的姑娘，眉梢唇角，尚依稀有着君惟明的神韵呢。

看到这少女，君惟明爱怜地迎上前去握住她的一双小手，和藹地道：

“琪妹，你不是在雁楼上陪着费姐姐奕棋么？怎的又来到这里？有事？”舒云也恭敬的道：

“二小姐。”这位美丽娇柔的少女，是君惟明在世上唯一的血亲了。她叫君惟明的胞妹。君惟明自小便对她爱护有加，视若拱璧。

对她，君惟明不仅只是一个兄长，他还兼有母亲的慈祥及父亲的严肃。他用多种感情贯注在君琪身上，而这多种不同的感情融汇起来也只是一个意义：爱，深挚的爱。

君琪向旁边的舒云微微点头，显然她想装出一付快乐的样子，但是看上去却是那般牵强；柳叶眉儿并没有因那抹生涩的笑意而舒展，双眸中的悒郁也不能由她唇角的弯撇而掩遮，她好象有一股不可言喻的忧愁，一片没法言传的凄楚，就好象一缕惊恐的黑雾正积压在她心上，以至这位向来明媚活泼的少女竟在这时显得沉默寡言了……

十分迅速的，君惟明便察觉到妹子的这种反常神态。他记得，早晨看见她在雁楼奕棋时还是相当正常的，看不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怎么就这一会儿便变成了这样。莫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么？垂下头，君琪低声的道：

“哥，我可以……和你说几句话么？”君惟明疑惑的看着妹子，颌首道：

“当然，你不是从来就有话必说的么？今天怎么客气起。来了？说罢，琪妹，无论你想说什么！”

犹豫了一下，君琪的嘴唇微微蠕动，却没有出声，目梢几乎难以察觉的向一侧肃立的舒云动了动。君惟明笑笑，他随即道：

“舒云，你先下去吧。”舒云躬身向二人施礼，退了出去。临出房，还将门儿掩紧了。君惟明在太师椅坐了下来，笑道：

“说吧，琪妹，你有什么心事？”

第二章 迷雾疑云

一双美丽的大眼睛怔怔的凝注着君惟明。君惟明坐在那里，那般沉静，那般安详，那般雍容，又那般威武！

他似一座山，一片海，又是雄壮，又是广瀚，有一种浑然治大的力量，一种无可比拟的深邃，那是她的兄长，长安城铁卫府的魁首，陕晋一带的武林霸主。时势最雄厚的巨阔……天下闻名的绝才，而他坐在那里，正在温和柔善的瞧着自己的胞妹……君琪。

君琪幽戚的道：

“哥，听费姐姐说，你要出远门？”君惟明哈哈大笑着，道：

“傻丫头，你之所以闷闷不乐，象个病美人似的，可就为了这桩事！”叹了口气，君琪低细的道：

“哥……”翘起二郎腿，君惟明打断了妹子的话：

“小东西，你怎么搞的？胆子越来越小了。你想想，十多年来，我刀山剑林，龙潭虎穴，哪种危险的地方没有闯过，哪种生死线上没有跳过？这多年来，又奈我何？君惟明仍是活生生的君惟明，并没有缺条胳膊少只腿的，是么？你又不是不晓得为兄我这几下子，还用得着愁眉苦脸象跑了丈夫一样？哈哈，放心，人家想坑我还不是件密易事……”白嫩的脸蛋儿白得十分不正常，甚至有些儿发青，唇角在不住抽搐着，以至君琪的语音有些颤抖了：

“哥……为什么，你不早些告诉我？”君惟明“啧”了一声，道：

“我是前天晚上决定自己走一趟的，昨日午膳时顺便告诉你费姐姐，本来想一并告诉你的，但你恰好出门买女红去了，我事情又忙，一拖就过了一天。你来得正好，本来我也想稍停便去雁楼找你，早上我经过楼下时看见你在和你费姐姐奕棋，你们两个还象蛮开心似的……”

“开心？”君琪苦涩的一笑，幽幽的道：

“哥，你应该早点给我讲……”君惟明奇怪的道：

“早点迟点有什么不同呢？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琪妹，以往我也经常出门啊，你却好象并没有太注意……”君琪脱口道：

“但这次不一样！”君惟明怔了怔，道：

“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愣了好一会，君琪的目光复杂而痛苦。她又垂下颈项，掩饰的道：

“我是说……哥……我老觉得有……有些不安……”沉默的凝视着妹子，好一会，君惟明缓缓的道：

“你心里有事，肚中有话。琪妹，告诉我，你想说什么？你知道什么？不要瞒我，讲出来……”惊慌的退了一步，君琪恐惧的道：

“我不知道什么，也没有想什么……哥，我只是害怕……你这次出门会遭到不幸……哥，我是真伯……”定定的看着君惟明淡淡的道：

“琪妹，你可是只想告诉我这些？”君琪惶乱而忐忑，忙不迭的点头道：

“真的，哥……我……我……我求你别去……”双目的光芒闪射如电，冷厉似刃，君惟明沉静的道，

“为什么怕？琪妹，你知道大哥是从来没有失过手的，而且，大哥是‘魔尊’！这两个字，曾使千万人闻名丧胆！”用力搓揉手中那条水绿的小丝绢，君琪嗫嚅的道：

“这……这……哥，这只是一种直觉……你每一次出门，我都毫无不安的感觉，这一次只是……一直觉得心绪不宁，神智恍惚，似是大难临头一样凄惶无主，哥……你别去吧……”慢慢自椅上站起，君惟明低沉的道：

“琪妹，你费姐姐讲过什么话了？”猛的一哆嗦，君琪惊恐的张大了嘴：

“讲……过什……么？没有……没有……”疑惑的瞧着自己妹妹，半晌，君惟明才无可奈何的摇摇头，道

“你今天出奇的不正常，琪妹，你似乎被什么东西蛊住了，要不，便是有什么阴影罩在你心上。或者，你昨夜做了一场梦尚未忘记？”唇角跳动着，连颈项上隐细的青脉也突浮出来，君琪的冷汗涔涔，她抽着气窒重的道：

“这……这确是一场恶梦……哥……我还没有醒啊……”

大步踏上前去，双手扶着君惟明发觉他的妹子正在哆哆嗦，唔，像生寒热一样在哆嗦！深深的看着她，君惟明柔和的道：

“妹，告诉我，为什么你会这样不宁？这样害怕？说出来，相信你的兄长，他可以力拔山，气凌云，挥杖扫千军。你有任何事，你的兄长也能为你承当！”

不敢和君惟明的目光相触，君琪“嚤”一声扑倒在她哥哥的怀里哭出声来，珍珠似的泪水，刹时就像断了线……

好像一下子走进五里雾中，君惟明被弄得迷糊了，他的妹子，素来都是开朗而娇刁的呀！

不要说流泪，便是连眉头也难蹙上几次，怎么……怎么今天这般多愁

善感，悲惶无常呢？她是得知了一些自己尚不知道的事吗？抑是真有那种忐忑不安的直觉产生呢？

轻柔的揽着君惟明用背袖为她拭去泪水，边安慰道：

“不哭，乖，你看你这么大的姑娘家了，还动不动就流眼泪，也不怕别人笑话？”把脸深深埋在君惟明的杯中，君琪仍然不住的抽噎，她咽泣着道：

“不要去……哥……答应我……不要去……”温柔的拍着妹子肩头，君惟明婉转的道：

“琪妹，你也知道我如今的身份与地位，现在发生了这么重大的事，你想想我怎么可以不去？这不只是财物被劫，其中更包含了我们的名声和信誉。假如我不管，财物白白损失了，人命也白白牺牲了，我们还有什么颜面再在江湖上立足？我们还有什么脸皮扛着铁卫府的招牌在天下混？这还不说，例子一开，以后人人都可以敲我们的闷棍，人人都能来劫洗我们，到了那等地步，琪妹，我们还有活下去的机会么？铁卫府并不愿意欺凌他人，但是，同样的我们也不能受他人欺凌！”哽咽着，君琪仍然连连摇头道：

“不，哥，你不要去……我求你，就这一次……”和蔼的笑着，低下头来，君惟明道：

“琪妹，有很多事情的成败，关键只在一次。这一次，或者可以使人一帆风顺，前程坦荡，也可以令人身败与名裂，万劫不复。莫要小看了一次。成功与失败，往往便联系在这一次……”仰起那张秀丽甜美而又泪痕斑斑的面庞，君琪还在抽噎，她绝望的睁着那双凄迷的眼，哀怨的道：

“哥……你……非去不可……？”君惟明和蔼地点点头，道：

“怕是如此了。”说到这里，他又道：

“你是否听到了一些传言，或者，晓得了某项我不知道的事？”像被毒蛇猛的咬了一口，君琪抖动了一下，惊慌的道：

“不，不，没有。哥，我只是有一种不祥的感觉……”目光炯然凝视着她，君惟明缓缓的道：

“真的？”憋着气，强压着翻腾的恐惧与另一些什么，君琪混乱的道：

“真……的！”君惟明释然点头，道：

“我相信你，琪妹。”

君惟明真的相信妹妹跑来劝他打消出门之意只是一种女人家处于长久动荡生活下的忧虑反应。他相信妹妹只是忽然心血来潮而产生出那等惊悸的心理，他更相信妹妹今天的反常举动是属于突兀的不安后所造成的现象。妹妹不会骗他，不会欺他，那是他的亲妹妹，世间唯一的亲人！

君惟明坦然笑了起来，他再一次为君琪拭干了泪水，拍了拍她丰硕的臀部，开朗的道：

“好了，别再哭哭啼啼了，明早我不待太阳上山使得启程，你这小东西用什么送我出门？用眼泪么？真是该打，快给我止住泪水，好好笑一下给我看看。来，笑一下，我就爱看我的傻妹妹笑，那样天真，那样无邪，又那样顽皮而娇憨，似是永远都长不大！”听著哥哥的调侃，君琪竟然又是泪如泉涌，她哭着扑到君惟明的杯里，悲痛的呼喊道：

“哥……我……我要……”君惟明连忙安慰着她：“要什么？说嘛，就是别哭。好好的一个女孩子，哭起来多难看？说吧，你要什么？就是要天上的星，为兄的也设法上凌霄殿去摘！”

猛的仰起头，君琪一咬牙，娇美的面容在这一刹间竟奇异的变得深邃

了，这种神情，君惟明从来没有发现过，看上去，他这唯一的胞妹像突然换了个人，那是一种陌生的凄楚，痛苦的老练，世故的哀怨，以及，含蓄的惭愧与羞辱，而这种复杂又古怪的神情只是一闪。就在她要开口诉说什么的时候，一阵轻幽的茉莉花香已扑鼻袭来。花香中，挟着一个银铃般娇脆的声音：

“唉唷，你们兄妹两位是怎么回事呀？一个愁眉苦脸，闷不吭声，一个眼泪汪汪，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就像在生离死别那般伤心……”

随着声音，一位美艳无比，俏丽得宛似图画中人一段的少女已来到了二人身后。这位姑娘可真是美绝了，那两弯新月似的眉儿高高挑起，水汪汪的凤眼儿就像是天上带着雾的星辰，迷蒙又清澈，看人一眼，不销魂，也够蚀骨了，雅致而挺拔的小巧鼻子带着些傲气微微翘起，菱形的嘴儿，没有任何装扮便是如此红嫩丰润，宛似一颗美丽的心。

她的一头青丝随意挽着，以一方玫瑰红的绸巾松松束扎，头发是那么黑亮，那么软厚，似静止的波浪，流泻的瀑布，或者，一片浓浓的云雾；这些，衬着一身浅蓝色衣裙，越发显得清雅脱尘，端秀抚媚，有如九天仙女临凡。看着她，便是一个最最麻木呆纳的人，也将会情不自禁的生起一股窒息之感……

放开了怀中的妹子，君惟明一挥袍袖，笑道：

“湘湘，你也来了？”那位美艳的少女，正是费湘湘——君惟明在五年前自贼手中救回的佳人，也是如今的情人，她走上前来一把抱着君琪，睁着那双令人想一头撞击进去的美眸，嗔道：

“惟明，你怎么了？把琪妹，欺负成这个样子？我不管，你要向她陪罪，哼，还是做哥哥的呢……”君惟明哈哈一笑，道：

“湘湘，你别皂白不分一上来就打官腔好吧？也不问问事情的来龙去脉，没头没脑就先向我来上一顿？”费湘湘哼了一声，道：

“我才不管你有理没理呢，我一进来就看见琪妹在哭。假如是她欺侮你，为什么你不哭呢？也不怕羞，这么一个大男人反来欺负人家一个小女孩子……”连呼冤枉之下，君惟明只得向自己妹妹陪着不是，一面低声下气的道：

“别哭了，好妹妹，乖妹妹，亲妹妹，你就收收泪好不？再哭下去，你这未来的嫂子便要剥我的皮啦……”

这本是一种足可使人破涕为笑的风趣话。现在，君琪果然不哭了。但是，她却不是破涕为笑，或者难以为情的形势下才不哭的，她的泪水就那么忽然止住，生硬而又麻木。

也许是为了某种情绪——人或物的介入——才令她如此这样，此刻，她迅速的冷静下来，仿佛有些恍惚，……

费湘湘温柔而关切的用自己雪白的丝绢为她拭着泪痕，亲热的道：

“乖呵，琪妹妹，不要难过。有什么事告诉费姐姐，费姐姐为你出气，别人惹不起这位叱咤天下的‘魔尊’，我可不在乎他，别哭，费姐姐一定好好训他一顿……”

君惟明只顾欣赏这一付姑嫂依偎样子，他却忽略了几点在外人决不会忽略的疑问：素来十分友好而又至爱至敬的费湘湘，与君琪，虽然揽在一起，那手臂只是松松地挽着，一点儿也没有在此种亲热口吻之下所该有的力量。费湘湘的语气关切，但却缺少了些什么。假如君惟明能细细体察，他便可以察出，乃是缺少了真挚的情感。如他察出这一点，再回想一下，他就能记起

这种情形早在半年之前已发生了。还有一桩他疏忽的事，对费湘湘亲切的言行，君琪竟然冷冰冰的毫无反应，更无感怀，像是……像是她也知道她这位嫂嫂并没有真正关怀她的诚意一般！

扶着君琪坐下了，费湘湘轻轻吁了口气，她回头道：

“惟明，你看你把琪妹妹气成了这样。”君惟明搓搓手，苦着脸道：

“还要我怎么办嘛？歉也道了，罪也陪了，莫不成还要我学狗叫？学猴跳？好了好了，就算我不对，行吧，好妹妹，下一次，我一定听你的话不出远门了……”“哦”了一声，费湘湘道：

“原来是为了这件事？”君惟明顿首道：

“不错，琪妹今天也不晓得为了什么突然心血来潮，方才一个人跑了进来死缠活赖，软硬兼施，就是不让我出门。湘湘，你是知道的，南松城咱们的悦丰钱庄被道上朋友洗了，连伤人带劫金，弄得一塌糊涂，乌烟瘴气。如今杨陵这小子一点头绪也没办出来，他已遣专差入府求援。我再三考虑，认为还是自己走上一遭比较合适。杨陵是精明人，手把子又硬，连他都弄不出名堂，派别的弟兄去也未必高明多少。我去去总是强些。况且，借此也可安慰安慰杨陵，听说他为了此事也够窝囊丧气的了……”费湘湘轻轻点着头，道：

“昨天你告诉了我这些！惟明，我就答允你去了。我知道你的为人，习性，在私下，你是我与琪妹妹的，但是，在明里，你却属于整个铁卫府与你庞大基业的。惟明，我明白你的苦处，你有你的负担及责任，我们不能完全占有你。在很多地方。我们应该替人设想……”向君琪投过去温柔而略略闪缩的一瞥后，费湘湘道：

“琪妹妹，你就忍下这一次吧。听姐姐的话，你哥哥不是好惹的人，他有他不可思议的本领，而且这次他去办的事并不算太严重，这在你哥哥来说是不费大力的。他一定能轻易做到，并找出那些坏人，很快就全平平安安的回来……琪妹妹，你哥哥有难处……我，我比你更舍不得他离开……君琪麻木冷漠地盯着费湘湘，道：

“是吗？费——姐——姐——？”

费湘湘的目光是柔和的，但君琪看去，觉得费湘湘的目光中含有多不同的意味在内。她垂下头，默默无语。

紧迫着，表面上却依旧亲切的，费湘湘轻轻的道：

“就让你哥哥去吧，琪妹妹，要他快快活活的去，高高兴兴的返，别叫你哥哥临要走了还为我们担一份心事……”多么中肯而体贴的语句啊，君惟明用力点头道：

“小东西，你都听见了？你费姐姐多么识大体，哪象你这般浑球？你还得多向你未来的嫂嫂学学，别再闹了。明天我一早走，至多十日便赶回来。你要我替你带些什么东西？胭脂花粉珍宝玉饰？还是绫罗绸缎？”

缓慢地，冰冷地站起来，目注君惟明，君琪的一双大眼中神色复杂悔怨已极，她定定的看着哥哥，生硬的道：

“哥，你真要去？”微窘的一笑，君惟明道：

“我想，你明白我无法不去……”他又忙道：

“来，告诉我，你想要我替你买些什么东西回来？”眼圈倏然一红，君琪又强忍住了，她一摔头，哽着声道：

“什么都不要，哥，只要你带着一口气回来！”

不待怔愕的君惟明有所表示，君琪几乎是奔跑着离开了这间雅致的书房，在她那急促的脚步声中，君惟明似是听到自己妹妹抑止不住的哭泣声……

沉默了好一阵，君惟明脸色十分难看的叹了一口气，他背着手在房中踱着，喃喃的道：

“她是怎么了？怎么会忽然变成这样？”悄然来到君惟明身边，微仰起头，费湘湘关切而温柔的道：

“别怪琪妹妹，惟明，她这几天情绪不大好……全怪我多话，把你要出门的消息告诉了她……”皱着双眉，君惟明迷惘的道：

“但她也不该这样失常啊……在以前，我还不是照样时时出远门？而且去办的事有很多比现在这一件更要凶险，可是琪妹也从来没有这么惊惶焦灼过……”费湘湘柔婉的解释着道：

“她真是心情不好，你知道，惟明，一个人心情不好，看什么也都变成灰色的了。”

记得不，两年前你为了你一个得力手下受到重伤的事不也烦了好几天？连我和你亲近你都讨厌，成天板起脸来冷冰冰的不说一句话？你想想，连你这种久经风浪，深沉镇定的人物都会为了情绪烦躁而一时反常，更何况琪妹妹只是一个女孩子？”君惟明稍微开朗了一点，他摊摊手。道，

“也只好如此解释了。湘湘，琪妹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血亲，自小就跟着我，由我教育她，我们兄妹之间的感情，已不像寻常的兄妹了。我们互相依持，互相照护，互相关、怀。我除了做她哥哥，还须负起慈母严父的责任；她是我妹妹，亦须要超出妹妹本份更多的挚爱来鼓励我，勉慰我……我们兄妹彼此的爱，比人家来得深厚，来得贴切……要晓得，我们若不互相怜惜，就难找到能以怜惜的人了……”明媚的眸子一黯，费湘湘垂下头去，幽幽的道：

“这么一说，惟明，你把我摆到哪里去了？”君惟明笑了起来，轻轻拥费湘湘入怀，在她的鬓角柔柔一吻，低沉地道：

“我的湘湘，你就要做我的老婆了，还与妹妹争什么长短呢？你这大嫂也不怕害躁？”啐了一声，费湘湘脸蛋儿红红的道：

“谁稀罕嫁给你？哼，你才不害臊呢……”“嘖”的在费湘湘白嫩的面颊上亲了一下，君惟明兴奋地道：

“别生气宝贝，南松城的事办完了，我立即打道回府。一回来就快马加鞭准备我们两人的婚事……”

娇羞地垂下颈项，费湘湘的面庞暗中已连连变幻了好几次，那种神情的变化极难捉摸，似是愧疚，又带点儿惊恐，像是悲恨，又渗着些畏瑟。这些微妙的内心征候，君惟明没有察觉，他有什么理由注意这些呢？费湘湘与他成婚，这原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啊。

像日月轮转，江河东流一样，丝毫没有怀疑的道理……

君惟明滔滔不绝，继续说著，

“……婚礼一定要热热闹闹的，排排场场的，我要使每个来参加我们大典的人都惊羨你的美丽，称赞你的慧娴。你要他们永远忘不了这次婚礼的印象，在几十年后还津津乐道……你的父亲是朝廷命官，交游广阔。人面熟捻。虽然他老人家今天不在了，但我却要摆出比他在世时所能替你摆出的最大场面还要大，让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冥目，他女儿终身，托在他这从未见面的乘龙快婿身上。我送你置办最珍贵的首饰配带，最难求的丝罗绸缎，最罕异

的奇珠玉宝，我们开流水席，开他十天二十天，招待所有想来观礼之人，不论他是尊卑贵贱，贫富长幼……”

蓦然住口，君惟明怔怔的注视着费湘湘。而费湘湘却似石塑木雕一样定在那里不动，甚至连一点点最微小的反应也没有。她的面容僵凝，目光迷茫，似连魂儿也恍恍惚惚的出窍了……

君惟明疑虑，摇了摇费湘湘的肩头，略略提高了声音：

“湘湘，湘湘，你怎么了？我的话你听见没有？”机伶伶的打了个冷额，费湘湘的全身抽搐了一下。她如梦初觉般惊悟过来，一抹看上去十分酸涩的微笑迅速浮在唇角，她忙道：

“我……我听见了。惟明，你在说如何筹办我们的婚礼。”君惟明深深地看著她，低沉地道：

“今天像有鬼了。湘湘，你方才还是好好的，怎么一下子也变得迷迷糊糊起来？你在想什么？”努力使脸上的笑容转得明丽动人，费湘湘悄声地道：

“我在想……惟明，你待我实在太好……我在想，假如不是你，我今天不知道会沦落成什么样子了……”

费湘湘的神色变得实在够快，天衣无缝，就这轻淡淡的几句话，已把君惟明心头的三分疑惑一扫而光。她颇似一位有名的山水画家，数笔一勾，情境便全然不同了。君惟明微一仰头，笑道：

“湘湘，你还想着以前那些事情做什么？夫妻之间，那里还用为了昔日的一点恩施而客套呢？”费湘湘深挚而温婉的道：

“这恩惠并非‘一点’，惟明，你是救了我的命……”一挥袍袖，君惟明露齿晒道：

“罢了，便是我救了你，不也等于替我接了个妻子一样。这样利人利己之事，我还想有机会再多做几件呢……”俏眼儿一眨，费湘湘轻轻移开话题，她道：

“对了，惟明，你是明天一早走？”君惟明颌首道：

“是的，我已告诉过你。”她迟疑了一下，道，

“只带‘两面煞’舒云和‘鬼见愁’夏一郎两个人去？”君惟明道：

“不错。”像是鼓足了勇气，费湘湘突然道：

“为什么不多带几个人去呢？”君惟明有些意外的怔了怔，道：

“为什么要多带人呢？湘湘，我原来还打算单枪匹马去的。不要忘记在你面前的这人是谁！”她急忙嫣然一笑，又跟着嗔了君惟明一眼，噘着小嘴道：

“人家是关心你。看你那付自高自大不可一世的样子，好像人家一片好心完全都成了恶意，一点也不领情……”紧紧搂了搂费湘湘，君惟明马上笑道：

“领情，领情，完全领情，宝贝，你客别生气……”转陈为喜，费湘湘立道：

“那你就多带几个人去嘛，也免得我成天挂着颗心……惟明，人多几个好办事……”轻俏的用鼻尖摩擦着费湘湘的鼻尖，好一阵子，君惟明才低缓的道：

“不能多带人了，湘湘，府里已没有几个好手留下。我们的买卖多，交易广，地盘大，人手分散出去的不少。你看，‘九煞’中只有四个人在府里，五个人全派在外面主持行业，‘三豹’也有两个驻在别地。府里除了我，只

有五名好手，这一次我又把舒云和夏一郎带走了，府里只有三个硬把子啦……”他柔情蜜意的笑了一笑，道：

“湘湘，树大招风，人狂结怨，说不准我们有什么仇家正在找机会暗算我们。若是府里空了，吃人家乘虚摸了进去，这却不是玩笑之事。铁卫府威名久扬，栽不得这种跟斗，这些事，我想你全明白。你的一片好心，湘湘，我记住啦……”费湘湘嗯了一声，道：

“你那位刎颈之交的老友银钩赤网童刚不是一直住在府里吗？他也可以代你暂时招呼几天嘛。你这位朋友虽然平日沉默寡言，阴森森的不大开口，但你不是说他的武功心智都是强上加强的？难道你还不放心？”吃吃笑了，君惟明托起费湘湘的下颌，轻轻的道：

“傻丫头，童刚是样样皆强，而且与我相交甚深。但人家总是客卿身份，我怎好贸然烦他操劳府中事务？假若府里那一个冒失鬼不服，顶他两句，这不是双方都难堪么？你也不想想，我有那几次支使过童刚帮我办理私事？”停了一下，费湘湘张了两次口，却又一时找不出理由来反驳。她陈默片刻，又低声道：

“那么……惟明，你再把九煞中的两个带去好了。一共四个人也好彼此有点照顾，府里留下‘白斑煞’雷照也就足够了……”君惟明摇摇头，道：

“不可以，湘湘，你听我说，这样太危险。我不愿意自己的根基被仇家乘隙毁掉。

我们辛苦经营，好不容易才有今天的局面，决不能稍有失闪……”眸瞳中闪着光芒，费湘湘，低吁一声，幽幽的道：

“你决定了？”君惟明道：

“决定了。”咬咬下唇，费湘湘离开了君惟明的怀抱，她深深地注视着君惟明，竟是陌生得古怪；良久，她点点头，道，

“我回雁楼了，惟明。”君惟明有些疲乏，道：

“好吧，晚上我可能到你那里坐坐。”

费湘湘未置可否，婀娜生姿的姗姗离开。直到她的身影消失，房中，还漂浮着一抹淡淡的茉莉花香。这淡淡的花香，融渗在君惟明若有所思的惆怅中了。

第三章 留狼于室

白马，银鞍，雪袍，人如玉，气似虹，爽朗雍容，豪气飞扬，君惟明跨腿翻上马背。

他后边，“双面煞”舒云与另一个面容俊俏略显苍白的瘦削年青人早已握缰待行。这年青人，“鬼见愁”夏一郎，表面上看去，却瞧不出他是个狠毒的厉害角色呢。

铁卫府在长安城中，可以说是最为恢宏巨大的几座宅屋之一了。它座落在福寿大路后段，占地近千亩，玉阶朱门，阶坡两边各蹲着一只吓人的青铜巨狮，白云石砌造成的高大院墙自左右围成。院墙内，则是楼台重重，亭阁叠叠，回廊连绵，飞榴相对，深沉无边，气象万千。十六级宽阔的玉级上

沉厚的朱门顶楣，嵌着三个苍劲有力的金色大字：铁卫府！等闲之人，莫说想对它如何，光是看上一看，这等威势也能将人摄住！

现在——

铁卫府的玉阶之前，一千人正站成并排，恭送着府里最高掌权者——“魔尊”君惟明等离去。

站在阶前的一共有六个人，四男两女。女的一位是费湘湘，另一位便是君琪。四个男人：当前一位身材修长，气质儒雅深沉，五官生得异常端秀，肤色亦白晰细腻，除了目光略显锋利之外，任怎么也看不出他是当年的武林杀手大豪“银钩赤网”的童刚：

童刚身侧的三位，那壮健如牛，铃眼海口，脸上到处布满了大小白斑的一位，便是铁卫府“九煞”里的“白斑煞”雷照，雷照下面那个长发披肩，又瘦又高的人物则是“九煞”里的“鱼肠煞”罗昆了。最后头的一个生得不高不矮，浓眉大眼的小伙子，人称“追日煞”穆厚，是“九煞”中的小老弟，他们全是君惟明的老弟兄，是他的一批生死搭档。

马上，君惟明洒脱的抛袍袖，袖口上的“断肠花”微微一闪。他先看了看天色，然后笑吟吟的道：

“今天的天气不错，人的心情也跟着旷怡了。各位等着吧，我们会比你们盼望的日子更早返回！”微微一笑，童刚清朗的道：

“君兄，长安侠少，丰神俊朗，你这一路去，只怕馨香满途，要沾缠在你的银鞍金镫之上了。”君惟明大笑，也打趣道，

“何人占得长安春？长安春色本无主啊。我今尚属自由之身，那满墙花草，说不定趁此短促时光采摘品尝！”费湘湘妙目一瞪，嗔道：

“你敢！”一抱拳，君惟明笑道：

“说笑罢了，娘子。”童刚又道：

“此去南松先预祝君兄马到成功，早日返府，兄弟我也好叨扰一杯喜酒喝！”君惟明愉快的道：

“谢了，我自当尽快赶回。”说着，他朝君琪道：

“琪妹，为兄离府期间，你尚须多听费姐姐管束，多聆童大哥教益，不用替我挂怀，十天前后我必归来！”君琪的表情十分奇特，她似是还在做梦一样，迷迷茫茫的，恍恍惚惚的，说不出她是悲是怨，是恨是苦。听着兄长的叮咛，她甚至连头也没有点一下，仅是浑身难以察觉的轻颤着，双眸的光芒凄黯晦涩。

有些不忍，又有些痛惜，君惟明在鞍上略倾身子，低柔的道：

“别难过，好妹妹，我就会回来，在我走前，你不笑一下给哥哥看么？”费湘湘也催促道：

“是呀，琪妹妹，哥哥远行，你不笑颜相送？板着一张脸该多叫人心里不安？”君琪仍然没有表示，她更缓缓将头儿垂下。这时，童刚却踏前一步，用身子挡住君惟明的视线，含笑对君琪道：

“二妹，费姑娘说得对，远行之前，你不该再令哥哥心中有所牵系，你要快快乐乐地送他起程才是。”

君琪见了童刚，竟似见了毒蛇厉鬼一样惊恐畏怯。她抖索着慌忙退后一步，目光与童刚极是柔和友善的眼神相碰，又瑟缩的避开。当然，童刚的身体正挡着君惟明的视线，君惟明是看不见的。而“九煞”中的几个人又在君琪后面，就更察觉不出了。他们自君琪的肩顶望过去，看到的是童刚那张

充满了和蔼又安详的面孔。而此刻，另两匹马上的夏一郎和舒云又恰好在低语着什么，根本未注意这！

又微微凑近了一点，童刚仍然笑嘻嘻的道：

“笑一下呀，二妹，还不快笑，对哥哥笑一下？”君惟明也殷切的道：

“来，琪妹，笑给为兄的看，我喜欢看你笑，天真无邪，爽朗轻快的笑，令我想起夏日空中的云……”轻推了君琪一下，费湘湘有些怪异的道：

“快嘛，琪妹妹，对你哥哥笑的机会，以后只怕不多了……”

于是，在众人的促请下，君琪蓦然仰起头来，她努力咧开小嘴，想将脸上的肌肉折成一付代表笑的皱纹。她那么诚意的要做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她脸上的肌肉却似摄木了，凝冻了，竟做不出来，全让心中的凄楚怪恨所吞噬。终于，她非但没有笑，反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泪水夺眶而出，她双手捂着面庞，转身朝玉阶上发疯般奔去！

君惟明吃了一惊，急叫道：

“琪妹……”费湘湘立即偎到君惟明马前，娇柔的道：

“她就是这么沉不住气，这次没答应她留下，直到今天她还不高兴……惟明，你走吧，琪妹妹那边你放心。不出半日，我就会把她哄得又笑又闹的……你好好去，惟明，甭叫这些琐碎事拖着你……”童刚也淡淡的笑着道：

“费姑娘说得是，君兄，二妹到底还是小孩子，不出多久，她也会破涕为笑，只是你须记得搞些什么好东西回来才是，否则只怕她不理你呢……”一拉马缰，君惟明也舒眉笑道：

“老实说，我自信可降龙伏虎，可就是对我这宝贝妹妹没有法子，倒叫童兄见笑了？”一撇唇，童刚道：

“你我自家兄弟，不必客套。君兄府里不论巨细之事，兄弟我自当尽棉力代为效劳。

你放心。”君惟明一抱拳道，

“多谢童兄。”君惟明又转向费湘湘，道：

“湘湘，数着日子等我回来吧！”嫣然一笑，笑容如花，费湘湘道：

“我会的，惟明……”君惟明又朝后面的三位煞者点了点头，微挟马腹，叱道：

“走！”

三匹骏马，在君惟明的短促叱喝中同时放蹄奔出，蹄声雷动，眨眼他们已消失在大街的尽头！

目注视着君惟明等的骑影消失了，童刚才让一丝笑意浮上唇角，而这丝笑意是阴森的，邪恶的，也是刻毒的，宛如一条百步蛇的蛇信！这一丝笑，衬托着他睁瞳深处狂野的光彩，他已变成另一个人，另一个不可思议的，足令君惟明感到陌生的人！

费湘湘这时挂在脸上的笑容也同时收敛，变得麻木冷漠了。她没有讲一句话，转过身来独自沿阶回去，连眼角也没有斜顾一下……

三位煞者舒了舒方才一直半躬得有些酸痛了的腰身，

“鱼肠煞”罗昆和“追日煞”穆厚还低声交谈。“白斑煞”雷照则冷眼单立，与童刚打了个照面。在那一刹里，他们两人有什么默契就在极快的一瞥中决定了。

情景毫未改变，此地的气氛却全然不同了。方才那般融洽，平和，真挚而坦率，如今，竟这样淡漠，冷森而生硬。隐隐中，似有一股看不见的暗

流在移动，一片可怖的阴影笼罩着，一个恶毒的阴谋在形成。它们虽然无形无影，却可以由人们直觉里感到，象是一些声音在嘲笑，一些声音在哭喊，一些声音在悲泣，一些声音在呼号，在呻吟，这些全在冥默之中。但是，却逐渐扩展向现实的空间来到……。

时光总不停顿的，它不管人世间任何角落发生任何变异，它仍然毫无留恋，毫不留情的冷冷流去。

两天之后。

君惟明三人，已驰马来到了南松城近郊了。他们此行十分保密，除了铁卫府有人知道外，只有南松城悦丰钱庄的主持人杨陵晓得了。启行的前两天，君惟明已派专差通知了他。

望着南松城古旧的城墩，三乘铁骑象箭一样往前射出。他们心中都很急，希望能早一些办完这件事。铁卫府的生意公然被些不开眼的浑小子给砸了，这口气，也实在是难咽啊！

看见城门了，鞍上的君惟明松了缰绳，吁了口长气道：

“好了，我们慢点跑，别让人家以为我们是去奔丧的。”随着他的话，舒云与夏一郎也立即将马儿奔速缓了下来，揩揩额头的汗渍，舒云微微喘着道：

“真热，秋初了，天气还象烤人似的……”君惟明吃吃一笑，道：

“若是这一道连我们也弄不出个名堂来，舒云，那滋味可就更难受啦！”舒云打了个哈哈，摇头道：

“公子你亲自出马，哪一次不是马到成功？若连公子也弄不出名堂来，我们这些人除了喊天就没有别的法子了……”君惟明的双目微眯，低沉的道：

“前天临走时，二小姐一哭一闹搞得我有些心神不宁。很奇怪，一路上，我也有种惴惴的感觉……”舒云怔了怔，忙道：

“那只是公子你放心不下二小姐罢了。疑虑多了生暗鬼。公子，你可甭记挂着，包管不会有什么事的……”君惟明点了点头，道：

“如今，也只有这样想了！”

三匹马得得驰过城门，徐缓的朝一条横街走去。这“南松”城也有几千户人家，主要街道两直三横，相当宽敞，商家买卖也不少。现在是午后时光，日头毒，路上行人寥寥无几。若在一早一晚，可繁华热闹。君惟明以前也来过好几次，对这里的地形街市很熟，现在，他正绕着圈子与舒云、夏一郎三个人往悦丰钱庄那边行去。

马儿慢慢的行着，蹄声敲在青石板的地面上传出清脆有致的音响，“得”“嗒”“得”“嗒”……马上三个人全没有吭声，象是全在沉思着什么。君惟明稳坐在鞍间，这时看上去，越发显得威风，在这股于威风中，更有一种说不出的冷凛悍厉之气！

舒云压住嗓门，道：

“这情景，呢，似乎有些闷气。一郎，你觉得呢？”

“鬼见愁”夏一郎面孔上白苍苍的毫无表情，他低头注视着在囚光照射里几个人与马匹倒映在地下拉得模糊而庞大的影子，静静的道：

“我们是去索债迫仇，不是去游山玩水，当然就不会觉得太舒畅。”舒云气得一瞪眼，骂道：

“你少他妈这么要死不活的，老子莫不成还要听你教训来了？”不愠不怒，夏一郎道：

“是你先找上我说话的，老舒。”

恨根的一挫牙，舒云没有再吭声。而就在这时，三人的后面突然传来一阵不疾不徐的踢踏声，这阵踢踏声十分悠闲安详，就象是谁家大姑娘骑着花斑驴赶集凑热闹去似的。

于是一半是好奇，一半是警觉，舒云立即转头朝后面瞧去——

啊，可不是么，一点也不错，在他们后边约摸十来丈外，当空炙热的阳光下果然有一位打扮得花枝招展，妖妖艳艳的女子骑在一头小叫驴上往前面赶来。那位姑娘穿的是一身红，红衫红裙红头巾，两只又白又嫩的玉手一边捏着辮绳，一边还撑着把红绸小伞。

她骑的那头小叫驴不是花斑的，是纯黑的，耳长眼大，四蹄硕健，看上去颇有点劲道。

驮着这位一团火似的美姑娘，就宛如驮着根稻草似的轻便。现在，这位美娘子近了，在挨擦着舒云过去的时候，还有意无意的侧首向舒云抛了个软不溜吉的媚眼，撇唇一笑。

她那脸盘儿，真叫赛似韶蝉，美得吓人，艳得窒心。鬓角尚斜插着一朵颤巍巍的猩红的玉盏花呢……

暗暗吞了口唾液，舒云心中大赞：

“好家伙，够劲！”

香风一阵，黑叫驴上面的女子又极快的消失在前面一条小巷中。在她从后赶上，一直到踪影消失，君惟明全听得清清楚楚。但是，他连眼皮子也没有撩一下，并非他是柳下惠，只是心早有属，而且这等节骨眼里，也提不起兴致来了。

颇为振奋的抹了把脸，舒云侧首朝垂眉瞋眼的夏一郎道：

“喂，一郎，看见方才那娘儿了？她对着我笑呢，老天爷，她那双媚眼，就险些能把人的魂给勾了去！”神情木然的夏一郎，有气无力的道：

“我全没看见。”舒云低吼一声，怒道：

“妈的，你小子不要自命清高，哪个猫儿不闻腥？你表面上不当回事，其实骚在心里！”夏一郎不置可否的笑笑，道：

“小心啊，老舒，色字头上一把刀！”两个人正抬着杠，前行的君惟明已停住了马，间过头低沉的道：

“到了。”

他们停在一条僻静的弄堂外面。弄堂两边，全是一些高宅深院的后墙，有的开着便门，有的没有便门。舒云与夏一郎抬头一看，即已知道来至悦丰钱庄的后巷了。

下得马来，舒云走到弄里第五家，那是用坚厚的大麻石砌成高墙的一户宅院，从外面看，根本望不见里头的情形，给人一种森严隐秘的感觉。

十分熟悉的，舒云伸手在那铁质的小门贡重擂了七次，三缓四快，他第七次叩门的手掌刚刚缩回，那扇铁质的小门已“吱呀”一声启开！

开门的是一名穿青色长衫的粗壮汉子，他一眼看，见舒云，已喜不自胜的抢了出来，弯腰道：

“舒爷是你，可把我们杨爷等疯了。小的们就一直守在前后门恭候着……”舒云笑了笑，伸出姆指往后一点，低声道：

“公子来了！”

第四章 阴毒陷阱

青衫壮汉听说他们的最高魁首已经亲临，赶忙转过身去，可不是，君惟明正含笑挺立于五步之外。

奔上两步，这汉子就要跪行大礼，君惟明一把扯住了他，平静的道：

“不用麻烦了，杨陵在么？”青衫大汉连连点头，毕恭毕敬的道：

“杨爷在，杨爷只交待小的们说今天府里有重要人物到临，却未曾指明是那些人。

小的做梦也想不到竟然是公子你老人家亲到了……”君惟明回头道：

“一郎，把马匹交给他，我们自己进去吧？”夏一郎顺手将自己握着的三条皮缰交到青衫壮汉手里，边叮咛道：

“我和舒爷的坐骑十分温顺，容易入厩加料。公子的这匹‘雪中火’性子可烈得很，你小心照拂了。”弯腰答应着，青衫大汉陪笑道，

“这些小的晓得，夏爷你老放心，包管错不了……”

舒云领路夏一郎居后，簇拥着君惟明进入后院。房中有两个中年人匆匆迎出来。

当先一个，是位面皮淡青，神情精悍沉稳的瘦长汉子。这汉子身后那位生像则正好与他相反，不但矮胖如缸，脸盘赤红有如充血，五官更是奇形怪状，猪泡眼，塌鼻梁，厚嘴唇更加上满天星似的大麻脸，丑陋无比，走起路来就活似一只大填鸭。前面一个正是铁卫府中的好手“三豹”之一的青豹杨陵；那矮胖子，便是杨陵的头号臂助小阎王江七了。

两人三步并做两步地赶到君惟明跟前，隔着还有几尺，已齐齐垂手躬身。青豹杨陵道：

“未曾远迎公子，尚乞公子恕过。”君惟明袍袖一挥，道：

“此时何时？我原也吩咐过不要迎接，以免招人耳目，我们进房去谈。”

杨陵唯唯诺诺，恭敬地请君惟明等人屋。他们进了大厅并不坐下，径自穿过，转经一条回廊，鱼贯入一间密室，沉厚的桧木雕花室门随即严密闭上。

君惟明独坐于一张宽大的圈椅上，其他四人站着；沉默片刻，君惟明启口道：

“钱庄被洗劫的情形，除了你信上的报告外，其他还有补充的么？”杨陵愧疚地摇摇头，道：

“回禀公子，没有了……”君惟明朝圈椅上一靠，沉缓的道：

“你怀疑是小玄洞‘飞角五豪’玩的把戏，这只是你个人的猜测，尚找不出真凭实据来，杨陵，你可知道将有什么样的结果么？”杨陵淡青色的面容上涌起一片赧赤，道：

“我……我知道。”君惟明双目突睁，厉声道：

“有了错失就应该勇于承当，不要用妄言来减轻自己的罪过。你须明白，在你这毫无依据的猜测里，极可能有许多人牺牲，许多鲜血洒溅！”冷汗涔涔，杨陵却不敢去抹，他期期艾艾的道：

“是的……公子……”君惟明又道：

“出事那天，你喝多了酒？”杨陵咽了口唾沫，忐忑的道：

“不瞒公子，是的……”君惟明冷冷的道：

“那五个蒙面人功力高强？”杨陵点点头道：

“是的……”君惟明重重一哼，不以为然道：

“但你也一向不弱，除非你喝得烂醉如泥，不省人事，否则，我想你不至于窝囊到连对方一根汗毛也没沾上的地步！”汗水滴落，杨陵艰难地道：

“那晚上，我是喝过了量，但却仍可行动……自然，身手方面比平素迟缓了些。他们五个人来的时候，约是初更天，一上来连杀带砍便放倒我们七八个兄弟！待我听到呼叫，他们已冲进里屋了……我拼命冲上去拦截他们，却被五个人当中的两个逼出屋外，就在前院干了起来；那五个蒙面人把式皆极为惊人。老实说，以一对一我勉可招架，两个打我一个，却的确抵挡不住……”君惟明威严地道：

“说下去！”杨陵润润嘴唇，又硬着头皮道：

“但是，令我奇怪的是他们似乎并不想急着伤我，好象主要是将我缠住。顿饭功夫，两个一身黑的高大蒙面人才呼啸着扬长退去：我喘着气赶到屋里一看……公子，损失情形就象我在信上禀告公子那样的了……庄子里的二十名弟子，那天晚上连死带伤就去了十一个，没有一个人看清或摸清对方的来路底细……”君惟明暴厉的道：

“这原是你身负的责任，杨陵，不要依赖别人！”说着，他又瞪着垂手肃立在杨陵身后的小阎王江七，沉重地道：

“江七，那晚上你在那里？”江七震了震，赶忙挪上一步，低声道：

“回公子，我那晚上正奉扬爷之令到乡下收账去了，未留庄内……”君惟明再转向杨陵道：

“那一夜，对方劫去的金银甚多，他们是如何运走的？”杨陵低垂着头，嗫嚅的道：

“事后我们发现后面弄堂内有不少马粪，估计至少有十五匹马。显然他们早已有备，派人在外头接应了……搬运财物的，据一名受伤的弟兄说，只有在房中的那三个蒙面人……”君惟明站了起来，在房中踱了几步，又重重坐下，他皱眉道：

“除了‘飞角五豪’，杨陵，你还想得出有那些人值得怀疑么？”好一阵，杨陵才低着头，苦涩涩地道：

“除了他们，公子，别人我就实在想不出了……”偷偷觑一下君惟明的脸色，杨陵又提着胆子道：

“公子……我想，我有一个主意。是不是可以提出来供公子斟酌？”君惟明冰冷的道：

“说。”杨陵吸了口气道：

“如今可疑人物，只有小玄洞的‘飞角五豪’，不管是不是，多少也算一条线索。

明着我们没有证据，不愿与他们发生误会，暗里却可以探查一番。如果真是他们干的，自然最好，否则，也不至于失了和气……”沉吟着，好半晌，君推明才领首道：

“目前也只好如此一试试了，晚膳之后，一郎……”夏一郎躬身道：

“在？”君惟明低沉的道：

“你到小玄洞附近去探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譬如说，安理听听‘小玄洞’中人的口风，搜搜有没有我们庄里保付的银票，必要时，可以找著他们的银库或银柜，撬开来验一验有没有烙着我们钱庄铃记的金银等等……”夏一郎点头道：

“遵命！”君惟明想了想又道：

“记着，也蒙面去，不到万不得已，不可与他们动手，尽量来暗的。知道么？”夏一郎微笑着，道：

“知道了！”君惟明又平静的道：

“明日午前不管有无结果定要返回，否则我就派人前去帮助你……”夏一郎沉缓的道：

“我想，大约还不至于糟到连自己都回不来的地步。”君惟明淡淡一笑，道：

“最好如此，我们分头行事，明天凌晨我亲自出去探访南松城周围百里的武林同源，黑白两道，务必在最短的时间内求得明确的谜底！”杨陵汗额地低声道：

“公子，这次失职之罪，无可谅解，请公子给予处置……”不置可否的“嗯”了一声，君惟明平淡的道：

“事情过了以后再说吧，我也并不希望我的老弟兄难堪。”他站起来，又道：

“现在大家都休息一下，晚膳时做最后商讨；杨陵，你与江七也不能闲着，明天一早与我分路前去探查。”

杨陵与江七同时答应。舒云启开了密室门，在杨陵和江七的引导下，大家分别去到另外的房间歇息。

下午的整个时间，都是在各自的房间里渡过。君惟明三个人在这彻底的休憩中，已将两天来的乏倦一扫而空。晚膳时，他们胃口奇佳，吃得特别多，每个人小饮了两杯花雕，进罢晚膳，“鬼见愁”夏一郎即匆匆离开了。

江七邀请舒云到街上逛逛，顺便松散一下。舒云向君惟明请示后，换了件衣衫，两个人有说有笑的走了出去。

君惟明知道自明晨开始，就有几天忙的了。他也愿意自己的手下在事前先调剂调剂。

君惟明是个十分开通的领导者，若非必要，他是不愿意过于约束下属行动的……

在大厅里，君惟明独自坐着，若有所思地啜饮着一杯浓酽的香茗，四周很静，静得连自己的呼吸声都可以清晰听到……

君惟明想得很多，也很乱，思绪就象缕缕的絮丝一样缠绕卷缚，分不出头尾。

临行前，琪妹妹好象有极大的心事，不可言喻的恐惧！

而湘湘在眉梢眼角也似隐含着一些什么，这些“什么”又是那般深邃及沉重，似乎还带着不祥的意味……

但也可能只是自己多心，琪妹与湘湘全是自己最亲密的人，一个是妹妹，另一个更即将成为自己的妻子，假如她们心中有任何事，会毫不迟疑地告诉自己的。虽然三个人是三个不同的躯体，但却是一颗心，一条命，相依相持，难以分割；她们知道了什么察觉了什么，或者想到了什么，决无隐讳不言的道理，就好象自己有什么话也会一滴不漏地全告诉她们一样！

三个人之间的情感是深厚的，坚定的，不可摇动的，没有什么可以破坏，……

多少年来一宜是这样。嗯，一定是自己疑神疑鬼，庸人自扰，湘湘不是说过，琪妹没有什么，仅是心绪不宁而已……

女孩子，往往都有她们自己的心事，个性也常常难以捉摸，自己身为兄长，也照样揣摸不透啊……

湘湘也许舍不得自己离开，所以才显得有些怔忡愁苦，自己临行前不也有些儿酸滋滋的味道么？

纵然，在那一天里，本能的感触上似乎淤翳闷与阴沉，和平时不大一样，可能也受了琪妹和湘湘的影响。古人亦曾说过，最难挨，是生离，虽则只离开短短十数天，但在那两个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女孩子来说，也够长了，嗯，够长了……

啜了口茶，君惟明的思潮又转了个向，他想着：

不错，从发生的几件事情来看，有一种直觉告诉自己，铁卫府十多年来独霸一方的局面在最近恐怕会有些波折；他老是感到有一股无形无影的暗流在凝结，它一旦从暗处展示于明朗，它的力量就必定是不小了！

困惑的是却找不出这般暗流的主要来源，换句话说，也就是找不出它主要的操纵人物来！

前些日子发生的几件事虽然都已解决，当事者也皆受到极为严酷的惩罚，但那干人只是些表面上的牺牲者，一定不会是骨干。事情象已过去，内涵里，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那原是一件一件互不相连的事，很可能，就有些人在把这些事连接起来；形成一股较大的怨恨力量了……

不管怎么说，就算有人想对“铁卫府”不利，有人想扳倒自己的领导地位，不是件容易的事，而这隐在暗处的阴谋人物亦必十分清楚。再退万步说，这股暗流无论它怎么澎湃，怎样汹涌，哼，也只是在外面扩展罢了，任它如何也蔓延不进铁卫府，“铁打的铁卫府”，“上下一心的铁卫府”，在江湖正邪两道上是鼎鼎有名的，威势无伦的……

摇摇头，吁了口长气，他又想到几天前被洗劫的事，想到杨陵应付此事的迟钝与无能，实在太也令人泄气了。照杨陵的一贯作为来说，他是真不该如此愚钝的……

又啜了口茶，君惟明想：

会是“飞角五豪”干的吗？小玄洞的“飞角五豪”虽名声极响，与铁卫府方面又素无交往，大家全是“河井水互不相犯”的作风，更毫无恩怨可言……

而且，他们五个人既属黑道上的人物，招子一定放得很亮，他们必然明白招惹了铁卫府全得到何等样的结果？这个结果，只怕已足以吓阻他们产生此念了。不过，话虽这样说，天下之大，往往有些出人意外之事，况且，江湖之中，也就有些不怕死的狠角色呢……

想着，君惟明心头十分烦躁，他想抹去脑海中的思潮，重重放下手中的白瓷镶蓝瓷杯，挺身就待站起……

在他臀部开始移动的刹那，一阵晕眩沉重的感觉已猛袭，而来，突觉得脑子里好象被什么东西狠狠的砸了一记似的，又痛又木又麻！

这突如其来的意外就好象一尊千斤贡的铁鼎拖在他的背脊，又将他重重的拉回椅上。

君惟明的双目阵阵发黑，太阳穴强烈地“突”“突”蹦跳，他感到全身发冷，手脚冒汗，甚至连心脏的速率也古怪地缓慢下来了！

肉体上的难受君惟明并不在乎，令他震撼的突然如此的原因；经验与

阅历告诉他，这决不是普通的身体不适，更不是劳顿疲乏后的自然反应，这是中毒！一种有计划的狠辣阴谋！

睁大着眼，君惟明的一双眸子要喷出火焰来。他倾力提聚丹田中的一口至真至纯之气，只要这口真气提起，他就可以使它化为一片罡烈的旋飏将体内的毒质逼迫出去。这巨大的真气的力量，曾经使天下千百武林高手闻名丧胆，它叫“生死禅功”为“魔尊”君惟明的独门功夫之一，一经施展，使天云变色，神泣鬼号！

但，遗憾的是此时，君惟明竟无法将蕴于丹田的那口真气提起，他惊异自己的体质全衰弱至这种程度，他的每一个肌肉，每一根脉络，都象失去了作用，脱离了控制，不能牵动，无法移举，府痹木纳得简直不似自己的了！

更甚者，四肢百骸开始了抽搐，抽搐自骨骸中往外延展，宛如要将他的周身寸寸扯断，那种痛苦，那种沉滞，那种酸涩，那种无奈，那种心有余力不足的感受！

老天，象能把人急死，君惟明仿佛在一个可怖的梦魇之中，他焦灼，时间仿佛已过了千百年那般长久了一一

大厅的边门一声轻微的“克啦”声，四条人影闪电般窜扑进来，他们一入厅，连眼睛都不敢乱转一下，立即占据了四个有利出手的方位围住了君惟明，八道目光紧张而谨慎地，死盯在君惟明脸上！

这四个人才一站好，风声飒飒，又是六条人形翻掠而入，也同样各自取好位置守在君惟明四周！

紧接着，大厅的正门也被踢开，又是三个人猛冲进来，“刷”地分向三个角度，三个人手中兵刃前挺，如临大敌般指向仍然坐在椅上的君惟明，三张面孔全因过分的担心而涨成朱紫色。

一共十三个人，这十三个人小心翼翼，不敢稍越雷池一步地环围着君惟明，每人的视线全象对着一头猛虎般惊惶而又强自压制着，盯在君惟明身上。他们的胸口起伏急促，个个汗水隐隐，看得出这些人是如何畏惧椅上的君惟明，只要他稍能移动，恐怕不用真打，也足可将这十几个人骇破了胆！

良久……

良久……。

大厅里，除了一片混浊又急剧的呼吸声，没有一丁点声息，连每个人的心跳也可以听得清清楚楚了……

终于，在这干人确定君惟明已经中毒之后，从正门进来的三个人便凑近在一起，这是三个身形同样瘦长，面孔全为黝黑，五官十分相象的丑恶中年人，他们低沉又快速的讲了几句话。

然后，其中一个下颌生了块癞斑的人物举起手里的精光狼牙棒用力朝地面敲了三记！

极快的，在他这三下狼牙棒敲过以后，又是三条人影徐徐迈入大厅。君惟明心里有数，正主儿来了。他尽量平静自己，尽量将目光凝聚，他告诉自己：好，这就可以明白是谁在阴影里与自己为敌了；那股暗流，嗯，自己的直觉没有错，怀疑得也没有错，是有那么一股歹毒的暗流，如今已全明朗化，全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了。快点过来吧，让我们面对面看个清楚！

最后进入的三个人低声问了那颌下生着癞斑的角色几句话，便正对着君惟明走了过来，在君惟明身前五步处站定，再也不肯上前一寸了。朦胧的目光里，君惟明看见那当先而立的一个人！

他体魄修伟，国字面孔，巨目海口又蓄着一把青髯，年纪大约在六旬上下，气度深沉稳重，形容威严，一看即知为久经风浪的老江湖。

这人旁边，是一团耀眼的红，火似的红，君惟明眯着眼吃力地注视着、红、红……红……

是了，他豁然大悟，这女子，不就是下午自己才进入南松城不久，从后面骑着小叫驴赶过去的红衣女子么？原来她竟是对头派出的踩线探马！

暗中叹了口气，君惟明在心里不住的责备自己疏忽，这真叫“阴沟里翻了大船”，“八十岁老娘倒绷在孩儿手”……

他再把视线移过去，投注在第三个人脸上，这一看，却使他全身蓦然痉挛，五脏六腑似被人猛扯了一把。刹那间，他有如掉在冰窖里，周身都冷透了，过度的愤怒，痛恨，失悔，加上过度的羞辱，意外，他的一张面庞立时青中泛紫！

那第三个人，不是别个，竟然就是自己的老弟兄，铁卫府的老班底，派在南松城主持“悦丰钱庄”的青豹杨陵！

君惟明险些一口气没有喘上来，他咯咯的咬着牙齿，全身血脉奋张，恨不得立即扑上前去生啖了杨陵。但是，他做不到，一肚子狂焰，却只好任它在心田里熊熊燃烧！

半晌，那青髯老人确定了他目前再也无法动弹，放心的吁了口气，如释重负的伸展了一下双臂，然后，用一种冷沉，镇定，而略带嘲弄的语声启口道：

“‘魔尊’，好一个‘魔尊’，老夫久仰盛名。在数月之前，老夫尚不敢想象会在此等情景之下与你相见。不过，世事总是变幻无常的。你久闯江湖，该也知道‘上的山多终遇虎’这句话吧？”喉结移动了一阵，君惟明艰难而吃力地道：

“老狗才，报名！”青黄老人面色骤沉，他冷冷地道：

“长龙坡‘灰巾帮’瓢把子金刀一绝马白水！”君惟明沙哑地大笑呛咳着道：

“好家伙，原来是马大胡子！”马白水重重一哼，道：

“君惟明，假如老夫是你，就不会觉得如此好笑了。你：以为你现在仍然身处铁卫府中么？”君惟明努力振起精神，沉沉地道：

“马大胡子……你不在长龙坡率着你手下那几十个虾兵蟹将做无本半意，却跑到这里为首算计我姓君的……大胡子，你不觉得太愚蠢吗？”马白水冷笑一声，道：

“这句话在阁下你未曾落得眼前情景之前，是对的，但如今你已成笼中之鸟，网中之鱼，行情就须要另议了。”君惟明呛咳着，大叫道：

“是谁主使你的？”马白水踏进一步，道：

“怎么见得有人主使老夫？莫不成老夫就整治不得你；么？”君惟明嘶哑而狂烈地笑道：

“大胡子……我与你素无怨仇，你不会主动想招惹我，这是其一……你的利益不与我发生冲突，你犯不着冒此大险，这是其二……如若暗算了我，假设没有人替你撑腰，你仍将无法抵挡铁卫府我那批手下的寻仇。换言之，你一定找着了靠山，足以维护你今后的身家，你才胆敢如此蛮横，而那靠山，不也就是指使你，至少同意你这般行动之人么？大胡子，上面这些理由够不够？”停了一停，马白水狞笑着道：

“好个水晶心肝，玲珑脑窍，既是如此，君惟明，就更加留你不得了，你果然机智绝伦！”一拂青髯，他又狠毒地道：

“不错，老夫是受人之托，更进一步说，老夫与那人是联手行动。老夫与那人不仅只是合作，说是伙友似更确切一些！”君惟明喘息了一阵，恨恨地道：

“那个千刀杀的畜生禽兽许了你什么好处？”哈哈大笑，马白水阴险地道：

“好处不少，包括扩展老夫长龙坡的地盘，予老夫你辖下的行号买卖三十处。以及黄金一万二千两，白银十万两，珍珠五百颗，上好翡翠三百块；还有，你的妹子赠给老夫为侍妾！”

前面这些么，君惟明并不觉得如何愤怒，最后的一句话却似一条毒蛇将他咬了一口，全身顿时卷曲了，乌发竖立，目眦欲裂，他仿佛要吐血般厉吼道：

“你……你……你这老狗才，你说什么？我的妹妹赠你为妾？好个下流无耻，龌龊卑鄙的老畜生！”不愠不怒，马白水冷森森的道：

“你尽管骂，君惟明，你也骂不了多时了……用不着怨恨老夫，嘿嘿，你要怪，就怪那出这点子的人吧！老实说，若非他提将起来，老夫真还没有想起你有一个千娇百媚的妹子呢！”咬着牙，竭力把满腔的怒火压制下去，君惟明缓缓地道：

“这个人，与那背后指使你的混帐，可是同一个？”马白水生硬地道：

“不错。”暴叱一声，君惟明嘶哑地叫：

“他是谁？”马白水犹豫地侧首望了望他身边的红衣女子一眼，那红衣女子“咕”地尖笑一声：妖娆地道：

“马老。看他气成边跋模样，就告诉他吧，反正他也活不到能够出去报仇的时候了……”于是，马白水回过脸来，重重地道：

“那个人，嗯，你也和他十分交善，他就是银钩赤网童刚！”

“什么”君惟明狂吼一声，眼角因为眸瞳的暴睁而突然破裂，他的面容可怕地扭曲着，痉挛地厉叫：

“童刚？是童刚？我推心置腹、视同手足的至友？”忽然，他又凄然大笑：

“放你妈的屁！老狗才，你休要在此挑拨离间，恶言中伤。童刚与我相交十年，情感莫逆，你就想凭你一面之词使我中你一石两鸟之计？你是在做梦，呸！”马白水冷淡地道，

“古语云不教而诛谓之苛。君惟明，你也活不了多长了，老夫何必在这里再欺骗你？老夫若是有心不说，你根本无可奈何，老夫如另外扯出一个人来顶名不也一样？这完全是看你到了此等地步，老夫坦然直说，也好叫你死得甘心！”一边，红衣女子亦娇媚地道：

“姓君的，枉你威名远震，称霸长安，却连一点点征兆也看不出来？你也不想想，你如一死，哪一个人会获益最大，你那所谓好友童刚，表面上的交情十分深厚，而他的功力心智比你又毫无稍逊，这些事实全是你的一批饭桶手下们有目共睹的。在你出门之前，不是还亲口委托他帮你照拂铁、卫府里的大小诸事么？你委托他的时候旁边也有你的几个得力手下亲耳听到。换句话说，你一死，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收你的铁卫府及偌大基业了……”轻荡地一笑，红衣女子又道，

“当然，在你临行之前，你委托他的话只不过是客套客套，而童刚也早就料定你会这样客套一番。他只须要你这几句话便足够了。你入了土，你的一批手下个顶个又全比不上他，加上你的托附，和平时你们彼此间的交情，那铁卫府的大权还有别人掌的么？”

君惟明逐渐冷静下来，他开始想到自己妹子在自己随行之前的忧郁反常，想到未来的爱妻那难以察觉，却偶尔流露出的怔忡，原在脑海中的一片迷雾，此刻慢慢有些开朗了，他似乎清晰地看到了隐在雾里狞笑着的魅魑真象。他仍然倔强地道：

“就算是童刚，如果我一死，只怕他也没有那么容易侵占我的位置……还有湘湘守着……”红衣女子蓦然发出一阵狂挑、嘲讽、又尖刻的大笑，她花枝乱顿般指着君惟明的鼻尖道：

“姓君惟明都到那里去了？你多用脑筋想一想，你那位心肝肉费湘湘长得挺美，是不？你爱她，别人也会爱她呀。我就索兴全给你点明了吧，你那费湘湘早就和姓童的有一手了，童刚在她身上占的甜头恐怕比你还要多。姓童的和费湘湘搞在一起，一则是贪意她朗美容俊，再则是可以借此探知你的秘密，要胁她供给消息。姓童的知道，你对费湘湘是死心塌地，无话不听，无计不从的。三则，也是最重要的一则，姓童的接替你的大位，也非要费湘湘从旁圆转帮腔不可。你一定明白，费湘湘在铁卫府上下诸人的眼中，已经和准少夫人没有两样了。她如今成了你的淮未亡人，没过门的老婆，你的手下自然对她就越发尊重，她再用心装上一装，扮上一扮，收买你弟兄们的心，到了那时，还不是她提谁当铁卫府魁首，谁就当了的？”

君惟明如遭雷击，好一段时间，恢复过意识来。片刻之间，他有如跋涉了阴阳两界般的疲乏与衰倦，又似再世为人般的空茫与陌生。旧日的一切，就这么全变了，变得如此可怕，如此残酷，又如此丑恶！虚脱而凄苦地，他哑声道：

“湘湘和童刚有私？……她会是自愿的么？而我们又一向是这样融洽……”带着三分悲伤，五分惋惜，又两分冷漠，红衣女子道：

“你素来精明毒辣，姓君的，但事情搞到自己身上就一点也弄不出头绪了。费湘湘当然和姓童的有私，这是千真万确之事，你若不信，到了阴曹地府你还可以向你的几个忠心手下打听打听——你一死，你有几个真正忠于你的弟兄会跟着倒霉，这叫斩草除根——另外，至于费湘湘是不是自己甘愿和姓童的苟且，我并不清楚，而这也并不重要，重要的事；实，不管怎么说，她和姓童的总是苟合在一起了，是不？”君惟明麻木地一笑，道：

“你好象对童刚与费湘湘的行为不满？”红衣女子泼悍而直率地道，

“老实说，是的！”心口一闷，君惟明的脑袋又加重晕沉疼痛起来，好一阵，他才勉强忍耐下去，艰涩地道：

“那么……你为什么帮助他们来暗算我？”红衣女子一甩头，干脆地道：

“很简单，和马老的原因一样，我虽不满他们手段的卑鄙狠毒，但却看上了他们应允我的酬劳。你知道，江湖上混，一次捞这么丰硕的一票也并不容易！”抽搐了一下，君惟明低哑的道：

“我的妹妹……她知道这些事么！”红衣女子微微颌首道：

“大多知道。”斜睨了一侧沉着面孔的马白水一眼，她又刁蛮慧黠地道：

“就是还不晓得姓童的帮着马老看中了她！”君惟明恐惧地道：

“我妹……她为何会受童刚摆布而不事先告诉我？莫非……”红衣女子

耸耸肩，自衣袖中取出她那朵大红的“玉盏”花插在鬓角，慢吞吞的道：

“本来我不想说，但就叫你做个明白鬼吧。你妹妹也早教姓童的给玷污了，还是费湘湘拖她下的水。目的么，和姓童的对费湘湘一样。费湘湘还另有一桩，她怕你妹妹将她的事透露给你。有一次她和姓童的在后院幽会，你妹妹恰巧经过，她怀疑你妹妹看见了，因此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一道淌吧。其实你妹妹当时并没有看清楚，但这种事儿就算冤枉也只好冤枉了。费湘湘和姓童的冒不起这个险。他们如此做，不但可以借此要胁你妹妹不敢声张，更多了条臂助，三个人可以联合起来对付你……”

第五章 赶尽杀绝

君惟明蓦地震动了一下，一大口猩红的鲜血“哇”地喷起老高，然后又点点滴滴地洒落四周，他闭着眼，急剧的喘息着，面色泛青，半晌吐不出一个字来……。

红衣女子神气微动，她垂下眼光，低声道：

“抱歉使你心灵受创，难过至此。但我知道你纵使忍受不住这种狠酷的打击，你却愿一清二楚地听个明白，是么？”君惟明半睁开眼睛，声如蚊蚋般道：

“当然……”马白水斜踏一步，低声道：

“金姑娘，你就少说几句吧，我们还放着正事未办完呢。童刚还等着回话。君惟明带来的两个小子也还不知道摆平了没有……”双目暴睁，君惟明沥血摧肝般狂叫：

“老狗子，你说什么？”冷冷横了君惟明一眼，马白水道：

“老夫是说，童刚还等着回话，你带来的那两条忠实老狗也正待摆平。怎么样？你尚有高见么？”冷汗如雨般自毛孔中渗出，君惟明全身几乎湿透了。他呻吟一声，切齿道：

“只怕……你们不会这么容易就把我带来的人……收拾掉……”一拂青髯，马白水讥嘲的道：

“小玄洞的飞角五豪联手之力，嘿嘿。就算你的夏一郎再是霸道，也未见能全身而退！何况，你的两个人也和你同样地饮下了药酒。所差的，只是份量的轻重与发作的早迟而已！”

额间的血脉愤起有如蚯蚓，汗水沿着眉毛往下直淌，君惟明呛咳着，痛苦地道：

“你是说……马白水，毒药掺在我们所饮的酒中？而夏一郎前往窥探小玄洞的事，你们又早已通知他们防范了？”马白水重重的道：

“何止是通知他们？‘飞角五豪’原本就是和我们站在一条阵线上的伙计。否则，我们为何叫杨陵故意建议你派人前往窥探！这便是布下陷阱请你的人往里跳；君惟明，懂不懂‘各个击破’‘逐步歼灭’的兵家战略？”他顿了顿，接着道：

“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了……那夏一郎就再是凶狠，哼，在‘飞角五豪’合力相搏之下，再加上他喝了药酒，即便他成了孙悟空也跳不出如来佛祖的掌心！”顿了顿、他又道：

“你的一批手下中有些是死心塌地效忠你的，这些人若留着，早晚也是祸害，因此，我们会使用不同的巧妙方法一一剪除他们，全是一个死字，这些人的命运分别只是迟早之间罢了！”

此刻，大厅的侧门又有一个扁头黄毛的奇丑大汉走了进来，他双手平捧着一卷黑色软牛皮套，这卷软牛皮套极沉重，那样子两手承着，还有些微吃力的模样。

红衣女子看了那丑汉一眼，淡淡地道：

“拿到了？章浦？”叫章浦的汉躬着身，貌极恭谦的道：

“拿到了。小姐。”

束拢目光朝章浦的双手看去，君惟明不由心头泛起一阵酸楚，——那姓章的丑汉手上所捧着的黑牛皮套中，正卷藏着君惟明视同生命一样的兵刃“天禅杖”！

凌厉地注视着君惟明的反应，红衣女子咯咯笑道：

“心痛了？这好像折下了你一条臂膀，是么？我了解你这时的感觉，那必是难堪中又加着羞辱，悲愤里再渗入惨痛的，嗯？但我也只有劝你想开一点，你只要想想不用多久你的生命即将消失，这种身外之物就犯不着再去记挂它了……”

一眨眼，红衣女子再道：

“你应该感到骄傲与荣幸，在你身中剧毒之下，这许多人仍然像防着一条猛虎似的防着你，我们不讳言我们对你的畏惧及敬服，因此我们要缴收掉任何可以帮助你对付我们的东西。纵使你已经无法再使用它们，我们还是需要小心后事。现在，你的天禅杖已然搜到，下一步，就该取出你隐藏在双袖中的断肠金叉及图掩于腰上的银绞练了……”

在红衣女子清脆的述说中，那名生有癞斑的黑瘦汉子已闪上前，双手急抄，又快又俐落，自君惟明左右袍袖抽出两柄长约三寸，作“山”字形的带柄金叉，那两柄金叉尖锐无比，光芒灿亮眩目，它们分别用一根丝带打着活结藏在君惟明双肘之侧，只要用力一抖即可自袍袖中射出伤敌，而君惟明使用这两柄金叉的手法又狠绝，死在他这对金叉下的人物，已经多得无可计算了！

金叉的名字曰“断肠”，正和君惟明绣在袍袖上的“断肠花”花名雷同。人们的目光投注在这两柄金叉上面时，自然而然也就全相信它们的确是可以断人肝肠的了……

接着——

癞斑汉子又掀开君惟明的袍襟，“克啦”一声抽出一条细如小指，银光闪闪的短练来，这根银色短链，莫小看了它，君惟明可以用它在五步之内绞人头骨，百发百中，万无一失。他这根银绞链，在知道的人们来说，已不仅仅是一条五尺长短的链子了，这“银绞链”是一幢鬼影，一根招魂索，一条响尾蛇！

那汉子将这些东西完全交到红衣女子手上，红衣女子似是颇觉稀罕与好奇的仔细观看着，一面娇媚地道：

“瞧上去，这些玩意儿金幌幌银灿灿的倒是蛮逗人喜欢，若不说破，只怕有些人任怎么也不会相信它们竟都是杀人的利器……君惟明，有多少人的血沾在这上面了？”

没有回答红衣女子的话，君惟明一双模糊的眼睛却死死盯在一旁的杨

陵脸上。谁也看得出他目光中所包含的狠厉，怨毒，仇恨，愤怒，以及鄙夷，那两道目光虽是衰弱而乏力的，却隼利冷凛，以至在这绝对优势的情形下，杨陵也不由得心惊胆颤，面色泛青，畏畏瑟瑟地低下头去。君惟明音哑地道：

“杨陵，你还像个人么？是个人么？这一切，全是你跟着策划的吧？……好，好得很，你这奴才，畜生，凌迟碎剐也不能稍赎罪衍的叛逆！”

蓦地哆嗦了一下，杨陵在君惟明多年的积威下早已自然养成了对君惟明又畏又惧又敬又服贴的习惯，这时他竟不敢回嘴，只是一个劲地沉重呼吸着……君惟明凛烈地又，道：

“夏一郎被你的毒计诱入陷阱了……说说看，舒云你又是怎样暗算他？来，告诉我，好让我永生记得你……”

唇角强烈地抽搐着，杨陵惊奇而胆怯地呆立着，在这时，充斥他心头的除了惭愧，内疚，惶恐与慌乱外就没有一丁点别的了，他哪里还说得出一句话来！红衣女子冷冷一哼，道，

“你含糊什么？杨陵，别那么没有骨气，你就一辈子让人家骑在头上哪？姓君的就真算是一头虎，如今也只是条发不得威的瘟虎了，没有什么值得可怕的……你犯不着这般窝囊……”

面孔还一阵白一阵红，连原来的淡青本色也全被遮盖得看不出了，杨陵窘迫地搓着手，脖子也涨粗了好几寸……红衣女子啐了一声，道：

“没出息，好，你怕他我可不怕，就让我来替你回答了吧。姓君的，我们对付舒云的办法说出来很简单，和对付你的法子完全一样，江七约他出去逛逛，会顺便邀请他到青楼馆去吃花酒，舒云只要再一吃下，就会和你现在的情形相同了。我们掺在酒里的毒药名叫‘霸王倒’，今天你们在晚饭时所喝的花雕酒里即放进了这种玩意。如果药性发作得快，甚至用不着麻烦江七再灌舒云的酒，他就会整个瘫了。我们注意过，今天晚饭时你喝得较多，舒云比较少，那夏一郎只意思了一下。

“所以我们的安排固然周密，却也靠了点运气。你喝得最多，就最先瘫倒。舒云次之，我们已另给他加上一次复饮的机会，而夏一郎喝得最少，小玄洞的‘飞角五豪’却早已在恭候他去戏耍了”！绝望阴影浓浓地罩在君惟明心头，他面容痛楚地扭曲着。好一阵，他才低哑地道：

“你们告诉童刚我的死讯之后……他准备如何编出一套谎言来欺骗我的手下？”露了洁白如玉的牙齿一笑，红衣女子道：

“君惟明，你还真放不下呢……好吧，我也告诉你，在你死后，童刚会叫杨陵运回你的尸体，并在你的尸体上制造些伤痕，表示你是在外面被仇家暗算而死的。童刚将亲自为你披麻戴孝，沥血盟誓，要找出暗算你的仇家来，然后，你的心上人和令妹再加上被童刚收买过去的手下们一凑合，嗯，他就负起这寻找‘凶手’的重责大任了。

“另一方面，他也等于坐上你的宝座，逐步接承大权。当然，这‘凶手’是一辈子也找不到的。你知道，时光可以磨尽人们的耐性，更可以消蚀人们的意志，这件事上要拖久了，一年，十年，二十年……你那些手下们也一定会慢慢泄了气，气一泄，事情就算过去了……”她又狡诡地接着道：

“杨陵运送的你的尸体回铁卫府，他自然也会告诉人们说你与舒夏三人出去查事之际遭到劫难的。如此一来，责任就可推得一干二净。当然，‘悦丰钱庄’江七以下所有的人都会证实他说的话。童刚与你心上人，令妹等也会一力支持他。因而，将不会有人出来质疑，也没有人能想到其中的曲折上

去……至于舒云和夏一郎的尸体，却没有你这样幸运，只怕他们的尸体都拖上山去喂狗了……”咯崩一咬牙，君惟明白齿缝中咕出两个字：

“好狠！”微微一笑，红衣女子续道：

“将来，童刚接承你的大位，对你的手下们他也早有安排，这安排十分古怪，但却有效，那就是‘顺者存，逆者亡’，如此而已。”冷酷地看着红衣女子，又看着马白水，君惟明沉重地道：

“难道说，在如了童刚心愿后；你们就不怕‘狡兔死走狗烹’么？你们可以保证童刚这阴毒小人必定会履行诺言么？”轻挑而浮荡地咯咯笑了起来，红衣女子道：

“姓君的，不要来这一套幼稚天真的挑拨离间手法，这种小小法门，姑奶奶在十年前就用烦了；你想，童刚会愚蠢到这样做么？莫论我们俱非省油的灯，我们的嘴巴也不是他一下子就能全封住的呀，只要我们之间有任何一个人突然横死，嗯，今天的事情就会传扬天下了。

“自然，你的一批手下们也会知悉其中真像，那时，姓童的就是三头六臂，他还能混得下去么？君惟明，你也该明白童刚不会傻得冒此大险了吧？而只要他不毁诺，我们参与此事的各人亦更不会自找麻烦稍露口风的，这，嗯，就叫互相牵制……”闭闭眼又睁开，君惟明沙沙地道：

“方才……你曾提过，我另有若干弟兄亦被童刚收买……在我临去之前，可以告诉是那些人么？”“金刀一绝”马白水忙叱道：

“姓君的，你问得太多了！”横了马白水一眼，红衣女子微愠道：

“马老，不要大惊小怪，你还怕一个要死的人出去报仇么？告诉他又有何妨？”柳眉儿一扬，她道：

“这里除了你的人就是我的人，那一个也不会多嘴，在姓君的临死之前，我们亦应该慈悲慈悲。或者马老你认为我是妇人之仁，但不也正合了你那句‘不教而诛谓之苛’的话儿了？”马白水低沉的道：

“老夫以为还是少说点比较好……”红衣女子一瞪眼，嗔道：

“马老，你是教训我了？”连忙干咳两声，马白水陪笑道，

“怎敢？怎敢？金姑娘言重了，言重了……”鼻孔中冷冷一哼，红衣女子又转向君惟明道：

“老实说，你的一批手下大致上看都还不错，倒向童刚那边的除了杨陵外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白斑煞’雷照，另一个是派驻‘广昌县’的‘三更煞’潘春；其他的人全忠于你！”这好像在指着和尚骂秃驴，杨陵青藉脸额着声；又狠义气又窘又不敢发作地低叫：

“金姑娘……呃……你就帮帮忙，帮帮忙……”伸出小巧粉红的舌尖在上唇舐了一圈，红衣女子耸耸肩道：

“好吧，不说便是。”怒瞪杨陵，君惟明以沥血般的声告道：

“杨陵，你等着，我若死了，变为厉鬼也不会放过你。今生不能杀你，我会等着来生！”

双目突然暴睁，杨陵的面孔五官刹时全扭曲了，他宛似恶鬼附身般蓦地尖嚎着冲向君惟明，像压制了多年的郁怨猛然崩泄一般，那么疯狂地剧烈挥掌掴打君惟明的面颊，他打得如此用力，如此狠辣，在一阵清脆的噼啪击肉声中，君惟明的头脸左晃右斜，瞬息间乌黑紫青瘀，齿血喷溅！

冷叱一声，红衣女子左手微沉陷翻，看不清她所施展的手法，就这么一下，杨陵已被她硬截出三步之外，踉踉跄跄地几乎一屁股坐倒！寒着那张

俏脸，红衣女子阴森地道：

“向一个无法抵抗的人施以暴凌，姓杨的，这也算是你功成名就的一大要诀么？”喘息着，惊奇着，怔忡着，好半晌，杨陵才意识过来方才他所做的是什么事，而红衣女子那尖刻如刀的讽言亦同时飘进了耳朵，他再也忍不住了，火辣辣地吼道：

“金薇，就算你在武林中盛名喧赫，就算你是大宁河金家少主，你也不能欺人太甚！”红衣女子——金薇，她闻言之下，不但不愠不怒，反而嫣然一笑，她踏前一步抚媚而低柔地道：

“好极了，杨陵。你总算也有了点男子气概；怎么？想同你家姑奶奶耍一耍么？”她的语音尚在袅绕，那三个面容酷肖的瘦长汉子已围向杨陵，三只布满利锥的狼牙棒同时斜斜举起，生着癞斑的那位朋友冷凄凄地一笑，阴阳怪气的道：

“杨朋友，在和我家小姐对手之前，大宁河金家‘黑鹰六翼’，先陪着朋友你走上几趟！”这一来，大厅中的空气立时紧张起来，像一根突然崩紧了的弓弦，随时都有断折的可能。马白水连忙拦向中间，双手乱捂急切地道：

“三位且请住手，强敌当前，尚未处置，自己人怎好为了几句话便冲突起来？这不是太荒唐了么？三位，请先退下，老夫以这张薄面相请了……”金薇哼了一声，不屑地

“韩英，你们下去！”那生着癞斑的角色，他立刻收回兵刃，一挥手，与他那两个兄弟退后。金薇转向马白水道：

“马老，你赏脸啦？”干笑两声，马白水窘迫地道：

“多谢了，金姑娘……”

这时，杨陵禁若寒蝉般站在一边，连大气也不敢喘上一口了。他此刻为了方才自己的冲动与鲁莽深感懊悔，大宁河金家的威势他是早就清楚的。在大宁河一带，想起“金家”来，甚至连三岁稚童也曾吓得不敢啼哭。金家的下人奴才出来，瞪瞪眼亦可将一干寻常角色惊得尿流裤裆。在那里，“金家”的名望并不比长安的“铁卫府”少有逊色，而童刚对金薇的礼让与顾忌也是杨陵亲眼看见的。

斜晚了垂首无言的杨陵一眼，金薇看得出他已经含糊了，冷冷一笑，漠然道：

“用不着提心吊胆，姓杨的，姑奶奶不会报复你。因为你还不够格，值不上一斗！”

纵然是杨陵背叛了自己，出卖了自己，眼看着他这等软弱低贱，任人嘲讽的下三烂样子，君惟明也不禁安自伤神，铁卫府的人物自来都是硬梆梆的，响当当的，火辣辣的，几时又曾受过如此难堪？设若杨陵没有做出这些天人共怒的事，设若杨陵仍是铁卫府的好兄弟，他原可不必忍这口乌气，原来不必受这种侮辱的啊……

搓搓手，马白水低沉地道：

“现在，金姑娘，我们似乎应该办完这最后一件事，结束今夜的游戏了……”金薇点点头，道：

“马老，请！”马白水又于咳了两声，他转对君惟明，严酷地道：

“姓君的，你是想死得痛快一点，还是想难受一点？”诅咒一声，君惟明张开他肿胀的嘴巴，道：

“老狗才……说出你真正想说的话吧！”马白水哼了哼，道：

“设若你告诉我们，你收藏多年的那尊翡翠‘欢喜佛’像在那里，我们就让你少受点罪归天，否则……”他奸笑一声，阴恻恻地道：

“只伯阁下你就要艰受上很长一段时间了！”朝地下吐了一口血水，君惟明艰涩地道：

“我不得不相信费湘湘是真变了……连这件事她也告诉了你们……我原只讲给她一个人听过……除了她，没有任何人知道……就是我的妹妹亦然……”金薇在旁边冷笑道：

“费湘湘是真变了。是她透露给童刚的，然后，童刚才转告我们！”马白水不耐烦的道：

“姓君的，不要东拉西扯故意拖延时间，反正你已被人卖了，又何妨卖得彻底一点？赶快说出来，少耍花招……”低叹了一声，君惟明沉缓的道：

“马大胡子……你们已得到了大批的黄金白银，无数的生财利益，那尊翡翠佛就是再名贵，也不值你们所得到的多……你们又何苦那般贪婪，那么不足？”嗤了一声，金薇刁悍地道：

“姓君的，不用再装了，那尊翡翠佛的价值，并不是在那翠佛的本身，而是在佛像肚中的一粒‘黑钻’上。那粒‘黑钻’天下一共只有两颗，一颗镶在皇帝老人家的玉冠上，另一颗，嗯，就在我先生这里。这颗‘黑钻’，老实说，才是真正令我们如此卖命的主要原因！”她侧着面庞，又俏美地道：

“你也不能否认，它十分诱人，是吗？诱惑得我们冒此大险，诱惑得你死到临头也舍不得放弃……”抿唇一笑，金薇接着道：

“想要知道这颗‘黑钻’如今的行情价钱吗？它几乎已不能用目前的财制去计算了，我只告诉你，西土有一位最富有的藩王急需得到它，代价是他的一块土地，这块土地骑着马以最快的速度奔跑，也须要自日出至日落整整一个白昼的时间才能跑到头；而在这块广大的土地内，有三座城，一条盛产金沙的大河，三处银矿山，一处水晶矿山，以及，千顷无堰的高粱田，怎么样？这些够得上我们的辛苦了吧？”君推明暗哑地道：

“记得在五六年前还没有这般价值……”马白水咆哮一声，道：

“君惟明，少给老夫拖延时间，快说，东西你收藏在什么地方？”君惟明根本就不理他，自愿自地继续说下去：

“……既然现在有人肯以这等惊人的代价交换这颗‘黑钻’，童刚就舍得送给你们么？”金薇眉儿一挑；道：

“他当然不舍，是我们提出来的。那时我们自然尚不知道有这颗‘黑钻’的事，我们允诺他为他完成这件大事，代价并不是只小得像我们先前告诉你的那样。当然，我们是要向童刚要你基业财产的一半。童刚犹豫再三，衡量得失，才勉强告诉了我们关于这颗‘黑钻’的秘密。我们回去详细询问了这东西的价值，事先找到了买主——你知道，这东西是一百万富翁也不一定买得起——然后我们才答允下来。而童刚固然晓得这颗‘黑钻’珍罕无比，所值惊人，但他也未必知道真正的行情。从另一方面说，你整个基本财产的一半，只怕也不会较这颗黑钻来得便宜，所以，这个交易是很公平的……事情就是如此，姓君惟明白的么？”马白水怒声道：

“君惟明，你不要自讨苦吃！”又“呕”地吐了一口血水，君惟明吃力的道：

“这种昂贵的赠与，只换来我死得干脆一点，你们不觉得我太不划算，太吃亏了么？”怒骂一声，马白水道：

“划不划算，吃不吃亏；姓君的，现在由不得你了。如今你们并不是站在公平的地位来讨价还价，除了老夫方才告诉你的条件，你别无选择！”君惟明转视金薇，金薇仰起头来，斩钉截铁地道：

“马老说得一点不错，姓君的，你除了在死亡的方式上有所改变外，没有别的法子可通融！”裂开血迹斑斑又肿胀带紫的嘴唇，君惟明做出一抹比哭还要难看的微笑，而这种微笑是多么的遗憾，多么的无奈，又多么的可悲；他沉沉地道：

“假如……我不说出来呢？”

金薇美眸中煞气顿现，在她发怒时，看上去就是另外一种韵致了。纵然在此刻，她却依旧是美艳得惊人，而这美，像似一个女巫！她冷淡地道：

“你不说出来？姓君的，你自以为你的骨头比别人硬，血肉比别人韧？你当你挺得住那种苦楚吗？”

像一块凝结了许多年的冰块，金薇的神情是寒森得令人颤栗，她周身乃至她的魂窍里都散发着那种凛冽的凉气，而这股凉气环绕着她也笼罩着别人。她凝视着君惟明，一个字一个字地，清晰又绝情地道：

“君惟明，你号称‘魔尊’你双手染满了鲜血，身上背负着千百条人命。你经历过龙潭虎穴，上过刀山剑林；大风大浪你见多了，何等样的阵仗你也进出过，你的威名赫赫，你的声誉鼎盛，天下的武林同源，黑白两道，几乎没有不知道你，没有不惮忌你的。

“但是，眼前却全不是那么回事了。你已成阶下囚，俎上肉，我们可以任意宰割你，任意折磨你。而你，也是个人罢了，一个人，他所能忍受的痛苦极限是有数的。我们不相信你就是铜打铁铸，我们会用很多方法——就像你也会用很方法去对付别人一样，我们将达到我们的目的……如今，你和任何一个平凡的人毫无轩轻；你也不可忘记，大宁河金家的少主红蝎金薇的手段自亦不同凡响，何况，再加上一位大巾帮的马老呢……”君惟明平静的道：

“用不着自我标榜……金薇，我早知道你。”突然像春花怒放般笑了起来，就似换了另一个人似的，方才的凛冽寒酷之气一扫而空，金薇抚媚而又柔腻地道：

“知道我些什么？你说说看，嗯？”闭闭眼，君惟明也苦涩地笑着道：

“我知道你……貌如桃李，心如蛇蝎，狠毒凉薄，残酷寡情，自私，再加上贪婪，正如你的称号：红蝎！”毫不气怒地咯咯笑了，金薇点点头道：

“没有说错，我是这样，不过，这比起你‘魔中之尊’来，只怕我的邪恶天性还及不上你的一半哪！”君惟明缓缓的道：

“那是你在自谦，红蝎子！”蓦然在旁边大喝一声，马白水吼道：

“现在不是叫你卖弄口舌的时候，君惟明，下个辈子你再找个时机生张巧嘴不迟，你是说也不说？”金薇也笑吟吟的道：

“如果你不说，姓君的，也没有关系。但等到你后悔的时候再想说出来，嗯，怕就迟了，而我敢担保，你是一定会后悔的……”似乎有点迷惘，君惟明茫茫地道：

“一定会后悔吗？一定会么？”金薇用手扶了扶鬓边的“玉盏花”，冷冷地道：

“不错。”长长地吁了口气，君惟明沉缓地道，

“好吧，我就答允你们！”

第六章 袖里乾坤

一边的马白水心里不由大喜过望，但他表面上不露声色，仍然沉着面孔，硬扳板地道：

“唔，这才是识时务。”俏眼儿一霎，金薇道：

“姓君的，你可不要出歪点子！”再度闭闭眼睛，君惟明显得异常困乏地道：

“但是，我这个样子怎能带引你们前去？”闻言之下，马白水与金薇不由一怔，金薇尖声道：

“姓君的，你这是什么意思？”马白水也勃然大怒，狠狠地咆哮：

“谁叫你带引我们前去了？姓君的，只要告诉我们那个地方，我们自己有胆，自己会找得到，不用劳你大驾，你还是全心地归天去吧！”君惟明厉烈地一笑，道：

“那个藏室之处，是在一座深山的岩洞之中，岩洞内外机关密布，陷井重重，再加上岩洞的位置又极其隐僻难寻，我并没有绘制详图指引。除了我自己带着你们前去，就算你们把整个天翻了过来也难以寻到，我再告诉你们，岩洞里面的珠宝奇珍，并不只是这尊翠佛，还有许多价值连城之物。我带引你们前去，便一并送给你们也罢……”呛咳了两声，他又吃力地道：

“我保证，不使歪心，不动邪点子，任如何束缚我都无关系。反正我也活不长了，留着那东西与草木同朽也未免太可惜，我同样赠送你们，只要你们给我一个痛快！”金薇寒森森地哼了一声，道：

“你不要想使用拖刀之计图逃一死，姓君的，我们不接受你这种要挟，你敲错算盘了……”君惟明忽然抽搐了一下，他咬着牙道：

“我已告诉你，任你们使用你们认为安全妥贴的方式来束缚我，我决不会再生异念。

你想想，金薇，便算你是在冒险，这冒险后的代价又是如何惊人？两者互相斟酌，你就会知道你没有吃亏，我在此情形下，又那里会搞出别的花样来？”金薇冷冷地道：

“别人在你这种情形下或者搞不出花样来，但你不同，姓君的，你是天下闻名的‘魔尊’！”双目中的光辉暗淡而苦涩，君惟明确喃地道：

“若你不相信我，我再多说也是枉然……”有些急切，也有些紧张，马白水心头的贪婪已经现露在眉宇之上，他故意装得平淡地道：

“君惟明，你就不会在这里绘一张藏宝图么？”君惟明哑声一笑，道：

“大胡子，你一定知道你们所下的毒药药性是如何强烈……现在，我除了能够开口说话，能够使眼睛转动之外，全身都统拆散了一样，麻木酸痛得不象是属于我的了……我哪里还有执笔的力量？哪里还可以似平常一样坐得端正？你心中有数，这办不到了……”叹了口气，他又道：

“当然，假如你们肯给我解药，我就为你们绘制详图……”似一只冷箭自斜刺里射来，金薇讽道：

“给你解药，好叫你的功力立即恢复，如龙腾空，似虎归山，可以毫无顾忌地宰杀我们么？姓君的，你想得可也太美了。”君惟明沉沉地道：

“光用口说，是永远也说不明白的，只凭了我的描述，你们又岂能在那

座深山之内找到那处隐密岩洞？又怎能避过洞里洞外的四伏杀机？况且，如果我是存心欺骗你们，你们还不是白白上当？连一点收获也得不到？到了那时，算你们回头再来对付我，只怕也仅仅能鞭我的尸体消气罢了……”

一番话，说得马白水与金薇面面相觑，做声不得，是的，君惟明说得真假。现在他根本无法绘制那藏宝之图。若单用口述，非但不容易清楚明白，如果他再乱编一通胡指虚构，结果不又等于零？”

这时若将他杀死，不仅找不到那藏宝之地，就算逼他说了出来，他仍旧可以造假捏伪，此情此景，任谁也不会甘心贴服的；如此一来，藏宝之地永成悬谜，就算他们气疯了，也难寻君惟明发泄了……

但是，设若给他解药服下，图虽可以画了，不过那药性一消，他功力即复，功力一复，在场诸人有谁可挡？那真个成了“作法自毙”、“自寻死路”。解药不能给他服下，图又不能画，又不敢相信他的话，唯一之计，只有……只有暂时留他活命，等到找出藏宝之处后再处决他！这样一来，不但可以用他的生命为胁迫，也对得起童刚所托，自己等人亦无后顾之忧……

可是，如此做法，未免担的风险太大，他们押拘之人，并非一介文士，乃是天下盛名喧赫的“魔君”，稍一不慎，即会酿成严重后果。而且，不知道对方答应不答应？……想到此，马白水斜眼瞧向金薇。恰好，金薇也瞧向了他！马白水尴尬地打了个哈哈，道：

“金姑娘，呃……”金薇淡淡地道：

“马老。”犹豫了一下，马白水搓着手道：

“姓君的这厮好生刀滑，是么？”金薇点点头，道：

“我颇有同感。”又打了个哈哈，马白水迟疑地道：

“但是，呃，金姑娘……你不觉得，他讲的话，也的确有那么几分道理么？这小子……”金薇抿抿唇，道：

“是的，事实如此！”又搓搓手，马白水试探地道：

“金姑娘，如若我们失掉那颗‘黑钻’，今天所冒的这个大险，代价就未免太低微了……”金薇毫无表情地道：

“不错。”一拂颌下青髯，马白水干笑道：

“姑娘雅意，嘿嘿，认为姓君的方才所言，是否还可以斟酌考虑？当然，老夫以姑娘之意为主！”暗骂了一声“老滑头”，金薇淡漠地道：

“马老太谦了，我们想听听马老高见？”停了一停，马白水有些窘迫地道：

“老夫想，呃，老夫想……”想什么，他却说不下去了，当然，金薇是明白马白水心中意思的，她等不耐烦了，冷冷地道：

“马老之意，是暂时答允姓君的所求？”小心谨慎地，马白水阴笑道：

“嘿嘿，这当然还要看金姑娘的意思？”柳眉儿微微一挑，金薇干脆地道：

“可以！”马白水哈哈大笑道：

“好极了，好极了，金姑娘，这真叫英雄所见略同。呵，不错，英雄所见略同！”金薇鼻孔中一声冷笑，道：

“马老，你且慢高兴，我们不防一万，也防万一，如果为了这样做而发生外，其责任须由我们两人共负！”心头一跳，马白水有些进退两难，但是，如今，他想推搪也没有法子，于是老牙一咬，他点头道：

“当然！”唇角浮起一丝古怪的笑意，金薇又道：

“抱歉我如此斤斤计较，但马老你明白，这不是一件玩笑之事，我一己之力，只怕担当不住呢……”干笑两声，马白水无奈地道：

“老夫省得，老夫省得……”金薇白腻细嫩的手掌一摆，道：

“好了，既是如此决定，便暂时便宜了姓君的小子，现在，马老我们该商量商量安全问题了。”马白水立即道：

“解药是决不能给他服下的！”金薇点点头，道：

“这个自然，我们不会愚蠢到自己掘自己的坟墓；马老，他服下去的，‘霸王倒’药性可以维持多久？”想了想，马白水谨慎的道：

“大约两天没有问题！”金薇道：

“这样吧，我们用铁丝穿连他的琵琶与腕骨，使他不能发力，另用头号巨铐脚镣枷住他，以外再用软皮索缚他全身三道，于两天之后灌他一次“霸王倒”毒药，如此一来，他就算再厉害，也无能为力了。马老，你以为这样可以么？”哈哈笑了起来，马白水喜悦地道：

“好，好，就是如此，在这重重钳制之下，不是说单凭他君惟明，就是大罗金仙也只有干瞪眼的份了！”金薇依然十分冷静的道：

“我们将他置于一辆篷车内，由他沿途指点藏宝之处的路径，找着了宝藏，一刀斩之；找不着宝藏，我们也不能再拖下去了，只好忍痛牺牲。不过这口冤气，我们也将一丁一丁点地自君惟明身上索回，涓滴不漏，丝毫不苟！”一拍手，马白水赞道：

“行，就是如此！”转向君惟明，金薇阴沉地道：

“我们这样做，全是有我们的苦衷，换句话说，也等于是你逼出来的。姓君惟明我们太愚蠢，否则，就是你太愚蠢我们太聪明。但是，我要警告泳，你若想动歪心，成功的希望并不大，而无论你有什么邪门，你要以生命的痛苦结束为赌注！”

现在，君惟明暂时还想不出什么方法来挽救他自己的生命，仍只想将死亡的时间朝后拖延，不管能拖延得多久，总能使目前的恶劣情景稍为缓和，说不定也可以在这短促的时间里，思索出保命的方法来。

至少，他还可以再多见几天碧空绿野，多呼吸几天清新空气，活着总是好的，不论在活的过程中多么痛苦，多么艰辛，而活着更有感受，有思维，有记忆，这些，对他来说，又是何其重要啊……

寒着脸，美丽的双眸中煞气渗着疑虑，金额俯视着君俊明，她低沉而又狠厉地道：

“为什么不说话，君惟明，你在想什么？”一半真一半假，君惟明沉沉地道：

“我在想……我终于可以再活几天，虽然这多活几天的代价未免太大，太昂贵……”哼了一声，金薇嗔道：

“你不要想些邪门歪道！”吁了口气，君惟明突然道：

“在你方才所说的那些酷缚严束之下，金薇，红蝎子，我又到哪里去找邪门歪道？”金薇有些得意地冷冷一笑，道：

“谅你也无此力道！”马白水又插了上来，他道：

“姓君惟明缓缓地，道：

“从长安去，要三天两夜，从这里去，约须三天三夜，这还要少歇息，多赶路才行。

否则，只怕路上的时间还要长……”金薇冷冷地道：

“一天要赶多少路才能在三天三夜里赶到那地方？”沉吟一下，君惟明沙沙地道：

“大约要赶两百五十里路才行……”一摔头，金薇悍野地道，

“好，我们就相信你这第一次，我们一天便赶他两百五十里，甚至三百里！”说到这里，她向马白水点头示意，于是，马白水沉声道：

“‘四鹰’何在？”先前最先进入大厅中的四名骠悍人物齐声答应，同时上前，马白水看了他们一眼，又威严地道：

“‘六鬼’何在？”又是一次宏亮的回话，六名彪形杀手也围了过来，马白水沉缓地道：

“听到方才金姑娘所说的方法了？你们立即照样去做，就在这里给他弄上。老夫看着，没有的东西可向杨大爷要！”金薇斜睨了怔在一旁忐忑不宁的杨陵一眼，阴森地道：

“杨陵，今夜之事，你暂不可泄予童刚知道，当然，最妥当的方法，还是我们带了 you 与江七一同上路！”

第七章 枷下对美

一乘乌篷车，十六匹健马，一只青驴，出了“南松城”，缓缓朝北行去。这一列队伍出了城门不远时还走得斯斯文文的，但一等到城中人看不到他们的行动了，却立即快马加鞭，紧赶了起来。

这一行骑队，嗯，是灰巾帮的瓢把子金刀一绝马白水与他手下的“四鹰”、“六鬼”，另外，大宁河金家少主，江湖中鼎鼎大名的红蝎金薇，及可金薇带来的“黑鹰六翼”三人，其余两位就是铁卫府的叛徒青豹杨陵及小阎王江七了。

乌篷车上由一名马白水的心腹手下驾驭着，在驿道上奔驰。轮轴呻吟似地发出“吱”“吱”磨擦声响，车身也在“轰隆”，“轰隆”的颠簸着，四面严密掩遮住的黝黑车箱里，君惟明横卧在木板上，他的形容憔悴如鬼，狼狽得与他昔日的模样完全不像是一个人了……

他的头发凌乱披拂，发稍上沾着干涸的血块，染着灰土草屑，颈下的琵琶骨更被三条细韧的铁丝缚牢，双手全扣着巨号铜铐，脚踝上也套着脚镣，另外，全身被三根牛皮索一道又一道地紧紧束缚着，难以用力，难以转动，他的一袭白袍早已凌皱不堪，污秽异常，袍上全是斑斑点点的血渍，衬着他灰白的面庞，衰败的气色，简直就和一个囚犯毫无二致了，好凄凉，好落魄……

随着车身的震动，君惟明的身体也不住在木板上滚来滚去，但他紧闭双眼，咬着牙关，连哼都不哼一声……

奔行了一会，忽然，车尾的沉重棉被帘被掀开了，有一道强烈的日光透射进来，金刀一绝马白水的魁梧身影矫健俐落的跃进车中！

马白水放下棉帘，一屁股坐在君惟明身边，他粗暴地一把将君惟明抓着襟口扯起，狠厉地道：

“沿着城朝北走，五十里地之后，再折入一条土道向南行，对着‘阿姑山’的山尖下去，对不对？”缓缓睁开眼睛，君惟明吃力地哑声道：

“不错，是这样走……”重重一哼，马白水又道：

“那宝物是在阿姑山上么？”闭上眼，君惟明沙沙的道：

“到了阿姑山脚，我会告诉你们……”气得一挫牙，马白水低声咆哮：

“君惟明，我告诉你，如果你胆敢耍花枪，你看看老夫能不能活刺了你这双狗眼！”吃吃一笑，君惟明撑开眼皮子，不屈地道：

“马大胡子，你犯不着在这里向我一个失去抵抗力的人扬威耀武……假如你真有这个胆量，以前为什么不敢找我试试？”马白水双目暴睁恶狠狠地道：

“为了那尊‘欢喜佛’老夫如今不整治你，免得将你整死了找不着宝物。君惟明，不过这时间不会太久了，你就将为你的这些屁话一点一点付出代价！”懒散地摇摇头，君惟明道：

“到了那时，犯不着你老人家费心，我也会自寻了断的……”像要吃人似的瞪着君惟明，马白水尖刻的道：

“似你这般狡猾刁钻，怪不得会闹了个众叛亲离，妻反妹变，哼哼，你这叫活报应！”几句话，有如一把钢刀在绞割着君惟明的心腑，他愤怒得连肺都几乎炸裂了，血滴在心上，那么火热，又那么冷酷。但是，表面上他平静如旧，裂唇一笑道：

“当然是活报应，我不怨谁，这也全是我平生作恶太多的结果……要不，我今天怎会陷入此等绝境？遭到一般鱼鳖虾蟹，鸡鸣狗盗之徒凌辱？不错，真是活报应……”低吼一声，马白水大怒：

“你骂老夫？”“嗤”了一下，君惟明道：

“这是你的造化，放在以前，只怕你想挨我的骂都还不配！”再也忍不住了，马白水的巨灵之掌猛掴，打得君惟明齿血狂喷，“咚”的一声倒栽于车板上！马白水额隆青筋暴起目露凶光，狰狞地道：

“你这不知死活的畜生，老夫要活剥了你，‘魔尊’？狗屁！在老夫眼中，你只算一个囚犯，一个奴才，老夫要如何对付你全看老夫高兴。君惟明，你不相信么？”

静静地躺在木板上，任那嘴角殷红的鲜血流淌，君惟明就那么毫无表情地看着马白水，目光中，透露着太多的轻藐，太多的嘲笑……

气得马白水快要疯了，他大吼着扑过去又把君惟明提了起来，双自喷火般暴突着，口沫横飞地叫：

“你看，你看，老夫让你看，你能怎么样？你吃得了老夫么？动得了老夫么？呸，你这自尊不凡的狗才，空有虚名的恶徒，你以为还是从前的你么？你以为老夫含糊么？呸，打死你这混帐畜生！”

吼骂着，咆哮着，马白水像是失去了理智一样疯狂掴打着君惟明，在一连串的手掌沉重击肉声中，君惟明又是嘴里血光点点并溅，脑袋也货浪鼓似的左右摇摆不停！

突然，有一片强烈的日光射入——

车后，一个矫媚的，却冷若寒冰似的语声响起：

“住手！”

两个字就有如两颗冰珠子碎开，然后，那些冰屑便跳进了马白水的耳膜，更沾上了他的心腔子，于是，这位灰巾帮的魁首不禁微微一凛，立即停手回顾。

紧紧随着车尾，红蝎金蔽骑在她那匹青色的小叫驴上，现在，她正杏眼含霜，阴森而严厉地注视着马白水，那模样，真是冷峭得能叫人打骨子里

起寒栗！

马白水尴尬之极放下了君惟明，强笑一声道：

“金姑娘，呢，这厮实在太可恶……”金薇萧索地道：

“大名喧赫的灰巾帮瓢把子，就是如此来扬威立霸的么？”愣了一下，马白水的脸上也有些挂不住了，他恼羞成怒地道：

“金姑娘，我们最好搞清楚，我们双方只是合作做一票买卖，老夫并非是你的属下，你不能像教训属下一样来指责老夫！”冷冷一哼，金薇凛烈地道：

“不错，我们的关系只是合作做一票买卖，但是，马老，你可明白‘合作’这两个字的意义？”马白水促道：

“金姑娘，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眉稍子一扬，金薇道：

“你既知我们双方乃是合作，则君惟明便是我们共同的囚俘，而一件奇宝连系在他的身上，他就是我们共同助财产。你如此横加施暴，若是万一打死了他，马老，这笔帐我又该找谁去算？”马白水窘迫地道：

“呃，老夫……老夫只是略加教训而已”面色一沉，金薇道：

“略加教训？君惟明现下有毒创在身，更受了我们重重束缚，体力十分衰弱，似你这等教训法，只怕就算一名壮汉也承受不住，马老，你跑上来，就仅仅是要毒打他一顿？”期期艾艾地，马白水闹了个面红耳赤：

“不要误会，金姑娘……你不知道，这……这小子实在太刁滑……”金蔽冷冷地道：

“他刁滑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法使他不能刁滑，但却不是你这样的粗暴手段。马老，你太过分了！”马白水又气又急地道：

“金姑娘，你到底在帮谁说话？便是老夫一时失误，你也犯不着如此声严厉害地一再申斥呀……”金蔽唇角一撇，道：

“帮着谁说话？我谁也不帮，只帮我自己！马老，路还长，有几天要走，我不希望再看见类似的事情发生。你我不要为了一时的气愤而贻误了大家的好事！”马白水气愤地道：

“唉，金姑娘，你这是得理不饶人……你就不晓得这姓君的小子恶劣到了一个什么地步！”金薇凉冰冰的道：

“这是毫不足奇的。假如马老你与君惟明互易其位，只怕你的态度重要来得不善呢！”

比唇舌之利，马白水知道，他和金薇较起来是差得太远了。而且，他这种做法也的确有些过份。刀把子叫金薇握住，他就更说不赢啦。没有再多讲，这位“灰巾帮”的老大便气呼呼的跃车而去！

难以察觉地冷笑一声，金薇掠入车内，她坐在车尾部分，静静地打量了君惟明一阵，淡漠地道：

“姓君的，如果你再徒逞口舌之利，像方才这种生活，还有的是你尝的。你自己多琢磨了！”君惟明哑然一笑，道：

“你们不是狼就是虎，一个不比一个强。金薇，用不着在这里卖人情，我不吃这一套！”咯咯笑了，金额道：

“好一个硬汉，我就喜欢有骨气的男人！奇怪那姓费的扭儿怎么会看上别人的？”君惟明的腑藏像猛然被人抓了一把似地绞痛了一下，但他却若无其事地裂裂肿胀的嘴唇，道：

“难讲，‘女人心，海底针’，不是么？”若有所思地凝注着君惟明，金

薇道：

“姓君惟明转动了一下，道：

“真的？那么，你告诉我，如何才叫了解？”金薇略一沉吟，道：

“天下的女人，大致来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贞烈姻淑的，但却不一定懂得温柔体贴与谄媚阿谀；第二类是软弱善良的，她们知道三从四德，也明白女人应尽的本份，可是这一类人大多没有主见，随遇而安，第三类，就是一些烟视媚行，淫荡邪恶的女人了，她们大半生得美，但却水性扬花，不守妇德；或者她们表面上看去端庄稳重，俨然不可侵犯，骨子里却异常轻挑，难经诱惑，只要稍一勾引，即可入套，你那位费湘湘，甚至你那位标致妹妹，便近乎这一类的典型！君惟明咬了咬牙，笑着道：

“不见得吧？”金薇一仰头，道：

“我是女人，我明白她们那一套。姓君的，别看你生得不错，像是风流倜傥，其实，你还差得远！”君惟明徐缓地，又道：

“我的这些事，金薇，你怎么知道得这样清楚？”金薇冷笑一声，道：

“你以为我是三岁稚童么？做起事来毛毛燥燥，鲁鲁莽莽的？尤其是接下这桩子麻烦来，稍一不慎，只怕连性命都得赔上，在接受童刚委托时，我当然要把事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弄得清清楚楚。童刚述说起来有些吞吐含混，但我也行行家了，他再含混，再吞吐，总也得讲出一些实情，我再一连缀，一引套，又加上和你铁卫府那几位叛逆仁兄交往几天，什么事情还不搞得明明白白，确确实实？”舐舐唇，续道：

“说真的，在我明白这件事情的原果之后，委实也替你抱不平，替你惋惜。但一则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再则，那些财宝也的确诱人。因此，君惟明，也就只好牺牲你啦……”带着几分揶揄，君惟明道：

“如此说来，你还有点良心？”金摄哼了一声，道：

“少给姑奶奶酒迷汤，良心值几个子一斤哪？这个天下，只有金银财宝是真的，没有谁靠得住，男人女人全是一个熊样！”君惟明吃吃笑，道：

“那么，你方才所分类的三种女人中，你算是哪一类促？”嫣然一笑，金薇道：

“依你看呢？”君惟明摇摇头，道：

“我看，你那一类也不像，又好似三样全带着一点……”一眨眼，金薇道：

“只怕你这一辈子也猜不出了！”吁了口气，君惟明低沉地道：

“你这种女人，确实不多见。多种个性，喜怒无常，有时像得明事理，有时又泼辣专横……”金薇咯咯一笑：

“这是大宁河金家女娃子们的传统！”君惟明问道：

“你们金家除了你还有女人？”金蔽一瞪眼，道：

“怎么没有？我有一位姑姑，两个妹妹，我的姑姑和我年纪差不多大，看起来好像姐妹一样……”十分有兴趣地，君惟明道：

“一定都生得很美吧？”得意地点点头，金薇道：

“当然，这也是金家女娃子们的传统特色，个个娇艳如花。君惟明，你看我够得上美吧？”君惟明言之由衷：

“不错，相当美！”她受用之极地一笑，道：

“还算你有眼光，我也用不着自夸，世上的女人们有金家女孩子们那般标致的，恐怕尚不多见。自然，金家的女孩子们也包括有我了，不论在那一

方面，我们都是出类拔萃的！”吮了一口齿血吞下肚子，君惟明沉沉地道：

“真的如此？”眉梢子一挑，金薇含愠道：

“那还有假？怎么，你以为我是吹牛么？”君惟明亿道：

“我只是怀疑罢了……老实说，我也见过了不少美的女孩子，有一些，称得上是花容月貌的！”“嗤”了一声，金薇道：

“你用不着形容，看见了我，你就该明白，所谓花容月貌的真正意义了。你以为如何？”君惟明点头道：

“我想，该是这样……”满意地笑了笑，金薇忽道，

“喂，姓君的，你以为我比之你那位费湘湘和你的宝贝妹妹如何？”怔了怔，君惟明强笑道：

“比哪一方面？”金薇傲然道：

“哪一方面都比！”君惟明坦坦白白的，道：

“我讲心底的话，若是在昨天以前你问我，我会告诉你哪一点都比不上，但现在你问我，我告诉你，你哪一方面都比她们强，强得太多太多了……不论她们长得如何美艳，至少，她们心地坏了，天良坏了，休说和你比，就与任何一个贞烈的女人比，她们也全比不上……”于是，金薇忽然沉静下来，她若有所思，若有所悟地看着君惟明无语，好一阵子，她才低声道：

“你恨她们吗？”君惟明闭着眼睛，又徐徐睁开，这时，他的双瞳中闪烁着一片凛烈而冷酷的光芒，这片光芒，就和利刃一样寒森、锋利，任何人见了，都会不寒而惊，他沉重却肯定地道：

“当然，恨透了！”有一股不可言喻的凉气突然冒自金薇心底，而这股凉气又立即蔓延至她的全身，金薇有些不自然地道：

“假如——我只是告诉你假如，当然你永远没有这个机会的——假如你能生还，你会报复她们么？”立即她又接上道：

“她们曾经是你最疼爱过的人……”毫无情感地，君惟朗道：

“我会报复，至于说她们曾经都是我最疼爱过的人，这也成为过去了，因为，她们早已不珍视我这份疼爱，是么？”金薇轻轻地又道：

“如果你能报复，你将采取何种方法呢？”古怪而阴沉地一笑，君惟明道：

“关于这一类的法子，多得连我都不愿去记忆了。金薇你该知道我为什么叫‘魔尊’吧？”有一种惊悸的感觉闪电一样掠过金薇的脑际，她急忙吸了一口气，装做无所谓道：

“我晓得……”君惟明微微颌首，道：

“那就好，也用不着我再说了……当然，说了也全等于白说，我自己知道，我是没有机会了……”金薇撇撇唇角，道：

“机会，你不要做梦了，设若你万一逃出，哼！不单是你铁卫府的那些叛徒要遭殃，连我们也得准备向人间道再会了！”君惟明试探地，道：

“但是，如果我答应放过你呢？”金薇冷笑一声，道：

“君惟明，我劝你不要打错了主意。我因为可怜你，才和你随便聊聊，你认为有机会可乘，想争取我的同情，你就全想歪了。告诉你，你看我现在一直和和气气地与你谈笑是不是？我可以马上翻下脸来给你一记耳光，甚至给你一刀子。不错，你是‘魔尊’，我却也称为‘红蝎’，给我来过一套，你算瞎了眼，疯了心，太不知自量了！”车身忽然震了一下，君惟明的身子也弹跳了一次，他摇摇头，自嘲地道：

“人家说我狠，我看，金薇，你才真叫毒！”金薇咯咯一笑，道：

“大家老老实实谈天说地，我们目前算是朋友。如你往邪处想，姓君的，你将会知道我‘红蝎’之号是真是假！”君惟明想起了一件什么事，他改变话题道：

“金薇，有句话，可以问得吗！”狡猾的一霎眼，金薇道：

“要看我愿不愿回答，你先说说吧。”沉吟了一下，君惟明道：

“夏一郎与舒云可已遭你们暗算了？”金薇犹豫片刻，坦然道：

“好吧，我告诉你，你那两个手下命可真大。江七陪着舒云到外面逛花街。晚上，那里又乱又杂，暗巷多，人又挤，三转两不转，舒云就不知钻到那家窑子去了。江七急得直冒汗，找了大半夜全没找着，就这样把事给弄岔了……”说到这里，金薇又恨恨地道：

“全是江七胆子不够大，还非要拖着舒云到预定的地点才放下手。假如换成我，一看不对就先把他就地摆平了！”君惟明冷冷地道，

“可惜江七不是你，而且，你也无法违背天意！”顿时柳眉倒竖，金薇怒道：

“君惟明，你果真是皮肉痒了，想多吃点生活？”目光垂注自己血肉模糊的双腕，君惟明低沉地道：

“夏一郎呢？”哼了哼，金薇又道：

“昨天晚上小玄洞‘飞角五豪’的人马严阵以待，就根本没有发觉他去，也不知道他来路出了什么事还是没有照你的吩咐去做……”君惟明内心欣慰无限，表面上却道：

“一定是夏一郎在半途出了麻烦，否则，我的谕令如山，手下们没有一个胆敢违抗！”冷冷一笑，金薇道：

“不见得呢！杨陵就是一个活例子。”一咬牙，君惟明道：

“至少，在没有掀开他的阴谋面具之前，他是决不敢违令的！”寒森森的，金薇道：

“你有个最大的弱点，就是太过信任别人，你该记住一句金玉名言：‘信任是毒药’！”陡然一震，君惟明喃喃地道：

“信任……即是毒药？信任……即是毒药？”金薇冷然道：

“一点不错！”君惟明轻叹着，道：

“亦不尽然……”伸伸腰，金薇哼了哼：

“我懒得和你争辩下去了。来生你须记得这句名言，如果——人真有来生的话！”君惟明挣扎着坐了起来，他用背脊靠在车沿的木板上，咬着嘴唇沉息，金薇本来想下车了，看到他这样子，不禁疑惑地问：

“喂，姓君惟明看着她，缓缓地道：

“我在想，‘悦丰钱庄’的伪做被劫，到底是哪些人干的？我们有十一名弟兄伤亡，这些伤亡了的弟兄该不会加入你们的阴谋吧？”“咕”地一笑，金薇道：

“你有时脑筋反应很快，有时却迂得很，那晚上进‘悦丰钱庄’洗劫的，的确是‘飞角五豪’，唯一与事实不同的，便是杨陵根本就没有喝醉酒，他先躲在屋里不出来，等那十几个小角色栽得差不多了，他才匆忙出现，虚张声势地舞划一阵，目的无非做给那些未曾死掉，受了伤的小角色们看，这样一来，在他们简单的头脑里，就不疑有他了……”君惟明问道：

“那么，被劫去的财物呢？”金薇耸肩，道：

“做为‘飞角五豪’此次行动的代价啦！”君惟明冷笑一声道：

“他们的胃口小得很啊……”金薇淡淡的道：

“出了多少力收多少酬劳，这是天经地义之事，就那么来上一下，给如此代价，已算得上丰厚了……”忽然金薇又问：

“对了，你说的那个藏宝之处，可全是真话？没有诳我们？”君惟明一笑道：

“当然全是真话！”不快地瞪了瞪眼，金薇道：

“不准笑，我不喜欢在我问到你这种事情时，你用此等轻浮的态度回答我！”君惟明裂裂嘴，道：

“你真不好侍候……”若有所思地瞧着君惟明，金薇沉沉的道：

“姓君的，你是天下有数几个难缠难斗的人物之一，这一次，我们若弄倒了你，我们终少即可享用不尽——无论是名是利，如果我们扳不过你，则我们每个人的下场都将极为悲惨……”君惟明笑笑，道：

“但你们已等于扳倒我了……”慎重地点点头，金薇道：

“目前来说，是这样的。不过，我老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一直觉得你仍然具有莫大的力量一样……你好象正筹划一桩阴谋，而这阴谋却是我们所未曾料及的，或者你这桩阴谋已经成形；在我的感觉中，并没有像前往挖掘一批珍贵宝物那般雀跃愉快，反而似是一步步定向灭绝之境一样的忧虑与烦躁……说不定，我们错了……”君惟明沙哑的，道：

“什么错了？”金薇挹郁的道：

“答应押解你本人前来寻找那藏宝之处！”摇摇头，君惟明道：

“你看看我这样子……”金薇茫然道：

“什么样子？”叹了口气，君惟明道，

“我如今内受毒创，外遭重缚，甚至连提笔之力都没有，我还有什么阴谋可施？有什么狡计可展”。有些怔忡，金薇徐徐地说：

“看起来似你所说……但是，为什么我老是有一种惶惶不安，心意烦乱的感觉呢？”君惟明坦率地，道：

“很简单，只是我的名头太响了，虽然你们暗算了我，也同样全觉得提心吊胆……”用力揉了揉脸，金薇愠道：

“少给你自己往脸上抹粉！”

君惟明正要再说什么，车后，一匹健马已凑了上来，马上骑士，正是金薇的手下之一，“黑鹰六翼”中的韩英1

皱皱眉，金薇侧首道：

“又是什么事？”韩英似是对他这位少主十分敬畏，闻言之下，他赶忙低下头，毕恭毕敬，诚惶诚恐地道：

“马帮主叫小的来请示少主一下，沿南松城北行五十里已快到了，前面可看见一条五岔土路，马帮主说，是不是在路边的那片疏林子里打尖休歇？还请少主定夺！”金薇不耐烦地道：

“罗里八嗦，告诉他就歇一会好了！”略一迟疑，韩英又

道：

“马帮主还交待小的请示少主，要不要解姓君的下车叫他再认一认路线可曾走对不曾？”重重一哼，金薇怒道：

“在车上认不行么？解下车去若叫别的江湖同道看见了不又是麻烦？姓君的人面广，势力雄，熟朋友太多，假使出了纰漏谁来负责？你吗？还是老

马？韩英不敢再多说，在马上躬腰施礼，匆匆去了；君惟明不禁好笑的道：“当面称大胡子称马老，这两个字一颠倒，意思可就大的不同了……”脸色一沉，金薇叱道：

“你少说话！”

这时，一阵人语马嘶，篷车的速度已缓了下来，朝路边靠去，君惟明晓得，这些仇家要开始休歇打尖了。

金薇哼了哼，跃下车去，在地下，她又回头道：

“姓君的，放老实些，别出歪点子！”舐舐嘴唇，君惟明沙沙的道：

“当然……”

第八章 咫尺天涯

现在，这一队行列已完全停止下来，他们将篷车和坐骑全牵引至路旁一片稀疏的树林边，各自找着有荫凉的地方坐下，开始拿出壶水干粮享用。这些江湖黑道上的人物们彼此很少交谈，仅只低头默默而快速地进食。马白水与金薇在这一方面却比较考究，他们两人找着一株枝叶较为浓密的大树席地盘膝坐下，中间铺着一张油布；油布上，摆着几包素纸裹托的食物，一只风鸡、一段切成片片的腊肠，碎腌肉，泡黄瓜，以及一大迭烙饼。金薇浅啜着自己携带的水囊中的净水。

她进食时的模样文雅而优美，毫无她平素那种泼辣刁钻的味道。马白水却不同了，他老人家是在狼吞虎咽，风卷残云，一锡壶美酒，几乎全由这位“灰巾帮”的瓢把子独个儿包办啦。

轻轻咬了一小块烙饼在嘴里咀嚼，金薇有趣地看着马白水那种吃像。马白水大口塞进一段油腻腻的腊肠，无意间抬头，与金薇的目光相触，他不由怔了怔，随即有些尴尬地咿唔了一声。嘴巴含着东西，开不了口，好一阵，他才用力把那一块腊肠咽下，干笑道：

“呃，金姑娘，你怎不多吃些？”眉梢子一扬，金薇喝了口水，道：

“看见你这吃像，我已饱了。”打了个哈哈，马白水又撕下了一条鸡腿，道，

“老夫就是能吃能睡，无忧无虑，所以年过一甲子，仍如此健朗，百病不生……”金薇微微一笑，道：

“马老，你真是老当益壮哪……”口里嚼着鸡肉，马白水裂嘴大笑，含混不清地道：

“过奖过奖……好说……好说……”

伸手捏起一小片嫩黄泛翠的泡黄瓜，金薇慢慢地咬着，轻轻地品着，她是越吃越细致了……

马白水把手上的油渍朗长袍随意一抹，道：

“金姑娘，你就吃这么一点？”金薇点点头道：

“太多了？”哈哈一笑，马白水怪声道：

“太多？老夫认为你吃的这些东两只怕喂只鸡还嫌不够，呵呵，比起老夫来，你是差得太远罗。老夫的食量超出你十个还有余！”耸耸肩，金薇淡淡的道：

“老实说，我怕吃多了会发胖……”马白水奇道：

“会发胖？会发胖才好呀，看起来才福态。老夫就喜欢那种肥敦敦，白嫩嫩的女子；太瘦的，就好像除了皮全剩一把骨头了，那又有什么意思？嶙峋地一点也不见强，老夫不喜欢！”金薇笑笑，道：

“所以说，你见到我这样的瘦女人也就不太愉快了，’嗯？”呆了一呆，马白水忙道：

“那里话，那里话，金姑娘秀外慧中，均匀娉婷，不肥不瘦，可谓恰到好处，正是秋水为神玉为骨，芙蓉如面柳如眉，倾城红颜，并世无双，呵呵，美得令人不敢仰视……”心里十分慰贴，表面上却轻嗔薄怒，金薇道：

“看不出马老一大把年纪，形容起来人来却相当在行。想马老当年也是位风流人物吧？”喝了一大口酒，马白水道：

“金姑娘见笑了，老夫老矣，昔日荒唐何敢再提？呵呵，也不过就是曾和些同辈寻开心罢了，不算什么，不算什么……”突然，金薇眼皮一转，道：

“对了，可曾拿点吃的给君惟明？”马白水摇头道：

“没有。”金薇有些不悦，道：

“为什么？马老，我们要搞清一件事，在君惟明死之前，他仍是一个活人，而一个活人就应该享有活人的待遇！”这位“红蝎”说翻脸就翻脸的脾气马白水是深深领教了，这时，他胸有成竹，毫不紧迫地道：

“金姑娘且请稍安毋躁，老夫当然有老夫的道理，这件事，便是姑娘不问，老夫也要述明的……”不耐烦地哼了哼，金薇道：

“请说。”马白水干咳一声，道：

“‘魔尊’君惟明为当世鬼才，一方霸主，对他，不能像对普通人一样来衡量，如今他虽然身受重重禁制，但未敢断言就不会再出批漏，能多消磨一点他的力量，还是多消磨一点的好。因此老夫便决定饿他这三天三夜，除了清水，什么也不给他，再加上这一层钳辱，我们就更可以放心啦，方才老夫已令手下‘四鹰’前往喂他清水一碗，并就近看守……”金薇沉默片刻，冷冷的道：

“马老，还是你的手段高明！”马白水啾啾怪笑，道：

“过誉了，呵呵，过誉了”

低下头来，金薇目光凝注在前面油布边的一根草屑上，她沉思着，像是在想些什么；那根草屑是灰白色的，就宛如她此刻的神情，也带着些灰白了……

就在这时……

一阵急剧的蹄声从大路上旋风也似地卷了过来，尘土，在老远便扬起一片，黄蒙蒙的，一打眼看不出有多少人！

金薇蓦然惊语，她一回头，口中立即尖叱：

“杨陵，江七，你们马上进入林里隐藏！”

坐在另一棵树下还在发怔的杨陵与江七两人，闻声立即爬起来往林子里跑。同时，灰巾帮的“六鬼”纷纷跃起，各自抢到有利的出击位置严阵以待。那边金薇手下的“黑鹰六翼”三人亦迅速跃至蓬车之侧，协助“灰巾帮”称号“四鹰”的把持周遭，连御车的那位小角色也暗自将腿肚子边插着的“手叉子”拔了出来！

嗯，这情景，真叫如临大敌啊！

马白水向金薇使了个眼色，道：

“金姑娘，老夫到路那边去。”点点头，金薇道：

“我明白。”于是，她自己来到篷车车尾，目光扫了早已密密重掩的车帘，然后，她朝身边的韩英道：

“车里的货色没有问题吧？”韩英忙躬身道：

“没有问题，方才马帮主那几位弟兄已塞住了他的嘴！”满意的颌首，金薇目注前路迅速移近的骑影，低声道：

“小心了。”

大路上，一批铁骑已擂鼓也似地奔到了眼前，共是六骑六人！

六乘铁骑刚刚来到篷车旁边，为首一个虎目虬髯，肌肤结粟带古铜色的壮健大汉挥手，全都狞然停住，六匹马尖嘶着人立而起，打了一个盘旋又齐齐落地，鞍上六人，安如磐石，纹风不动！

他们这突如其来的一停，可是把灰巾帮与金薇的手下们紧张得脸上变色，心腔蹦跳——

金薇冷冷一笑，姗姗上前，若无其事地站到那六匹健骏之前，仰头打量着鞍上那六个形态粗犷骠悍的大汉！

马背上，六个不速之客也睁着眼上下端详着她，双方全没有出声，一时之间，空气僵窒，就这样对峙住了！

半晌……

那容貌成武，肌肤呈古铜色的虬髯大汉在鼻孔中重重一哼，语声有如金铁交击，铿锵暴辣：

“有趣么？”金额嗤了嗤，道：

“你们也看够了？”虬髯大汉豁然大笑，道：

“今日我们几个哥们有事，懒得和你纠缠，下次遇上了，大妞儿，我们再多亲热！”一霎眼，金薇也马上变得笑盈盈地道：

“成，姑奶奶有这个兴致，只要，薇，你们这三双楞头青侍候得了！”六个大汉互相一眼，同时哄笑起来，仍是那为首的虬髯客开口：

“大姐儿，你很四海！”金薇眉梢子习惯的挑了挑，道：

“是吗？你们也像些人样？”六名大汉又齐声狂笑，虬髯客一晃手中的丝质马缰，道：

“陌路相逢，总是有缘，可以借问姑娘一句话么？”金薇冷冷的道：

“说。”虬髯大汉不以为忤，拂拂他的黑色头巾，道：

“姑娘行于比道之际；可曾看见一位天下顶顶有名的人物‘魔尊’君惟明？”心头猛跳，金薇表面上却依然淡漠地道：

“这姓君的多大了？莫不成还要人用绳子栓着？姑奶奶也有这等雅兴去注意一个臭男人？”双目暴睁又敛，虬髯大汉道：

“君惟明丰神俊朗，仪表堂堂，雍容威武，风流倜傥，大妞儿，若是你曾遇见过他，哼！只怕你睡梦里也忘不掉！”唇角微撇，金薇道：

“会有这么个玄法？”虬髯大汉正想回答，他背后一个颇有刀疤的清瘦人物已叫道：

“大哥，这妞儿既然来曾遇见君公子，咱们还是往前淌下去追问吧，没得又把时间耽搁了！”金薇心中狐疑，她哈哈笑道：

“急什么，你们和那姓君的有仇吗？”正欲离开的虬髯大汉闻言之下哈哈笑道：

“有仇？和铁卫府的魁首‘魔尊’君惟明有仇？大妞儿，那除非是我们

活得不耐烦了；谁和君公子发生纠葛还能死到床上去的？只怕早就被生剥罗！”金薇淡淡的道：

“那么说来，你们与姓君的是朋友喽？”虬髯大汉面色一整，肃然起敬的道：

“与君公子称朋道友，我们哥六个还不敢当，他老人家是我们大飞堂堂主的恩人，这一次，堂主要娶老婆了，恭请君惟明君公子的行踪……”金蔽平静地道：

“就凭你们这样瞎找就找得到啦？天地茫茫，寻一个人何异大海捞针？他又不是长得高如泰山，粗似奇峰……”一捋虬髯，这位悍野的人物道：

“你说差了，君公子虽非高如泰山，粗似奇峰，但他名头之响亮比泰山更高，奇峰更凌，天下之大，他像是一盏灯，一只鼎，走到那里也全是光辉四照，威震千里；况且，我们还得到他往这边行来的消息……”怔了怔，金薇惊疑地道，

“你们得到他往这边行来的消息？”点点头，虬髯大汉道：

“不错，我们先奉堂主谕令前往长安铁卫府敦请公子，但铁卫府的童大爷告诉我们公子已到南松城‘悦丰钱庄’来处理一件要事。因此，我们哥几个又快马加鞭赶到了南松城，待进了‘悦丰钱庄’，一位兄弟又说公子自昨夜出门就一直未返，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们一急之下，便商量好分路寻找公子行踪……”稍稍有些紧张了，金薇道：

“分路寻找，好家伙，你们这一趟出来了多少哪？”虬髯大汉傲然道：

“当然，敦请公子前往堂中福证堂主百年大典，乃是一件隆重之事，自该多派些人前来恭邀以昭敬意，堂主一口气就派出了十四个得力弟兄来，还亏得如此，否则可麻烦啦！”左右一望，虬髯大汉道：

“南松城只得南北两条大道，一条土路。城里我们全找遍了，除了这几条路，君公子还能上哪里去？”抿抿嘴，金薇小心的道：

“说不定你们这位祖师爷早就回长安去了……”虬髯大汉沉吟着道：

“若是附近百里都找不到，我们也就只好再回长安查询了……堂主婚期在即，可拖延不得呢……”说到这里，他又目注金薇道：

“你真没有看见君公子？”金薇故意装出一付没好气的神态道：

“滑稽，我诳你做甚？”一抹失望的阴影掠过这大汉犷野的面孔，他迟疑的道：

“奇怪……在长安铁卫府里，童大爷接见我们的时候，分明告诉我们，君公子是到南松城来了……而‘悦丰钱庄’的那位兄弟又说君公子外出未归，他会到那里去了呢？”金薇嫣然一笑道：

“说不定早就回长安啦！”一摔头，虬髯大汉拱拱手道：

“也罢，我们再往前追询一阵再说，实在找不到，只好转回长安再说再说了，大妞儿，大飞堂‘搏龙六绝’多谢啦！”

不待金薇回答，六个人已一抖缰绳，再一片尘沙暴卷中，又风一样旋向前去，刹时已奔得无影无踪！

在迷漫的沙雾里，金薇不禁捏了一把冷汗，她喃喃自语：

“原来竟是叱咤一时的‘搏龙六绝’，好险……”毫无声息地，马白水掩到金薇身边，他干咳一声，低沉的道：

“金姑娘，你应付得好！”金薇吁了口气，道：

“马老，你知道这六个人是谁？”马白水点点头，道：

“老夫听到了，大飞堂的‘搏龙六绝’；大飞堂在江湖黑道中原就是一拨狠辣诡毒得出了名的组合，而这‘搏龙六绝’却更属大飞堂里的暴戾角色，他们是个一比一个来得歹毒，闻说这些小子们只要一动手使得分生死。不见血不体手……”“喷”了一声，金薇道：

“我明白，所以刚才也有点紧张，若是真干起来，关系是没有关系，但只要一被他们缠住了，姓君的形迹就会暴露，只怕漏子就大了，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搓搓手，马白水低沉的道：

“说得是，金姑娘，我们就赶快上道吧？别叫他们起了疑心再转回来，那就棘手啦！”金薇点点头道：

“好！”

于是，马白水立即发号施令，把林子里的杨陵与江七也招呼出来，一行人押着篷车，毫不迟疑，快马加鞭地转向大路旁的那条土道去；车辘辘，马嘞嘞，一步紧似一步地急着往前随现在，他们已隐隐觉得麻烦就跟在后面了……

用手上那根。“细柳竹”的小鞭子“唰”地在驴臀上抽了一记，金薇那匹小叫驴驮着她奔到了乌篷车的后面，她右手一挥，“呼”声挑起了沉厚的棉质车帘，微微一晃，人已进入车中。

在鞦韆的车箱里，君惟明仍然平躺在木板上，身子随着篷车的颠簸不停滚动着，金薇脚尖一挑，将君惟明勾起，

“细柳竹”的小鞭子猝闪，已把君惟明口中塞得充满的一团破布扯了扯来——鞭风如削，却连君惟明脸上的一根汗毛也没沾着！

大大喘了口气，君惟明吃力地道：

“谢……了！”金薇冷冷的，道；

“方才的事情你全听见了吧？”点点头，君惟明苦笑道：

“不错，我不能开口讲话，可是我的耳朵并没有聋！”“唰”的尖响鞭梢子贴着君惟明鼻尖掠过，金薇面罩寒霜，厉声道：

“少给我说俏皮话，你老老实实在地给我回答，那些人所讲的是真是假？你果然认得他们吗？”闭闭眼，君惟明道：

“你是指大飞堂‘搏龙六绝’他们？”金薇柳眉倏竖，道：

“废话，还会有别人？”君惟明笑了笑，道：

“他们所说的话全是真的……我早就知道老风流要成亲了，不料却这般的快法，就恰巧碰在这种节骨眼上。”

“老风流？”金薇疑惑的道：

“他是谁？”将污秽的面颊侧贴在肩头擦了擦，君惟明道：

“大飞堂堂主，‘狂马血刃’关九！”金薇脸孔上的肌肉不可抑止地抽搐了一下，道：

“关九？这个老绝物？你和他十分要好吗？”舐舐干裂的干嘴唇，君惟明道：

“相当不错。”紧接着，金薇又道：

“你还是他的恩人？”“哦”了一声，君惟明道：

“恩人是谈不上，只不过在一个偶然的的机会里救过他一命而已，在我来说，实在也算不上什么施思不施思……”金薇冷冷一笑，道：

“你倒很谦虚呀！”君惟明轻啜着，道：

“事实如此，我也从来未以老风流的恩人自居过……”金薇恨恨地，道：

“刚才那几个家伙的形态，简直粗鲁得不得了，他们的堂主关九我虽然没有见过，但料想也不是什么知书识礼的人物，狗门犬子，关九在外头的名声狠是够狠，狂是够狂，但除了这些，也就一丁点别的都没有了，姓君的，你好似专门结交这一类半匪半盗的凶人？”淡淡一笑，君惟明道：

“或者大飞堂的朋友们模样儿不俊俏，言谈不儒雅，风范不斯文，但是，他们重义尚礼，明忠知孝，个个都有满腔热血，一颗赤心，他们待友坦诚，无微不至，对敌狠酷，每用其极，他们重好汉，服英雄，慕豪士，钦侠义，铁胆忠肝，永不渝叛，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为弟兄甘愿杀头卖命，这是一批难得的伙伴。他们，比那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奸险。之徒要强得太多太多了！”气得杏眼怒睁，金薇道：

“你是在指桑骂槐？”厉烈地一笑，君惟明道：

“用不着，凡是做过伤天害理的罪恶之人，我不必指桑骂槐他心里也自该有数！”怔了怔，金薇神色忽然转为柔和的道：

“别生气，君惟明，说正格的，我也怪钦佩你呢。在眼前的危境之中，你仍能大义凛然，丝毫不怯，这真是不折不扣的硬汉作风，我已告诉过你，我就喜欢有骨气的男人！”冷冷一哼，君惟明道：

“你真懂得什么叫‘骨气’二字么？”金薇脸色一变，怒道：

“你此言何意？”君惟明生硬地道：

“我是说，你若知道，‘骨气’二字的意义，你就不该，净做些没有骨气的事。”猛一咬牙，金薇狠毒的道：

“譬如说——？”一抬头，君惟明沉声道：

“你助约为虐，暗箭伤人，贪得无厌，蒙昧天良，抹煞道义，不顾仁恕，狼狽为奸——这些，够不够？冤不冤枉你？”气得连嘴唇都有些发青了，好一阵子，金薇才强自忍耐下来，她切齿道：

“君惟明，要教训我，你还差上十万八千里。不要管我帮着他们来对付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至少，除了那些我要得的条件之外，我个人对你也早就憎恨了。你狂傲，跋扈，妄自尊大，专横，残酷，目中无人，北地半边天下由你霸占得太久了，不除去你，哪里还有别人抬头的日子？哪里还有别人扬眉吐光的时光？你早就该倒了，现在，我们有了这么良好的机会，为什么不同心合力来扳倒你呢？铁卫府的魁首，名震天下的‘魔尊’，你如今还有什么威风？还能嚣张到哪里去？哼！”没有一点气怒，君惟明安详地道：

“你说了这么多，只不过是为了掩饰你这罪行的籍口罢了。是非曲直，你心中自当有数，公理，也自在人间！”金薇怒极道：

“你完全是唇剑刃舌，一张巧嘴！”君惟明笑了笑，道：

“不论怎么说，金薇，你对我的成就——或者你金家对我的成就，总是嫉妒的。但是，你该心平气和地用另一种光明正大的方式与我竞争，而不是用现在这种阴谋手段来陷害我；你应明白，我的成就不是捡来的，我的基地也非一蹴而就的，我是用时间，精神，毅力、劳苦，加上鲜血，生命，白骨，和泪水换来的，没有人可以白白夺去，没有人能够轻易攫取，不信，你就看看！”不屑地哼了哼，金薇斜着眼道：

“到了这种地步，你还在说大话，做好梦？现在你的成就在那里？在你身上的铁丝镣铐上吗？你的基业在那里？在你即将与死亡相触的双手上吗？连你认为最最要好的朋友都能够暗算你，陷害你，你还有什么眼光毅力，还有什么智慧心机？呸！”低沉的，君惟明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的，又肯肯

定定地，血淋淋地，毒辣辣地道：

“人可欺，天不可欺，可以蒙蔽一时，而不能蒙蔽永久；轮回果报，丝毫不爽；金薇你等着吧，你看着吧，世间的事，并非全似你想象中那么如意！”冷凄凄地一笑，金薇道：

“你已死到临头，我就看你还有什么花巧可使！君惟明摇摇头，道：

“金薇，你生错地方了！”金薇一瞪眼，道：

“什么意思？”叹了口气，君惟明悠悠的道：“如若你不是生长在大宁河金家，而是投胎在一个平实和祥的家庭里，以你的容貌，悟性，智慧来说，你一定会是个令人十分喜爱的女子，纯真而聪慧的女子！”金薇轻蔑地一撇唇，道：

“我现在也不差！”垂下目光，君惟明望着自己血肉模糊的双手，望着那付闪泛乌黑冷光的巨型钢铐，他缓缓地道：

“就是心毒了些，性邪了些……”“细柳竹”的小鞭子暴挥，“拍”地抽在君惟明那原已肿胀瘀紫的面颊上，随着这声脆响，君惟明的面颊上又浮起一条血红的痕印，金薇脸容铁青，愤怒地道：

“姓君惟明毫不在意地一英，道：

“随你吧，我为鱼肉，你乃刀俎，奈何？”阴着脸，金薇狠狠地道：

“不要嘴硬，君惟明，有你好受的时候！”两边的太阳穴“突”“突”轻跳着，君惟明沙沙地道：

“我早就等着了，不是么？”

金薇气得向木板上猛抽两鞭，在两声脆响里，她尖叱一声，闪身掠出车外！

第九章 阳世阴境

一天，就这么在惨淡中，紧张中，痛苦中过去了！

第二天，也是同样……

现在，已经是第三天了。

一行骑队押着这辆双辮乌蓬车，徐缓地沿着一条弯曲而：狭窄的山道，深入这称为‘盘古山区’的地方，四周极目所至，全是连绵的群山，层迭的山岭，迷朦的云峰，没有人烟，没有房舍。

唯一能听到的，只是几声怪异的，尖厉的鸟鸣兽噪，唯一能看到的，也只是偶尔出没于草丛林间的几头惊兽……。

这条山道是如此崎岖，蜿蜒而陡斜，加上地下腐烂植物的滑湿，飘渺周遭的云雾行走，更加困难了。

天空是一片悒郁的灰黑，是一片滚霭的烟霏，远山近岭，也都苍茫朦胧，看不出哪是真幻，分不出那是上下了……。气温跟着降低，寒冷与刺骨，再融渗着深沉的孤寂和阴郁，就仿佛一面无形的黑网向他们缓缓罩落！

那么无声无息的，宛如带有死亡气息地罩落，一丝丝颤栗，一丝丝恐惧不安，钻进他们每个人的毛孔中，心腑中去了……

起伏而幽邃的山峦间，古木参天，树林黝暗，几乎难以找出一条可辨

痕迹的山径樵道，甚至连虫兽践踏过的痕印也不易察出——除了他们现在沿着这条狭窄山路以外，这条山路，似是曾用人工辛勤开辟出来的。

不过，看它荒草蔓生，路面掩杂，坍塌处处的形状，便是曾用人工开辟；那年代，也一定十分久远了……

每一寸空间，全是寂静，死一样的寂静，充斥着的，只寒冷的空气，渺渺的云雾，以及……那无声的，却可窒息人的恐怖……

他们正朝山顶爬升，那么困难地爬升，骑马的人全部开始下地步行，只有那辆乌蓬车还在驾车汉子紧张操驭下艰辛地一点点往上攀进。

车后，“灰巾帮”的“六鬼”正气喘喘地加劲帮着推，拉车的两匹马，也喷气如雾，一再低嘶着，滑着蹄奋力朝前拖……

牵着自己的青毛小叫驴，金薇沉着脸，蹙着眉，寒森森地跟在队伍后面走，她旁边就是马白水。

吸了口冷气，马白水有些忍不住地道：

“老夫是越来越觉得不对劲，这鬼地方穷山恶岭，一片凉冷寂，连吸口气也全是阴沉沉的，……”金薇硬板板地道：

“静默间，好像老觉得有人在你后颈窝吹着凉气是不？”连连点头，马白水惊悸地道：

“不错，委实是邪……”冷笑一声，金薇滑了一下又迅速站稳：

“马老，要想发财，就得受点罪，吃点苦，天下没有不而获的事，要不，任谁也全成了财主啦！”摇摇头，马白水苦着脸道：

“只不知姓君的王八蛋是不是真把宝物藏在这里？假如他诳了我们，这笑话可就闹大啦……”金薇脸上神色冷冰冰的道：

“如果那样，君惟明就会知道他所付出代价之可怕；人，只能死一次，但是，我却可以叫他多尝试几次！”叹口气，马白水又找话来自我安慰：

“不过，也可能是真的，一路上，他指点我们途径方向，不是全干干脆脆，毫不迟疑么？老夫看，他也可能明白如果欺骗我们，那得到的惩罚必是不太好受的……”金薇生硬地道：

“我怕这也是他的阴毒之处；籍此来消除我们的疑心……”忽然，马白水若有所思，他高兴地道：

“金姑娘，你看，这片深山莽林之内，除了我们现在行走的这条山路外，根本就找不着别的路径。这条路又好象是用人工开路出来的，而且，年代也很久远了，大概就是君惟明这小子在多年前选择此地藏宝时特地发动人工开辟的吧？他不是说，那藏宝的山洞里除了我们欲得的那座翠佛之外，还有许多别的奇珍异宝么？运送那么一山洞的宝物，正须要开出这样的一条路来，你说对不对？”

面庞上的肌肉接触着湿冷的空气，凉森森的，金薇向灰黯的四周茫然扫视了一眼，兴味索然地道：

“不要太高兴，马老，东西要进了口袋之后才算是自己的，现在还隔着大老远呢……”目眩中隐泛着一片凄冷而寒凛的青光，金薇又幽幽地道：

“这‘盘古山区’好生阴沉冷寂，静得能叫人发疯，又混混沌沌的，真像是盘古开天以来就没有琢磨过这个所在一样……”一脚高一脚低地走着，马白水用手拂了拂飘浮在身边的雾气，他有些怔忡地道：

“说得是，达地方就好像唐僧到西天取经时，误陷进去的白骨山，阴风惨惨，一片妖……”金薇摇摇头，道：

“一辈子不再来这个地方，我也不会想它，心理上的压力就觉得有些受不了，君惟明真是个怪物，他什么地方不好挑，就偏选中了这个死气沉沉的所在！真造孽……”马白水唉声叹气，道：

“希望不要着了他的道……如今，老夫算是多少可以体会出‘魔尊’之所以为‘魔尊’的邪门儿子……”金薇哼了一声，道：

“不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马白水尴尬地苦笑，道：

“金姑娘，你不觉得……我们此行似乎有些冒险？也……也……呃，也像是鲁莽了点……”金薇冷冷地道：

“如今势成骑虎，想反悔也来不及了。如果出了纰漏，还是那句老话，责任由你我共同担负！”心腔子跳了跳，马白水道：

“老夫想，还不至于险恶到这一步吧？”金薇面无表情地道：

“但愿如此，”

说到这里，他们开始沉默下来。但是，沉默却并不好受，只要一不开口，四周那种隐隐的阴森感觉又已无形地侵袭而来。就好像在云雾中，烟霭里，山石间，林丛草隙内，正有很多双鬼眼在凝视着他们，在嘲笑着这一愚蠢行列，嘲笑他们自己懵然不觉的逐步走向毁灭，走向死亡！

机伶伶地打了个寒栗，马白水的脸色有些苍白，他稍稍赶前两步，低沉地招呼道：

“杨老弟……”走在前面的“青豹”杨陵蓦然一哆嗦，惊弓之鸟也似地掉转头来，唇角抽搐了一下：

“马帮主……可是……叫我？”马白水迷惘的道：

“是的，但老夫也只是叫了你一声而已……你好像有什么不对？紧张得脸都变了？”苦涩地笑笑，杨陵呐呐的道：

“我……我心中不宁，感觉上，就好像是什么祸事要临头一样，神智全都晃晃悠悠的……”摇摇头，杨陵和马白水并肩而行，边哑着嗓子道：

“这四面八方，好像全有幢幢鬼影，有个风吹草动，也会惊得我喘气急促，浑身冷汗，眼睛亦是模糊得看不清楚了……”

马白水知道，这是人做了亏心事以后的通常反应，可是，纵然杨陵做了亏心事，也总是自己的同路人，换句话说，他们目前是患难相共，福祸无分，况且，自己还不也是淌了这湾混水，也有点心头忐忑，他心中不好说出来，只好强颜笑道：

“不要瞎疑心，疑心就生暗鬼，老夫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怕的。何况，这里有许多的人，你含糊什么？”杨陵拭拭冷汗，道：

“你有所不知，马老，我总觉得公子——呃，君惟明不会就这么甘心认命，他表面开朗豁达，似无城府，其实骨子里他是一个心计深沉，狠毒残酷的人物；他的一些智谋诡计，往往玄妙怪异得令人膛目结舌，梦都做不出……他似是有一股超凡的神奇力量，一股无可断测的灵异潜能……每一思及，我似看见他在朝我冷笑……”自己头皮也有些发麻，马白水强自镇定道：

“放宽心，放宽心，你老弟是紧张得太过份了，人一紧张，自然就会生出百般幻觉，其实，这全是杞人忧天，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的事。你想想，君惟明如今已是待死之囚，瓮中之鳖，他除了等着伸腿归天，还有什么花招可使？一切都不能违背事实，而事实上，姓君的已是山穷水尽，无威可施啦……”说到这里，马白水忽然想起自己招呼杨陵说话的目的，他把嗓音压低，轻轻地道：

“对了，杨老弟，你平素可曾听说过君惟明有这么一处藏宝的山洞，不知道是否像他所言的那么隐密险恶？”杨陵叹一口气，道：

“从来就没听他提起一个字，我知道这个藏宝和那座翠佛的事，还是那天晚上从你们口里听到的……老实说，君惟明肚子里的秘密，我们不晓得的可多啦……”接着，他又道：

“除非他自己愿意告诉你，否则，一辈子也别自他口中探出一个字，一丁点眉目来……”有些失望，马白水忧虑地道：

“据他说，宝洞里机关重重，埋伏密布，稍一不慎便有生命危险，这已够辣手了，怕他还另有什么阴谋隐藏着，那就更难以对付了……”后面，金薇隔着他们只有两三步远，是以两人的交谈她全听得清清楚楚，哼了哼，金薇插口道：

“这件事除了告诉过费湘湘外，他是谁也没有透露过。马老，你跑来问杨陵，不是等于问道于盲么？”马白水与杨陵都不由孔赧然，马白水干咳一声，道：

“但……呃，多问一问总不会有台处的……”金薇冷峭地道：

“那么，为何不直接去问君惟明？”马白水苦笑道：

“如果真的还有什么阴谋，你想，他也会告诉我们么？”小巧的鼻子一皱，金薇道：

“正如你说，马老，多问一问总不会有害处的，何况，我们再给他加上血淋淋的威胁！”金薇微微一顿，道：

“我自己去拷问他！”

说着，金薇迅速掠向前去，很快地来到正在艰辛爬着山道的篷车后面。她看看在车前开道的“黑鹰六翼”一眼，然后，挥手命令推车的“灰巾帮”“六鬼”让到车杠两边，她亲手将车尾的棉帘卷起，一面步随前行，一边朝车厢探视。君俊明躺在里面睡大觉呢……

没好气地用手敲了斟车挡板，金薇提高了嗓音道：

“喂喂，姓君的……”“唔”了一声，君惟明乏倦地睁开眼睛，他眨了两眨，好像有些怕光似地半眯着，过了片刻，他才沙哑地道：

“哦，金薇，有什么指教？”跟在篷车车尾后面行走着，金薇冷冷地道：

“有几句话要问你！”君惟明倦倦地一笑，道：

“请说。”金薇寒着脸道：

“告诉我准确的到达时间！”把颈子尽量伸长，君惟明望望外面的天色，道：

“什么时辰啦？”金薇生硬地道：

“你不用麻烦，至多一个时辰天就要暗了……”君惟明，点点头像在盘算。半晌，他道：

“若是以这等快慢走，一直不休息，大约午夜前后可以抵达。如果打打尖呢，时间又得往后拖了……”金薇阴沉沉地道：

“可靠么？”君框明十分严肃地道：

“当然！”把手搁在车挡板上，金薇凝视着君惟明，她的一双目光中，包含着许多错综的表情。终于，她徐徐地道：

“告诉我，姓君的，你葫芦里头卖的什么野药？”似乎有些愕然，君惟明怔怔地道：

“这是什么意思？”

第十章 万宝之穴

金薇冷冷一笑，道：

“很简单，你也明白，只要我们到达目的地，由你引领着安然进入藏宝的洞穴后，你这条命也就到那里终结了。可是，如果我们易位而处，就以我是你来说，在眼前这段有限的时间内，我一定早就心情惶惶，坐卧不宁了。死亡，并不是一件值得期盼和向往的事。但，你为何如此平静而自然呢？难道说，你君惟明就不畏惧死亡么？”君惟明木然一笑道，

“其实，我——”挥挥手打断君惟明的话，金薇凛烈地道：

“不论你是什么人，你也不可能把生死看得如此透澈，君惟明，有很多原因可以牵制你使你不死，但是你眼前却又显然并不要紧，显然不把那即将来临的厄运放在心上。

你是那么坦然，那么安静，这是为什么呢？这向我们表示了一点，就是你可能早有一桩阴谋形成，而这桩阴谋是可能解救你，又足以坑害我们的……”苦涩地笑笑，君惟明忙道：

“金薇，你太喜欢幻想了……”柳眉儿紧蹙，金薇道：

“现在，我要你说出你的阴谋是什么？”君惟明摇摇头，道：

“没有的事，你是在钻牛角尖！”金薇面如严霜地道：

“不要狡辩，君惟明，我命令你说出来！”叹了口气，君惟明沉沉道：

“本是虚无，你叫我从何说起？”金薇狠辣地道：

“君惟明，你不要自讨苦吃！”缓缓抬头正视着金薇，君惟明道：

“金大姑娘。你用幻想与虚构，假设成活龙活现的事实，根本就全属虚渺。你再怎么折磨我，也无法凭空给你编造那些无稽的故事？”金薇目光变得冷厉地道：

“你不说？”君惟明咬牙，道：

“我无话可说！”真像只蝎子般的歹毒模样，金薇暴噪地道：

“你不讲讲你如何在山洞前伏有滚石，在山洞里隐藏蛇兽？或者引洪水，颓山腹与我们同归于尽？”嗤了一声，君惟明道：

“金薇，你不要自己吓唬自己，捏造恐怖好不好？不错，藏宝的洞穴里是有埋伏，但决不像你所说的那样。我也没有什么阴谋，到了那里，我带着你们安全进洞就行了。

我所求的，也不过就是个痛快，也免得受尽你们的折磨，上不上，下不下，生死两难……”金薇寡情的脸庞上毫无表情，道：

“除了你曾说过的洞穴机关之外，真的没有别的阴谋？”君惟明坚定地道：

“真的没有！”金薇沉沉一笑，道：

“我想，你不希望我们用刑吧？”君惟明双目怒瞪，道：

“就是你们杀了我也是一样。金薇，你有什么证据说我有阴谋？就凭你们的幻觉？你们不能硬逼我招供我不知道的事情，你们简直全是些疯子了！”一步一步的随着篷车前行，金薇胳膊搁在挡板上，眼睛盯视着君惟明，良久，始道：

“要证明吗？”君惟明愤怒视着她，用力地道：

“要！”金薇枭鹰似地尖笑一声，道：

“证明是，你即将死了，但你为何毫不在意？”君惟明沉默着，好一阵子，才惨淡地道：

“难道说，一个人连畏惧与惶恐的心情也不能掩隐下，还非要表现出来？”金薇冷森地道，

“畏惧死亡的感觉是直接的，难以隐饰的！”君惟明大声道：

“我却不同，我可以自制！”轻蔑地一晒，金薇道：

“如此说来，你可真是条硬汉啦？”君惟明目光如火，道：

“本来便是！”金薇阴险地道：

“你认为你真能够做到？”君惟明重重一哼，道：

“这一层我还看得透。怕，是死，不怕，也是死。两端相比，我何不死得英雄点？也免得落个歪种臭名！”金薇冷冷地道：

“你果然这样想？没有别的原因在内？”咬着牙，君惟明青肿而血迹斑斑的面孔上，闪烁着湛湛光辉，他一个字一个字地道：

“正——是——如——一——此！”深深地盯着他看，金薇的神色连连变化着。半晌，她才生硬地道：

“如果你骗我们，君惟明，你得到的报复将是出乎你预料外的残酷。而且，我相信在任何情形之下，我们仍有足够的时间来折磨你，整治你，那是你所难以承担的！”君惟明断然抛过去两个字：

“随便！”金薇站下，看着蓬车前行，她阴森地道：

“君惟明，要就是你聪明，否则，你便太愚蠢了！”

闭上眼，君惟明不再回答，气得金薇手中的鞭子猛抖，“哗”地一声，又将卷起的厚棉车帘击落！

后面——

马白水匆匆赶了上来，低声道：

“可问出眉目来了？”大步地往前走去，金薇冷冷地道：

“你还看不出有没有眉目？”碰了一鼻子灰，马白水将满肚子鸟气忍下，他长长叹了口气，干笑一声道：

“或者，我们真是庸人自扰也未可定……”斜瞄了马白水一眼，金薇道：

“马老，算盘不要打得太如意，离我们高枕无忧的时间，现在说来，还早得很呢！”马白水尴尬地道：

“老夫也不过就是预测一下罢了……”唇角一撇，金薇道：

“但你却净朝好处想！”

讪讪地，马白水不再吭气了。一行人就这么艰辛地向前行走。云漫，雾浓，道岖，山幽，林深，阴风掺掺，寒瑟刺骨，四野寂寥，静如鬼域。他们就在这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恐怖情形下一步步地朝目的地蠕近，天色也更变得灰沉了……

没有休息，一行人鼓着一口气，硬起头皮往上挺。每个人都累得直喘气，乏得心口往上吊，倦得腿肚子直打转，但他们没有再稍息一下，像一群残兵败将也似地磨蹭着狼狈地走着……

现在，离午夜还有顿饭光景。

君惟明从蓬车里被提了出去。他站在地下，摇摇晃晃地直打摆子。“灰巾帮”的“四鹰”中两个人挟住他，才勉强叫他立稳了。

天空是黝黑的，像泼满了浓墨。而乌云仍在强劲的山风吹送下滚滚两去。树林子在摇动，“哗啦”“哗啦”，人高的野草在倾俯，“簌嗤”“簌嗤”；偶而，也传来一两凄厉得令人毛发惊然的泉喉兽噪，“哇，哇”“呜——呜”，情景阴深恐饰，像来到另外一个黑暗与凄冷的世界！

马白水竭力状起胆子，振作起精神来大步走到君惟明身前，他故意先狞笑一声，放粗了嗓子道：

“君惟明，你可挑得好地方，现在我们到了。午夜即临，你说说，那地方在那里？”闭上眼，君惟明没有说话，马白水怒火候升，他用力抓住君惟明的襟口摇晃，低吼道：

“君惟明，老夫在问你的话！”睁开眼，君惟明的目光冷森，古怪，尖锐地盯着马白水。半晌，他语声有如寒冰般缓缓溢出一——却似全贴上了人们心底：

“马大胡子，朝北看！”马白水与一旁的金薇都迅速转头往北望去。君惟明又冷怖地道：

“那里有一道高有千仞的峭壁矗立，峭壁根部，有三块卧虎形的巨大白石，对不对？”

不错，北边顺着这里往下去，是一片大斜坡一尚不算十分倾陡，斜坡尽头，便是一道上撑天，下柱地的千仞峭壁，了，峭壁之下，果然有三块丈许方圆的巨大虎形白岩横卧着，远远看去，就宛似真的三头白虎一样！

那三块虎形白石的四周，全是人高的野草藤蔓与疏落的树林。但是，就在三块巨大岩石及峭壁的中间，却是异常平坦的地面。不指点无法引人注意，君惟明一说出，马白水与金薇等人便觉得和周遭的情景有些回异了，为什么就只那地方是如此平坦呢？

侧过脸，马白水心儿有如小鹿乱撞，表面上故作镇定：

“我们看见了，怎么样？”君惟明冷漠地道：

“从斜坡下去，到达那三块虎形白岩旁边，顺着右面那块岩石细窄部分笔直走到峭壁之前，那里，即是宝穴秘门了。”金薇启口道：

“如何开启？”君惟明平静地道：

“用力推进壁根的一条突出石笋即可！”紧接着，金薇又道：

“这一步有什么机关？”君惟明毫不迟疑地道：

“用力推进石笋，洞口石板立刻翻起，推压石笋的人要马上俯卧；洞口石板翻开之时，里面会射出用皮簧暗勾着的强弩三排！”

金薇阴沉地道：

“不假？”君惟明冷然道：

“你可以试！”金薇残酷地道：

“若你诳我们？”君惟明暴声一笑，在四周林野的隐隐回响中，说道：

“你许下的报复手段我心里有数！”金薇点点头，道：

“谅你也不敢先讨罪受！”君惟明一仰头，生硬地道：

“在我说来，也不过迟早而已！”怒哼一声，马白水道：

“你小子少嘴硬！”君惟明不屑地一撇嘴，道：

“大胡子，不要狐假虎威，吆喝得象个人似的！”勃然大怒，马白水咆哮道：

“君惟明，你当老夫就不能先把你废在这里？”君惟明点点头，阴恻恻地道：

“你能，当然能。你与我同样明白，我姓君的如今只是个毫无抵抗力，饿了三天三夜的人！”气得双目怒突如铃，马白水咬牙道：

“你还敢利口嘲讽老夫——”不耐烦地哼了哼，金薇向君惟明道：

“姓君的，你饿了三天三夜精神这么足，体力尚这般充沛，够叫难得。看情形，你似还经得住再饿三天三夜……”君惟明冷冷一笑，道：

“只要你们恩赐，我总得接着！”双眸中寒光隐射，金薇厉声道：

“我没有这么多功夫和你拌嘴皮子。用不了多久，你的好时辰就要来了。你慢慢等着吧！”一挥手，她又道：

“给我押下去！”

灰巾帮“四鹰”中的两人答应一声，用力提起君惟明往斜坡下走去。每行一步，君惟明两踝上的脚镣铁炼便拖在地下呛啞磨响，在身体的歪斜站簸里，君惟明琵琶骨与腕骨的伤口便象抽筋似的擦动，深深勒嵌进了骨面，这还不说，钢铐铁镣是那么沉重坚硬，在他的肌肤上不断磨擦。只是短短的一段路之后，君惟明的劲下，双腕足踝，已血滴滴的殷红一片；自然，他现在无法运功相拒，而就算君惟明再厉害，在他不能发挥功能之前，他的肉，也与任何一个常人没有两样啊……

金薇简单而迅速地开始发出了一连串的命令：

“胡彪驾车跟下去，小心踩紧煞制板；马老手下‘四鹰’的另两位护着篷车，‘六鬼’散开潜进；韩英你们哥三个打前探路，杨陵和江七跟着我与马老居中，紧随君惟明身后动。现在立即开始！”

于是，人影纷纷闪掠，夹杂着马嘶车移之声，每个人全依照金薇吩咐展开身形，他们的坐骑训练有素地缓缓跟在后面走了下来！

前面——

君惟明咬牙忍着身体上这阵阵剂心刮骨的痛苦，每走一步路，琵琶骨及腕骨上紧嵌的铁丝便火辣辣的，狠毒的磨擦一次。这种穿透血肉，直接附诸于骨骼之上的磨擦，痛得人腑脏全痉挛了，经脉全曲缩了，鲜血洒洒滴滴地往下淌，载着胛镣的地方，肌肤被勒破，皮开肉翻，钢铁的坚硬磨在红红的嫩肉上面，再加全身的软弱虚乏，和脑袋里的晕沉窒重，着等罪，就活象进了地狱，上刀山下油锅好多遍了……

眼前是一片迷糊，隐隐有金星冒射，君惟明身子孱弱得拉不动脚步了，沉重的镣铐，呛啞呛啞的连拖带扯，时时将他勾拌在地下！

现在，君惟明感觉自己像是一头年迈力衰的老牛——拖着重物，濒临绝境！

终于，像是过了千百年那样长久，君惟明咬着牙喘息着，他被左右两个大汉挟持着来到那三块巨大的虎形白石之前。

所有的人全站定了，金薇又立刻给他们分配戒备位置。然后，金薇亲自沿着最右边的这块白石的细窄尖端开始笔直朝峭壁前行去，走到峭壁之前。

她低下头来寻找，可不是，果然有一根丝毫不会令人注意的斑剥石笋从壁根斜斜展现出半尺来长的一截来。

峭壁的根底部分，这样的粗蠢石笋何止上百？它们全奇形怪状，参差不齐的歪斜伸插着。假若不是君惟明事先说明，谁又能特别找到眼前这根毫无异状的石笋呢？而这根石笋与其他石笋大不相同，其他的石笋，也不过仅仅是石笋而已，如今在金薇脚下的这一根，却是关系着千万奇珍异宝的门户

钥匙啊！

这时，金薇心中不觉有些兴奋了。她没有去触动石笋，先在峭壁上仔细观察着，但是，他失望了，峭壁的石面上找不出任何有隐门暗板的痕迹来。

它是庞大浑然的一个整体，除了灰黑的石质之外，就只有滑湿的青苔，及零零碎碎的几串枯藤而已！

马白水也自后面掩了上来。这位“灰巾帮”的帮主在这时特别有些把持不住了，他微颤地压着嗓子道：

“怎么样，金姑娘，有没有错”摇摇头，金薇的语声仍然是冷冷的：

“没有错，顺着右边那块虎形白石的细窄一端笔直走近峭壁，是有一根石笋正对着。”

激动而欣悦地“啊”了一声，马白水掩饰不住双目中的贪婪神色，这一刹，宛如他整个脑际，全被那些幻想中的绚烂珍宝，晶莹珠玉所眩惑了，眼瞳里闪烁着饥渴的异彩，他忙问：

“在哪里？那石笋……”用脚尖轻轻一指，金薇谈谈地冠：

“喏，达就是。”

霍地蹲了下来，马白水伸手就想去试。冷冷一叱，金薇的足踝已猛然挡住了他伸出来的右手！

一惊之下，马白水立即斜移三步，他怒瞪着金薇，愤然低吼：

“你想干什么？独吞么，要知道老夫不是好欺的！”金薇的表情一下子冷厉得象罩上青霜，她狠狠地道：

“马老，东西还没到手，你竟会兴起这种念头；简直是幼稚加上糊涂，可耻之极！

我金薇岂是这种背信忘义之人？你胆敢如此污蔑我，实在可恶透顶！”呆了呆，马白水依旧气咻咻地道：

“但老夫只是想去试试那根石笋真假，你却突然横加拦阻，这是什么意思？只准你动，就不能要老夫也看看么？金姑娘，我们仅是合作，老夫还并不受你调遣！”目光带煞，金薇咬着牙道：

“马白水，你纯粹是窝里反，搞内讧，也不怕罢人现眼！我横加拦阻？你就那么莽莽撞撞的伸手去移动那根石笋，你知道动了之后会有什么结果？”不服气的一掀青髯，乌白水道：

“什么结果！方才姓君的早就说过了，里头会有三排强弩射出而已，老夫再是无能，这几排弩箭自信尚可以安然躲过！”轻蔑加上不屑，金薇生硬地道：

“君惟明是你什么人？你竟如此信任他？”愕然一征，马白水也有些狐疑了，但是，他不好意思马上把态度软下去，嘴巴仍硬顶着：

“在此情形之下；老夫推测姓君的小子尚不至于拎着自己脑袋当儿戏。他明白，如果他诳了我们，将会得到什么下场！”金薇嗤之以鼻，道：

“马老，我真奇怪几十年的江湖生活你是怎么混下来的？就凭你这种头脑，竟然也能活到如今一大把年纪，也就难怪君惟明可以横行无忌，独霸一方了！”马白水受到这一顿讽刺，不禁面红耳赤，双目怒瞪，咆哮道：

“还论不到你来教训老夫，老夫我……”一挥手，金薇打断了马白水的话，她冷冷地道：

“这不是教训，这乃是忠言！马老，你敢驾定推动石笋就有只那三排强弩的埋伏么？你敢担保君惟明告诉我们的话就一定千真万确么？他和我们是

仇人，并不是你我的儿子！”马白水还想争面子，他提高嗓音：

“可是，你也别忘了君惟明的性命还握在我们手中——”金薇哼了一声，道：

“他早晚难免一死，他的性命握不握在我们手中又有什么显著不同？就是因为他的时辰快到了，他才极可能豁出去，坑掉我们一个算一个。假如你是他，你是否也将如此想？”一时有些语塞，马白水呐呐地道：

“但……但他诳害了我们，他受的罪更大……”金薇低促又愤怒地道：

“不管他受多大罪，忍不忍得住我们加于他身上的报复，便算凌迟了他，我们上了当的人仍然还是上当了，吃亏的依旧是我们，能预先防范为什么不预先防范呢？马老，你太无理取闹了！”气得一跺脚，马白水脸色铁青道：

“好，好，便全算你对，老夫不愿与你做些无谓争执，事情一办完，咱们马上散伙！”金薇尖笑一声，道：

“你以为我姓金的会缠着你马白水哪？真是稀罕，事情一完，不散伙还腻着寻开心么？哼！”倾力蹙住一肚子怒火，马白水仰天长吸了一口气，神色阴沉而寒凛地道：

“现在，金姑娘，我们不要逞口舌，以后有的时间。你说，要怎么办才是？”金薇冷漠地道：

“当然第一步还要推动这石笋试试！”马白水语含嘲讽地道：

“还是要先推动这石笋啊？”金薇双目顿时一冷，道：

“不错，但却不是你方才那种鲁莽的推法。我们要先戒备，叫其他的人找地方躲避，以防强弩之外另有花样！”马白水重重地道：

“行，一切依你！”说着，他回头叱道：

“大家分散站远，小心强弩。尚业成，包赐恩，你两个把着姓君的，只要情形一不对，听招呼要他那双招子！”

一阵低促而急迫的回答声响起，紧跟着四周的人影纷纷往后倒退。黑暗中，山风如泣，万籁俱寂，在这宛如鬼域的情景下，唯一点缀着黑暗的，只有那偶尔闪动着的兵刃寒光！

回过头来，马白水嗓音沉重地道：

“都妥了，金姑娘，是你来还是老夫来？”金薇毫不犹豫地道：

“我来！”

说着，她又看了看峭壁的壁面，目光顺着壁面移到脚下那根突出的石笋上，再移到远处那被“灰巾帮”、“四鹰”中

包赐恩、尚业成两人紧紧挟持住的君惟明身上。

现在，君惟明的脸色平静木然，他脸上，看不出一丁点凶吉的预兆，寻不出一丝丝可以意味的痕迹，他是那般深沉，那般宁静，又那般不可捉摸；宛似一片海，幽渺无际；一朵云，悠悠飘浮，一团雾，迷迷朦朦；一座山，静峙不动；甚至连他面孔上的每条纹路，每块肌肉，也全在这时凝结成一片毫无意义的空白了……

不知道怎么搞的，金薇老觉得有点忐忑不安，有点不祥的感觉她说不出这种感觉到底因何而起，但是，却总有一团阴霾罩在心田，挥之不去，抛之不散……

马白水迷惑的，催促道：

“时间不早了，金姑娘，你还在等什么？”悚然一掠，金薇说：

“马老，可曾给君惟明灌过‘霸王倒’毒药？”马白水点点头，道：

“这还能忘？昨天晚上便渗在水里给他喝了。要不，他方才怎会那船虚弱无力？”金薇迟疑着。搓搓手道：

“我是老是觉得有些不大对劲……”“喂”了一声，马白水有些不耐烦地道：

“不管对不对劲，到了节骨眼上除了一试之外也没有别的法子了。金姑娘，还是快点动手吧！”金薇一咬牙，道：

“好，马老，你防着！”马白水早就双目如炬注视峭壁，全身肌肉筋络紧绷，随时随地都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应变，但口中答道：

“放心，老夫晓得！”他又赶忙加上一句，

“记得是用力把石笋推进！”

俯下身来，金薇定定地看着那根突出的石笋，这，只不过是一根普通的石笋罢了。

但在金薇的感觉上，这石笋似是带着一股邪异的力量，那斑剥的表层如此丑恶；不规则地凸凹，古怪、灰黑的颜色又那样扎眼，它静静地长在那里，仿佛像一只魔手抓到金薇心上来了！

马白水急切不满地道：

“金姑娘，快点呀，你别再延迟了……”

双手快如闪电般用力推出，金薇一下子便接触到了石笋的顶端，她猛一加劲，老天，那根石笋真的“克啦”一声被推进了峭壁之内！

随着石笋的移动，天衣无缝的峭壁壁面立即在一阵低沉是“哗哗”铁炼滑动声中翻开了一方门板大小的面积，石片像是一道桥板在两条铁链的拉扯下缓缓搭放至地上！

这突来的变化，使在场的每个人屏息如寂，心跳血涌。而金薇与马白水已激箭似的分掠开去，就在他们飞跃的刹那，显露出来的那个黑沉沉的洞口内，已响起连串机簧震响，“呼”“呼”“呼”三排闪耀着银光的利矢已暴射而出，直射到五丈之外，才纷纷力竭坠地，这批利矢射出时幅度之密之大，足令任何一个不明利害的人无所遁形！

金薇与马白水那腾闪之势，一直拔掠出四丈多远，才双双在空中一个大翻身巨鸟也似的落回地下，脚尖沾地，马白水长袍内隐藏着的沉厚“金月刀”已“霍”然闪出灿灿光芒，绕体回旋。金薇手中，也早就握着一招长只尺半，蓝光盈盈的“蝎子钩”了！

其他众人，在密洞石板甫始现出之际，早已纷纷四散躲避，他们至少站在七八丈之外，并没有任何一个人受伤。那在列矢射出时即以君惟明的身体做挡箭牌的包赐思，尚业成两人，他们也全站在七八丈以外，散飞的箭矢自不可达。虽然他们以君惟明为挡箭牌，君惟明本身却没有受到伤害——他也早知道离开这么远的距离是不可能受到伤害的！

三排利矢射出后，洞内，一片沉静，没有声息，再也没有一丁点异状了，它寂然在那里，就如一张恶魔大开的口！

第十一章 魔尊魔计

黑暗中，每个人心头狂跳着，双目定定的瞪视在寂静的洞口内外，而洞口内外，也只是一片沉沉的乌漆罢了，看不见任何东西，察不出任何征兆，除了寂静，就没有别的了。

风呼啸着卷过，树木哗哗作响。一切全是阴森的，沉闷的，恐怖的，渗合着人们粗浊的喘息声，就好像大地也在不可察觉的蠕动，就好像千百只鬼眼正在无形无影般朝着他们冷笑……

僵窒着没有人出声，没有人移动，终于，在片刻之后

金薇悄然拭去鼻尖及鬓脚的冷汗，长长吐出一口气，她向五尺外紧张戒备的马白水低声招呼道：

“马老，你没有事吧？”骤然一震，马白水如梦初觉，他也立即用衣袖擦去满脸的汗水，沙着嗓音道：

“还好，还好，金姑娘也是？”金蔽振作着笑了笑，道：

“好险！”如释重负的挪移了几步，马白水道：

“想不到姓君的小子并没有诳我们……”金薇阴阴地道：

“目前这一关来说，是的！”回头看了看。马白水欣慰地道：

“我们的人没有一个受到暗算，真是侥幸，若非事先逼这小子供出内情，我们硬打硬撞，只怕就有得麻烦了！”理理发梢，扯扯衣裙，金薇平静地道：

“下一步，不知道还有什么花巧……”马白水歹毒地道：

“叫君惟明说出来，然后，每一关都由他在前先行试闯，老夫想，他就不敢耍滑使诈了！”金薇点点头，道：

“当然，除了这个，也没有更好的方法了！”压低了嗓门，马白水凑近一点道：

“等宝物到手，就在洞里一刀把姓君的砍了，再于他身上做点伤痕，把他的尸首带回去向童刚交帐！”金薇暗一犹豫，勉强地道：

“也只能这么办啦……”

四目相视，马白水得意洋洋地笑了起来，金薇说不出为什么，内心里竟有些怅然若失的酸涩感觉，她怔怔的呆立着，自己也为自己突然生出的这份感触而懊恼，同时，她更由衷的厌恶起马白水那狼枭似的笑声来！

但是，一件石破天惊的突变就在这时接着马白水的狂笑发生——

“呼”的一声，黑黝黝的洞口内飞出来一团亮闪闪的，泛着绚烂红光的物体，这件物体来势是如此快不可言，几乎只在人们的视线甫始发觉，已那么凌厉的砸碎在右边的虎形白岩上！

随着一声“哗郎郎”的清脆裂声，无数红嫣嫣的碎屑四散飞纷，当人们的目光及注意力刚被引到那边，洞口内，一条鹰隼也似的黑影比闪电更快的狂旋而出。这条黑影仿佛要乘着横空飞鸿追上逝去的千百年流光，只是那么一闪，连他的形状，外貌全不容人看清，挟持着君惟明的包赐恩、尚业成两人已蓦然尖号出口，而就在两人这惨厉的号叫的同时，君惟明的身体已被那团看上去只是一抹烟雾般的黑影凌空抱起，眨眼回到了洞口之外。这时，包赐恩、尚业成的惨号仍未消散，两个人也正在缓缓倒地，事情发生之快，在不觉中开始，又在未及容人体全过来前使已结束，好象这一切现状原本已是如此明摆着了！

连金薇与马白水这等精明老练、久经风浪的人物，也不禁在猛然间全傻了眼，一时手足失措，目瞪口呆，不知如沁应付，这瞬息里，两人都象成了泥塑木雕一样愣窒在那里！

一双双惊恐得几乎麻木的眼睛被引到洞口之前。而当他们每个人的视线接触到洞口前的形象时，不由又给他们早已骇震恐惧的心理上再加上重重一击——

洞口前，那团黑影正站在那里，那竟是一个人，一个瘦骨嶙峋，宛如骷髅似的人！

那人，身材瘦得出奇，像是一根树竿，他比寻常人稍高一点，以至看起来更显得枯瘦了；一袭黄土布衣衫套在他身上，就如同挂在一根竹竿上，轻飘飘的又宽又肥，光秃秃的头顶泛着可怕的青白色，双目深陷，一双隐在眼眶中的眸子碧闪闪的像是浮沉在乱葬岗头的鬼火，颧骨高耸，塌鼻，薄唇，小耳，脸上的肌肤枯黄干皱，象是贴在骨上，找不出一丁点肉来，额上青筋暴突，一条条有如钻土的蚯蚓，与他同样枯瘦的双臂和臂上的青筋相映。这人的形状，几乎和一个白无常毫无二致了……

君惟明，如今就正坐在他脚边喘息。但是，那是一种快乐的，安慰的，满足而如释重负的喘息。……

在一阵冰寒的冷气突升下，金薇不禁打了个哆嗦，她已完全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

于是，她抑止不住地骇然惊退。

金薇旁边，马白水也全身轻颤，面如死灰。他想说什么，舌头却象僵麻了，想转转念头，脑子里仿佛全成了一片混浊，甚至连四肢都在这眨眼间变得重有千钧……

在后面一点，其他的人们更是恐惧得腿肚子都在打转。地下，蜷曲着“四鹰”中的包赐恩、尚业成两人的尸体，两具尸体的胸膛都开了个血糊糊的巴掌大小的洞，腑脏一半在胸腔内，一半又拖出了胸腔外，又红又紫，象是砸破了两条狗的肚皮，血流溅得四周都成了点点斑斑的暗紫！

那个怪人，是什么人呢？他为什么会从密洞里突然出现？又有这样惊人的武功？他更解救了君惟明，残杀了这边的挟持者，英非这人和君惟明还有什么关系？他怎么又会知道君惟明今夜将在被胁迫下来到此地呢？君惟明是如何通知他的？

一连串的疑问，像闪电般，一道一道掠过了金薇与马白水的脑子，也掠过了每个他们同路人的脑子。但是，疑团虽是疑团，有一件事却已无庸分辨——厄运，即将来临了！

对面，洞口前——

坐在地下喘息的君惟明已缓和了过来。他先朝金薇等人似笑非笑地看了一眼，然后，仰起头来，语声竟包含着无比的亲热劲：

“师叔，未曾按照你老的规定日子时辰前来拜谒，打扰了你老人家的安宁，弟子我委实过意不去，还请你老人家恕罪……”

几句话，说得金薇与马白水等人个个冷汗涔涔，心寒身颤。老天，这个怪人，竟然还是“魔尊”君惟明的师叔？

怪人低下头，怜爱之情溢于言表。他温和之极地伸手轻抚着君惟明头顶，语声带着一股特异的低沉暗哑：

“小子，这些人曾经伤害了你么？”君惟明像是和他这位师叔极其亲昵而且不大拘泥形式，他先叹了口气，接着苦笑道：

“何止伤害？他们简直要活剥了我啦。师叔，你老就没看见我身上的这些零零碎碎？全是眼前这些男盗女娼给我恩典挂上的，又给我灌了两次毒

药，唉，可苦着哪……”怪人的神色仍然是那样冷木，但是，语气却突然寒酷如刃：“他们果真如此待你？”

君惟明道：

“一点不假，师叔。”目光连斜都不往这边斜一下，怪人又道：

“这些人，可是想胁迫你前来夺取洞里你隐藏的那些珍宝？”君惟明点点头，道：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他们决不是来探望你老人家的。”没有丝毫表情，怪人低徐地道：

“得宝之后呢？”君惟明又叹了口气，道：

“得宝之后，他们就要把你最疼爱的师侄干掉啦！”怪人凛烈地道：

“好狠！”君惟明润润嘴，道：

“可真够了，一个个全是铁打的心肝，怎么求也求不软啊……”怪人的语言有如一粒粒的冰珠子自唇缝间进出，寒冽得能直渗入人们的心底，没有一丝丝热味：

“小子，我要他们全死，替你出一口气，你同意么？”君惟明笑道：

“完全同意。”

两人言谈之间，决定了若干人的生死大事，但在他们的口气与形态里，却宛如只是在商量着吃饭时喝哪一种酒才对味那轻轻松，那般简单，又那般满不在乎！

怪人象是想移步，但他身形方动，却又开口道：

“是了，小子，你的功夫之强，师叔不是夸你，普天之下只怕也少有足可与你匹敌之人，怎么却如此丢脸被人拿住了？”耸耸肩，君惟明懒懒地道：

“久定黑路终遇鬼’，师叔，我是被自己人出卖，中了暗算啦。要不，光凭这些鸡零狗碎想对村我，只怕还差上一把火！”怪人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道：

“你一定有什么隐情，有什么悲苦。小子，你状似开朗，实则阴郁，口中谈笑，心底凄怆；眉宇嘴角之间，更有一般掩不住的深仇血怨。师叔如今不问你，等一下，我们得好好谈谈。”君惟明忙道：

“师叔，现在你老？——”双手一绞，怪人煞气毕露：

“斩净杀光！”略一沉吟，君惟明道：

“师叔，把那女的留下，那大胡子留下，还有一个叫杨陵的瘦子，一个叫北七的矮胖子也留下！”怪人怒道：

“为什么？”君惟明笑了笑，软软地道：

“不为什么，就是要留下嘛……”语声竟又转为慈祥和蔼，怪人道：

“你这专全向师叔耍赖使习的混小子！”

君惟明尚未回答什么，怪人的身躯已突然到了四丈之外，有如一颗流星般掠过停在那里的乌篷车车顶，就在他方才擦掠过去的一掠，站在车座上的驾驭人胡彪鬼叫一声，“呼”的摔出了三丈之外，而胡彪的尖叫方起，“六鬼”中的两人已“蓬”“蓬”分向左右滚出！

“六鬼”里的另四个方才挥舞手中的“铁鳞鞭”拒挡，怪人已狂笑一声，穿过重重鞭影，恶鬼般暴凌四人头顶，根本未看清他的出手招式，余下的四鬼已杀猪似的长嚎着跌翻了三名！

从怪人开始闪击，一直到现在已经死在手下六个敌人，共用的时间，也不及人们眨两次眼，他黄衣飞舞，来去无踪无影，出手之间快若电掣，甚

至连意念的转动都不给予对方时限，就在四周的人们尚未及采取任何对策之前，六条性命完结了！

悚然一震之下，金薇尖叱道：

“围上去！”

叱叫声中，她自己首先迎扑，“蝎子钩”带著条条溜溜的莹蓝光猛罩而出，怪人口中微“咦”一声，身形轻摆，便以不可思议的角度旋出，他双臂在半空倏颤斜挥，一片掌影眼看落在左边，两臂却又快不可喻的横击于石，于是。方才冲上来的“四鹰”中仅存的两个，也全在清脆的头骨碎裂声里双双被砸翻在地！

马白水的“金月刀”掠闪起一片灿然金辉，暴斩猛砍，风声如削，怪人“呼”的跃出十步，他眼皮子也不撩，冷冷叫道：

“杨陵！”正在犹豫惊恐着的杨陵闻言之下，不自觉脱口应道：

“什么？”

一股宛似成形的劲风，有如一只来自九天的飞锤，没有一丁点先兆，不带一丝微破空之声，那么突然撞击到杨陵左腰，杨陵甫觉不对，已经来不及他手中的“百图剑”抵挡，情急之下，他立即倾力扑倒。他的反应可也异常快捷了，但却在扑倒的一刹，仍被那股沉浑至极的劲力边缘扫带了一下，连连打着旋子往横摔去！

怪人尖笑一声，身形在“蝎子钩”与“金月刀”的交击下无可捉摸的飞旋穿掠，他掌势如江河般前涌，在一阵呼啸、的暗流中罡气回转四溢，有如狂飚突起，威不可挡！

于是——

金薇与马白水慌忙侧挪以避正锋，乘着这个短暂而狭小的空间，怪人又叫：

“江七！”矮胖如缸的江七，早已逃奔出了二十丈之外，正在往斜坡上狂跃，怪人目光尖锐如刃，一瞥之下，大笑道：

“不要跑，我认得出你！”

就这前后八个字的空档，他已飞龙般凌空到江七身后，不待魂飞胆散的江七回过他的三节棍来，虚虚一指已点中江七的“软麻穴”！

双臂倒挥，怪人又流星似的反弹而回，空中暴旋，“六鬼”中仅存的一鬼连一声惊叫尚未发出，“吭”的一声，胸口已裂一个拳大血洞，随着肺腑的外溢，他已一个跟斗栽倒于地！

黄袖如盖，抖起猛罩，“黑鹰六翼”三位的三只狼牙棒，全在他袖口一挥之下互击自撞，在一片“叮当”声响中，“黑鹰六翼”里的一个已狂奔着滚跌出去，另一个正待返身奔逃，半边脑袋亦“括”的一声飞上半天，鲜血与脑浆就象挤碎了的烂柿子一样顿时四溅！

咬牙切齿，金薇又闪扑而上，“蝎子钩”连出七招十九式，掌如刃，腿似椿，同出并展！

怪人划着半弧形的大圈子，忽左忽右，忽上忽下，眨眼里全然躲过，他并不还击，倏然长射。长射中，一串掌影飞向了正欲举刀攻来的马白水，在马白水的竭力招架里，“黑鹰六翼”仅余的韩英已在怪人沉重双掌并施之下横尸就地，骨骼寸断！

这时——

金薇神色忽转惨厉，她不再阻截怪人去路，翻身直扑向坐在洞口的君

惟明而去！

怪人长笑着正扑袭向马白水，目光一扫之下，怒叱一声，怪异的在半空中折转“呼噜噜”急迫金薇！

金薇双目带血，银牙紧挫，她面上表情揉合了可怕的怒恨及恶毒，拼命扑近君惟明！

毫不慌张，君惟明裂唇笑道：

“金薇，你好狠哪——”

还隔着五步，金薇已嗔目尖叫，手中“蝎子钩”在一溜蓝光眩闪下掠空飞出，直对君惟明的面门砸去！

但是——

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当那柄“蝎子钩”破空而出，以极快速度飞向君惟明脸孔之际，怪人的身形已更为急凌的从半天暴扑而落，他甚至连正眼也不多看一下，左臂一弹倏挥，“蝎子钩”已“铮”的一声额响，抛震而起，在“蝎子钩”方才震歪的同时，不分先后，怪人已挟着移山倒海之威猛袭金薇！

君惟明这位师叔的武功，简直已到超凡入圣，登峰造极的地步了。他行动移挪之间，非但凌厉得有如神舞魔蹈，强悍难以力阻，而且其不受时空之限制，来去似电掠苍穹，虹跨大地，宛如将瀚海化成一粟，出手攻拒更是诡异狠辣得匪夷所思，令人防不胜防，无能自保；与他对招的每一个人，都有一种仿佛在力搏高山，与江河争雄下的渺小卑微感觉，根本就无法相敌，无法抵抗！

而现在，这位怪杰正宛如一片龙卷风似扑向了金薇！

罡烈的劲气迎头扑来强浑得使金薇像独立千仞之顶，面对凛冽山风，呼吸顿时窒息，甚至连站也站不住了！

她觉得似欲乘风而起，千百掌影，便随着这阵骇人的狂飚自四面八方飞旋而来，绵绵密密的，层层重重的，纵横横横的，其来势之快之急，更仿佛漫大血刃急降，无处可躲，无懈可击！

金薇面色在惨白中带着一抹灰青，她知道无法力敌，身形蓦矮之下拼命往一测滚跃，双掌在跃出的同时改劈。

如此苍惶中劈出的两掌，宛如螳臂之挡怒车那般微不足道，又似激流里包隐着的一朵浪花般渺小纤弱，于怪人那浩荡的攻击里，这位全身猩红的“红蝎子”猛然痛苦的低哼一声，整个身躯平飞七尺，打横摔跌出去！

怪人摆平了金薇，前后只不过是人们喘几口气的时间，他动作之强悍，出手之狠辣，应变之诡绝，足令每一个目睹者心惊胆颤，瞪目结舌，简直是难以置信的。就在马白水欲待上前相援时，这场争斗即已结束了！

当然，金薇功力之强，之奇，心性之灵敏，之慧黠，全是马白水深深知道的，而且领教多次。连金薇也不过就是三两下子便栽了跟斗，马白水心中有数，便是把他加上，也不会发生丝毫效果。

马白水泥塑木雕般呆在那里，面孔上浮现着无比的惊惧，至极的恐怖，难以言喻的绝望，他手握“金月刀”，而这柄平常十分趁手的利刃，如今竟也是如此沉重与抖索了……

怪人冷酷的狞笑着，开始一步步向马白水走近，一面低哑的道；

“只剩你了——”

马白水正要说什么，他挣扎着，嘴唇刚刚蠕动，怪人已猝然流星般急

厉闪进，抖手便是九十掌一气推出，同一时，他大翻身，几乎不分先后，又是九十八掌猛劈而出！

在狂啸的劲气呼旋中，无形的力道便有如千万只巨杵齐捣并挥，挟着石破天惊的万钧之力，一股脑地涌来！

马白水一下子险些将魂儿吓飞，狼狈挥刀去拦，一边身形倏左倏右的飞闪，在一片金光暴映中，他已奋力跃出十步之外！

怪人冷森的道：

“你跑得掉么？”

就这五个字的功夫，怪人已有如鬼魅般来到马白水前面，他头也不回，大旋身，掌影纷纷从舞，仿佛群星崩颓，长河缺堤，呼轰尖啸间扫。而在这个片片魔鬼诅咒似的凌厉掌势下，马白水只好无可相抗的再度倒窜回来！

暴笑一声，怪人如影随形，紧良而上，他好象是马白水的魂儿，那么缠粘不舍，那么一线相系！

马白水恐怖地大吼着，“金月刀”斜翻平削，刀出如电，一道道的金光波波汹涌，层重不绝，刃口破空，带起一串尖锐的啸泣之声——

怪人似是不知“死亡”与“痛苦”是什么东西，他绝不稍停，一头便撞向马白水的刀光之内！

但是，奇事发生了，他竟能在马白水一刀接着一刀的紧密空隙里穿掠飞跃，就好象一溜有形无实的烟雾。只见闪闪金芒在他用身并跳，却全是稍差一丝的纷纷擦过，连汗毛也没有伤到一根！

于是——

蓦地双掌齐出——快得有如鬼差神使，狂飏倏起又敛，马白水已大叫一声，“呼”的弹震出十丈之外，一把“金月刀”也滴溜溜抛飞空中，又打着旋子斜插到寻丈远的泥土里！

一拍手，怪人一闪而回，他骷髅似的面容上，浮起一抹罕见的笑意，对着君惟明道：

“怎么样？小子，师叔宝刀未老吧？”君惟明哈哈一笑，道：

“当然，普天之下，谁还能是昔日武林‘大天臂’霍青的对手？师叔，你老人家的确可称为武林之霸了！”怪人低哑的道：

“比你呢？小子！”君惟明吁了口气，道：

“弟子我哪敢和师叔一争长短？这不是萤光皓月，难以比拟么？”碧闪闪的眸瞳漾起了深深的怅然，这怪人——“大天臂”霍青道：

“小子，你不用给师叔高帽子裁。五年前，师叔与你试招，竟然未能占上丝毫便宜，从那时起，师叔即已明白你天赋之高，根底之厚，进境之奇，已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地步。师叔老矣，已难再有成就，小子，你的悟性特强，知一反三，异日局面，定将更超越眼前，虽然你眼前已是一方霸主了……”君惟明微微苦笑道：

“说来惭愧，师叔，弟子我这些年来，便算略有小成，而对人对事的剖析及了悟却仍然不够，比起师叔你老来，可更是差得远了。”霍青感叹的吁了口气道：

“不要灰心，小子，你年青有为，来日方长，切莫因一时的挫折而消磨了锐气。世上值得学的事情很多，没有人敢说全学得齐。一时的疏忽并不能表示永久的失败，小子，师叔可说中了你的心事？”君惟明点点头道：

“师叔明察秋毫，自是猜无不中之理。”霍青沉缓的道：

“你要在此刻告诉我，还是等我替你解脱身上的这些零碎后再说！”君惟明笑笑：

“师叔可急着要听？”霍青道：

“不错……”君惟明咬咬下唇，低徐的道：

“那么，弟子我便先行呈述一番吧……”于是，君惟明以极其简洁扼要的方式，将他此次蒙受危难的远因近果，来龙去脉，清晰的讲了一遍。未了，他又苦涩的道：

“师叔，你老说说，这不全是我阅人不实的罪过么？如若我略加小心，稍做警惕，事情便不至于如此糟糕……”隐隐入了深沉的思忖中。良久，霍青才语声冷硬的道：

“此次灾难之后，小子，你有何打算？”君惟明平静的道：

“没有，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而已！”霍青碧莹莹的双眸一闪又道：

“你可曾想过使用这种报复方法后的结果么？”君惟明目光凄黯，但却又在凄黯中反射着凛烈与狠酷的光彩，他强压住心头的悲楚及仇怨，低沉的道：

“我知道，那将是血腥的，残忍的，歹毒而又悲痛的，象剃刮着自己的心。但是，师叔，我没有别的路可走！”霍青面孔上浮起一抹古怪的神色，道：

“我想也将如此；所以，小子，我劝你再琢磨琢磨，是不是需要再换个别的法子来出口气，比较温和的法子……”仰视着自己这位硕果仅存的师执辈亲人，君惟明悠悠的道：

“师叔，你老明白，我既已决定之事，便永不更改。如今，我已决定这么做了，不瞥它的结果如何，我自当一肩相承！”

霍青额角上的青筋跳动着，枯干的脸颊也在不住抽搐。他宛似有些迷濛的回忆骤然涌起，有些心底的赞许吴现，有些默默的感触缠索，或者，也有些难以言喻的叹息浮漾。

似坠入一个梦中，像重又返回多少年之前的情景，若又对着另一个他所深刻敬佩的形影，那人宛似又复活了，那使他终生感恩的人——他的师兄，也就是君惟明的师父。现在，君惟明的言行举止，甚至心思个性，全和当年他的师父肖极像极，有如他师父昔日的缩影？

君惟明微带诧异的道：

“师叔，你在想什么？”悚然一惊使霍青面孔上的皱纹颤动了一下，他伸出手来，轻轻摩娑着君惟明的头顶，迟缓的道：

“小子，我知道我这做师叔的改不了你的心意，你和你的师父，似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什么地方全像他。往日，他活着的时候，肿气也和你一样，说到做到，绝不犹豫，没有人能阻止他想去做的事。如今，师叔也并拦你，其实想拦也拦不住，师叔只希望你在溅血之前，能再加斟酌，那些害你之人固不可谅，但是，其中有些曾依你赖你，与你息息相连的亲近人……”君惟明悲痛的摇头，沙哑的道：

“便是因为如此，师叔，这口气我才咽不下，这笔债我才越不能不讨。而且，要血淋淋的讨……”顿了顿，他哽了口气，又道：

“师叔，费湘湘是我未婚妻，君琪更我的同胞妹子，亦是我现今世上唯一的血亲。

那童刚，我视他宛如兄弟手足一股，这些人，他们竟能昧尽天良，设

此毒计来隐害我，这等邪恶之事他们全做得出，将来，还有什么丧天害理的事他们不敢为的？”霍青沉默了半晌，沉重的道：

“师叔或者看破尘世，归隐已久，观点上与你多少有些不同了，但……小子，师叔并不阻你……”君惟明苦笑着说：

“师叔，他们不爱我了，你还要逼我去爱他们？他们不怜我了，你还能逼我去怜他们？他们要陷害我了，你又岂能要我甘受陷害？”轻喝一声，霍青喃喃的道：

“人生如梦，可悲人情冷峭，可叹，人心如虎，亦可恨……”君惟明紧接着道：

“师叔亦曾有过一段伤心事，师叔，你老也该知道有一种仇恨是无法忘怀，无法宽容，无法淡处的……如今，我所遭到的仇恨正是这一种……”带着多少怆然，霍青仰天唏嘘：

“我知道……我知道……”

第十二章 仇眼将赤

望着四野笼罩在黑暗中的群山叠岭，而仿佛黑暗中也浮捞着那么一股难言的凄凉，多少怆怀萦系在君惟明的心里，他却只能以一声无奈的苦笑回答霍青的呢喃……。

沉缓的摇摇头，霍青又低徐的道：

“小子，师叔我在江湖上闯荡一生。到头来，把自己的独生儿子也葬了进去。虽然，我终究还是走遍了天涯海角，手刃仇家；但这又有什么用？我那已经到达弱冠之年的独子还不是照样无能复生了？我远离尘世独居在这穷山恶岭里，说穿了，也只是欲籍着寂寥的岁月来仟悔往昔的杀孽！以孤苦的日子来参悟人生的因果。我常想，我那独子是为为什么会遭到横死厄运的？还不是因为我在外面伤生太多，双手染满血腥之后始招来的报应？如若我本来安安份份的，老老实实的，我那独子一定仍会好生生的健在至今。我儿的丧命，还不全是由我替他招引来的么？”君惟明深沉的道：

“师叔，为什么你又自己提起来这段伤心往事？”霍青枯干的面容蒙上一层阴霾，他道：

“小子，我是担心你展开报复的手段之后，也会同样替你带来痛苦与不安，或者，会祸及你的一些亲人……”君惟明摇摇头坚定的道：

“以杀戈邪恶，用鲜血洗羞辱，持豪义明忠奸，仇必须报还，恨必须消弥。为了这些，师叔，我甘愿以生命赔上，争抗到底，一切牺牲在所不惜。否则，人人姑息，事事马虎，天下岂尚有公理可存，世间岂尚有善恶之分？师叔，请不必以我为念。我已决定如此了！”霍青猛一跺脚，道：

“也罢，孤处‘盘古山区’近六年，日夜面对着你那些奇珍异宝，修省多日，我也并未悔透什么，甚至连一个，‘嗔’字也参不尽，你看，方才我斩绝那些人的手段，又有多少改善了往昔的习性？天下恶人如不诛除殆尽，正义一朝不得伸张，只怕我这一生也悟不透什么了……”君惟明惊惑的一怔，忙道：

“师叔，你老人家？……”霍青一挥手，道：

“可能你是对的，要用行动来维护公理。也可能我是对的，应以静思忏悔来悔恶劝非……但不论你对我对，小子，你这桩事我同意你去做了。可是，却要记得两句江湖上最通俗的话……”君惟明轻轻的问道：

“那两句话？”霍青徐徐的道：

“得放手时且放手，该饶人处便饶人！”唇角痉挛了一下，君惟明悲痛的道：

“谢师叔赐言……”

霍青叹息一声不再多说。他蹲下身来，极为小心的运起他的功力，为君惟明解除琵琶骨及腕骨上的伤处。然后，他又在额际青筋暴涨中，奋力生生拆卸下君惟明手脚上坚厚的镣铐，这些在别人须要很费功夫的事儿，在他看来，只不过就是瞬息间已经轻易的办妥。虽然，在解除这些东西时，曾使君惟明感到了刮骨抽心似的痛苦。

咬着牙，君惟明在冷汗淫浸中却是一声不吭。他眼看着那一条条沾染血丝嫩肉的伤处抽拔出血迹斑斑，粘着皮层的铁镣钢铐被硬折断取下，他甚至连眉头也未曾皱上一皱。

取脱君惟明身上的这些牢固而残忍的束缚，霍青没有使用任何工具武器，完全是以一双手掌加上他本身俱有的惊人潜力来进行。他那一双手，就宛如两把利剪，或是，一对神钳。

把解下的东西收摆在一起，霍青峭薄的嘴唇抿了抿，道：

“行了，小子……你看你琵琶骨及双腕双深处的伤口，不但已经有些浮肿溃烂，看上去更是血糊糊，紫团团的，连骨头的颜色也泛了褐。这几天，小子，此等罪你可受得了。”“唔”了一声，君惟明涩涩的笑道：

“受不了也得受哪，师叔，你知道这由不得我，他们这样做，我也只好如此硬挺了……”霍青爱怜又心疼的摸摸君推明头顶道：

“很苦吧？”君惟明坦然点头道：

“当然，这些玩意弄在身上，自不是一件愉快舒适之事，比不上睡鸳鸯床来得安逸……”顿了顿，他又道：

“病是痛到骨缝子里，扎到心上。但我除了忍，没有第二条路走。好几次，我都以为要受不住了，但却仍然支持了下去。师叔，只要我抱着一个希望——一个复仇雪恨的希望，我用意志力是可以克服这些折磨的，虽然，我承认这十分艰苦，险些就失败了……”由衷的赞赏流露在脸上，霍青道：

“好小子，我一直看你能说能笑，完全像个没事人一般，好像这些东西是加在别人身上似的。行，小子，你行！这种坚忍不屈的定力，全是你师父当年的本色，小子，我喜欢你！”君惟明微微一笑，道：

“师叔，你老有如我的亲尊父长，不喜欢我，行么？”一抹欣慰的笑容绽开在霍青冷酷而僵硬的面孔上，显得特别深刻而动人，他低声道：

“小子，你还被他们灌下过毒药？你看你，脸色又青又黄，瘀肿浮紫，双眼黯淡无神，略浮虚光，连嘴唇都带着灰……”君惟明沙着声音道：

“方才我已说了，确实被他们灌下过一种‘霸王倒’的毒药，这种毒药不会致命，但却会发生可怕的麻痹功能，足使任何服下此毒的人全身酸软乏力，骨骸裂蒲如折，非但当时无法动弹，就连脑袋也沉重晕眩得抬不起来，那种光景，师叔。会使我想到被仰缚在砧板上的一头猪——任它哀号惨嚎，却也只好由人宰割！”霍青安慰道：

“这个比方不太适当。小子，你是个人上之人，怎能自谓像一头猪？真

是荒唐！”笑了笑，君惟明道：

“仅是联想到而已，我当然不会是头畜生，至少，我还不曾窝囊到惨呼哀号的地步！”霍青又不禁被引笑了，他道：

“比前几年，小子，你是更能言善道，更诙谐了……”稍微坐得舒服了点，君惟明裂嘴笑道：

“日子苦，遭遇惨，再不诙谐点，师叔，我就只好去吊了……”目光朝横卧在四周的死伤敌人那边扫了扫，霍青变得有些焦急地道：

“小子，你身上的束缚总算解除了，可是，体内中的毒药却是个怎样解法？有解药么？”君惟明摇摇头，道：

“没有？”霍青急慌的道：

“这，该如何是好？”君惟明毫不在乎的一笑道：

“他们还有四个没死的，师叔，两个叛逆加上两个为首的主脑，解药何在，这几个人当能知晓！”霍青恍然大悟道：

“妙极——”君惟明抿抿唇，道：

“师叔，可否烦请你名把那四位至亲好友提解过来，我有些话要先和他们谈上一谈！”霍青怔了怔，道：

“在这里审他们？还是治你的内外伤势更要紧，这些事，算是次要的，可以把他们押进洞里以后再说……”君惟明固执的道：

“我要先和他们亲热亲热，师叔，你没有要了他们那几个人的命吧？”霍青的碧眸一闪，沉缓的道：

“你以为师叔会诳你么？”君惟明忙道：

“不敢！”

无可奈何的走向前去，一手拎着一个，来回两趟，霍青已将受伤之后不能动弹的金薇，马白水，杨陵，江七等四个人提到君惟明的面前。

金薇与马白水受到的伤害最为严重，金薇全身上下中了霍青十一掌，但霍青却已大大的手下留情了，除了略略震伤，她的内腑之外，只将金薇的上下各处晕软穴道在掌击中趁势拍闭，就是摔那一下相当沉重，而马白水的胸膛上却挨了霍青两臂，虽则霍青仅用了五分力量，但已震得马白水腑脏翻腾，血气逆涌，胸骨也折断了三根！

如今，这位“灰巾帮”的老大，就那么一堆破烂似的躺在地下，气息微弱，就只剩下翻白眼的份了……

杨陵也是在被霍青掌力边缘扫带之时受创的，他半边身完全僵麻，直到现在，仍然血脉不顺，滞缓难畅，骨头与肉也俱似分了家，木纳沉重；休说移举，就是疼痛也都感觉不出来了……

江七，嗯，这位被霍青点中了“软麻穴”的角色，此刻，依旧又软又麻的趴在那里，睁着一双乞怜哀恐的小眼，差点就要痛哭零涕了……

冷酷而寡情的朝着前面的四个人看了一眼，霍青也盘膝坐了下来，他向着君惟明道：

“小子，开腔吧！”说着，他双手翻飞，闪电也似的把晕迷未醒的金薇穴道解开，在金薇一声痛楚的呻吟出口下，这位当年武林中顶顶大名的煞手之一“大天臂”霍青已寒森森的道：

“你醒了？”幽渺的神智开始自混池魑黑的境界里转回，金薇才刚刚把酸涩沉重的眼皮撑开，君惟明已笑吟吟的道，

“得罪你了，金姑娘！”不待惊恐与震骇交集的金薇有所表示，君惟明又

已生硬的道：

“十年风水轮流转，不是么？可惜你们运道全不够好，用不着十年，甚且不用十天，我与你们各位的风水已经转了，嗯？”随即展颜一笑——可怖的笑容浮现在君惟明那张。

青白泛灰，又紫涨乌瘀而血迹斑斑的面庞上，他用右手姆指朝身后的山洞一指，道：

“这就是我所说的那处洞穴，隐藏着无数奇珍异宝，我一生大部积蓄的洞穴，也是你们妄想夺取，梦寐以求，无时无刻不欲染指的洞穴，我取了一个名字，叫‘有德洞’，意思便是说明里面所藏有的珍宝，唯天下‘有德’者始能居之……”笑了笑，君惟明又接着道：

“各位似是无德，所以不能侵占了，而看样子，我还算有德，是以我仍得之，也未失去！”强制着呻吟，金薇孱弱却痛恨的开了口，语如游丝：

“君惟明……你好阴损！”君惟明点点头道：

“我承认，但比不上你，也比不上你们四位中的任何一个。我是豺狼，你们就全是虎豹！”马白水闻言奋力大叫，叫声却又是这般喀哑微弱：

“好……阴诡……好狠毒……你……骗得好！”君惟明神色倏然变得寒酷，咬牙切齿的道：

“无耻老狗，待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也要你死得甘心，瞑目，再无悔——。”

君惟明的神志是深沉诡异，难以捉摸的，他在那一阵无比的寒森形色之后，接着便是春风湛雪似的和霁可亲，现在，他那张憔悴而血迹浮肿的脸庞上已换了另一付宛如与好友旧识于月下谈心时的那等舒散安祥了。

“抱歉我方才恶劣的态度，其实，我们原都大可不必声色厉的！是么？如今胜负俱已分明，假设我姓君的还这股气焰凌人的话，也未免太不够涵养了，嗯。”金薇怏怏的冷笑道：

“口蜜腹剑，笑面狼心，君惟明，你这一套我们是知道得太清楚了……想怎么样，你不妨便施展出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没有什么好说的……”君惟明点点头，沙沙的笑道：

“当然，我不会太便宜你们，就好像你们一直也没有便宜过我一样，世间的事，都应该是相对的，换句话说，有因有果，也才能循环下去，要不可就显得太也不公平了……”

马白水强制着肉体上的痛苦，气吁吁的咬着牙道：

“有什么手段，姓君的……你就使出来吧……可恨我们受了你的欺骗，中了你的蛊惑……你……你……你天下阴毒狡诈之首！……”君惟明嘿嘿笑了，道：

“兵不厌诈，这是武者至理，马老，你仍要取我性命，莫不成还盼我跪在地下老老实实的引颈就戮么？”金薇双目怒睁欲裂，凄厉地叫：

“卑鄙！”马白水长叹一声颓然道：

“悔不该兴起那一念之仁，没有当场取他狗命……”君惟明眉梢子微扬，笑吃的道：

“老朋友，你口中这‘一念之仁’，却令我也脸红了，你们未曾在南松城里要我的命，可真心存恕道么？只不过为了垂涎我那秘洞宝藏罢了，如果当时你们杀了我，还到哪里去夺取这些宝物？所以，我能活到现在更死里逃生，其原因不在我的智谋，自然更非各位口中所称的一念之仁，是什么害了

你们又救了我呢？说穿了，只不过是‘贪婪’二字罢了，自古以来，可是便有两句话，说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么？’

第十三章 棋高一着

君惟明润润嘴唇，目光中含着一股淡淡的嘲弄意味，他轻轻扫过前面几张充满了仇怒及凄惶的面容，然后，他又接道：

“现在，为了使你们能够心安理得，我把我反败为胜的秘密告诉你们，希望你们有机会也学学——当然，只怕你们的机会是很渺茫了。”换了一个较为舒服的坐姿，君惟明长长吁了口气，他注目黝黑的天空，目光凝注在一团滚荡的乌云上：

“其实，这一次你们全军覆没，栽了这么一个可能一生来最大的跟斗，并不是偶然的。除了你们用心歹毒，理应遭报之外，你们一个个更瞎了狗眼，昧了良知，竟然大刺刺的动脑筋到君惟明太岁头上来了，你们可曾想想你们够材料么？够脑筋么？够本钱么？你们大约从来未曾考虑过吧？固然，你们自以为设计周详，天衣无缝，但是，在你们认为万无一失的阴谋里，摆在我君某人眼中，却实在不值一文……”君惟明双眼一霎，“喏”了两声，又道：

“你们不服气，是么？你们一定在心里想，我君惟明只是在占了上风以后才口出此狂言？但事实的确是如此。当你们贪得无厌，把主意打到我那座‘欢喜佛’身上时，即已注定了你们的失败：换言之，也就是你们阴谋毒计中的最大失策，我所做的，仅是尽量使你们不要察觉已朝毁灭的路上行走。虽然在半途上你们也会察觉不安，但贪念却胜过一切，甚至比你们的生命更重要了。而我，也是利用这一点来引诱你们，迷惑你们，让你们一步一步走向死亡之途而不自觉……”金薇抽搐了一下，怨恨的道：

“你不要放马后炮……如果我们在，‘南松城’就摆平了你们，你有什么高明之处？”君惟明微微颌首，道：

“说得对，如果在你们最初坑害了我之时即下毒手，我将无法可施。可惜的是，你们并没有如此做。当然，那并非由于各位想饶我一命，只是想借着你们引导来夺取我的宝物……”马白水喉头咕噜噜一阵响，愤怒得连一双眼全红了：

“你……你这恶徒……早该一刀将你杀却！”君惟明目光停顿在自己血肉模糊的手腕上，沉静的道：

“这是一句真话，但各位却已错过最佳的时机了。人一辈子，会有许多机会，不过却须要好生把握，稍一疏忽，即纵逝无踪。现在，你们的好机会已成为过去……”吁了口气，他又道：

“你们忘记了一点，时间的拖长，对我来说，是有益无害的，反过来，对你们各位来说，却就有害无益了。夜长梦多，奇怪，你们竟敢冒此大险……”金薇一挫牙，狠狠的道：

“君惟明。你骗得好会演戏，又生了一张巧嘴……”君惟明摇摇头，道：

“不要诬赖我，我所告诉你们的话，没有一句是假的，我所叙述的事，也没有一件是虚伪的，只有一桩秘密我没有说出来，这桩秘密，亦就是整个成败的关键。简单的说，我能否起死回生，脱各位的杀戮，全依赖在这个关

键上了……”他用手朝后一指，缓缓的道：

“我带你们来此，所走的路线全对，我告诉你们的藏宝之穴，亦丝毫不假的就在后面，甚至宝穴中的机关埋伏，我也老老实实的坦陈于各位之前。这一切，相信各位全已亲眼目睹，未有虚假。我所知道的全讲了出来，只是一件事我没有说破，这件事，就是我没有告诉各位，我尚有一位仅存的师叔也住在此地，他老人家住在这里，已经快有六个年头了……”君惟明捉狭的舐舐唇，继续说道：

“我认为我这位师叔是最和最可亲的，最最慈祥仁恕的。他既不比洪水猛兽凶恶，更不比机关埋伏阴毒，他仅仅是一个人，一个和我们相同的人而已。所以，我也就忘记了向各位提醒一声……”眼看着那几个阶下囚的痛恨惶恐之状，君惟明不禁耸了耸肩，低低的道：

“或者，各位对我师叔的感受，可能与我有些不大相同？”侧首瞧了瞧一旁的霍青，霍青也正在似笑非笑的瞧着他，君惟明眨眨眼，笑吟吟的道：

“我的师叔隐居在这秘洞之内，主要是修心养性，避世逸尘，顺带也帮我看守着这一洞的奇珍异宝，我每年要前来探望他老人家两次，而这两次的日子又是一定的，一次是正月初九，一次是六月十七日。但是，我每次来，并非采取方才二位所用的方法进洞，我是从另外一条在这里不可言明的地道进去。如此，一则可以不必引发机关，二来，也能不露形迹。”

“二位在先前已触发了机关，当然便惊动师叔他老人家。况且，今天又非我与师叔约定的晤面之日，再加上你们这种如临大敌的鬼祟紧张形态，凭我师叔那等聪明颖悟的人，他老人家立即便可推断出你们的目的与身份来。更进一步想，师叔说不定也猜测到我正受着你们的限制，被你们逼迫至此窃取藏宝，师叔，弟子说得对是不对？”“大天臂”霍青点了点头，沉沉的道：

“不错。”君惟明笑笑，道：

“以后的结果，你们也全看到了，一切的发展与演变，全出了你们意外，却俱如了我的预料。事到如今，我该怎么说好呢？是说我命不该绝，还是说你们恶有恶报呢？是说我心计深沉，还是说你们百密一疏呢？老实讲，我也真是为各位遗憾……”金薇青白泛灰的面庞上，每一块肌肉都在痉挛，每一根筋络全在颤动，她悲怆的造：

“瓦罐难免井上破，姓君的，走这条路久了，总归会砸一次锅了，……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们既然栽了，你……你就下手吧……”君惟明吃吃一笑，道：

“好说好说，这手，当然是要下的，我也用不着用假言虚语安慰各位，可是，在下手之前，各位也光棍一点成不成？”金薇有些迷惑更有些惊怒，道：

“怎——么——说？”君惟明叹息一声，道：

“你们灌了我两次那叫什么‘霸王倒’的玩意，现在我连站全站不稳，能不能请你们发发善心，再弄点解药叫那‘霸王’站将起来？”马白水暴吼一声，嘶哑的叫：

“你……你是在做梦！”凄生生的一笑，霍青接口道：

“是么？是在做梦么？你想不想我叫这梦境变为真实呢？”

马白水不可抑止的打了个寒栗，怔忡着竟失去了顶撞的胆量，霍青的神态，是太过于冷酷残忍了……

金薇一咬牙，道：

“好，我们给你！”马白水一双眼蓦然睁如铜铃，愤怒已极的大吼：

“给他解药？你……你疯了？”金薇冷冷的哼了哼，孱弱却又倔强的道：

“我没有疯，马老，疯的是你！”马白水几乎一口气喘不上来，抖索索的道：

“你……你……你竟……懦弱畏怯至此……简直是卑颜示敌……不知羞耻……丢你金家的脸……”金薇的面色铁青，小巧的鼻翅儿也在急剧噙合，好一阵子，她才勉强压制住心头的激怒与火焰，生硬的道：

“马老，‘霸王例’的药效是有时限的，达了时限，不要解药他也可以渐次恢复。

而月，我们不拿出解药，姓君的与他这位师叔会用方法逼我们拿出，他们的方法必定不会比我们所用的差，那时，马老，是你受得住还是我受得住？到了熬不住的当儿拿出来，还不如趁现在交出为妙。在临死之前，再白白遭上一场活罪，马老，这种傻事，也只有你这种疯子才会去做！”

马白水呆了呆，不再吭声，猛力垂下头去，气得全身簌簌直抖。但是，金薇的一番话却是事实，这位“灰巾帮”的瓢把子，也只好想通了……

君惟明用舌尖舐舐上唇，颌首道：

“识时务者为俊杰，金姑娘，你算称得上了。你使我少受点折磨，我忘不了。过些时，我也同样会报还你的！”一旁，霍青冷冷的道：

“解药在那里？”金薇毫不考虑，朝跌坐在身边的马白水努努嘴，哑声道：

“在马老怀中一只白绸锦囊之内，用一只朱红玉瓷盛着，里面是一种纯紫色的粉末，有清香……”

还不待马白水有所挣扎——也不容他有所挣扎，霍青已一把将马白水按倒，三拉两扯，便将他怀中那只白绸锦囊搜了出来。搜出来后，霍青伸手入锦囊内一抓，唔，果然，有只晶莹透剔的朱玉瓷小瓶！

这只玉瓷小瓶，相当精巧可爱，呈滴芦形，它托在霍青的掌心上，闪烁着柔丽而鲜艳的光彩，看上去细致极了。霍青轻轻拨开瓶塞，凑在鼻端闻了闻，点头道：

“不错，是有一股子醒脑清心的幽香……”

说着，他倾倒了点在指尖，连半个字也不多说，拎起了马白水，抓在对方后领的五指猛力后搓，马白水痛得呻吟出声，于是，就在嘴巴刚张开的一刹，霍青指尖上的那撮紫色药粉已弹进了他的喉中！

这一弹，可说是又准又狠，马白水猝不及防，几乎被呛得一口气没喘上来，他面红耳赤，涕泪泗流的急剧咳嗽着，连坐都坐不稳了！

霍青拍拍手，淡漠的道：

“如果这丫头未说假话，过一阵子我们就会知道这瓶子里的东西是解药抑是毒药！”“啧啧”了一声，君惟明笑道：

“师叔，谅她也不敢欺骗我们！”霍青冷森的一哼，道：

“但愿如此！”

马白水双手捏着喉咙，在地下直号嚷，好半晌，他才逐渐平静下来，却仍在一个劲的喘着粗气！

金薇青白的面庞上浮漾着一层轻微的嘲弄之色，她生硬的道：

“没有错吧？我不会辣到自找苦吃！”君惟明淡然笑，道：

“你我既是敌对，所以，我们埂不能尽信你所说的话；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却也不可无哪！”霍青枯瘦的脸皮上涌起一抹冷冷的笑意，道：

“小子，你说得对！”目光紧紧凝视在马白水的。面孔上，君惟明低沉的道：

“姓马的没有异状，师叔，这朱红瓶子里装的是解药大约不会有什么问题了……”霍青持重的道：

“再等一会。”

于是，大家都沉寂下来，没有人再吭声，没有人再说话，气氛是沉重又僵窒的。有一丝丝难以言喻的血腥味在飘展，它飘浮进人们心中，展现出一双双恐惧与忐忑的眸子深处，谁都知道另一场优劣早分的生死审判即将到临。而那场审判，只怕没有侥幸，没有奇迹，审判的结果，除了死亡，大约不会有别的了……

山风怒号着，拂过山尖，扫过荒岭。更融渗着黑暗的恐怖笼罩在四个阶下囚的心田上，死亡，是令人畏惧的，但是等待死亡，那滋味却尤其难受啊……

良久……

良久……

霍青精闪闪的双瞳微瞬，他道：

“现在，行了。”转过头，霍青面朝金薇：“这解药，须服下多少份量？”金蔽咽了口唾液，生涩的道：

“服下瓶中一半的药末即可解毒，但如将整瓶服下，效果会更快，而且不会有其他不良作用！”霍青唇角的皱纹一扯，道：

“没有错么？”金薇凄怆的一笑，道：

“如你不信，可以自己斟酌施药！”霍青神色倏沉，怒道：

“利口！”君惟明忙道：

“别生气，师叔，这位姑奶奶就是口不服人，你老岂能与她一般见识？不用理她，弟子我还是先服下点解药要紧！”

狠狠瞪了金薇一眼，霍青蹲下身来，手扶君惟明肩膀，将朱红瓷子中的紫色药粉，一股脑的全倾倒了君惟明嘴里！

和着唾液，君惟明干巴巴的将满口药粉硬吞了下去，他吸了吸气，伸出舌头来舐舐嘴巴一圈，皱眉道：

“这解药……好涩口……好苦……”霍青微微一晒，道：

“忠言逆耳，良药，才苦口。”

他一言未已，君惟明又突然眉头紧皱，肚腹中一阵咕哈哈的响动，一俯身，“哇”的咕了满地2

满地全是黄粘粘、褐混混的水液，一片腥臭辛辣气息立即插散四周，臭不可闻，霍青面露喜色，伸手用力替君惟明在背胸等处推揉按摩，于是，君惟明便“哇哇”连声倾吐个不停了。

好一阵子。

君惟明疲弱的摆摆手，声如蚊蚋：

“行了……师叔……”霍青收手站起，却仔细瞧了瞧君惟明吐在地下的一大滩恶臭黏液，他面孔严肃，毫无表情的道：

“不错，小子，你腹中的余毒全已呕出来了。但是，你呕吐出来的毒液里，为何却没有食物残留在内？”虚脱的闭上眼，君惟明脸上发育：

“三天三夜未进粒米……师叔，我那里吐得出食物的残留来？”霍青唇

角猛的一抽搐，厉烈的道：

“三天三夜未进粒米？小子，你是说，这一路上来，他们全没有给你东西吃过？”君惟明苦笑一声：道：

“除了这个道理，师叔，我想不起还会有别的什么原因……”满口钢牙咬得“格崩”挫响。

“好，好手段，小子，你看师叔如何来报答他们赐给你的这些恩典！”用手背拭了拭唇边的水渍，君惟明沙着嗓子道：

“不用急，师叔……我们使细水长流，慢慢的来……”

“呼”的一转身，霍青面容显得狞厉无比的咆哮：

“谁？是你们当中的那一个出了这个好主意，把我的师侄在百般凌虐下又饿了三天三夜？”

四个人那里还敢回答？个个皆噤若寒蝉，心跳气结，金薇还略略比较镇定一点，马白水简直就骇得几乎全身都瘫了……

霍青咬牙切齿，狠毒的道：

“君惟明中了你们的诡计，陷落于你们手里，不错，他是你们的敌人，你们束缚他，苛虐他，甚至刑迫他，在双方对立的地位来说，勉强还说过得去。但是，他便算是你们的他人，至少仍是个人，你们竟然像对待一头畜牲那样来折磨他，不给他一丁点吃的，直达三昼夜之久，你们如此居心歹毒，还够得上在江湖里混，在道上闯，还够得上披着一张人皮称人么？你们这一群猪狗不如的贱种，杂碎。下三滥！”

四个人中，金薇的面色立即大变，她尖叫道：

“住口！老匹夫，你要杀要剐，尽管随你，想侮辱姑娘你却是在做梦！”

一挥手“拍”的清脆暴响扬起，金薇被霍青一个耳光掴得滚出三步，刹时唇破血流，但她却折头散发，双目圆睁，连哼也不哼一声！

君惟明吃吃一笑，道：

“打得好，姓金的，你勇气可佳，但却施错了时辰！”

霍青目光如刃，酷厉的盯在金薇脸上，他阴森的道：

“丫头，在我面前称强斗狠，你的火候还差得太远！”金薇凄怆又倔强的大笑，猛一摔头，如云的乌发扬抛，她冷漠而麻木的道：

“大难莫如死，老匹夫，你至多也只能取了我这条命去！”霍青枯瘦的面皮立刻紧绷，冷酷的道：

“你当我便必须留着么？”金薇原先明媚而澄澈的一双大眼布满了缕缕的血丝，显露着无比的哀凉与悲愤，而包含在那哀凉与悲愤里的，还有言不尽的辛酸，道不完的羞辱，以及令人心碎的强傲及尊严，金薇凄幽幽的道：

“我知道你不用留着，是而我也并没有如此奢求，犯不上在那里唬大唬二。老匹夫，你下去吧，看看大宁河金家的子孙是不是孬种！”暴烈的一笑，霍青火焰万丈：

“好，我就成全你金家的不屈之名！”赶忙。“噯”了一声，君惟明低叫道：

“师叔慢来，师叔慢来——”霍青怒道：

“你还有什么舍不下的？小子！”君惟明浮起一抹苦笑，道：

“师叔你是想岔了，对这批混混还会有什么舍不下的？简单的说，现在不是取她们性命的时候，否则有十条命也便宜不了她们了……”顿了顿，他又道：

“况且，师叔固然不须留着他们的狗命，但我却恳求师叔留着，因为此际还不适宜送他们归西享乐，有很多话，尚未盘询出来呢……”霍青重重一哼，道：

“你自小就是鬼名堂多！”耸耸肩，君惟明笑道：

“岂敢，只是知己知彼，才较易取胜罢了，为了弟子我，还得请你老人家包涵着点儿。”说着，君惟明用眼角瞄了瞄那自始至终，一直畏缩抖瑟，连头也不敢抬起一下的杨陵与江七两人，他吁了口气，缓缓的道：

“这一次，我吃了不少苦头，师叔，外在的折磨我能以忍受，也看得淡，可是，内心的痛楚却使我难以安宁，难以忘怀。而医治心头创伤最佳良药，师叔，请你老人家告诉我是什么？”会意的点头，霍青沉冷的道：

“是报复，带血的报复！”君惟明似笑不笑的，颌首道：

“你真聪明，师叔。”低徐的，霍青微微俯身道：

“下一步，小子，你想做什么？”君惟明侵吞吞的道，

“我想，请这四位远来的贵客入洞去参观一下我那琳琅满目的哥珍异宝，当然，更要请他们仔细欣赏一番他们梦寐以求的那尊翡翠‘观音佛’，师叔，他们身入宝山，空手而归已是够委屈了，至少看也得叫他们看一眼哪。”霍青硬绷绷的道：

“再来呢？”君惟明一笑道：

“那就是明天的事啦，师叔，到了明天，我想，不用告诉你是些什么事大约你也可以猜到吧？”霍青碧闪闪的瞳仁倏，道：

“不错，正如你所说，师叔我是十分聪明的。”

一咬牙，君惟明“呼”地站了起来，他的身体仍然异常虚弱，甫始立起，便大大的摇晃了好几次，连面色也加上一层苍白腊黄之色……

霍青抢上半步，正待伸手搀扶，君惟明已斜了斜身，嗓子发涩的道：

“我还可以勉强挺得住，不劳师叔费神了，到是这四位贵宾，却仍须烦请你老人家提携提携。”霍青关切的道：

“小子，你身上的外伤尚未曾洗净敷药，当心瘀肿溃烂，这几个畜牲暂且放到一边再说！”君惟明摇摇头，道：

“不妨，等安置妥了他们几个，我再上药裹伤不迟，师叔我先在前头引路了！”感喟一声，霍青喃喃的道：

“唉，全是你师叔和我把你宠坏了……说什么就什么，使棒子也打不回头……”

君惟明听得清楚，却假装没有听见；他转过身去，脸上浮漾着一抹满足的笑容，开始沉重又艰辛的朝洞口行去。

猛然吸了口气，霍青一俯腰，左右肋下一边挟起一个，左右手上一边拎提一个，就这么轻若无物似的跟在君惟明身后赶上。

于是，六个人在不同的心情下进入这个秘洞的洞口，等霍青也沿着那块铺搭向地面的右板进来了，君惟明侧身用手朝洞顶千块突出的山岩一点，那块翻搭出去的石板，竟又在一阵“兢兢”的铁链响动声中缓缓向上抬起，终于“蓬”声响，完全将洞口紧闭密合，不露出丝毫隙缝来！

君惟明淡淡的，有些嘲弄的味道：

“这块石板即等于洞门，现在它又嵌合回来，一如原状了，从外面看来，难以发现蛛丝马迹，就好像你们在先前也没有勘查出任何端倪来是一样，不会有人疑心到这片陡削而高耸的山壁中竟还有这么一处洞天福地。若是有人

看见这里，也只当它是一片浑然的绝壁整体罢了，没有什么出奇的，和天下每个地方的峭岩绝壁毫无二致……”

说着，君惟明也不管他的“贵客”们听清楚没有，更不管它们有什么反应，启步往内走进。

观在，他们处身的地方，是一条狭窄的地道，宽只有四尺，没有光亮，没有灯火。

但是，地面却相当平坦光滑。

这条地道极短，大约只有十五步左右，他们很快就到了尽头。尽头处，有一方重有千斤的灰白色石闸堵住去路，君惟明又回头道：

“这是藏宝石室的第二道门户，要开启这道石闸；有两个方法，其一，是拉动垂吊在闸边的这只铁环。”轻轻的，君惟明用手拈着那枚拳头大的，垂吊在石闸边的铁环拨动了一下。他笑着道：

“只要一拉动这枚铁环，石闸固然开了，但它却不向上，不向下，更不向内开，它会以极大的力量猛然朝前挂，倒下的位置，恰好便够压着那拉环人的身上，除了石闸往外倒之外——”君惟明又目注洞顶一孔，道：

“洞顶上头会有五尺方圆的一片山岩往崩落，洞顶离地有丈许高，山岩一落，那岩孔活秘藏的六百斤石灰粉亦将洒下。人，全是肉做的，我还想不出有什么人能硬生生的抗拒这些打击！”君惟明目光向提在霍青右手上的金薇一闪，金薇正在以一种难以言喻表情凝注着君惟明，君惟明露齿一笑，续道：

“至于另一个方法，却是绝对的安全无忧了，你只要向石闸的左下方用力踢上七脚，这石闸即将静静启开，就是这样——”

君惟明忍住足踝的疼痛，狠狠向凸出的石闸左下方踢了七次，哈，如此沉重的石闸，果然如他前言，开始悄无声响的缓缓向内启开。石闸之后，又是一个小巧的、垂满了石钟乳的石洞。

这个石洞之中，有一股淡幽幽的紫檀香味，来自一尊巨大的青玉古鼎之内，这尊青玉古鼎大如童体，有双耳、三脚、呈圆鼓形，玉色细致光滑，毫无瑕疵，青莹洁亮，隐隐闪泛着奇古的暗纹。对着鼎面，几可鉴人映像，不说别的，只是这尊青玉古鼎，已足可称得上稀罕珍贵了。

鼎旁，有一张铺设着厚厚白熊皮的小木床，一张雕工精细而木料昂贵的“香舌木”书桌；桌面，置有文房四宝——泪竹毫笔、墨玉砚台、红珊瑚笔架、玉宣纸，甚至连墨条都是大内御用的“金龙翠凤墨”！

除了这些之外，整个洞中明亮无比，洞里没有灯烛，光源全来自嵌在洞顶两边的十二颗“夜明珠”上。十二颗，“夜明珠”颗颗大如鹅卵，作半透明的莹蓝色，十二颗珠子全闪动着哗哗光彩，以致整个石洞皆映亮得毫厘毕现，清晰无比。而流动在洞中的光芒却又是这么柔和，这么悦目，这么清凉，有如沉在一片透明的碧波里，上下全闪亮着一种舒适到心窝内的淡蓝幽光，连人的毛孔肺腹也都熨贴了……

君惟明笑了笑，道：

“第三道关口即是这里了，这里，便由我的师叔他老家长驻留守，顺便也闻声警察，每一次我由外面的另一条秘道进来，就可直接通到此处。自然，那入口的地方也藏于这里，只是我不指出，你们不易察觉罢了，而我目前是不宜告诉诸位的……”往前定了几步，君惟明用嘴巴向石洞右侧的一扇小铁门努了努，笑吟吟的道：

“这扇小小的铁门之后，即是我全部珍宝的隐藏处了。但是，你们切切不可轻觑了这扇小小铁门。能通过这一关，满室珠玉即为君有，否则，只要稍一疏忽，启门的人便将粉身碎骨，死无葬身之地！”君惟明神色是古怪而又揶揄的，指着小铁门道：

“你们看，铁门上有一只把手，照常理说，一转把手即可启门。但是，你们如此想就大错特错了，如若把手一转，吊在把手后的一块火石立时垂落，垂落的位置，恰巧击打在另一块火石上。于是，便有火星迸溅，在这块火石的旁边，有一大堆硫磺硝石火药，火星一溅上去，马上就会爆炸，爆炸的威力，足够将这整座石洞震塌，连只飞鸟也逃不掉！”君惟明残忍的一笑，冷酷的望着那四张变了色的脸孔，续道：

“那么，应该如何进去才可靠呢？又应该如何确保我师叔长住于此的安全呢？接下去，我会告诉你们。”这时，霍青忙道：

“小子，能讲么？”捉狭的笑了，君惟明悄细的道：

“师叔，你老以为，他们还有机会泄漏出去？”

第十四章 以牙还牙

霍青冷沉的道：

“我怕他们是没有机会了。”足尖在光滑的石地上擦了擦，君惟明目光中带着一股看上去平和，骨子里却极其狠酷的道：

“所以，告诉他们无妨；在我眼中，他们已算不上群活人，师叔。这只是一批即将失去一切的尸体而已。”霍青淡淡的道：

“不错，你可以看出他们的气色是何等灰败，又何等僵木。要死的人，往往都是这种模样。”于是，君惟明又自口道：

“现在，我们接上方才未完的话尾，我说到什么地方来着？……啊，对了，方才我正说到要如何开启这扇小铁门的安全方法，以及如何确保我师叔老人家长居于此的平安……”君惟明合着微笑，看了看那扇正关得紧紧的，生有斑斑铁锈的小铁门，他语调十分平稳的道：

“要启开这扇小铁门，而又不将里面暗置的火药引发，这个诀窍是非常简单的——如果你能预先知道的话，当你走近铁门之前，万万不要去模触那门上把手，喏，只要先这样——”说着，他轻轻伸手以掌心抵贴于铁门正中，此刻，霍青忙道：

“小子，还是我来表演吧，你积毒方除，身体虚脱，只怕不宜耗费内力，我——”君惟明眉梢子轻扬，道：

“不要紧，这一阵子我已好多了，我已先暗自运了运气，觉得还勉强可以试试。师叔，假设由你表演，在我们的贵客来说，味道可就要差上一点了，各位，是么？”

说话中，君惟明瘀肿苍白的脸庞上，蓦然浮起一阵红霞——鲜艳如血似的红霞。随着这片红霞的浮现，没有一丝征兆，那扇小铁门已突地震了已震。就在铁门方才“咯啦”震响瞬息，君惟明的左手已闪电般伸出扭转门把上，铁门也在把手的旋动中，立时悄无声息的启开！

君惟明往内侧身进入，霍青也挟提着他们四个人快步随上。在那扇启

开的铁门之后，在把柄上面；果然有一根铜丝还在轻微的晃动着。一块拳大的白色火石垂落在一只斗大的木盒内，木盒里，齐口盛满了火药、硝石，硫磺等物，盒子正中，也端端正正的接着一块拳大火石，现在，那块方才垂落下来的火石并没有击中盒里原摆着的火石，它偏开几寸跌在一边，将盒中满盛的火药击陷了一个凹坑！

君惟明满意的一笑，指着门后把手下两分左右处的一具特制上弯镰刀——那具上弯的锋刃仅有寸许长短，却是雪亮精光，他道：

“从外面一转这门把手，垂吊在把手上的铜丝便马上下降，恰巧降在这刃口上面，铜丝极细，又垂吊着一块拳大火石，下降的力量垂吊的垂压，这具特制的刃口就刚好可以把钢丝切断——这是我们几经试验以后的结果，铜丝切断后，它下面垂吊着的火石即成直线落下，正正不偏的击中置于木盒中的另一块火石，两块火石交击，立即便有火花迸溅，木盒中满盛的炸药，马上爆开，轰一切就便完蛋！”笑了笑，君惟明道：

“因此，铁门上的把手是转动不得的，一定要先以内家的震荡力使铁门震动。铁门一震动，把手上的铜丝就会左右摇曳，再很快的旋动门把手，铜丝固然被切断，火石落下，却不会与木盒中的那一块碰击上，也就没有什么危险了。所以，欲启门之人，多少也得有点功夫才行。”略带乏倦的打了个哈欠，君惟明再接着道：

“至于怎样才可以不使这条铜丝突然中断——这种意外并非不可能，我们也有了妥启的安排，说穿了，也只是设计上的巧妙而已。在平时，垂吊着火石的铜丝共有两根，这两根铜丝的力量是足足可以承受得起那块火石的重量的，能保证不会在没有外来域力的情形下中断；当有人去旋动把手之时，两根铜丝之一便会因旋动的力量而自行解脱一根，只由另一根吊着火石，这一根铜丝便容易由把手下的刃口切断了，假如万一没有去旋动把手而铜丝也会突然折断呢？”

“那更可以放心，火石垂落的位置就会因为没有刃口的挂切而笔直落下，它将略差一分而不能击中木盒里的火石，于是，也即是说不会有问题发生了……”吁了口气，他再道：

“总之一句话，不要去动铁门上的把手，否则，等于自取灭亡！”霍青十分有趣地看着君惟明，道：

“小子，你把这几个混头也挖苦得够了，任你如何仔细的告诉他们入穴取宝的方法，他们如今又能奈何？”君惟明吃吃一笑道：

“如若他们仍有方法进来夺宝，师叔，我也不会自找这些麻烦了。”霍青道：

“拉开锦幔吧？”

点点头，君惟明回过身去，他们此刻站的位置，正是一道密封的，月银色的美丽锦幔之前。那张沉厚的锦幔，便象是戏台上的一张幕，刚好把洞后的一切严密遮住。而越是如此，却又越发增强了几分神秘意味，令人渴欲一见锦幔后面情景。

侧回脸来，君惟明朝着那四位形色窘迫又惶愤得无以复加的“贵客”古怪的一笑。

他突然伸手，用力将沉厚的锦幔往右边拉去，在“哗”的一阵扯动声中——

一片绚丽幻奇，彩色缤纷的炫目光辉蓦地映入每个人的瞳仁之中。那

片光辉是奇异的、晶莹的、瑰丽而又高贵的，它来自一个完全以雪白大理石砌造成的方池中。方池中，则堆满了各形各状、稀罕珍贵的宝石、珠宝、明钻、珊瑚、玛瑙、琥珀、翡翠，以及雕镂成千百种形态的黄金！

五颜六色的光芒闪耀流灿着，有如天上的彩虹落到了这里，美艳的晚霞笼罩了这里，是那么泛金盈白，闪蓝滴翠，它们全无声无息的放射着异彩，散落在雪白大理石的方池内，就宛如银河中的星星洒降于此，掬一把美丽的幻想堆砌其中了……

大理石方池的四周山壁间，则布满了一个个大小不等的、似是神龛般的镂空方洞，方洞是一格一格的，里面端端正正，的摆着一些奇珍异宝，有“紫玉”雕就的“南极仙翁像”，白金镶嵌的“龙凤配”。一颗颗核桃般大的八角形黑宝石串缀成的“百寿图”，玛瑙镂制成的“孔雀杯”，红珊瑚树上挂着的“千年珠”，纯金刻成的“浮屠塔”，以及，嗯，那座碧绿光润，透亮晶莹的翡翠“欢喜佛”！

眼前的奇景，几乎把金薇、马白水等四个人全看傻了，他们个个张嘴结舌，目定口呆，神迷智晕之下，甚至连眼珠子也不会转啦！

是的，这些珍宝奇物，用价值巨万，价值连城的一些话去形容，实在已嫌不足，谁也看得出来，那是无价的，不能用现行的货币规制去衡量的，象是普天之下的财金，全已聚集到这里来了，多么奇异啊，多么罕见啊，又是多么使人心跳脉震啊……

金薇与马白水等几个人，往素也可谓见惯了奇珍异宝了，自己也颇有身家。老实说，寻常的一些珠玉金银并不能令他们动心，当然就更不能引起他们的贪念了，场面碰得多，眼界自然就高。可是，他们做梦也估不到君惟明的藏宝之穴里，竟会收集了这许多，简直不敢令人置信的珍宝。而这些珍宝。不但可以打动他们的心，引起他们的贪念，甚至可以达到令他们的目眩神迷、舍命以夺的地步了……”

良久——

君惟明等他们愣够了，看足了，才吃吃一笑道：

“各位，你们觉得怎么样？这里面的玩意，还值得拼命，抢夺吧？我想，你们应该是感到值得的……”

金薇如梦初醒般转过了脸，不使自己的目光再面对眼前的无价珍宝，而马白水、杨陵、江七等三个人却仍然如痴如醉，迷迷沉沉的收不回视线来。

君惟明淡淡的，又道：

“石池中的一些珠宝金玉，都是比较零碎的，我收集起来后，便抛进其内，并不值什么价钱。真正无价而罕异的，却是石壁上那些框洞里所摆的东西。那里的玩意，每已件全费了我不少心血才得到，当然，完全是以正当的方法得到，不偷不骗，更不强取豪夺！”言至此处，他朝金薇眨了眨眼，续道：

“世上的人。知道我有这么一处宝穴的，只有三个人，我，师叔，以及费湘湘。但费湘湘，却只是知道一个模糊的轮廓，更清楚的说，她仅仅晓得我有一座无价的翡翠佛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而已，其他的尚不太清楚；我并非有意隐瞒她，在我心爱的人面前，我素来不喜炫耀我的一切——这其中包括了财富。另外，我还打算在我们婚后带她来此，给她一个意外的惊喜，顺便告诉她这里的所有也全属于她。幸亏我有了这个不喜炫耀的好习惯，再加上我心底的那个甜蜜打算，才救回我自己的一切，否则，这些全被费湘湘

知道了，只怕我已活不到如今啦……”君惟明朗霍青点点头，道：

“师叔。请放下他们四位。”霍青一松手，四个人全“噗通”连声重重跌落地下，这一摔，又几乎摔得他们一下子闭过气去！

君惟明无奈地道：

“抱歉，我忘了请我师叔轻一点。”金薇喘息，好一阵子，才恨恨的道：

“姓君的……你不愧号称‘魔尊’……我们低估了你……你比外面传言的本事更高强……也比外面传言的心性更歹毒！”

君惟明疲倦的一笑，道：

“无毒不丈夫，是么？”踱了两步，他又道：

“好几次。我都想告诉费湘湘，我有一位师叔在这里，对她，我实在不愿隐瞒什么。

但每在我一想告诉她的时候，便记起了师叔的交待与叮咛，师叔一再严瞩我不准向任何人提起他老人家在此隐居之事，他想真真正正的脱离凡尘。现在，证明师叔是对了。正因为我记得他老人家的话，才使我能继续生存下去。我看，可以活到八十高寿……”君惟明向霍青亲切的一笑，道：

“师叔，多谢你老人家思典。”霍青干枯的面庞上涌起一抹微笑，他静静的道：

“罢了，记住以后多听老人言……”君惟明一躬身，道：

“我明白，老人家的话全是经验。而经验又是鲜血、教训、时间堆砌而成的……”霍青一瞪眼，随即笑笑骂道：

“利嘴……”君惟明抿抿唇，转向金薇与马白水等人，眸子深处，有一股凛冽而寒酷的气息在扩张。他道：

“在冥冥中，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们，它老是那么不偏不倚！严厉而不苟的看着我们，因此，善善恶恶也全在他的视线里，好好歹歹也俱逃不过他的注意，这双眼睛，即是果报，赐给人家什么，将会得回什么，而邪恶的人，也必离不开邪恶的报复，如今便是这样了……”顿了顿，他又徐缓的道：

“将要遭到报复的人，不只是你们四个人还会有很多你们的同谋者，但令我我觉得抱歉的是，势必先要从四位身上下手了。”金薇脸色麻木的，她道：

“君惟明，你已经唠叨得太多……我们也知道自己的下场，现在我们正等候着，你大可不必再拖延下去了……”君惟明平静的道：

“放心，我不会要你们等候得太久，你们的好日子就在眼前，只是，并非现在！”

目光投注在金薇的面容上，那面容是何等绝望与凄怆。金薇的面容是够美的，越是美，在目前看上去，却越发衰艳得令人不能仰视了，君惟明移开视线，冷冷的道：

“金薇，我的那包兵刃何在？”幽幽的，金薇毫不迟疑的道：

“在外面蓬车车板的底层下。”君惟明立即道：

“当真？”一仰头，金薇倔傲的道：

“你可以当我在骗你！”君惟明点点头；笑了：

“我想，该是真的，从你的合作态度上，我可以给你一些方便，足够你感激我了——假如你还能在那个时候有意识的活！”金薇冷凄凄的一笑，道：

“我明白你要给我的方便是什么，姓君的，下辈子我会补报你——假如真有下辈子的话！”这时，霍青有些不奈的道：

“小子，这又不是过堂翻案，问来辩去搞个没完，你今晚是宰不宰这几

个混头？”君惟明道：

“今晚不宰。”他一笑又道：

“留待明朝，师叔，明朝。”霍青道：

“留在这里？”君惟明微微顿首，道：

“不错，我要他们这些奇珍异宝看个够，瞧个足，给他们留下一个永世不能忘怀的深刻印象。顺便，是也要他们明白‘天下财富，皆为身外之物’的道理，他们可以眼睁睁的看，可以兴冲冲的想，但他们将连一丁点也带不走，没有人能够带走什么的。人生于世，便是赤裸裸的来，又赤裸裸的去，除了魂魄，难以携走一抹烟云……”怔了片刻，霍青喃喃的道：

“小子，你是真长大了……”君惟明苦涩的笑笑，道：

“请师叔点他们身上的软麻穴！”霍青低沉的道：

“好——”

而那个模糊的音节“好——”还飘浮在闪烁着珠光宝气的空气里，霍青的手指已快得匪夷所思的扫过了地下四个人的穴道，他们甚至连吭一声都来不及，全已受制当地，毫无动弹之力了。

君惟明古怪的一眨眼，道：

“诸君，你们可以尽情的欣赏这满坑满谷的珍奇异宝，这一生中，各位想是不会常见的，我很遗憾让你们第一遭看着，却也是最后一道看着了……”

金薇、马白水、杨陵、江七，四个人的神色是极端幻奇而错杂的，固然融合了羞愧、耻恨、悲愤、恐惧、绝望、不甘、以及痛楚，但是，却更有一丝儿说不出，道不尽的惶惑、迷惘、加上懊悔！

一侧，霍青沉沉的道：

“小子，你也可以去歇一会，治治伤了……”君惟明唇角噙着一抹满足后的空虚，悠悠的道：

“是的，师叔，我也该歇一会，治治伤了……”说着，他笑了笑，朝倒卧在地下的四个人拱拱手，轻柔的道：

“晚安，各位。”霍青扶着君惟明向外面走去，边笑道：

“小子，你也太会捉狭，这一晚，你又叫他们怎么个安法？只怕连头发都要愁白啦……”行至铁门之外，霍青反手将门关上，把君惟明搀到他那张小床上坐下，边道：

“小子，你先歇一下，我替你去弄些吃的喝的，唉，这一次，可也真够豁了你了……”君惟明闭了闭眼，然后，轻轻的道：

“师叔，麻烦你老人家到外面那辆篷车底层下把我的一包兵刃取回……”霍青刚刚伸手推开了石壁间的一扇小小暗门，闻言之下，不禁皱了皱眉，道：

“你的身体要紧，小子，看你虚脱成了什么模样？要先补一补，那些杂事等一下再说。”君惟明固执坚持的，道：

“不，师叔，我现在就要。”一瞪眼，霍青怒道：

“小子，你怎么一点也不好劝——”话来讲完，君惟明已深挚的一笑，缓缓的道：

“不要生气，师叔，我的兵刃即等于我的第二生命，如果嫌我太过别扭，也请你老人家看在我初遭忧患之后，多包涵着点……”怔了怔，霍青叹了口气，呢喃道：

“这孩子……”

于是，他不再多说，转身自去，望着他的背影消失于石闸之后，君惟

明垂下了目光，他痴痴的凝视着平滑的地面，双眸中，似是有一片猛烈的云雾浮现，而倚层隐隐的阴霾，也逐渐布满了他那张乌紫肿胀，又血迹斑斑的憔悴面庞！

半晌。

霍青有如一个幽灵般毫无声息的飘掠进去，他的手上，正提着一卷看上去十分沉重的软皮卷！

没有将手上的软皮裹卷交给君惟明，霍青径自将它倚倚在青玉巨鼎之侧，走向塌前爱怜的道：

“孩子……” 蓦然仰起头来，君惟明有如甫自一个遥远的梦勾中转回，他的形色上，自然残留着那方才神游的梦幻中沾染的感受，而这感受，却又竟是这般怅惘与凄凉啊……

霍青低徐的道：

“不要想得太多，小子，你要记住，无论有什么事情发生，师叔必定永远和你同在！” 君推钥伤感的强颜一笑，哑着嗓子道：

“我知道，师叔，我知道……” 他的目光在石穴上巡梭，边问：

“我的兵刃，可在那里？” 拍拍君惟明肩头，霍青柔声道：

“在，我已代你查视过了，全是你平常随身携带的那些宝贝，一件也不少。” 君惟明点点头，道：

“谢谢你，师叔。” 霍青无声的叹了口气，也在床沿坐下，他关注的道：

“如今觉得好些了么？” 君惟明低沉的道：

“好多了，只是身子虚得紧……” 霍青微微笑了，道：

“那是饿狠了的缘故，你等着，我这就去为你弄点吃喝的，待会，再为你洗净伤口上药。”

君惟明的眼睛朝石洞周遭扫巡了一遍，文不对题的道：

“自今年六月我至此处探谒烟叔，这里仍旧未变，还是昔状。但是，就这短短的数月时光，外面的天下，却已大大的迥异了，所见所闻，全在变迁，尤其是人心，变得更厉害、更可怕……” 吸了口气，霍育连忙道：

“别再想那些事了，小子，你给师叔好生躺下，歇一阵子，容师叔为你调治点吃喝……” 惨淡的一笑，君惟明沙沙的道：

“师叔，你老且便，我坐着比较习惯……” 霍青不悦的重重一哼，强行挟着君惟明斜身躺下，他边道：

“你就依了师叔这一遭成么？也没见过有这么相似的狗熊脾气，和你那师父一模一样！”

闭上眼，君惟明不再多说，任他师叔扶着躺下，霍青又替君惟明脱掉靴子，才拍拍他的肩膀，迅速隐入一边石壁上的暗门中去了。

青玉巨鼎有淡淡的檀氲萦绕，石室里倚片静寂，表面上，是够安宁与祥和了。可是，在君惟明的心扉深处真是安宁与祥和么？

第十五章 人为财死

翌日。

君惟明几乎在天刚拂晓的时分即已起床了，多少年来，他早就养成黎

明即起的习惯，而不论他夜来是何等的疲乏与迟睡。

他的双腕双踝，颈下的琵琶骨等处伤口，全已由霍青以净水极其仔细的洗净印干，并且敷上了药，用洁白的绸布包妥，面孔上的血迹被洗去，瘀肿乌紫之处，也被霍青抹上了一层带着淡香的无色药液。

霍青替他将全身擦洗干净，甚至连发梢及指缝亦未放过。一夜舒畅的酣睡，再加上周身的轻松安泰，又进了一次滋补无比的、份量适可的食物，早起的君惟明，显得精神奕奕，容光焕发，只是一夜之隔，他已前后判若两人了！

换上一袭霍青置于枕边的清洁长衫，长衫是黑白的。这袭长衫，穿在霍青身上，一定会显得老气而阴森，但是，君惟明穿上了，却越发衬托了他唇红齿白、玉树临风般的堂堂仪表！

现在，君惟明进入暗门中开始梳洗，片刻后，他又自暗门里行出，看上去，他是如此雍容，如此高雅，如此俊俏，又是如此威酷与骠悍，象是一个来自沙漠深处的王——有着无比霸力的主宰者！

深深吸了口气，君惟明又舒动了一下四肢筋骨。然后，他开始坐回床上，闭目纳息起来。

君惟明知道他师叔霍青昨夜是通宵未眠，完全为了照顾他而忙坏了。此刻，霍青不在洞中，君惟明不禁微微一笑，他也晓得，霍青必是去作他那风雨无阻，日日不断的早课去了。他那早课是内家的运气吐纳之功，也是内家功夫里最基本、亦最重要的修为根底，一切内家武术之源，便发于这人的吐纳及调息功夫深浅上了……五十年来，霍青不论在任何情形之下，俱未中断过他的早课，每天在天将黎明，他总要拣一处高亢而荒僻的无人所在，对着快要东升的旭日，练上个把时辰的功夫。

静静的等待着，君惟明也借着这个空隙调匀体内的一口至真至纯之气，他在运转之中，但觉血脉通畅，气旋如流，那么毫无阻碍的在全身四肢百骸流输运行，宛似江河之水，浩荡澎湃，开朗极了，明快极了，也振奋极了……

很轻的一个声响惊动了他，当然，这声细微若无的音响几乎不是“人”的听觉所可以感触到的，但是，在灵台澄澈，心境清明的君惟明来说，却是听得太清楚、太仔细了。

于是——

他双目微睁，嗯，却看见霍青已站在那扇暗门之旁，正笑吟吟的朝自己望着。

吁了口气，君惟明舒腿下地，向霍青一笑道：

“师叔，你老好早。”霍青呵呵低笑，道：

“不早喽，小子。太阳都升起老高啦。”君惟明又活动了一下肢体，才道：

“晨课做完了？师叔。”霍青点点头，道：

“做完了，顺便，我也把昨晚留下来的狼籍清理了一番，将几具尸体也掩埋了，年纪一大，就做这么点事也觉得有些累啦，哎，岁月，却是真个不饶人哪……”君惟明抿抿唇，道：

“师叔不要叹老，以老人家六十多岁的年纪，看起来健朗却如四十许人。但是，不管师叔如何壮实，这些琐碎之事，竟劳使师叔你老亲自动手处理，我这做弟子的心里真有些不安了……”一挥手，霍青笑道：

“好小子，一张狗嘴是越来越花巧啦，连捧带拍，就连我老人家这等久经世故，饱尝沧桑的角色也觉得心里甜滋滋，腻生生的，受用十分。虽然，

我知道你小子全是一片胡言！”君惟明长揖到地，道：

“弟子岂敢巧言讨好，师叔你老却千万别误解了弟子我这一片至善的孝心……”枯干如橘皮的老脸上布满了一层又是欣慰、又是亲切、又是慈祥、又是和蔼的神色，霍青爱怜的道：

“别扯了，小子，说真的你觉得身子可好了些？”君惟明双臂举动数次，愉快的道：

“何止好了些？简直已经全恢复原状了，我觉得现今劲道旋回激动，可以力劈九牛，生拆八马，一股浩荡之力，足能将五岳横推，三江拦阻！”霍青吃吃大笑，道：

“少吹大气，你也没看见昨夜你那付窝囊样子，被头散发，连一身衣衫也弄成了又脏又绉，活脱就和大牢里的囚犯没有两样！”君惟明耸耸肩，道：

“幸亏师叔老人家力挽狂澜，拯我于水火之中，救我于阴阳界上。否则，弟子我只怕二十年后才得再成一条好汉了！”说到这里，他又古怪的笑笑，道：

“不过。善恶有报，只看迟早，如今，弟子我的那付熊样子，也该轮到那些使我变成熊样子的朋友们尝上一尝了。”霍青深沉的看着君惟明，缓缓的道：

“小子，你准备今天‘见影’去？”君惟明淡淡的道：

“正是。”略一沉吟，霍青又道：

“就在洞里？”点点头，君惟明无声的一笑：

“难道还要替他们找块好风水地？”霍青双手搓了搓，问：

“用什么方法？”君惟明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微微一笑，齿上的滋光闪耀着，映在冰冽的夜明珠光辉之下，看上去，活象两排锋利的刃口，他低沉的道：

“师叔，‘铁卫府’处置叛逆者，有一种一定的法子，叫‘铁府劫’，你老可曾听过？”霍青皱皱眉，有些迷惑的道：

“‘铁府劫’？这是一种什么惩罚人的法子？”君惟明唇角的细纹深陷下去，组合成一片残酷得令人寒栗的形色，仍然笑着——但那微笑却何其冰冷暴戾，他道：

“你老莫急，到了时候。你即可看个清楚。等一下，我会向你老要点东西应用！”霍青摇摇头，道：

“一定是种狠毒无比的酷刑了？”君惟明踱了两步，似笑非笑的道：

“当然。不会有请个大姑娘来全身按摩那般舒服。”霍青啐了一声。沉重的道：

“小子，我看……你就不要再出什么怪点子了，干脆一刀一个，爽脆利落，他们还不同样一个死字……”君惟明冷冷笑了声，道：

“一刀一个？师叔，不错，他们迟早也是一个‘死’字，但是，死的意义相同，方法却迥异。有很愉快的死，也有极痛痛楚的死，那等恶人便须享用那种死法，换句话说，罪孽越深重者；他那‘死’字也就越发写得艰难。现在，后面那四位即是如此了。”霍青忙道：

“小子，你听我说——”君惟明摇摇手，续道：

“恕弟子我无礼拦你老之言，师叔，杨陵与江七是犯的什么罪状？且容我——道来……”

顿时，君惟明双目中煞电闪射，隐隐蕴有血光，他的面孔也在瞬息间

幻映出一片青磷磷、白惨惨的可怖颜色，脸上的表情冷硬而凄厉，每一片肌肉凝冻了，每一丝纹理全牵紧了整个的形态，显露出一股令人毛发惊然的狼酷与阴毒。刹时里；他像与方才换了一个人，现在，他已不似在片刻前仍在谈笑风生、开朗豁达的君惟明了，他有如焕然间变成了一个魔神，一个浑身充满了凶残与血腥、而又威力震天的魔神！

在霍青的惊异中，君惟明语声有如寒冰迸裂的道：

“杨陵与江七二人，所犯罪状如下：其一、叛府背上，其二、勾结外敌，其三、残害魁首，其四、毒谋手足，其五、觊觎藏宝，其六、助纣为虐，其七、谎言伪报，其八、图求颠覆，其九、知情不禀，其十、忘本断根。十罪并发，罪无可恕，师叔，老实说，我还认为以那‘铁府劫’之刑待他尚嫌太轻，如果他能多有几条命，我当会令他一一品尝‘铁卫府’所传大刑！”迟疑了半晌，霍青低声道：

“小子，你也知道，师叔我亦不是软心肠的人，此等十恶不赦之孽畜，我也同样要杀干净。但是，再怎么讲，他内也总是些人，便是欲待杀戮。在方式上，似乎还是仁慈些的好……”君惟明没有丝毫表情，道：

“这种罪大恶极的妖孽歹徒，根本上已不能算人，设若是人，便该做出些人该做的事。师叔，你老看他两个所犯的十条大罪上，可有一条带着些人味？既然他们连点人味全没有了，他们便不该享受对人应有的仁慈与宽恕。这种下场，俱乃他们自找，他们是用他们血腥的手，蒙黑的心，污秽的头脑叠起来换得这种报应的。他们怪不得谁，因为他们早就不顾信义道德，早就不顾人伦传统，连天良都全丧尽了！”吸了一口冷气，霍青喃喃的道：

“那么，小子，你已下定决心了？”君惟明平静得有如古井之水，语声不带一丝波澜，道：

“是的，在我察觉他们出卖了我的那一刹起，我已决定了我如生还之时要怎么对付他们，那时，‘龙凤戏’的大刑情景就跳进了我的脑子。我知道，他们很可能将有机会享用……”轻啜一声，霍青明白他的劝阻是不会生效了，于是，他改变了一个话题，道：

“这件事，我们暂且不去谈论，那姓金的女娃和姓马的老汉，你又待如何发落？”君惟明目光冷幽幽的望向洞顶，又冷幽幽的落在霍青脸上，而那两道目光竟利得像刀，锐得像筋，寒的像冰，虽是霍青，也觉得浑身有些冷森，君惟明冷酷的道：

“他们也好不到那里去。师叔，对付以狠毒手段攻杀或陷害‘铁卫府’的敌人，我们同样也有一种刑法，这种刑法，叫‘滚钉板’。‘滚钉板’的道具，在‘铁卫府’全备有，但在这里，可能就比较麻烦，可是不论麻烦与否，师叔，也全请你老人家勉为其难，给设法安排一下。我知道，只要费点功夫，这些道具在‘盘古山区’也一样可以找到的！”霍青叹了口气，道：

“这‘滚钉板’的名字虽有趣，我想，看起来只怕却不十分好看吧？”君惟明阴森的一笑，道：

“这要看欣赏的人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立场与心情之下来决定了，不过，我却极盼一观！”霍青低低的道：

“也是要命的玩意么？”君惟明漠然道；

“要不，你老以为是什么？”霍青略一考虑，道：

“小子，对那女娃，我希望你比较文明点……”君惟明哼了哼，生硬的道：

“她虽生来是个女的，心肠的狠毒，却不下于天下任何一个称得上狠毒的男子！”蓦然双眼一瞪，霍青火大的吼道：

“你是吃错药啦？今天我讲什么你顶什么，提一样涮一样，说一桩砸一桩，我到问问你，小子，你眼中还有没有我这个师叔尊长？是你高我一辈还是我高你一辈？”君惟明平静的道；

“师叔，请你老稍安毋躁——”霍青猛一跺脚，大叫道：

“简直造反了，我自小看你长大，抱过、牵过、喂过，甚至连洗澡拉尿也由我老头子伺候了多少年，如今你成人了，功夫硬了，把式强了，脑筋灵了，名头大了，就把我这糟老头子不当个玩意？说什么也不给两分颜面！甭说你这混帐，就是你师父也不敢这般跋扈呀！”君惟明低下头来，伤感的道：

“师叔，弟子不敢……”一看君惟明软了些，霍青的火气也不由立时消了五分，他重重地一哼，微微喘着气道：

“再怎么讲，我是你师叔，你的尊长，你就是爬上了天，见了师叔也得矮一头，师叔我告诉你的，哪一样不是为了你好？你竟就这么一意孤行，铁打的一般毫不回转，师叔还有没有点威严？有没有点颜面？你受了苦，受了难是不错。但师叔也不能叫你白挨了，可是白挨尽管不能白挨，报复上却亦要斟酌斟酌呀，我虽然未见未闻过你的那什么‘滚钉板’‘铁府劫’，但我知道那准是些惨绝狠尽的毒刑法……”老霍青喘了口气，接着又道：

“好吧，你对那几个混帐使用我不反对就是，你要主公义，振纲常，维纪律，我答应，但姓金的女娃再怎么讲也还是个女人，你除了复仇雪恨之外，再把人家整得死人不像个死人样，那就大过于刻薄，不够厚道了。异日传将出去，说你用种种歹毒方法来对付女性仇家，小子，却也不见得是件光彩的事。你看看，我才劝了你这么两句，你就冷冰冰的又给我顶撞回来，你眼里还有我没我？我从小疼你直到如今，莫不成全都白疼了？你到说说，你是有理抑是无理？”君惟明无声一叹，道：

“师叔，只因为你老不知道这女人之毒……”霍青面孔倏沉，道：

“你仍不答应？”君惟明徐缓的，道：

“罢了，便如师叔所言，给她一个好死吧！”严霜顿然从霍青那张骷髅般枯干嶙瘦的脸孔上融解，他揉揉下额。点着头道：

“唔，这才叫听话，你要晓得，师叔是不会害你、不会给亏你吃的，老人言，并非空口白说，全是有因有果，有凭有证，有条有理的。师叔我痴长你几十年，别的不说，光论听的看的只怕也比你多出不少……”君惟明无奈的道。

“是的，师叔……”霍青一拍手，道：

“好，我们就准备让他们上路吧！小子，那四位‘贵宾’看了一夜的奇珍异宝，约模也看够看足了，你须要师叔我为你我点什么……呃，道具？”君惟明双目垂注着自己裹着白绸的伤踝，平静而和祥的道：

“师叔。你老久经世故，饱历沧桑，对人性的看法，应该比诸弟子我更透澈，更清楚，待此等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的蠹贼猪狗，你若不以重刑相惩，又怎能平人心，顺人气？为天地伸正义，替人间振纲常？他们做出了不是人所做得出的罪行，便自该用对待畜牲的手段去惩治他们，师叔，什么叫因果？什么叫报应？这就是了。”

第十六章 铁石心肠

老霍青听了君惟明所说处置金薇、马白水、杨陵、江七，四人的残酷刑罚，怔呵呵的看了君惟明好一阵子，才叹息着道：

“多少年来，我一直奇怪外面的人为什么都称你为‘魔尊’？小子，我自小看你长大，在我眼中，在我心里，你从来都是那般开朗，那般豁达，那般明快，而甚至有些顽皮；现在，我知道了，小子，我知道了为什么他们会称你‘魔尊’，你在开朗中蕴藏着深沉，在豁达里孕育着谋略，在明快内隐含着霸力，在顽皮下包满了成熟……”他顿了顿，接道：

“小子，你的智慧卓绝，武功精深，心计慎重，手法诡异，你是一块上好的材料，又恰巧碰上了你那个死去的师父又是位上好的雕琢匠，把你琢磨成武林里的奇罕珍宝，你自己更使它发扬光大，睥睨一方。但是，小子，你有了这一切，并不能志得意满，更不能跋扈骄狂，你要记住，除了你如今所拥有的以外，你更须求取一颗公正而仁慈的好心……”君惟明闭闭眼，苦涩的一笑，缓缓的道：

“师叔，我不否认你老所说的那些话，但有一点，你老却未曾明察，只有那一点……”霍青沉沉的道：

“哪一点？”君惟明诚挚的，丝毫不加掩饰的，坦然道：

“我的心或者不够仁慈，因为我恩怨分得太明，因为我太嫉恶如仇。可是，我却是绝对的公正，师叔，绝对的公正！”凝视着君惟明澄澈而清朗的双眸，好一阵子，霍青找到了君惟明话中的挚诚。那挚诚，果然是一点也不虚假的，他感喟的道：

“我相信你的话，你是公正得太可怕了……”君惟明长长吁了口气，道：

“谢谢你老，师叔，我想，现在已经快到应该‘见影’的时分了吧？”霍青沉默了。

于是，这位昔日声威赫赫归隐深山荒林的“大天臂”，转身便走进了暗门，步履轻促，刹时便已悄寂无声。

君惟明缓缓的，又坐回榻沿，他的目光投注在那扇紧掩的遵门上。这时整个石洞中，没有；点声息，显得特别的幽静，不过这种幽静却是令人忐忑的，怔忡的，更带着深沉的萧煞，静得那么冷酷，那么阴森，那么沉重，又那么血淋淋的，宛如有一面无形的黑纱正在缓缓罩下，罩向人的心腔子里……”

铁门后面，那藏宝的石穴中，四位“贵宾”，该已看饱了那满室珍玉了吧？这晚，大约是他们有生以来最为漫长的一夜了，他们是如何渡过的？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心绪下渡过的呢？那些闪耀着绚烂光彩的金玉珠宝，在这种生死将决的情景下，不知道能给他们多少慰藉？不错的，赤裸裸的来到世上，亦将赤裸裸的去，不信有人能带走点什么，谁都是一样……

移开目光，君惟明此时的心情却是奇异的平静，有如古井不波，在他双手染血之前，他没有一丝儿紧张，没有一点儿惶悚，或者，见过的惨烈场面太多了，或者，他把即将来临的杀戮认作是一种仇恨的发泄。

这算是一种怪异的快感，一种残忍的满足；君惟明知道，仇恨像一堆梗在胸腔间的毒药，如果不将它吐出，其后果必将把他自己梗塞得格郁而死，而发泄仇恨的方法，在他淡然愤懑的血腥生活中，已能把那些狠毒的手段大而化之，不足存心了……

默默的等待着，君惟明是那样的悠闲，那样的安祥，好似他并非在等待那血淋淋的时刻到来。而只是等待着一位朋友的光临，或是在等待着一场浅酌的开始。无忧无虑，无牵无挂的。时间。就在他淡漠的凝视与沉思中过去了，很快的过去了……。

半个时辰之后。

又是一阵轻促的脚步声传来，极快的，霍青那瘦长的身影再度自暗门中穿出。

君惟明露齿一笑，道：

“辛苦师叔了。我完全同意师叔所言。”霍青眼皮子一吊道：

“小子，希望你心口一致。”君惟明哈哈笑了，道：

“弟子岂敢口是心非？这会叫老天爷拔舌头的啊……”突然，在笑声中，他的面孔又沉了下来，深深的吸了口气之后，他道：

“师叔，我要开始了。”霍青心口猛然一跳，他压着嗓子道：

“现在？”君惟明点点头，阴森的道：

“现在。”略一犹豫，霍青又道：

“早晨起来，你还没吃东西呢，小子，我看你吃点东西以后再动手吧？你身子尚虚，饿不得的……”君惟明冷硬如石，道：

“我不饿，师叔。”霍青无可奈何的道：

“小子，你的心够硬不说，连脸色也变得够快，说阴就阴，说沉就沉，几句话前还谈笑风生，几句话以后就唬了下来，前后判若两人，真也难为你是如何修炼成这道行的！”君惟明深沉的，道：

“师叔，‘魔尊’之号得来匪易。”哼了哼，霍青怒道：

“去你的‘魔尊’，在我老人家眼里，你一辈子也只不过多少年前那个胎毛来脱的楞小子！”君惟明微微躬身，正色道：

“在我心中，你老也一辈子是我的师叔，我的尊长，是我在这人世间最疼爱我的人！”霍青十分受用的“嗯”了一声，道：

“这还像几句人话……”君惟明道：

“那么，再劳师叔了，”说着，他转身行向铁门之前，刚刚将手伸出欲待推门，霍青又叫了他一声，君惟明回头，问道：

“师叔还有吩咐？”霍青迟疑了一下，低低的道：

“小子，你要考虑考虑？用另一种较为干脆利落的法子？——”君惟明苦笑一声，道：

“好吧。”

于是——

君惟明的感受更觉得沉重了两分，他不再说话，轻轻推开铁门走进里面的藏宝石穴里。

“哗”的一声，他将那张沉厚的锦幔扯开，嗯，地下，那四位“贵宾”正蜷曲的斜躺着，听见锦幔被扯开的声音，虽然他们全已不能动弹，却不由身体的自然惊悸反应而齐齐的痉挛了一下！

悠闲的走到那四个斜卧着的躯体之前，君惟明俯视着他们，老天，就这一夜的功夫，那四张面孔，竟已憔悴枯黄得不像是他们原来的脸了，四张面孔上全染着污泥，血斑灰土，全浮着紫瘀，青乌，晦涩，每个人的头发俱是散乱的，上面沾着草屑沙泥。

他们个个两眼失神，光芒灰黯而沉翳，眼白上布满了条条红丝！这证

明他们全是终宵未曾眯眼，四个人的嘴唇皆因未进滴水与大量失血而干裂了，衬着他们低微又虚弱的喘息声，一个个就活像离了水的鱼，就像一盏盏即将油竭蕊枯，随时都可熄灭的灯！

脸上的表情是生硬而木然的，因此。君惟明浮在脸上的那抹笑意也就显得生硬而木然了，他皮肉不动的道：

“各位，早上好。”颊上的笑容在他这句话中，就好像结冻了一样那么没有一点笑的涵意在內了，他淡淡的道：

“当然，我这只是一句客套话，其实，各位一夜来饱受煎熬，可能不会太舒适，到了早上，又将一个个走向生命之终点，那等滋味，就更谈不上好了。我非常了解各位心里，抱歉，我却无法使各位消除那种恐惧，因为那种恐惧事实上是存在的，而且，也是不可消除的。”惨淡的望着君惟明，金薇努力使自己开了口，她是用尽全力，但语声却细若蚊蚋

“姓……君……的……你……你还……在等……等什……么？”君惟明静静的道；

“等你们怕够了吓足了，渴干了，饿扁了，然后，我就会叫你们一个个尸骨无存，挫成灰烬，散撒在这盘古山区！”

虽然，君惟明的语调是平静的，淡漠的，丝毫不带一丁点火爆气，有如正在述说着一件寻常得微不足道的琐事一样！

但是在那种平静与淡漠的音韵中，却含蕴着无比的冷酷，至极的残忍，难以形容的狠毒宛如一头狼，一头阴沉得只在他露出森森利齿噬向你的骨肉之前，才现出酷厉本色的狼！

不可自制的打了个寒颤，金薇绝望的道：

“君惟明……你……真……真算……歹毒！”君惟明沉沉的道：

“过一会，你将更能体验出来。”马白水扭曲着一张衰老又狼狈憔悴不堪的脸，抖索的叫：

“砍了脑袋……也不过碗……口大小的疤……姓君的……武林中……有规矩……江湖上……讲道义……你……你不能……太离了谱……招天下同道……群起而攻……他们……会点破……你的背……”君惟明豁然笑道：

“老马，你大约是吓晕头了，说起话来怎的这股语无伦次，颠三倒四再加上胡扯八道？”顿了顿，他的神色逐渐冷酷地说道：

“不错，武林中有规矩，江湖上论道义，但那也要看对什么人来讲规矩，谈道义。

就是你这种见利忘义，罔顾节操的下三流毛贼，也配谈论武林规矩与江湖道义么？姓马的，你们以剧毒害我，以暴力凌我，以死亡胁我的卑鄙行为，哪一桩够上了仁义道德了？够上了豪士风范了，因为你们做出些不似人应作的事。所以，报还你们的也将是些不该是人应受的罪，你们欲使我家破人亡，使我基业易帜，使我手足遭残，今天，我便将你们原待给我的完全奉还你们，而且，利上加利，丝毫不爽！”说到这里，他又道：

“我如此做了，江湖同道若认为我做得不对，他们尽可同来声讨于我，多少年来，我便不顾那些传言流语，我只讲事实，只面对真理；设若有人不满，他们可以来、寻我争论——不管是文争武论，姓君的要皱眉头，便一头撞死在来人脚下！”马白水的惊恐之色已丝毫不能掩饰的紧集在脸上，他大口大口的喘着气，骇怖的叫道：

“你……你待如何？”君惟明冷冷的道：

“不要急，老马，老杀才。用不了多久，你即会知道我待如何，在那个关头到来之前，我可以多少透露一点点给你知道，那总是一件不好受的事就是了。”马白水嘶哑而惨烈的吼叫，声音有如狼嚎：

“君惟明……江湖同道……不会饶恕你的……老天爷有……眼……也要用雷劈……你啊……”君惟明狂笑一声，暴烈的道：

“任是那一个道上朋友，要为你们报仇的话，他尽管来，我全接着，不论他们是谁，大家俱是豁上命摆一摆。活了二三十年，姓君的含糊过谁来？至于老天爷，马白水，老天爷不会让你们帮你们的，就以你们所作所为的阴毒诡谋那恶勾当，无耻手段，老天爷的雷直劈下来，劈的会是你们，而不会轮到我姓君的头上！”满口钢牙紧挫，他又一个字个字自唇缝中迸跳出来；

“你们哭号吧，喊叫呢，咒骂吧，看看有谁能帮你们，在这深山荒岭的幽邃石洞里，我任你们挣扎，任你们咆哮，我叫你们面对着成洞的珠宝金玉，也叫你们的脑袋里塞满了死亡的恐惧，叫你们双眼被眩异的彩芒迷惑，亦叫你们肉体受尽折磨苦楚；种什么因，即得什么果，便是你们哭塌了山。我也拼着和你们同归于尽！”

马白水禁不住簌簌抖索，而杨陵与江七的惊骇比他是有增无减，只有金薇，她还勉强可以自持，但是，满脸的绝望与悲侧，也足够写出她心中的凄惶及颤悚了……

这时……

“不会的，这只是些轻巧的事。”

说着，他仰起脸来日注洞顶。洞顶是凸凹不平的，间或有些灰白色透明的石钟乳垂下，石钟乳被下面及四壁闪灿的球玉光彩所映勾。也泛着晕朦朦微芒；君惟明像在沉思着什么，过了一阵子，他道：

“师叔，在昨夜，你老本想宰杀他们为我出气报仇的，是吗？”霍青有点迷惘的道：

“不错……”君惟明沉沉的道：

“我当时不赞成宰杀他们，师叔还不以为然，我说过，有些话尚须要盘问，再则也不能太便宜了他们……”霍青颌首道：

“你是这样说的。”君惟明木然一笑，道：

“盘问其实是没有必要的，他们所作所为，以及内中因果，我已全都了然于心。我昨夜不杀他们的主要目的；即是不能太便宜了他们，我要他们多受些煎熬，多受些折磨，多经历点痛苦；师叔，你老知道。天下最可怕的是死亡，但是，还有一种比死亡更可怕的东西。那就是在面临死亡之前的一段等待，越等待得长久，越可使等待的人心惊胆裂，神魂不安，这，可以把一个人逼疯，把一个人吓狂；不过，值得惋惜的是我们没有，也不耐烦再给他们这段可怕的时间，换句话说这也是我们仁慈的地方，昨晚一夜。大约已令他们品了这种味道，我们抱歉这种味道只仅有一夜的功夫给他们尝试。”

顿了顿。他接下去说道：

“师叔，你老也马上就会明白，我不能太便宜了他们的！”老辣深沉如霍青这等的人物，此刻也不由暗暗打了个冷额，他咽了口唾液，强笑一声道：

“小子，你知道，现在你可以去做了。”

脸上根本没有任何可以显示出内心思维的表情，君惟明有如一尊石像般的僵木与冷漠，一种特异的青白神色在他的面孔上闪动，衬着他那铁石般的形态，几乎不敢令人相信他就是寻常时谈笑风生的君惟明了。

缓缓转过身去，君惟明的目光有如两柄利剪一样冷厉而锐的投向了地下的江七，江七失了魂似的一阵比一阵剧烈的哆嗦着，心胆俱裂的哀嚎道：

“公子……公子……饶了我一条……狗命吧……我是被逼迫的……我是被杨陵逼迫的……公子啊……我冤枉……我冤枉……”

君惟明仿佛聋子一样，根本就没有理睬江七的哀求号叫，他走上前去，提着江七的领口，“刷”的一下甩出了一丈之外！

江七那张丑恶的面孔已完全扭曲得不似人形了，他杀猪似的惨嚎着，一双小眼连连上翻口中吐出白沫，涕泪沱沱！

叹了口气，君惟明喃喃的道：

“我真奇怪，就凭你这窝囊样子，当年我是怎么会允许你加入‘铁卫府’的……”几乎哭叫得断了气，江七凄厉又骇怖的哭号：

“公子……公子……求你饶了我……饶了我……我知罪了……求你老给我一次忏悔的机会……我再也不敢了……我是身不由主……我是被他们逼迫的……”

第十七章 酷厉之刑

君惟明连眼皮子也不眨，连面容上的一根经络也不跳动，那么冷硬又僵木的把江七俯按在地面。微一侧身，他已自堆满了珍宝珠玉的石池中摸起了一根金针来，这根金针，看上去年代十分久远了；显然不是本朝之物，针长约七寸，顶端尖锐无比，尾部欲打造成一种奇异的蝴蝶形状，在那蝶形尾部的四周，镶嵌了粒粒色彩鲜艳，缤纷绚丽的六角宝石。

手捏金针轻幌，在石洞两壁间夜明珠的光华映照下，可以勾出各种迷濛如彩虹似的光辉来，而这股迷濛的光辉宛似融在雾里，渗在雨中，奇异极了，也可爱极了，假如你细看金针的针身上，还雕缕着极为精致的花纹呢

用左手食指在尖锐的针端试了试，君惟明竟难得展开了一丝笑容。然而，这抹笑容却是邪异的，空洞的，嘲弄的，根本就没有一丁点笑的意思在内，他望了望在地下抖成一团的江七，语声平板——就好象在讲着一个无聊的故事一样——徐徐的道：

“这根金针，有个名子，叫做，‘明心锥’为什么叫做‘明心锥’呢？其中有一段十分有趣的原因——。”润润唇，君惟明续道：

“在前朝的某一段时期，有一位太子爷继承了大统，治理天下万邦，这位坐上了黄龙椅的九乘之尊，真命天子，称得上是英明有为，德智超凡，他唯一有一桩毛病，说起来其实也算一种优点，什么毛病呢？就是他心性太猜疑，不能信任于人，他一有这毛病，当然他属下的那些王公大臣，文官武将就难得安宁了。这位皇上陛下，每对他那些臣子们的忠贞有了怀疑的时候，便令人持着这根‘明心锥’前往，交给那蒙受嫌疑的臣子，而接到‘明心锥’的臣子，亦不啻受到了死刑的宣判。”

“因为，若要表过自己的忠君爱民，永无二志，便只有执着‘明心锥’透穿咽喉自裁以明贞烈心迹，要是不自裁呢？便表示没有‘明心’之意，那么，即等于告诉皇上自己确实不忠，如此，则他便不‘明心’，皇老儿也会派人砍了他的脑袋作为奸佞之惩，所以，这‘明心锥’就是死亡的征兆，也

即乃死亡的信息，见了它或承受它的人，除了准备完蛋大吉，几乎没有别的路可走……”君惟明目光中已含着一股淡淡的揶揄与捉弄之色，又道：

“前面，我为什么说那位万岁爷的猜疑毛病也会是一种长处呢？理由很简单：比如说，我本身可悲的就是没有他那种毛病，假如我的胸襟稍微狭窄一点，多疑性稍微重一点，对我的手下们稍微防范一点，今天，我就不会吃这种亏，栽这种跟斗……”笑笑，他看着金薇那张灰白的面庞，道：

“就正如金姑娘告诉我的一句名言，我将永远记得，那句名言是——信任即是毒药！”

不自觉地痉挛了一下，金薇紧闭着嘴唇没有作声，蓬乱的头发却在轻微的轻微的抖颤……。

君惟明拿着手中的金针点了点地下的江七，道：

“这根‘明心锥’是纯金里包含了一点‘青铜’所铸制，坚硬而尖锐，它的把柄处更制造成蝴蝶形，上面还镶嵌了各种颜色的六角形宝石，相当贵重，而且美丽悦目。若仅看它的外表，将难以察觉出它所象征的恐怖。当然，这一点我相信各位是能体会的，万岁爷御用之物总该是贵重与美丽的才对——不管它表示着什么意义；何况，接受它的人身份俱皆尊显，而一个尊显的人，又受到一国之君的赐死，也理应死得多彩多姿一点，理应死得崇高一点；如若像我们草莽中人一样那么卑贱的被秃刀斩杀或由一根铁棍砸死，不是就太显得平凡和不值了么？”金针在手背上敲了敲，君惟明又平静的道：

“因为这叫‘明心锥’的玩意太过凶戾，所以我搜集到手之后，便抛置在那聚宝的石池中，昨晚我恰巧又看见了；它，它又正在池边的位置，于是，我忽然想到，它也正可以用来叫各位明明心迹！”古怪的一笑，君惟明又道：

“自然，我不是那位九乘之尊的真命天子，各位亦并非我手下的王公大臣。不过，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以这个道理来说，我就只好权充一下皇帝的架势，而各位，也只能委屈点扮演一会那些欲待‘明心’的臣子了！”说到这里，君惟明笑道：

“怎么样？”

江七更是吓得几乎咽了气，他那张脸，已因受惊过度而不像是他的脸了。现在，江七已流不出泪，说不出话，嘴角淌着白沫，流着口涎，他全身僵立，只是一个劲的在吸气出气，一双眼就像中了魔似的只管宜楞楞瞪在那条“铜斑蛇”愤怒扭动的躯体上！

轻轻地，慢慢地——

君惟明靠近了江七，他冷悄悄的道：

“江七，你犯下的罪状你可知道？”

可怜江七哪里还说得出话来？他急剧的哆嗦着，目光里包含了刻骨的哀怨与乞求，那两张厚湿的嘴唇在噙合着，抖索着，但是，任他如何努力，就是进不出一个字音来。

摇摇头，君惟明悲悯的道：

“我知道你怕，江七，我知道；但你为什么要犯下承受这种罪行的恶事来？你该明白那是犯不得的，你曾亲眼看见我们‘铁卫府’是如何惩罚那些与你犯了相同罪行的人，你也会亲耳听到他们的惨号哀叫。但是，你为什么还要去犯，为什么随着去犯呢？”

不待江七有所表示，君惟明已用足尖勾着江七的后头，缓缓朝前拉了一尺——

“我晓得你想求取的是什么，也晓得你贪恋的东西在哪里，江七，那是大量的财富与更高的地位；是么？不错，你想的这些，是天下人人也都想的，这其中包括了我在内；但是，你应该明白；大量的财富和更高的地位并非是不可能的，却须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去循着正当途径求取；不是像你这样，用卑鄙的手段无耻的阴谋，阴毒的陷害与背义弃仁的恶举来侵占；你要把你的梦幻建立在他人的鲜血上，你就必须受到惩罚——设若我不能脱出你们的钳制，你也会遭到良心的谴责。现在，我已脱了你们的钳制，你便要接受我的惩罚，江七，我在此时，只能告诉你两句话：我们俩兄弟一场，我很遗憾。”

蓦地——

江七骤足了全身所有的残力，鬼哭神号般迸出了几个字：

“我知罪了……饶我……啊……”

君惟明的动作快得匪夷所思的，江七的号叫甫始飘扬在石洞沉翳的空气里，君惟明的脚尖已踏在江七的背脊上，轻轻往前一送，跌进一步。

这一刹那间，江七的表情是奇异的，怔仲的，而又迷惘的。他似乎不相信他眼前的遭遇，好像不觉得那两对要命的毒牙已陷进了他的肌肤里；他仍在抖索全身却僵木不能颤动，一双眼可怕的大睁着，在歪曲的五官下，脸孔上的褶纹全扭陷成了一条不可描述的深沟！

旁边不远……

杨陵早已吓得成了半晕迷状态，他面如金纸，痴了一样瞪视着江七的惨状——那将是他片刻后的写照——他的舌头不自觉的伸出嘴外，淌着亮晶晶的口涎，而他的全身，早已被冷汗浸得透湿了……

一侧，马白水的鼻孔大张着，黑大的鼻孔在粗浊的出着气，就像有人正在抓紧他的心脏一般，这位“灰巾帮”的瓢把子鬃眉俱颤，两只眼，似要鼓出眼眶子之外了。

比较沉得住气的，还是金薇。但是，却也仅仅是“比较”沉得住气而已，自从来到这个世界，金薇无论是看的听的，经的，甚至本身所作的，无不充满了血淋淋的残酷，硬板板的冷森，阴恻恻的诡异，她可说见了太多世面，经历太多风险了。但是，她却并没有尝试过眼前这种滋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呢？那种令人发指的死亡方式，刻骨铭心的死亡气氛，那种难以言喻的心头上的可怕负荷……

金薇的面庞是一片雪似的惨白，那几乎已不像活人的，有感触的脸了。她的双唇微张，眸子里的光芒沉重惊悸，似要窒息，而她两颊的肌肉却在不停的抽搐，像是里面有东西在扯动着似的……

忽然，江七全身一震，他撕裂着嗓子般恐怖的尖嚎！

“救……救我……谁来……救……我……哇，呼……呼呼……”

只叫到一半，江七已开始了痉挛，他像被人勒住了喉咙一般，用力吸着气，双眼翻白，嘴已大开，整张面孔在瞬息间便成了乌紫！

带着点怜悯与不忍，霍青沉声的道：

“小子，这人差不多了！”

无声的叹了口气，霍青将手中的另一只软牛皮口袋鞭松，于是“呼”的一声，一团灰影冲出，正是在马白水那粗大的身躯上！

心胆俱裂的马白水差点就吓晕了，他惊骇的大叫：

“救命啊……”

就在那个凄颤的“啊”字飘荡在空气中的时候，正往马白水身上坠落

的那团灰影竟突然一斜，像被什么无形力道牵引住一般，霍然修转，重重的摔向另一个人身上！

那个人，正是江七！

君惟明刚刚把合成十状的双手放下，笑吟吟的道：

“马老，我这手‘粘虚力’如何？”

马白水哪里还有力气和神智回话？

“太狠毒了……”君惟明耸耸肩，道：

“不错，我也有此同感。”顿了顿，他又道：

“其实，看多了也就会习惯自然，人的肉，和其他动物的肉并没有什么两样，亦是血淋淋，一大块一大块的，一条条一丝丝的；分割禽畜的肉，与分割人类的肉没有什么两样，你一定不会怀疑。”霍青哼了一声，冷冷的道：

“谬论！”君惟明笑了笑，自嘲的道：

“我还蛮想望师叔赞我一声‘高论’呢！”霍青忽然一怔……

目光投注于江七身上，连霍青也不禁在心里打了个寒栗。老天爷，现在的江七，还像个江七么？非但全身上下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双眼更突出了眼眶、死不瞑目的暴睁着，他混身的肌肤俱成了乌黑泛紫的颜色，胸腔间，更膨胀如鼓，面孔五官全因过度的痛苦而歪曲成一团。舌头血淋淋的拖出了嘴巴老长，舌尖上，也在滴滴沥沥的淌着紫血；霍青知道，因为江七被先点过“软麻穴”，根本就无法挣扎，否则，只怕够他辗转扑腾的了。江七也没有机会多作哀号，原因是他呼叫不出，“铜斑蛇”的毒性，霍青是明白的，它会使中毒的人极快发生窒息，气管因迅速肿胀而使中毒的人无法呼吸，换句话说，中毒者会被活活闷死，在这种情形之下，死去的人往往连肺脏也都窒炸了……何况，再加上另一只凶恶的‘秃头鸟’在同时横施暴虐呢？

君惟明见过的死人太多了，望着江七，用不着上去查视，他也知道这个叛逆者已经断了气。他淡淡的，道：

“师叔，江七已经回家了。”吁了口气，霍青沉重的道：

“在这种酷刑之下，又有谁撑得起英雄？人，是肉的，没有那个是铁铸的……”

微微一笑，君惟明又走向了杨陵，这位颇有名声的“青豹”如今已骇得魂飞魄散，仅剩下一口气，和一点悠悠晃晃的灵智了，他很想撑撑好汉，但是，却任怎么也撑不起来，他明知道难逃此劫，却又实实在在的不想死，千真万确的怕死。本来，自古有几个人能在那来到死亡之前扮得出起英雄呢？

君惟明带着一丝歉意道：

“对不起，我的老弟兄，我最信任的伙计，你的副手小阎王已经到老阎王那里去听差了，你也得快赶一步和他搭个伴……”

恐惧至极的抖索着，杨陵努力使自己能发出声音。虽然那发出的声音也已哆嗦得不成话了。

“公子……请……你老……念……在我追……随你老……近十年……的汗马功劳上……公子……求你老……饶……饶了我吧……”君惟明淡淡的道：

“你知罪么？”蓦地痉挛了一下，杨陵绝望的道：

“求求你老……公子……我……我一生……只做错了这……一件事……”

公子……求你老大思……大德……就……就饶过我……这唯一……唯一的一次……吧……”君惟明笑笑，道：

“有两句话，‘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如今，杨陵，你正是要铸千古恨的时候了。”没有再看杨陵那张可怕可悲的惨怖面孔，君惟明仰起头来，悠悠的道：

“人世间，有很多事，做错了可以忏悔，可以痛改前非，但也有很多事，只能错一次，一次错了，就永远不会再有忏悔的机会了，就好象你目前这样。人活着，只是一段短促的时光，没有方法来尝试每一件事，换句话说，也没有方法来尝试每一种结果，因此，我们就有了人伦纲常，善恶分解，由这些，告诉我们那些事可以做，那些事不能做，那些事应该做，那些事不该做了。如若不顾人伦，罔视纲常，混淆黑白，倒置善恶，则这人也就是个邪恶之人了，邪恶之人是留不得的，除非那人不晓得他的所行所为乃是邪恶——譬如三岁稚童——但是，杨陵，你并不合于这个条件，你已足够够懂事的年龄了……”杨陵颤栗着，哀恐的嘶叫：

“我……我是你的老弟……兄……啊……”君惟明微微顿首，道：

“不错，你是我的老弟兄，你曾立下不少汗马功劳，也曾与我同甘共苦过，这些，我全不否认，我只是有一点疑问，杨陵，既然我们之间如此亲密，你为什么要陷害我？要帮助他人夺我的基业？残我的手足？谋我的妻妹？还有，觊觎我的藏宝再加上要我的老命？嗯，为什么？”

杨陵窒住了，是的，为什么？为什么？他怎敢坦白承认那是为了贪婪、自私、阴毒、奢望与失掉了羞耻与天良？君惟明仍是淡淡的，道：

“现在，你还有话说么？”杨陵突然涕泪滂沱，号淘大哭起来，惨厉的号叫：

“我错了……公子……我错了……求你……饶我……这一道……吧……公子……求求你……”君惟明叹了口气，道：

“杨陵，你错的这一次，可惜是属于那种一生之中只能错一次的类别，我若饶了你，异日我还能去管束谁呢？”

惊骇欲绝的尖号着，杨陵被点过“软麻穴”的身子竟然也因他过度的挣扎而在微微移动了！君惟明摇摇头，足尖倏挑，准得不可言喻，整挑到杨陵的躯体！

杨陵的惨叫刹时闷噎了回去，开始变成了窒息似的“唔”“唔”低哼，他全身在簌簌抖索着，令人不忍目睹的惨状……

第十八章 毒腕沥血

仿佛嗓子梗了块什么东西一样，霍青闷沉沉的道：

“这姓杨的小子，也完了……”君惟明回过头来，双目中的光辉带着些儿古怪的迷惘，他轻轻的道：

“我们原本便是他要他这样的，是么？”

“有人说，自古艰难惟一死，小子，而你把这个“死”字搞得更艰难，更令人不寒而栗了……”君惟明静静的道：

“我知道，师叔对我方才的方式不赞成……”霍青摇摇头，道：

“真是不敢苟同。”他憾恨的，又道：

“昨夜，我在一怒之下要替你报仇雪恨，个个将他们斩绝，你却阻着我，说不能太便宜了他们，我起先还在纳闷，以为你忽然发了慈悲心，又以为你反对我替你报复的手段，那里知道，你却有更歹毒的法子放在后面，不能太便宜了他们，小子，你可是真做到了没有太便宜他们啊……”

闭闭眼，君惟明象是平定了自己一下，然后笑吟吟的，道：

“怎么？马老，有什么地方不舒适么？”

浊重的喘着气，马白水的胡子稍沾着一颗颗晶亮的汗珠，而每随着他上下牙床的交颤，那些汗珠便一粒一粒地掉在他的胸前，他可怜的以目光哀恳着君惟明，两额的太阳穴也在不停的“突”“突”跳动。这一瞬间，马白水早已失去他一向的雍容气度与傲然形态了：他显得如此苍老，如此衰败，如此颓唐，又如此绝望。此刻，他不似一个江湖上颇有盛名的黑道大豪，更不似一个冷酷凶狠得令人退避三舍的武林强者。他和任何一个同样年纪的老人并没有分别，甚至，比一个寻常的老人看来更龙钟，更孱弱，更畏缩，加上，更窝囊！

君惟明温柔的，又道：

“不要紧张，或许你有些不能适应，但过不了多久即会好的，只须要一点点时间，马老，你就会永远解除痛苦了，永远也不用担心你所担心过的那些烦恼了，马老，永远……”抖索着挣扎，马白水语不成声：

“君惟明……得放手时……且放手……杨陵……和江七……已被你处置……你又何苦……非要老夫……的性命不可？”君惟明搓搓手，平淡的道：

“说得是。不过，在先前，马老，你为什么又非要我的性命不可呢？得放手时，你也早该放手哪！”痛苦的呻吟了一声，马白水呐呐的道：

“我……我……是受人……之托……身不由……主……”君惟明一笑道：

“你是受人之托，托你什么？托你来谋杀一个与你素无冤仇的人？托你来侵夺人家的财宝？托你协助那人强取别人的妻子？托你以这大的年纪来奸污人家的弱妹？你心肝全没有了，那里还做得了主呢？”

马白水窒噎住了。不错，君惟明句句不假，字字是实，象是一针针扎在他的心上，而遗憾的是，竟又是针针见血。

双目中的光芒是平静的，安样的，但却平静得僵木，安详得寒铸。君惟明伸出手来，轻俏的道：

“马老，你受人之托来杀我，而我，我更一层，我受我之托来抵挡你，不幸的是，你输了，我赢了，而输赢之间，并非一笑了之，而是要出人命，分生死的啊！”恐怖的颤抖着，马白水苦苦哀求：

“君惟明……君惟明……你放了我……吧……我发誓……自今以后……退出江湖……永不记恨……此仇……君惟明……你发发善心……行好事……可怜我已老耄……你放了我……我……也活不多久了……”猛然一把提着衣领将马白水拎了起来，君惟明一咬牙，硬板板朝前走了几步，马白水哀嚎着涕泗横流：

“君惟明……求你……求你饶命……你不能杀我……不能杀我……都是童刚……童刚那王八蛋……作的孽啊……”君惟明点点头，道：

“你老放心，你去了之后，童刚也逍遥不了多久的了。你须记住，在阴间你们若再见了面，可千万别勾搭着又去害人……”哀告声变成了惨厉的呼叫，马白水的眼泪与口涎四溅，鼻涕流到了胡子上，他绝望的悲喊：

“不要杀我……不要杀我……君惟明……我向你下跪……我朝你叩头……你要我什么我都给你……君惟明……作牛作马我都答应……君惟明……就只求你……不要杀我……”悲悯的看着惊恐欲绝的马白水，君惟明缓缓的道：

“我什么都不要，马老，只要你的性命！”

不待马白水另有反应，君惟明已运起左手弯曲如钢爪似的五指，狂暴的开始撕裂马白水身上的衣衫，他的手劲是如此强悍，动作是如此利落；只听得在一连串的破帛之声里，马白水那袭早已污秽皱乱不堪的外衫加上他的中衣，小衣，已完全被君惟明一片一片的撕落！

极度的骇惧里渗着极度的惊恐，马白水催肝沥胆似的惨号：

“住手……住手……你你你……你想做什么？”君惟明慢条斯里的，道：

“我们开始了，马老。”魂飞魄散的马白水奋力挣扎——却仅能使得身体微微颤动——他惊骇欲绝的悲嚎；

“救命啊……老天爷……救命啊……”

君惟明目光一冷，锋利无比的匕首对着马白水的脑袋中间擦切过去，于是，在血光暴映下，马白水头顶上的头皮已分成两边卷翻开去，形成了一种极为可怕的惨厉形象！

语声未已，马白水又猛然跳了起来，喉间发出尖厉怪诞的吼叫“唷”“哇”“唏”“啊”，两手在身上乱抓乱扯，象是体内有千万虫蚁在叮咬，身上有钢针尖刺在扎戮着一样。现在的马白水，那形态，简直象一个疯子，一个失去理智的狂人！甚至象一只猿猴！

蓦然，霍青惊叫：

“我的天，看他——”

现在，马白水越叫越惨厉，蹦跳也越剧烈，君惟明却冷漠的毫不为动的注视着眼前这付惨景。

第十九章 法外施恩

马白水那种惨不忍闻的嚎叫是凄厉的，也是恐怖的。起先，象是在催肝沥血般尖锐的嗥叫着，还颤抖成悠长的尾音，逐渐就变为粗竭而短暂的呼噜声，象呻吟，又似挣扎，宛如被人捏着喉咙所发出的窒闷喘息，到后来，便完全成了一种怪异而骇人的吸气声：“呼……噗”“呼……噗”，有点象拉风箱所带起的磨擦低响，沙哑，粗糙，但却另有着着一股子颤伶伶转着喉膜的细微声音，就象怨魂的哀告，厉鬼的悲叹，可怕极了也阴森极了……

良久……

君惟明喻动着鼻翅，微合上眼睑，他展露出那一口洁白而整齐的牙齿。那一口牙齿，会给人一种宛如两排利刃般的尖锐与狠毒的感觉；在齿面的磁光轻轻闪耀下，他满足的丢下手中兵器，拍拍手，深沉的笑道：

“师叔，这一幕，大功告成。”紧皱着那双眉儿，霍青蹙着气，沙着嗓子道：

“我……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你……”揉揉面颊，君惟明不在意的道：

“你老不喜欢看？”霍青艰涩的道：

“小子，我奇怪你的冷酷心性是从哪里……你师父够狠了，但比起你来却仍难望项背……你父母么？我却一向知道你父母在生前全是老老实实，本本份份的大生意人……你这么个歹毒法，都是从那儿学来的？”君惟明淡淡一笑，道：

“就算我是‘无师自通’吧，师叔。”霍青哼了哼，道：

“你怎的不通些好玩意？”君惟明一晒道：

“这些‘玩意’本来便是好的，师叔，只看用在那一种人身上。一个终生奸淫掳掠的恶徒，到末了被送上法场，挨一记断头刀，那一刀要了他的脑袋，够狠了吧？但却会使天下善良之辈人人额手称庆，心头大快，为什么呢？因为对这种人，也只有用这种方法才合适。师叔，惩奸罚恶的目的是一样，我们又何苦非要斤斤计较惩奸罚恶的手段问题？”霍青怒道：

“为了人道？”君惟明笑了，又道：

“天下对善恶的分野，对人们礼教的约束，固然在于人们自己心头的一点良知，这点良知形诸于外，便成为社稷的整体传统与纲常，这是至善。可惜却偏有人破坏这些，罔顾这些，那么，这少数人便成为恶人了。

“为了要保护礼教的衍绵，善良风气的维系，对这些破坏者便有了制裁的方式，师叔，那方式我们称为‘王法’。不论‘王法’的手段是轻是重，是狠是慈，它的所求只是为了天下好人的安宁，纲伦的常存，而在‘王法’之下，那些受到制裁的恶人，他们所受到制裁的前因后果，也就全包涵在‘人道’之中了。为了人道才斩除这些不人道的，为了人道才消灭这些罪恶的。就算我们为了‘人道’而下手稍微残酷一点，那大前提不是仍然未变么？”霍青一下于被窒住了，好半晌，才气咻咻的道，

“你不是‘王法’呀！”君惟明点点头，道：

“但是，他们却是恶人。在‘王法’不及达到或无法立时善做处理的时候，我们可按照我们江湖上的传统与规矩来对付这些恶人，‘除恶务尽’‘天下奸孽人人得而诛之’。

问题是，只要你能辨清他是不是恶人，够不够得上受罚的等级便行。师叔，我们有我们自己武林圈子里的律约，是么？”霍青长叹一声，道：

“我真老了……连说话也松散得不堪一击啦……”君惟明深沉的道：

“师叔，请你老恕过弟子我，或者，我说的道理有些邪，但我相信我还有人性，遵人道……”霍青沙哑的道：

“你可要记住你讲的话，小子！”君惟明苦笑道：

“当然。”

微微一侧首，君惟明的目光已投注在金薇身上，如今，石洞的四名俘虏中，金薇是硕果仅存的一个活口子，甚至，在他们浩浩荡荡的登山寻宝诸人里，也就只剩下她一个人还活着了。

方才，那一幕血腥的，残酷的，尖锐粗野得不带一丁点人味的惨剧，全已在金薇的眼前徐徐映过，是那么令她窒息寒栗的一一发生，又是那么使她心惊胆裂的一一结束；满地的血，满鼻子的腥膻，满脑海的恐怖，满心脏的颤栗，然后，她的三名同伴，就只余下三团不象尸体的尸体了。好惨啊……

面色是腊白的，白得泛出淡青；嘴唇更已失去了它往昔的丰润，变成干枯龟裂；秀发披散着，身上衣裙凌皱，染着血污，沾着泥灰，金薇的美艳刁俏已无从见，现在，她所有的，除了狼狈之外，就只有绝望与悲恐了……

君惟明的目光冷凛得如一双利剑般射了过来，甫与他的眼神相接，金薇更不由机伶伶的打了个哆嗦，刹时间，她的呼吸急促起来，唇角也在不停的牵动，连双瞳深处的意韵，也在那么怜生生的抖索了……

那丝毫不带笑意的笑，君惟明象根本不把金薇放在眼中似的，拂手解开了她的穴道，冷悠悠的道：

“很值得惋惜，金姑娘，轮到你了。”全身猛一抽搐，金薇强行压制住心头的惊悸与伤痛，她一甩头，用这个小小的姿态掩饰眼眶中的泪光，语声凄楚道：

“我……我已经准备好了……你……你下手吧……”君惟明冷冷的道：

“抱歉了……”站在一侧的霍青，踏上半步，急促的道：

“小子，记得你答应我的事？”当然，君惟明是记得的，霍青要求他不要用残酷的方法杀戮金薇，现在，霍青又在提醒他了……

摇摇头，霍青又低沉的道：

“我，我先出去，小子，我实在不忍再看下去了……”微微一怔之下君惟明笑了，他颌首道：

“你老放心，我会依照你老心意做的。”看了看金薇，霍青又急忙躲过金薇那悲怨凄绝的回视，他略一犹豫，踉踉脚，匆匆转身离开。

君惟明无可奈何的耸耸肩，喃喃的道：

“不错，人心是肉做的，当年杀人不眨眼的‘大天臂’师叔，竟然也不忍看下去了……”

自嘲的一笑，君惟明踱到了金薇跟前，注注视着着她，她也仰视着他，这情景，嗯，很微妙……

良久，君惟明俯望着金薇，道：

“你很憔悴，已不复‘红蝎子’昔日的风韵了。”想不到君惟明在痛下辣手之前竟然会说出这种话来。金薇怔了怔，惨然道：

“这会有什么不象吗？人一死……不论是憔悴还是美：艳，又会有什么相异的？总归是死了……”笑了笑——那笑，十分古怪——君惟明道：

“你生的很美，年纪又不大，更成长在一个武林世家之中，你原该有个十分幸福的远景，有个异常甜蜜的梦幻才对；老实说，你不应该死得这么早，那很可惜……”金薇唇角抽搐了一下，幽幽的道：

“现在，这些全不足论了……”君惟明淡淡的又道：

“金薇，你对我一直很开朗，很坦率。严格说起来，你还有些照应我——不象他们把我当狗一样对待；因此，我该多多少少的报答你一点。你说，你愿意我怎生个报答法？”犹豫片刻，金薇迷惑的道：

“你，真有此意？”君惟明点点头，道：

“否则，我何须说出？”金薇一咬牙，道：

“那么，我求你给我一个痛快，不要叫我死的太痛苦，更不要教我死得——太难堪！”凝视金薇，忽然，君惟明笑了起来，他缓缓的盘膝坐在金薇对面，在金薇的怔忡与惊疑里，他柔和的道：

“告诉我，金薇，你怕死么？”金薇呆了呆，坦然点头道：

“怕！”满意的一笑，君惟明又道，

“怕到什么程度？迟疑了一下，金薇凄楚的道，

“事到如今，君惟明，你为刀组，我乃鱼肉，宰割杀剐任由你，你又何苦再来讥消呢？”君惟明双手抚搓，沉缓的道：

“我并非在讥消你，金薇，我只是要和你印证一下，当我们处于相同的死亡边缘时，我们心中的思想以及忧虑是否一样？但显然的，却多少有点迥异……”金薇诧异道：“什么地方不同？”君惟明澄澈而明亮的眸子一闪，道：

“很简单。佛家说，人的身体原只是一付臭皮囊，舍此臭皮囊等于舍弃一件累赘，可以促使轻烟似的魂魄直飘无忧之境；不过，话虽是这么说，却又有几个人能当真做到这一步四大皆空，不牵不挂的境界？身体固然是臭皮囊，但大多数人却仍然舍不得抛弃。

金薇，你显然也就是那大多数人中间的一个……”金薇毫不掩饰的点头，道：

“我承认。”君惟明笑笑，道：

“这就是我们迥异之处了。金薇，你之所以不比我强，没有我今天的霸业，其原因也全在于此，因为你看不透生死，悟不清人活着的真谛，你太贫恋人世，太迷醉于感触，又太甘饴于知觉了……”

“你可晓得，我也怕死，但我到了必死之时，这一切我全会抛开，不去想它。死亡，是一种解脱，甘心与不甘心是另一回事，它总将人的一切解脱了……”顿了顿，他又道：

“在我被囚禁在你们手中的沿路上，你不是奇怪于我的镇定与淡然么？不错，我还有一点希望寄托在我守洞的师叔身上，但那却并非绝对可靠，更不敢说万无一失；我之所以能那般平静，主要的，全在于我把生死看淡了。”

“人有活十年、数十年甚至百年者。但在活着的过程中，却遍尝生之苦果，庸庸碌碌一辈子，到头来仍难逃大限。我肩负太重，心郁太浓，我并不逃避。不过，若是遭到不可避免的厄运时，我更乐于藉此抛掉重担，这也算是一种乐趣。”

“整个来说，到了那一步，我即会看穿一切，不到那一步，我却同样也看不开。只是，这却比到了那一步还看不开的谗君要强多了……”金薇低忸的道：

“你是指……我已到那一步，就该看开些了？”君惟明柔和的道：

“不错，我希望你能心灵敞朗。”凄然一笑，金薇道；

“多谢你的开导与教言。君惟明，你是一个值得人们欣赏与留恋的刽子手！”她哽咽了一声，又道：

“如今，你又逃过那一步劫难，那么，你还看得开么？”君惟明低沉的道：

“我已说了，我逃过那一步劫难，我就得再负重担，再尝世间百苦，再感受恩、仇、乐、哀。金薇，我只得如此。”金薇摇摇头暗然道：

“我不如你，君惟明，不论要不要死，我的心欲难抛。”君惟明喟了一声，道：

“可叹。”金薇仰头悲伤的道：

“你可以下手了，君惟明。”沉吟着，君惟明目光怪异的注视着她。半晌，君惟明轻轻的道：

“人家说你精明狡黠，金薇，错了，错了，你实在很笨，很愚蠢，也很木讷！”眼眶中含着泪，金薇颤抖而迷惘的道：

“你是说……”君惟明截住道：

“我曾答应过你，我要多多少少对你有一点报偿，我叫你自己提出来希

望我如何报偿——。”金薇疑惑的道：

“我……我已提出来了，希望你能令我痛快一死……”君惟明嘲弄的笑着，他道：

“你真傻，我并没有限定你的内容与范围，换句话说，只要是你能想到的要求，都可以提出来！”猛然愣了，一楞之后，随即而来的便是一连串急烈的抖索。金薇有些震惊的，又有些空茫的，有些狂喜的，又有些怀疑的哆嗦着问：

“你……你是说……是说……”君惟明点点头道：

“我是说，只要你想到的报偿，要求都可以提出来。譬如你何不要求我恕你一命？”

宛如早雷殛耳，金薇脑袋里一阵嗡嗡作响，加上一阵极度的晕眩，她心跳口噪面红气喘，几乎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听觉，她张口结舌顛顛的道：

“君惟明……你……你……真的？”君惟明微微一笑，道：

“当然。”抖索着，金薇上气不接下气的道：

“我……我……我现在……还可以……提出来不？”君惟明平静的道：

“你不要要求痛快一死了？”金薇急急摇头，热泪泉涌，可伶生生的道：

“不……不……我想改换另一种要求……”君惟明慨然道：

“可以，你说吧？”颤抖着，金薇急切的道：

“我不愿——不愿意死……”又是干脆又是爽快，君惟明用力颌首道：

“行，我答允你！”泪水象断了线的珍珠，一颗一颗的，成串的，自金薇那惨白又带着美丽红晕的面颊上滴落。她哭了，痛快淋漓的哭了，哭得全身痉挛，哭得泣不成声，但是，这又何偿不可称为“喜极而泣”呢？

君惟明不言不动，仅只默默的让金薇尽情哭泣着。他知道，这一哭，可以把金薇心中的恐惧、惊悸、羞辱、悲愤以及惶乱大半发泄出来，而金薇一夜来所受的委屈与折磨，也应该好好发泄一番了……

好一阵子——

君惟明悄然递上自己借用师叔的那张麻布大手巾，金薇接过，仍在啜泣不停的拭擦着脸上的泪痕。君惟明温柔的道：

“我想，你该哭够了吧？”极力抑止心头的千百感触，无限滋味，金薇一边拭泪，一面抽噎着道：

“我……我好难过……”君惟明微微一笑，道：

“死里逃生，原该高兴才对。怎么难过？”金薇又流下眼泪，哽咽道：

“我……我对不起你……”君惟明有趣的笑了笑。道：

“对不起我？哪一方面呢？”拭着泪，金薇拿着麻布的那只白腻柔滑的右手在轻轻颤抖，她仰着脸，那张俏丽脸庞上的神情，却是如此羞惭，如此歉疚，如此惶悚，又如此不安；现在，这位“大宁河”金家的少主，看上去已完全失掉了平素的泼悍和刁钻，眉宇唇角之间，更找不到那种令人莫可奈何的狡黠与屈傲了。她变得异常的娇弱，异常的柔婉，异常的彷徨、以及异常的使人怜惜，就如同任何一个象她这种年纪的女郎一样，充满了这个年纪的女子应有的各般情韵，再也不显得特殊了，再也不显的突出了，是那般怯生生的，又那般软绵绵的……

仍在哽咽着，她道：

“我……我从来……不向人道歉……从来不……但这一次……我知道我是真的错了。”

我不该帮着他们来陷害你，不该昧着自己良心来做这种天理不容之事……我象是入魔了……变得那么贪婪，那么残狠……只为了一些毫无生命意义的财宝，却去暗害一个有生命，有意义的人……而那些财宝，又是多么空勾啊……它们原本便不属于我，我……我为什么又要以那种不正当的手段去攫夺呢……”君惟明深沉的道：

“现在，你才想到这些？”摇摇头，金薇伤感的道：

“不，在我答应做这件事的时候我即已想到了。但是……我不否认，这件事虽是邪恶而不义的，它隐在后面的代价却实在巨大的惊人……我受不了那种诱惑……我更爱颜面，当他们请到我，又提出如此优厚的条件时，在那一双双炯亮的眼睛注视下，我……我也无法示弱推托……可是我要告诉你，我一直是于心不安的，一直是内疚神明的……我，我只好强自压制，勉强自己僵撑下去……我……好后悔……”忽然想到了什么，金薇又惶悚的问：

“为什么……君惟明……你要饶我？”她又接着补问：

“因为我是女人？”君惟明冷烈的笑了，道：

“不，我并不特别对女人宽厚。换句话说，只要是谋害我的人，任他男女全是一样要遭到报复！”怔了怔，金薇忐忑的道：

“那……那你为什么饶过我呢？”君惟明悠然道：

“你自己已经说过了。”金薇迷惘的道：

“我，我说过了吗？”君惟明点点头，道：

“是的，因为你还知道是非，明白善恶，分辨忠奸，此外，你总多多少少还有点天良。”苍白的脸蛋儿刹时羞得红霞遍布，金薇汗颜的道：

“我……我真为自己感到耻辱……”君惟明淡淡的道：

“知耻近乎勇，由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你仍可救药，未曾执迷不悟下去。金薇，你要知道，一个人再坏都没有关系，只要他的心没有死，只要他尚知悔改，便总是有希望的，你正是如此。而你的那些伙伴却不是这样了，他们连心都死了，心死了的人，留着还做什么呢？早就麻木不仁了……”吸了口凉气，金薇犹有余悸的看了看地下那三具不成人形的尸体，她微弱的道：

“君惟明，你……你实在太狠，真是狠到家了……”君惟明笑笑，道：

“你‘红蝎子’也这样认为？”金薇闭闭眼，低细的道，

“我自以为见过不少，也经得不少了，自以为早就可以独当一面，独行独闯了。对一般人来说，是这样的，但在你面前，君惟明，不论那一方面，我现在知道，实在差得远……”君惟明吃吃一笑，道：

“此时此地此情，我亦无庸客套。是的，你确还比不上我，当然，在别人的面前，我看你也是响当当的……”

素来倨傲黠慧的“红蝎子”金薇，此刻，哪还提得起她平常的那股子刁钻劲儿？而且，事实证明她确实差上一大把火呀。戚然轻喟，她道：

“以后，你，打算报复吗？”君惟明平静的道：

“我想，我既然不想抛开，就必须担负——不论是思是怨，是德是仇，你明白？”禁不住心脏一抽搐，金薇怯怯的道：

“我……我明白！”抿抿嘴，君惟明徐徐的道：

“那就好。”想了想，金薇又低低的问：

“那么……我呢？我想你是不准我在眼前离开的？”活动了一下脖颈，君惟明安详的道：

“不错，我不愿意我要报仇的风声先走漏出去。”金薇急切的，也是发自

内心的道：

“我不会出卖你，永不会！”她又痛苦的道：

“我对不起你，陷害你而你非但不杀我，更不以过去的错失而鄙视我……你，你待我是那么思深义重，那么坦挚真诚，假如我再做出什么亏负你的事，我，我还能算是个人吗？君惟明，你不要怀疑我，那会令我觉得不配再活下去……”君惟明和气的道：

“不要那么钻牛角尖，金薇，我并不是怀疑你……只是——”顿了顿，他坦率的道：

“只是我已不敢再相信任何人了！”金薇愕然道：

“为什么？”君惟明沉重的道：

“还需要我再加说明？血缘近如亲妹，情份重如未婚妻子，思义重如多年兄弟，他们全能出卖，别人，还敢说什么？”

凝视着君惟明，金薇那双眸中的光芒是深邃的，坚诚的，贞烈的，也是凛烈的——这种神情。不由将君惟明惊愣住了。他默默的注视着金薇。四目相触的一刹那，君惟明竟然难以自制的心弦一阵颤动：那是多么令人刻伶银心的瞬息啊。从金薇的眸瞳中，君惟明读到了她内心的节义，看到了她内心的坦挚，明白了她内心的坚定，更领悟了她内心的真诚，那是一种灵魂的低语，天良的呼唤，生命的信号。那是赤裸裸的，不可伪装的，把她整个无形无声的音韵完全倾注向君惟明的意识中，没有一点虚假，也没有一点做作！

低哑的，金薇一个字一个字的道：

“我很失望……君惟明，因为你竟然把我和他们作为比较……你应该知道，我和他们是完全不同的……我……要证明给你看！”君惟明徐缓的道：

“证明？你的意思是？”金薇断然道：

“我的意思是，我将站在你这一边，帮助你，雪你的仇，洗你的恨！”君惟明有些意外的道：

“你就不怕他们说你背义叛友？”摇摇头，金薇坚定的道：

“我这样做，不是背义叛友，而是抛弃邪恶，黑暗，迎向光明！”沉吟了一会，君惟明又道：

“金薇，你再考虑……我并不希望你也卷进这个漩涡。”金薇苦涩的一笑，道：

“或者，君惟明，你认为我的力量不够吗？认为我所发生的作用太少？姑不论这些怀疑是否正确，我想你多一个人的效力总也多一分方便，多一分帮助。可能，你会有用得着我的时候，而我。也早准备好了以生平之能来报答你的恕饶重恩。君惟明，你何不答允我？”君惟明犹豫的道：

“你大概知道，我这件事需要以牙还牙？以血洗恨？”金薇用力点头，道：

“我知道。但你也应该明白，那些对我并不陌生。在你或令叔眼中，我或许十分平庸，但在一般人的心里，我却也不是弱者；何况，我更有‘大宁河’金家做后盾——换句话说。也就是你的后盾！”君惟明哈哈一笑，道：

“长安‘铁卫府’的魁首，还要‘大宁河’金家来当靠山，这未免有点笑话了吧……”金薇正色道：

“恕我忠言逆耳。君惟明，这几天的功夫你‘铁卫府’中只怕已经改旗易帜，另换天子了。那些效忠你的手下也难说不被逼害或迫逃；如今，你这铁卫府的魁首，仅是个空架子而已，上上下下，只剩你一个人了，将来，在

人手方面，你极可能会用到我金家的所属！”并不激动，也不羞怒，君惟明以手指轻敲膝盖，平静的道：

“我相信，姓童的可能已经着手接收我的基业，改换我的重要手下，篡夺我的领导大权；但是，他没有我被害的尸体，又怎么编出借口来以安人心呢？”闪烁着智慧的双眸，金薇有条不紊的道：

“这也简单，我假如是他，一见未能按照原定计划收到依的尸体，而我们这一批动手行事的人也全部失了踪迹，我就会马上采取更进一步的手段。”

“第一，我立即暗中清除异己，发动篡业大举；第二，我向内外宣称你已遭难的消息，并伪称已遣人前往驮运你的尸体；第三，我运用你的妻妹为助力，游说诱导你的手下们，以造成势非由我接掌你的基业不可的趋势。”

“此外，若我找不着你的尸体，又何尝不可以去找一个：毁去面容的替死鬼来顶代？到时候再由你的妻妹与那些早已叛离的手下们来指认不就得了？至于如何做得逼真，如何不令人起疑，这就全看当时的情形运用了。我想，姓童的城府深沉，阴诡无比，这一套把戏，他会玩得比我们更完美，更周全的。君惟明，你以为然否？”沉默良久，君惟明颌首道：

“不错。”金薇道：

“愿意我帮你吗？”君惟明豁然笑了，他道：

“你真鬼！也罢，便如此了！”金薇欣慰而喜悦的道：

“谢谢你给我一个报恩的机会，君惟明，你会知道你这样做是正确的。将来，我能证明给你看！”君惟明点着头，笑道：

“我相信，金薇。因为你的狡黠，你的果断，你的智慧，你的手法，我都领教过了……”金薇羞怯怯的道：

“比你，还差得远——”一笑中，君惟明正想说什么，石洞的铁门已被启开，霍青手提着四个大麻包匆匆走入，他不说话先叹气，然后道：

“都完事了吧？小子——”

蓦地，这位昔年武林中威名赫赫的“大天臂”陡然愣住了，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手指着满面春风的金薇，又朝着喜笑颜开的君惟明张口结舌的怪叫：

“天爷……她……她居然还活着？”

第二十章 血手将伸

缓缓扶着金薇站起，君惟明向目瞪口呆的霍青躬身道：“抱歉使你老受惊了，师叔。”吸了口凉气，霍青看看金薇，又瞧瞧君惟明，瞧瞧君惟明，又看看金薇，好半晌，他才又惊又喜，满头雾水道：

“我的妈，这是怎么回子事？小子你竟忽然发了善心？莫不成铁树开花，日自西出了么？”君惟明笑吟吟的道：

“师叔不是特别交待我，对金姑娘不要太残酷么？如今，该如师叔尊意了吧？”霍青迷惘的道：

“但……但是我料不到你……你却是仁慈得这般彻底，这般叫人不敢置信——”君惟明微微一笑，道：

“人世间，师叔，往往有很多事是出乎意外，不敢叫人置信的啊。”呆了

片刻，霍青呵呵笑将起来，他扬着手中的大麻包道：

“小子，你总算还有点天良，我老头子的话你也多少能体悟点。呵呵，好，好，这样正好，本来么，就犯不着太过赶尽杀绝呀……”君惟明忙道：

“师叔，你拿来的那四条大麻包，如今只要三条就够了。”霍青连连点头，道：

“我晓得，我晓得……”说着，他转向金薇和藹的道：

“丫头，我这老汉么，说起来也算不上个好玩意，在我手里玩翻了性命的朋友已是不可计数，但是，比起我这宝贝师侄来，可还是小巫见大巫。我是小巫，他是大巫。他那狠法儿，实在叫我也毛了心啦！你如此这般严重的得罪了他，他尚能饶你，也真不知道是他吃错了药，还是你早修了德，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金薇连忙深深一福，感激地道：

“也多亏你老人家的美言搭救……”十分受用的呵呵一笑，霍青道：

“罢了，罢了，还是你命不该绝——”他说到这里，忽然抽抽鼻子，皱起眉头道：

“小子，你领着这丫头到外面去歇歇，这里，容我老头子来拾掇拾掇。唉，变成修罗场喽……”君惟明道：

“有劳师叔了。”一挥手，霍青没好气的道：

“快去吧，你麻烦我老头子的地方可是太多了。”

不再多说，君惟明先行引路，带着走路时尚现踉跄不稳的金薇，走出了这座宝气弥漫、却又血腥盈溢的石穴之外。

他们没有在石洞中逗留。在君惟明前导下，径直行出地道，来至洞口之外，而洞口之外，却竟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群山叠峰不再阴霾，隐隐现露出微微的郁翠；天空也是分外清朗，有风吹拂着，不大，只是略现狂劲罢了。尤其是，空气新鲜而沁凉；人一出洞，接触到大自然的情景，便不由心旷神怡，身心俱爽了！

欢呼一声，金薇首先长长吸了一口清新空气，她感叹的道：

“好美的大地！我怎么以前从未发觉它是这么美？这么值得人留恋？”君惟明淡淡的道。

“很简单，因为以前你未曾失过自由，更没有过两世为人，在那鬼门打转的机会！”

怔怔的看看君惟明，君惟明正斜斜依在那块借以指引秘洞暗径的虎形白石上。他一袭黑色长衫随风拂动，衣袂飘舞，几缕发丝垂落额前，苍白中青紫瘀伤隐浮的面容仍然俊逸俏雅，微带疲乏的神韵依旧高远洒脱。那股子味，那股子劲，真是迷人极了，雍容极了，只拍宋玉再生，也不过就是如此了吧？

金薇只是怔怔的看着君惟明，连答话也忘了。在这瞬息间，她竟然觉得心旌摇荡，神智痴迷，除了君惟明的形象，似乎什么也不在脑中，什么也不在他心上了，是那等热燥燥的，混浊浊，晕眩眩的……

被金薇那种炙烈又大胆的目光看得有些尴尬起来，君惟明禁不住轻咳一声，低低的道：

“金薇，呃，有什么不对？”猛一机伶，金薇如梦初醒般悚然惊悟，她那美艳的脸蛋儿焕然涌起一片红霞。窘迫无已中，她赶忙支吾掩饰：

“啊！没……没什么，没有什么不对……我，我只是在看你的气色复原了些没有……”同时金薇又面红心燥的一个劲陪里责备自己：

“金薇，金薇，你是怎么了？你平时的机智和灵巧都到哪里去了？平时的狡黠和刁钻又到哪里去了？人人提起来头痛的红蝎子眼前却像一个情窦初开的小女孩一样叫人笑话，叫人耍弄？那么失态，那么生嫩，那么扭捏……多害臊啊，可羞坏人了……”君惟明看得出金薇的窘迫情态来，他转开话题道：

“我想，除了脸上的瘀肿尚未褪尽，我的气色该是好得多了。其实也只有颈下琵琶骨及双腕两踝的擦伤，别的也没有什么，今早起来，精神上也颇觉健朗充沛，大约再养息一段日子，就会完全痊愈了。”金薇讪讪的，忙道，

“只是还有些儿苍白……”君惟明含笑道：

“大难余生，这是免不了的。金薇，你也差不多啊！”不自觉的以手抚颊，金额发现君惟明正在目光熠熠的注视着她，又慌忙把手放下，脸红心跳的道：

“是吗？我……我倒不觉得……只是身子还有点儿酸软……”把拂在额角的发丝理回，君惟明低徐的道：

“当然，你也该多休息。这些日来，我固然并不舒泰，但是，我想你也好不到哪里去！”金薇坦率的点头，道：

“老实说，确是如此。”轻轻将手指在岩地上敲击着，君惟明悠悠的道：

“那是一种心灵的负担，薇？”金薇羞愧的一笑，道：

“是的……”说到这里，她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道：

“君惟明，你的兵刃可曾取回来了？我把它放在——”不等金薇说完，君惟明已接着道：

“谢谢，我已经自那篷车底层取回来了，果然你本没骗我，实际上，你放它进去的时候已经被我由车板的隙缝中观见，虽然，你当时是十分小心谨慎……”“噗嗤”笑了出来，金薇道：

“你真刁——”

回头望了望山坡下面。那里，已是一片空荡荡的了：篷车，遗体，俱已不见了踪影，君惟明知道，是被他师叔清理过了。金薇颖悟的问：

“昨夜的狼籍，全收拾了？”君惟明点点头，道：

“是的，我师叔处理的。”金薇轻俏的道：

“君惟明，你这位师叔，表面上看去像是十分孤僻冷酷，其实，我看他也蛮和善可亲的……”君惟明微微一笑，道：

“这要看他是不是在火头上了。我的师叔平易之时固然和善可亲，在他发熊的当儿，只怕山倒下来他也会使脑袋去撞！”金薇道：

“他很疼你？”君惟明笑着道：

“当然，我是他老人家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

“你在说谁呀？小子——”一个低哑的嗓音渗在一片呵呵的笑声中，霍青飘然自洞口而出。

君惟明笑道：

“正在说师叔如何疼我……”霍青骷髅似的脸孔上涌起一抹慈蔼的笑意，道：

“你少臭美，我老人家正要捶你呢。”说着，他向红着脸站在一边的金薇笑道：

“丫头，小子告诉我，你叫金薇？”金薇忙道：

“是的。”霍青眯着眼，又问：

“嗯，出落得倒是十分标致。今年，多大了哇？”脸蛋儿一红，金薇差

窘的道：

“过了年，就二十三了……”霍青嘴里“唔”“唔”应着，道：

“你出身在‘大宁河’金家？”金薇恭敬的道：

“是的……”霍青仔细端详着她，却把金薇看得好生尴尬，她一下摸摸鬓发，一下扯扯衣裙，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了……

“好。”霍青赞道：

“头是头，脚是脚，身段是身段，不错，一个货真价实的美人胎子；唯一美中不足的，就只是双眼锋芒太露，稍微显得精明厉害了点！”

红着脸，金薇窘得连一句话也答不出来。她站在那里，简直就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君惟明看得出金薇的尴尬形态来，他连忙用话解围道：

“师叔，那几具臭皮囊，你老已清理过了？”霍青这才转回头来，颌首道：

“当然，要不还留在那里好看呀？”君惟明笑了笑，道：

“那么，如今也该进午膳了吧？师叔，我们是稀客，你老拿什么来招待我们哪？”“呸”了一声，霍青道：

“金姑娘还可以算是客，你，却是啥玩意？我老人家不是看你身上带伤，早就支使你干活侍候我了，我还拿什么招待你？”君惟明涎着脸道：

“待弟子我伤势痊愈之后，对你老人家必有厚报，现在，却得麻烦你老人家先赏碗饭吃……”霍青笑骂道：

“小子刁嘴。也罢，我便赏你一碗饭吃！”他又对金薇道：

“进去吧，将就着吃点东西，填肚皮！”金薇不好意思的道：

“多谢前辈了。”于是，三个人又走向洞口，君惟明突然向金薇道：

“是了，金薇，你那匹大叫驴呢？”金薇一怔之下，回首向四周搜视，边轻轻的道：

“不见了，夜晚和我一起从那山坡上下来的……”前行的霍青闻言停步，他抱歉的道：

“对不住，金姑娘，为了不使此处秘密外泄，我已把那些马匹和车辆完全投进那边一道绝涧之下，当我扑杀那些失主坐骑的时候，呢，你那乘叫驴大约也在其中……”有些黯然，金薇却忙笑着道：

“没有关系，前辈，一头驴算不了什么……”

武林中人，对于自己的兵刃和坐骑往往视为第二生命，因为这两样东西和他们的日常生活发生密切的关系，倚异之深，几如左右两手，一旦失去，再怎么豁达的人，也会忍不住黯然太息，怅怅不乐，这种感受，久闯江湖如君惟明及霍青二人，又何尝体察不出呢？

君惟明安慰的道：

“不要难过，金薇，我再送你一匹上好叫驴便是了。下山以后，我就去为你选购，我知道什么地方可以买到好牲口……”顿了顿，他又道：

“如今，我的那匹宝贝‘雪中火’还失陷在‘南松’城里，那匹马跟随我出生入死已有上十年的时光了，可以说是我的心头肉；比较起来，只怕我更要不是滋味呢？”知道君惟明的一片心意，金薇低细的道：

“我没有什么，君惟明，谢谢你。”

三个人进入洞中之后，君惟明又将洞口封闭起来。现在，他们老少两人与金薇之间已经没有一点隔阂了，他们的意志已连成一体，力量已结成

一团，三个人的目标相同，心思一致，在这里面，将不会再有阴谋，再有异梦了……

一月后。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君惟明谈过了一段异常悠闲而安适的生活。而表面上，也是十分平静的；他是那么尽情的休养着，那么彻底的轻松着，又那么充足的滋补着。他大半时间是用在睡眠、打坐和吐纳上，其余的小半空间，便消磨在散步，聊天与逗趣里。

由霍青悉心照应着他，为他换药，扎伤，进补，甚至服持他入浴，更衣，就寝，丝丝微微，霍青都做得周周全全。对君惟明，霍青已不是单纯的同门师叔侄之间的情感了。

他更像一个父亲，一个长兄，一个那般仔细的老管家……

在霍青的悉心照顾下，再加上金薇的帮助与照应，君惟明的伤势已全部复原了；不但复原了，比起昔日他未遭此难之前更见结实，也更见健壮了，他自觉精力无穷，神气清爽，全身都充满了活力，充满了劲头。

平常，君惟明不去想，也不愿想。他知道，现在想多了仅只是为自己增加烦恼，于事实毫无补益，他要把身体养好，将力量蓄足，到了那时，则不用再想，该来的也就会来了！

今天，是一个月来的最后一天，也就是说，君惟明与金薇，就在今天使要离此下山了。

此刻，是正午，天气阴沉。

石洞的洞口外。

君惟明与金薇并肩站立，霍青则面对着他们。虽然生平所经的生离死别场面太多了，临到再尝，却也总还多少有些怅然。君惟明强笑道：

“弟子走了，师叔，下次再来拜谒你老……”霍青抑郁的道：

“下山之后，一切小心行事，如果力量不足，你来找我，我这把老骨头也豁上算了……”君惟明低沉的道：

“不会糟到此等地步的。当然，若是我力有不殆，也自会前来搬请师叔下山。”

看向金薇，金薇如今已换了一身用男人长衫草草改就的灰布衣裙。这套衣裙穿在她身上，虽然有些别扭，却依旧掩不住她那国色天香，佳丽风韵；看着她，霍青沙着嗓子道：

“金姑娘，你也保重，此去之后，凡事和小子商量着办。他有时也毛燥得紧，你给我好生留意，别叫他弄砸了！”金薇庄重的道：

“前辈放心，我会与君惟明多琢磨的……”霍青一挥手，道：

“去吧。记着，完事之后要给我知道！”

不待君惟明与金薇再说什么，霍青已转身过去，大步行入洞口，须臾间洞口的石墙已经缓缓闭拢，与那千仞峭壁浑成一体，难分难辨了。

抚平了一下身上的那袭黑色长衫，君惟明提着他那卷软皮包裹，低沉的道：

“走吧！”两个人徐步行向山坡那边，一面走着，金薇却不时回顾，状颇依依。君惟明望着她，道：

“舍不得离开？”轻啜一声，金薇伤感的道：

“这一个月里，在我来说，可算经历了一段奇妙而永值回忆的生活；没有忧虑，没有困扰。没有险诈，没有风浪，更没有勾心斗角……我们全是那

般坦率，全是那般真挚，想说想笑以至想哭，全由得自己，用不着掩饰，更用不着做作，令人惊异的却是，这种生活竟然是和我两个以前的敌对者在一起度过的……”君惟明低沉的道：

“至少，这一月中，表面上是如此。”金薇讶异的道：

“你不同意我所形容的那样？”君惟明缓缓的道：

“我同意。但是，我们这一个月来之所以那等的无忧无虑，逍遥自在，并不是本来就该那样的，而是我们不愿意去忧虑，不愿去困扰罢了。金薇，我们都知道，值得我们烦恼的事情正多……”沉默了片刻，金薇幽幽的道：

“我知道……”君惟明的步子有些沉重，他道：

“今日之后，只怕又要常与干戈为伍；和血腥为伴了。”轻轻抖了一下，金薇声声道：

“这并不是意外的事……”吁了口气，君惟明开始与金额上坡了。他低沉的道：

“有些时候，我真羡慕师叔，他是多么悠闲，多么恬淡，犯不着整日为那些不值得麻烦的事去伤脑筋，动肝火；常对深山幽谷，日闻鸟鸣露滴，这种日子，太似神仙，悠远而安适……”金薇轻轻的道：

“也太寂寞。”君惟明微微笑了。道：

“所以说，人的心性迥异便在于此了。寂寞，有些人认为是受罪，有些人，又何尝不认为是一种享受呢？……”

金薇浅笑不语。于是，他们不徐不缓的顺着山坡往上行。两个人心里全在想着心事，想着一些过去与未来。或许，他们会想到相似的，或许，就全无关连了……

“盘古山区”的延绵山脊展露在他们眼前，那是一片极目所至时苍莽与幽邃。林木深远，层峰叠叠。为了要急赶下山，君惟明与金薇已运起轻身之术，就那么两朵淡云一般快速而洒逸的飘掠向灰迢迢的那一边。

第二十一章 忠义仍存

日正当中。

这里，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镇子，陕境之内的“干溪铺”。

镇子里，约莫已到了午膳前后时分，现在并不显得如何热闹，紧窄窄的街道上也没有几个行人……

君惟明与金薇两人刚刚抵达此地，他们没有代步，全是自己抄近道定来的，他们之所以没有设法弄两匹坐骑的原因，乃是唯恐被人识破行踪，走漏风声，搞出意外麻烦来……

两个人仍旧是下山时的那身打扮。在这一段长途跋涉以后，更是显得风尘仆仆，油汗满面了……

他们并没有直接进入镇里，而是绕着圈子在田间小径上急步前行着，凭借一些树丛或屋墙的掩蔽，尽量隐蔽着他们的踪迹。

现在，他们正朝着一幢平实而牢固的青砖房舍后院行去。那幢房子只是一种寻常人家所住的典型格式罢了，没有一点扎眼或是突出的地方，很普

通，也平凡。

轻轻拭去鼻尖上细碎的汗珠，金薇边走边道：

“君惟明，你判断不会出纰漏？”脚步加快了，君惟明低声道：

“在很久以前，我就设置了这个地方，它的性质是异常机密的。我设置这个所在的主要目的，便是提防在万一将来有了难测之变时，可以有个隐身落脚的地方；但我们却一直过得安闲太平，就是有些麻烦，也全有惊无险顺利度过，所以一直也没有使用过这个所在。哪里会料及，到头来第一个要用这地方的，竟是我自己……”金薇仍不放心的道：

“真会没有人知道吗？”君惟明摇摇头，道：

“我想不会有人知道，因为这里是为我预布的一着暗棋，也是避难时的一个最佳退路，不待大势已去之时，我是不会宣布的；假如随意泄漏出去，还能再用以藏身么？因此，我从来未向人提起过，不论是谁……”犹豫了一下，金薇道：

“你那两口子呢？”君惟明知道她指的是自己的未婚妻费湘湘与妹子君琪。苦笑着，他道：

“也没有提起过。老实说，并非我想隐瞒她们，只是我认为不值一提；我相信我此生不会用到这个地方来避难，否则，我也怕她们知道了以后会心绪不宁，认为我有了什么不妥之处……”笑了笑，金薇语意深长的道：

“也幸亏你有这种想法。”抹了把汗，君惟明自嘲的诨：

“我设立此处，原未料到会有这一天，只是我个性上一种惯常的周密部署之一项而已，可是，我却用上，而且还是自己先用的……”金薇赶快了脚步，又道：

“是了，君惟明，那主持此处的人物叫什么……‘焰龙’方青谷？”君惟明点点头，道：

“不错，他是我的老弟兄，忠诚可靠，为人驾实；或者肿气火爆了点，但却绝不会见利忘义，背叛于我……”金薇轻声道：

“还是谨慎些的好……对了——”她又想起什么似的问道：

“这姓方的，既是你的心腹死党，为什么‘铁卫府’你那批得力手下里甚少听过他的名字？而且，在外面也没有他的传闻……”君惟明深沉的道：

“问得对，方青谷生性耿直刚强又是猛张飞的脾气，但他的几手把式却相当厉害，再加上一片赤胆忠心，正是个得力臂助，我岂肯将他冷冻似的摆到这个不见经传，无汉无财的寂寞地方来？事实上，却是他自行要求到这里来的，还异常坚持……”望了望那幢就在眼前，四周围植着几丛修篁的砖房后院，金薇诧异的问：

“为什么呢？”君惟明简简单的道：

“他心灵受创。”金薇放缓了步子，又道：

“可以讲详细点吗？”将提在左手的黑软皮包裹换到右手，君惟明一笑道：

“女人，为了一个女人。”金薇感到十分有兴趣的追问道：

“怎么说？”君惟明吁了口气，道：

“在长安‘铁卫府’里执事还不到一年的时候，方青谷爱上了一家钱庄老板的独生女儿，你知道，似他这种直愣愣的个性，只要爱上一个人便会把全部情感投注上去，一心一意执着到底，用棒子也打不回头，他却深深爱上了那妞儿，可惜的是，人家并不爱他！”金薇摇摇头，道：

“后来呢？”君惟明耸耸肩，道：

“就如同一些流传下来的男女典型悲剧。后来，大约在方青谷死心塌地豁上老命追求人家一年之后，那女孩嫁了，当然，新郎倍却不是方青谷！”金薇惋惜的道：

“真糟……”君惟明笑了笑，道：

“从那女孩子嫁了之后，方青谷就变得整日酗酒，闯祸，闹事，不但得罪了不少外人，连自己同参弟兄也一天吵到晚，搞得是鸡犬不宁，乌烟瘴气；难得平静下来的时候，又恍恍惚惚，喃喃自语，像得了失心疯似的混混沌沌。”

“那时，我一看不是路数，便想将他送到外地休养一个时期，但他不去，却坚决要求我派他远至最偏僻，最荒芜的一个深山中的‘老榴园’。那‘老榴园’是我早年一时兴起随便买下的一处果子园，根本就派不上什么用场，他虽然定要前法，我又怎能这样将一块好材料埋没在那里？”看了金薇一眼，君惟明续道：

“恰好正在当时准备设立这个秘密避难处所，经我再三思虑之下，才决定叫他前来主持；我曾特别告诫过他此地的重要性与严密性，他也颇能领悟，来此之后，一直未曾出过差错。”

“每一年，他回府探望我一次。对其他的人，我就说他是正在一个遥远偏僻的地方掌理一宗黑道生意。这种事在‘铁卫府’的浩大经营之下并不足奇，是以也就不会引入注意了；实际上也没有人关心这些琐事……长此下来，‘焰龙’方青谷之名，自然就逐渐默默无闻了……”金薇深思的道：

“说不定姓童的就会注意。你别忘了，他既知道方青谷曾是你手下的一员大将！”君惟明平静的道：

“这一着我也考虑到了。问题是，姓童的到哪里去算计他？在平常我只偶而说方青谷被派到远处去了，以免他留在长安睹物伤情，但是我却没有说明那是什么地方，便算童刚有心找他，只怕亦无从下手！”金薇释然道：

“嗯，这样一来，好像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君惟明先到一丛斑竹下面站住，他打量近在咫尺的那道青砖围墙，又端详着那扇紧闭的后门，半晌，低沉的道：

“希望是没有问题。不过正如你方才所说，还是谨慎些助好……”挨近了一点，金薇悄声道：

“翻墙进去？”君惟明摇摇头，道：

“不，我们有联络暗号。”略一沉吟，他又道：

“金薇，你伏在这里隐住身形，顺便注意动静，提防突变，我去发暗号！”

不待金薇回答，君惟明已大步来到那扇黑漆后门之前；他毫不犹豫，伸手就在门板上敲将起来，“咚——”“咚——”“咚——”“咚”！“咚”！“咚”！三缓三急，门板的震动声又是清亮又是空洞的立时传播出去！

叩门之后。君惟明便静静的等候着，好一阵子，却仍无反应，他开始戒备留神了，再一次，又是用力敲击门板——三缓三急！

于是——

就在那最后一声“咯”的回音尚在空气中飘荡的时候，那扇黑色木门已突然启开，但是，迎向君惟明的却不是一张人脸，竟是两柄又利又快的雪亮朴刀！

同一时间，墙头上更飞鸟般扑下了三条大汉，围墙那边酌竹丛下，又蓦地传来金薇的娇叱声！

门里的两柄朴刀甫始闪戮，甚至没有看清君惟明的动作，他身形只是微微一抖，执刀的两位仁兄已“唉唷”齐叫着摔了一对大马爬！

猝然转身，君惟明跟着就待收拾那墙头上扑下来的三个大汉。可是，他刚一动念头，那三名大汉已看清了他——说不出在那一刹那间三张面孔上是一种什么样的惊喜与震惊表情，他们同声大叫，叫声未已，已全部“扑通”跪倒于地！

微怔之下，君惟明冷然道：

“你们起来，我——”他才说到这里，那边，一个悲喜交集又激动振奋得发了抖的粗大嗓子已怪叫起来：

“天呀……公子，原来是公子——”

循声注视，君惟明不觉满怀欣慰，那踉跄着狂奔过来的黑脸浓眉大汉，嗯，不是“焰龙”方青谷还会是谁？

方青谷一口气奔到君惟明跟前，不待君惟明有所表示，他已猛的双膝跪倒；全身抖索，热泪滂沱中，他竟又抽搐着发出一种令人心酸的呛笑：

“公子……公子……果然是你老人家……果然是你老人家啊……苍天有眼……公子你……没有死……我早就知道……你老是永不会死的……”跟在方青谷后面，另一个黄皮寡瘦的枯干汉子，也又哭又笑的跪了下来，边噙着气道：

“公子……我们可盼到你老了……眼都盼穿了啊……”鼻尖一酸，君惟明不觉也红了眼眶，他注视着跪在地下的五个忠心耿耿的弟兄，感动的道：

“起来，起来，有话慢慢再说，我很好，一向很好……”

说着，他抢上一步，亲手将他们五人一一扶起，五个人垂手恭立一边，却俱皆忍不住定定的端详着君惟明，五张脸上，还仍沾着泪呢。”

抽抽鼻子，方青谷哽咽着道：

“公子，他们说你老已经死了，遭人暗算了，还在几天以后找回了你的尸体，可怜那具尸体不但血肉模糊，面目难辨，而且发了腐烂……任谁都认不出那是不是你老了。”

“但是……但是费小姐与二姑娘却咬定是你老的遗骸，童刚那厮也证明不虚，加上雷照也跟着这么说，却叫人不由不信……我在得到消息后，几乎吓晕了过去，本想不顾你老往日的交待，拼了泄了这个地方的底也要赶回去悼祭你老，就在我打点停当，准备启行的当天，一个晴天霹雷似的消息已由外面暗中传了过来……”那个黄皮寡瘦的仁兄接着道：

“那时是由府里宣称你老遭害消息的第三天。你老尸骨未寒，双目未瞑，血仇未报，府里突然举出童刚接掌大位，推举童刚接掌的几个有力人物，却是你老的未婚夫人费小姐，你老的胞妹二姑娘，以及‘白斑熬’雷照‘追日煞’穆厚——”君惟明心头微震，道：

“穆厚？”方青谷忿然点点头道：

“是的，这个忘恩负义的混帐小子！在他们正式向外宣布由童刚接掌‘铁卫府’及统括所有府辖基业财产之后，驻在‘广昌县’的，‘三眼煞’潘春也起而响应，并首先率着他那帮弟兄返府道贺，同一时间，长安‘铁卫府’里已出现了无数陌生面孔，这些不知道从那个窑洞里钻出来的乌龟孙，一个个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俨然有新朝权贵的架势。”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全是来自滇北的‘大飞帮’人物……就在童刚接位的当夜，‘鱼肠煞’罗昆即已悲愤填膺的突围而去。说他是突围，乃因为

在他欲待悄然离开府中之时，竟被‘大飞帮’的爪牙阻挡，他是挂了彩以后才冲出去的。在罗昆脱走的第四天，也就是他们妄称你老遇难的第七天，驻在晋境‘三泉’的‘黑豹’娄秀山，派在‘白阳’的‘红豹’衣彪，陕境‘鳞游城’的‘八手煞’岳宏远，豫境‘洛阳’的‘灰衫煞’马浪，‘大利城’的‘骷髅煞’焦二贵，还有巡‘洛水’的‘血镞煞’洪大贤他们就全都翻了脸，坚决表示不肯承认，更不肯接受童刚的接掌。”

“他们却是一心一意，必须要替公子你报了血仇，手刃那坑害了你的人以后，才愿再商讨由谁接位的事，非但如此，私下里，大家对你老的死讯抱着怀疑，更猜忌到童刚身上；因为大伙俱都知道公子的一身能耐，是普天之下难有匹敌的。”

“而童刚虽然也扬言定要替你老查出凶手报此大仇，但他实际上却并不积极，况且，他接公子大位也未免接得急切了点，这即是让人疑惑之处，再怎么说明，就算轮到接位也还将听听一班老弟兄们的意思啊……”君惟明低沉的道：

“后来呢？”方青谷吸了口气道：

“后来，就在府里宣你老遇难的第八天夜晚，反对童刚接位的那些老弟兄那里就发生了巨变，他们全在同一天的晚上遇到突袭，突袭的人俱是一身黑衣，头蒙黑罩，胸前用丝锦绣着一条黄龙标记。那些人，个个功力精荡，心狠手辣，而且。又是来得出其不备。那一夜里，豫境‘洛阳’的‘灰衫煞’马浪，晋境‘三泉’的‘黑豹’娄秀山便全遭了毒手！”

“‘白阳’的‘红豹’衣彪，巡‘洛水’的‘血镞煞’洪大贤也都带了重伤，衣彪当场被俘，洪大贤则由他的两个得力手下救出，驾船脱走了。只有‘鳞游城’的‘八手煞’岳宏远和‘大利城’的‘骷髅煞’焦二贵在那晚的血战中占了上风，将来袭之敌完全诛杀一尽。”

“但是，他们已经察觉出情形不对，更体会到这是一个：有计划的毒谋。因此，在他们获胜以后，亦未迟疑，当即匆匆收拾一切，各自带著他们的心腹弟兄隐藏起来了。”

果然，没有几天，他们原先主持的基业，便被童刚派去的大批人马接管了下来……”君惟明听着，表面上是那么平静。

“讲下去！”方青谷咽了口唾液，又道：

“从第一个童刚接位的消息传来，已令我深感震惊悲愤，也打消了我启程回府的意念，我直觉感到这其中必有蹊跷，恐怕有什么阴谋存在。接着，在我有心而仔细的探询下，一件一件不幸的事情便接因而来……我得知这一切巨变之后，便只有暂且稳住。”

“一面托人查访公子的存亡真象，一面暗中与那批被逼逃散的老弟兄联系，打算将力量暗里集中起来，一举再推翻童刚的掌权。弟兄们这一个月来过得够辛酸，大伙全是泪眼互对，哀痛强咽，我们俱不信公子已遭了毒手，我们总盼着公子的突然出现……老天有眼啊，真是奇迹，我们竟真把公子盼来了，活生生的盼回来了……”君惟明闭住眼，深深的呼吸着，良久，才睁开眼睛，道：

“如今，长安‘铁卫府’及下面的基业情形如何？”方青谷忙答道：

“童刚坐了大位，这一个月来，他已将府下所有各地的主脑全换了人；‘白斑煞’雷照当了府里的总执管，‘追日煞’穆厚派去买卖最广阔，利润最丰厚的‘洛阳’去掌理大权，‘三眼煞’潘春也提升为陕境全部基业的头领。”

此外，其他地方的主掌之权，已全由‘大飞帮’的人物充任了。那些终年一身黑衣，头蒙面罩的角色，则都盘居在府里，象是姓童的卫士保镖一样！”

从一开始，金蔽早已静静的站在君惟明的身边聆听了，她一直没有出过声，边时，她才轻轻的道：

“君公子，那些黑衣黑罩，胸绣黄龙的朋友，我知道他们的来路！”似乎察觉到金蔽已改了称呼，君惟明微微一笑道：

“请说。”金蔽小声道；

“他们是黔边‘梵净山’‘黑孤岭’的‘独龙教’！”君惟明又转向方青谷道；

“青谷，这一个多月以来，你和那些忠贞的老弟兄们联系，可有了什么收获？”方青谷恭敬的道：

“有，我们已和他们取得了联系……”

第二十二章 剖恨论仇

君惟明有些急切的道：

“真和那些人取得了联系？”方青谷接近了一点，压着嗓门道：

“除了死去的娄秀山和马浪之外，全有了。‘血罽煞’洪大贤如今正隐在‘洛水’牛角弯，‘八手煞’岳宏远与‘骷髅煞’焦二贵收了摊子之后刻已会合于一处，他们全带着一批得力手下匿居在‘白沙山’，被俘进‘铁卫府’里的红豹衣彪尚未丧命。”

“姓童的将衣彪囚禁于府中的‘大圆牢’，整天给他些零碎罪受，现下就只剩下一口气了。当晚自‘铁卫府’突围出去的‘鱼肠煞’罗昆，在大前天才在一个意外的机会中碰上他，他的伤势尚未痊愈。那一天，他恰好悄然前往离此地二十里处的‘大荒坝’一个老郎中家里换药裹伤——”说到这里，方青谷指了指一旁那个黄皮寡瘦的汉子，又接着说：

“罗昆在那老郎中房里换药，谭子多正好也去抓几味‘桑白皮’‘梅片’什么的药材，他和那老郎中相当熟，也不通报就直接闯了进去，这一闯进去，哈，就刚巧与罗昆碰个正着！”那黄瘦汉子——谭子多——恭谨的笑道：

“‘大荒坝’只是个名符其实的荒村子，合共算上也仅有二三十户人家，那老郎中以前在大地方挂过招牌悬过壶，医术精、学问好，是个如假包换的儒医，他与我相交有年了，十分熟识，而这老郎中为人更是异常忠诚敦厚。”

“因此，我一和罗爷朝上面，当即便安插他在老郎中家里住了下来，顺便也好就近治伤。暗里，我也将方爷的行动和心意告诉了他，他非常赞同，也非常支持，再过几天，只等他伤好了，我们便去接他……”君惟明点点头，又深思的道：

“青谷，你这里有多少人手？”方青谷略一计算，道：

“里里外外，总共有十二个人，如今这里连我有八个，还有四个在照顾着镇上那家粮行……”君惟明道：

“你这些年全守住了，没有露过破绽，这一个月里，大约也不会叫人家看出什么毛病吧？”方青谷一挺胸，道：

“公子放心，包管没有泄过底，不论是寻常江湖同道或是姓童的那些爪

牙，全未曾怀疑过我们……”君惟明笑了笑，将金薇请到面前，向方青谷等人道：

“这是‘大宁河’金家少主金薇姑娘，你们见过了。”

方青谷等五个人纷纷上前行礼报名，形态间对金薇十分恭谨。不过，这恭谨，并不是‘大宁河’金家的招牌唬住了他们，而是，金薇乃是他们魁首的朋友！

君惟明又道，

“我们进去吧，站在这里容易惹眼。”方青谷突然醒觉，连忙红着脸告罪道：

“甫见公子，恍如隔世，心头这股子高兴激奋简直就把脑袋冲晕了，未曾先迎公子与金姑娘入内小歇，公子千万饶过……”君惟明笑道：

“也只是短短的一段日子未看到你，青谷，你却怎的忽然文雅起来了，真令我吃惊啊！”方青谷又是黑脸一红，发窘的道：

“公子，我引路了——”

于是。在方青谷前引之下，一行人簇拥着君惟明与金薇匆匆行入门里，临进门的一刹，君惟明看到了那两个先前被他震翻在地的小弟兄。这两位还是满身泥灰，鼻青脸肿，一见君惟明瞧向他们，俱不由垂手躬身，状极惶恐。

君惟明过去拍拍他们二人的肩膀，和悦的道：

“对不住，我方才一时收手不及。”两位仁兄这一下子可真叫受宠若惊了，他们又是感动，又是惶抹的齐声道：

“不知是公子驾到，小的们唐突了公子，尚乞公子恕罪……”君惟明微微一笑，道：

“罢了，不知者不罪。”

说着，他转身与金薇进入屋里，在方青谷的引导下，来到一间陈设简朴却纤尘不染的小厅里坐下。

在一名大汉献上香茗之后，君惟明举杯向金薇邀敬，然后，他自己浅浅啜了一口，道：

“青谷。”坐在下首的方青谷忙道：

“在。”君惟明缓缓的道，

“为什么童刚他们在掳去衣彪之后还留着他的性命？”略一犹豫，方青谷道：

“这个……我也十分迷惑，据府中一些暗里依旧效忠公子的弟兄们透露出来的消息说，姓童的每天都派人到牢里折磨衣彪，却就是不让他死，衣彪天天骂，天天吼，非常悲愤，又非常痛苦……”君惟明点头，道：

“其实，这道理很简单，说穿了不值一文，童刚之所以不将衣彪立时处死，目的乃是欲以他为饵，诱使另外那些脱走了的老弟兄回去救他，以便一网打尽，永绝后患！”方青谷恍然大悟，急道：

“原来如此，幸亏我们没有上当，本来，我们计划好了在洪大贤与罗昆他们伤势痊愈之后便先行动救出衣彪的……”君惟明平静的道：

“那样一来，就正如了童刚心意，他一定早已严密布置，周全安排妥了，只等你们前去自投罗网！”方青谷庆幸的道：

“亏得公子适时赶到，否则，我们就算知道劫救衣彪将会遭至极大凶险，极大阻碍，待到人马集齐的时候，恐怕也只得硬着头皮干了！”君惟明又啜了一口茶，道：

“从现在起，所有行动全由我决定，一切权掌皆纳入正统，以前是什么样子，如今亦是什么样子。”方青谷低沉的道：

“这是当然。”顿了顿，他又道：

“公子，可要立时招集各路忠于你老的弟兄们聚集，马上向姓童的展开问师之罪？虽然童刚如今正侦骑四出，眼线密布，想一一扑灭我们，但召集弟兄们的事情仍未致太受影响！”君惟明淡淡一笑，道：

“这一着稍停再议，青谷，你可知道为什么我一下子失踪了一个多月，童刚为什么又忽然窃居了我的大位？”方青谷摇摇头，道：

“公子，我虽然不明白其中曲折详情，但是我们却全知道这一定是童刚搞的鬼，耍的阴谋，他必是早藏祸心，觊觎你老的基业权柄……”

于是，君惟明简洁扼要的，将他受害、脱险、归来的经过，明明白白的叙述了一遍，就只把藏宝秘洞的详细所在位置略了过去。

从君惟明开始讲述的时候开始，一直到他说完了，方青谷与谭于多的情绪全然处于极端的愤怒与激动里，他们面色铁青，双眼血红，额头青筋暴突，那一付目眦欲裂的仇恨形态，就活像能把人活吃了……

君惟明说罢经过，结尾道：

“血债血偿，是江湖上的传统，以牙还牙，也是武林中的规矩这笔仇怨，当然是须要报还的，至于如何还，我自有主张。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叫姓童的明白什么叫惊惧，什么叫张惶，什么叫忐忑，什么叫紧张。也从现在起，我们更叫他遍尝心虚胆寒的滋味，历经天久共谴的颤栗。我要令他鬼哭狼嚎，鸡犬不宁，令他草木皆兵，魂梦不安！”方青谷满口钢牙咬得“咯崩”作响，目中喷火的恨声低叫：

“这个忘恩负义、奸诈阴毒的野种，他好狠的心，好凉的血，好卑鄙下流的天性，我操他的老娘，刨他的祖坟，我要拖他的尸首纵横三百里！”一侧，谭子多也愤怒至极的咆哮：

“姓童的这王八蛋简直就没有人性，他竟然做得出这等丧天害理，令人发指的罪行来！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任什么他都占全了，他还算人么！只是一个披着人皮的畜生罢了，这个没有廉耻，罪大恶极的东西！”君惟明摆摆手，道：

“不要冲动，我们慢慢来，一步一步的走着瞧——”他神色转为冷凛狠厉的又道：

“我会用他所加诸于我的还报给他，一点也不漏，一丝也不差，我会使他体验被报应的味道，体验‘魔尊’出手的残酷！”

方青谷目光极快瞥过了金薇身上，面孔上涌起一片错综复杂的表情，像是疑虑，又像是怔愕，像是释然，又像余恨犹存——

金薇何等慧黠精明的角色？方青谷那一眼扫过，她便察觉了对方的心思，她知道，方青谷必是在听了君惟明的叙述经过之后对其中自己的那一份仍存芥蒂，于是，她盈盈一笑，道：

“方壮士。”方青谷心头微跳，欠身道：

“不敢当。”金薇的美俏眼炯然注视着他，轻轻的道：

“请你相信我，一个人在一生中，错一次是疏忽，错第几次，就如同白痴了，换句话说，那也就不可原谅了。以前，我虽然利欲薰心，昧着天良伤害过君公子。但是我已完全悔悟过来，我更要尽我毕生之力来报答君公子的深思大德，你还怀疑我吗？”想不到金薇竟在一眼之下便看穿了自己心中所

想，方青谷不由面红如火，汗水涓涓，他尴尬的道：

“金姑娘，呃，你这是说的那里话来？我……我又怎会猜疑到你身上去？这是不可能的事……”君惟明仰首望着屋顶，冷冷的道：

“青谷，向金姑娘致歉。”方青谷慌忙起立，抱拳躬身，道：

“请金姑娘恕过我的失礼冒犯——”金薇有些过意不去盈盈起身还礼，一边道：

“方壮士言重了，我只是希望方壮士明白我这一片赤诚心意……”君惟明吁了口气，道：

“青谷，以后不得再对金姑娘稍有猜疑，并由你代我谕知其他各人。青谷，你也该晓得，一个人有了过失并非永远就不能原谅，主要的，要看这犯过之人能不能醒悟自新，忏悔向善！”方青谷连声答是，他坐下后，君惟明又道：

“‘铁卫府’里，费湘湘与童刚可已成亲了？”

一听自己魁首问到此事，方青谷不由暗里为自己捏了一把冷汗。他是君惟明的老班底，当年一起打江山的老弟兄，君惟明和费湘湘中间的事他自然清楚，换言之，君惟明对费湘湘爱意之深，情感之厚，他也自然明白。

但，越是如此，他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答话越要小心。君惟明的个性他多少模得到，对这种痛心疾首，如刀绞肉似的酸楚，君惟明比任何人都要忍受得深刻，而当他表面上平静的时候，也往往就是他内心里最感悲愤，最感伤痛的候——自然，自己的爱侣，被自己视同手足，又陷害了自己的好朋友以毒计抢夺去了，尽管表面上还无动于衷，内心深处，又会是怎样一种滋味呢？

这个答案，恐怕天下任何人也都晓得吧。咽了口唾液，方青谷忐忑的道：

“公子，假如不是公子方才道破，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费小姐和童刚之间竟已发生这等……这等不可告人之事。我们虽然对她协助童刚接掌你老地位的举止十分不满，但却也未曾想到其他。再怎么讲，名份上，她总是你老的未过门妻子……”方青谷拭拭汗，又提心吊胆的道：

“经公子道破内情之后，我也才觉得情形确实不对……可是，童刚如今仍以你老的好友自居，而费小姐也依然要保持住她目前的身份，所以，据我们的消息探悉，他二人表面上还是规规矩矩，未逾常礼。照目前看，童刚对外面及一般府里弟兄，也尚须暂时扮出他的虚伪面孔，以为安抚人心。”

“否则，他如一旦和费小姐的丑事形诸于外，非但对江湖同道无法交待，更招引起府里一批弟兄们的哗变——现在，大伙儿还真以为他是你老的好友，完全为了义气才被举出来勉为其难的承担你老大业哩……”君惟明重重一哼，向方青谷问道：

“二姑娘的情形呢？”方青谷舔舔嘴唇，呐呐的道：

“她终日匿居‘白楼’之上，足不出户，脚不沾尘，常常会一连十几天看不到她。

偶而见到，也老是眉宇深锁，神色凄郁，像是有极大心事……”君惟明脸色微黯，徐徐的道：

“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她连自己的兄长都能出卖，又怎会不受良心谴责？不遭惶悚所染？哼！”方青谷暗觑一眼君惟明的脸色，谨慎的道：

“听说……听说二姑娘似是寻过一次短见，幸而及早发觉，又被人救回命来……”君惟明无动于衷的，冷然道：

“死了倒好！”旁边，金薇低声道：

“君公子，令妹象是天良未泯，深知悔过，我看，是不是可以——”君惟明木然一笑，斩钉截铁的道：

“不可以！她眼见我行向绝路却不加点明，任我往断崖下跳，这种妹妹还算得上妹妹么？还曾念过骨肉之情么？她对我不仁，我对她自也不义！”金薇只觉一股凉气自心底往上冒，也不敢再多说什么，她苦笑道：

“到时候，君惟明没有表情的笑了笑，不再谈论这个问题，他向方青谷道：

“青谷，记住我的交待——”方青谷神色一肃，沉声；道：

“是。”君惟明换了个较为舒服的坐姿，冷凛的道：

“一、十天之内召回各路兄弟。二、派人往‘南板’城左近寻找舒云及夏一郎的下落。三、同时到‘南松’城‘悦丰钱庄’接回我的坐骑，这三件事你先办了，记得千万小心守密，不要露出破绽！”方青谷颌首道：

“遵公子谕。”他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又道：

“请公子与金姑娘在此暂坐，我去吩咐他们预备午膳，并安排公子方才所示各项指令。”君惟明道：

“且便。”

方青谷站起身，招呼了谭子多一道匆匆离开了。望着他们两人的背影在门口消失，君惟明拿起那只白瓷茶杯来在手中把弄着，默不出声。

半晌。

金薇凑近了点，温柔的道：

“君惟明望着她，一笑道：

“抬举了，有何见教？”金薇又好气又好笑的横了君惟明一眼，低声道：

“我想，是不是由我修书一封，派人送到‘大宁河’金家去，请家父拨出一批好手前来听供使唤？”君惟明沉吟片刻，道：

“还不用这么急吧？而且目前我的人手似乎尚够调遣——”金薇怔了怔，垂下头去，幽幽的道，

“你，你是不愿意接受我的心意罢了。我知道，你也瞧不起我们金家的人……不错，在‘魔尊’眼里，我们又算得了什么呢？”君惟明窘迫的打了个哈哈。忙道：

“金姑娘，你千万别想歪了，我只是不愿太兴师动众，惹人注目，毫无其他意念在内……也罢，你便修书一封吧，我派人送去。”金薇喜悦的抬起头来，目光如波，高兴的道：

“真的？”君惟明一笑道：

“自是不假。”金薇眉儿一扬，嘟嘟嘴道：

“其实，在山上你就答应容我金家效力的，那知道刚才你又打了一手太极拳——”君惟明哈哈笑了，道：

“只是不敢太麻烦你家而已。”金薇温婉的道：

“这怎么能说麻烦？这只是我对你的恩惠略表寸心罢了，我还嫌太轻浅了呢。”君惟明真挚的道：

“我很感谢，真的，很感谢。”金薇凝视着他，轻轻的道：

“不用感谢，只要——你心里不嫌弃就行了……”君惟明低沉的道：

“你会把我看成如此一个不通人情，不识好歹的怪物？”眉梢唇角，绽开一抹慰藉而甜蜜的浅笑，金薇悄悄的道：

“我怎会？……”君惟明伸开双腿，笑了笑：

“天下之大，最难令人了解，最不易捉摸的东西，要算是女人了，就以你来说吧——”金薇道：

“我？”君惟明有趣的道：

“不错，在我初次遇见你，一直到你囚禁在篷车里的那一段，你实在是刁悍泼辣得令人连牙根都恨痒了。但如今，你却又竟是这般温柔，深明大礼，前后一比，判若两人。

金薇，你说说看，这不是也太奇妙了么？如果有人看见你那时的形状，再看看此际的模样，谁会相信这是一个人呢？”金薇笑着道：

“那么，你一定认为我有着双重性格了？”君惟明摇摇头，道：

“不然，我认为这只是我与友，亲与疏，恩与怨的分别，薇？”金薇由衷的领首道：

“老实说，是这样的。我一向对我的敌人就是那种德性，对看不顺眼的敌人，我还会过份些，但是，对自己人，我往往十分客气。不过，那也得看在什么时候，心情不好时，一般来说，我总有些没好气和不耐烦——这大概是自小就养成的不良习惯，我家里把我宠坏了……”君惟明啜了口茶，笑道：

“但是，你对我似乎还相当客气……”金薇眨眨眼，道：

“谁能和你比呀？我又岂敢在你面前撒野使刁？这除了对你的钦佩感德之外，说真的，我实在也有点怕你，你给我吃够苦头了……”君惟明微微一笑，说道：

“不要瞎说，从头至尾，我就没有沾你一下，我又何尝给你吃过什么苦头来着？”金薇指指心，正色道：

“公子爷，给一个人罪受，并不一定非要折磨他的肉体才算数，给他心理上增威胁、精神上负重荷，也同样能收奇效，使人痛苦难当。就以我来打比喻吧，你虽然没有在那石洞里将我失杀了，但是，你叫我眼睁睁的看着他们一个一个在我面前辗转哀号的死去，这种滋味，我认为并不比我亲身受刑更来得轻松多少……”君惟明拱拱手，道：

“抱歉了。”金薇笑道：

“不敢当，我并不记怀，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出来罢了。君公子，在治人的这一门学问上，你的造诣已经炉火纯青了！”君惟明似笑非笑的道：

“客气，这只是你在抬举。”

这时，金薇却沉默下来，她若有所思的凝视着君惟明，秋水似的眸子里闪动着一片妩媚而娇柔的光彩，这片光彩澄朗极了，也温婉极了，她就那么瞧着君惟明。好半晌，才幽幽的道：

“君惟明任怎么也料不到在此时此地此景之下，金薇忽然有此一问。怔了怔，稍带窘迫，却断然道：

“不爱了。”金薇眸子里的光芒又现得古怪而盼切，紧接着道：

“那么，你恨她！”君惟明摇摇头，斩钉截铁的道：

“也不恨！”金薇显然是颇出意外，迷惘的道：

“既是如此，现在你对她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呢？”君惟明冷冷的道：

“我陋夷她、鄙视她！”顿了顿，他又道：

“这种女人，实在一无可取，她活着，除了为祸人群之外毫无是处，我

对我以前的观察与判断感到遗憾。因为我是那么有眼无珠的宠爱她、维护她、关心她，我等于养了一条毒蛇在心上，饲了一头豺狼在家里。所以，如今我必须对我以前的失误与过错加以补救——这也算是一种忏悔的方式，这方式很简单，就是——除掉她！”

在说着这些话的时候，君惟明的神态是如此冷漠、如此平静、又如此残酷，好像他诉说中要除掉的人只是一个泛泛的、可恶又可恨的仇人，而不是往昔他曾以全部生命去热爱过的未婚妻子。他甚至未曾霎眼，连脸孔上的肌肉也不震动一下！

金薇不自觉的感到一股寒气罩心，怔忡的道：

“虽然，我从开始的直觉上就不喜欢这个人，可是，君公子，你曾否想到她直到如今还是你的未婚妻子？你和她是有着深厚情感的。她固然对不起你，但你不留一丁点情面？”君惟明平静中带着无比的冷酷——象钢刀的刃口，道：

“我恩怨分明，这与情感无关！”金薇抽了口冷气，呐呐的道：

“你……真狠！”君惟明沉重的道：

“你错了，与我师叔的看法同样错了。金薇，这不叫狠，这只叫‘公正’，知道吗？‘公正’！”金薇摇着头，忐忑的道：

“好可怕的‘公正’……”君惟明一笑不语，就在此刻，方青谷已大步自厅外走进来，他抹了抹脸上的汗水，躬着身道：

“方才公子交待各事，我业已派人分头去办了，约莫这几天里就有回音，现在，请公子与金姑娘到膳厅用餐，”君惟明点点头，起身道：

“再吩咐他们去给我和金姑娘找个靠得住的裁缝来，我们要做两套衣裳，这一身行头，也早该换换了。”

方青谷连忙应是，于是，君惟明神情愉快的挽着金薇行出小厅外去。

第二十三章 断肠笠箭

来到“干溪铺”这个唯一尚在君惟明掌握下的秘密处所，很快的已经过去四天了，现在，是第五天。

刚用完了早点，君惟明浅饮过一杯热腾腾的香茗后，独自一个人到后院散步。这后院子里实在太缺少点缀，除了几盆凋零枯萎了的盆景之外，就只有靠着墙边的一条石椅了，君惟明背负着手，顺着砖墙下面缓缓踱着方步。他已换了一身闪亮亮的银白色锦袍，腰间围着一条洒金色镂空断肠花图式的玉带，粉底青缎鞋，袍袖袖口上也一样精绣着一朵金灿灿的断肠花。衬着他往上梳起，绾以白玉束发冠的黑润头发，看上去，他整个人是如此的英俊挺拔，卓然不群，又如此的洒逸儒雅，意韵悠远。清爽极了，高贵极了，也雍容极了！

屋后的门儿轻启，一身大红的金薇娉婷行出。她红衣裙红绣鞋，鬓脚又插上那朵娇艳妩媚的红色“玉盏花”，显得无比的俏丽娟秀，美得尖锐，美得令人不敢仰视，甚至她那张吹弹得破的粉嫩脸蛋儿上，也有着那么一抹俏生的嫣红朱酡呢。

君惟明象欣赏一朵名花似的注视着金薇，赞美的道：

“喂，好美。”金薇脸儿更红了，也痴迷的望着对方，目光中透露出一些儿喜悦，一些儿钦慕，一些儿盼切，一些儿悠恍，她微微垂下颈项，道：

“你更不差，君惟明哈哈笑道：

“若把你比喻成一朵花儿，金薇。你说你会象一朵什么样的花呢？牡丹？不，太俗腻，水仙？也不，太清瘠，玫瑰？有些美得泼辣，木槿；太平淡，我看，你是象一朵——”

金薇浅笑道：

“我发边的‘玉盏花’？”君惟明摇摇头，道：

“玉盏艳而娇，能耐初霜之苦，盛开在绝崖边沿。好是好，只是太过孤傲，太过难攀。我看看你还是象我袖口的这种‘断肠花’——”

说着，君惟明两手袍袖微抖，袖口各自缕绣着的一朵断肠花焕然金灿灿的闪光，在袍面的翻动下，那两朵金色断肠花轻轻颤跳了，给予人一种似要脱袖飞跃至地上的感觉，那两朵怪异的花儿，似是活了！

目光注视著君惟明袍袖上的花式，又缓缓移注于君惟明面庞，金薇薇带诧异的道：

“你绣在袍袖上的花叫‘断肠花’？这名字好生凄凉。为什么你把我喻成这种花？”君惟明深沉的一笑，道：

“世上所有千百种知名花里，我独独喜爱这种花，它名曰‘断肠’，因为它有一个断人肝肠的故事……现在，我们且不去追溯那个凄凉的故事，因为那总是脱不了一个悲惨结局的，我们只谈论这花的本身，它在中原一带绝无仅有，难以发现，它只生长在大漠边缘的荒石石隙中。”

“这种花，唯有在夕阳将下，晚霞漫天的黄昏时分才会盛开。而且，开的时间极为短促，它迎向凄艳的余晖，展开它美丽而迷人的花瓣。纵然它开放的前后时间极为短促，夜幕垂临后即已凋谢。但从头至尾全是它生命中最绚烂，也是最美丽的季节，而它又在最令人迷恋的一天之黄昏绽放。”

“黄昏往往代表晚迟，代表逝没，可是，无可置疑的，黄昏也是最凄迷而又绚丽的。

在最美的时候展露最美最精华的过程，纵然这个过程极其快速，不也是天下最完美的满足么？又有什么遗憾和悲惜的呢？”金薇薇幽幽地道，

“你这论调很怪，很令人颤栗——一种美的颤栗。”君惟明淡淡一笑，道：

“当然，我也希望你能在最绚丽的时刻展露你最华美的人生，不过……我更希望你不要凋零得那么早。”金薇薇迷惘的道：

“我……会吗？”君惟明安详的道：

“我想你会的，因为，‘断肠花’沾泪即谢，可是，你却能生活在淡水中而不萎缩，金薇，你比这花坚强有力！”

金薇薇凝视着君惟明，轻轻的道：

“君公子，从你的外表、举止、谈吐上来看，和你的本人的心性作风根本截然不同。

你应该是一位有着先天悲悯气质的才子儒士，而不应该是一位雄霸一方的武林大豪……”君惟明唇角微勾，淡淡一笑道：

“我们如果相处得长久一点，你就会明白，我是融合了这两种迥然相异的性格，有时，连我自己也觉得好笑。这有如一个舞文弄墨的秀才，在他平常的时候，却是以干屠夫为业，相当矛盾，但却也会抵触的适应下来。天下

之大不光是人的性格，连朝纲国政，传统习俗，不也有常常矛盾的时候么？”金薇点头道：

“你说得对，君公子，你不仅是外貌高贵，内在里，你更有一肚子真才实学！”君惟明拱拱手，潇洒的道：

“缪奖了，我真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呢！”金薇向前一步，正想再说什么，后院的那扇门扉已忽然发出一阵低沉的叩击声：

“咚——”“咚——”“咚——”“咚！”“咚！”“咚！”三徐三急：

一名灰衣大汉闻声自屋里奔出欲待上前拔门启门，君惟明向那汉子摆摆手，沉声道：

“我来！”

那名灰衣大汉立即躬身退后，君惟明亲自举步来到门边，轻轻将门门拨起。门儿开处，方青谷已提着个大包袱闪身而进，同时，他后面还紧紧跟着另一个人。那个人，嗯，长发披肩，又高又瘦，竟是“铁卫府”的老弟兄“九煞”之一“鱼肠煞”罗昆！

料不到是自己头儿亲来启门，方青谷始感到颇为意外的惊呼一声“公子”，他后面的“鱼肠煞”罗昆已立时热泪盈眶，一下子扑倒在君惟明脚前，又是激动，又是悲切的颤声低叫：

“公子，公子，果然是你老，果然是你老啊！……我还以为今生今世再也看不见你老，再也见不到你老啦……我以为这一辈子我们‘铁卫府’永将沉沦，弟兄们的怨恨，你老的血仇。俱都无法报了……”

一把将跪在地下的罗昆扶了起来，君惟明上上下下的打量着他。这位‘九煞’之中的硬汉子，经过这月来折磨与悲愤，已经显得憔悴多了，也衰老多了。连往日不易察觉的脸上皱纹，如今也宽那般深刻密布。

君惟明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亲切的道：

“不要难过，罗昆，你的伤好了不曾？”罗昆拭去溢出眼角的泪水，沙着嗓子道：

“已痊愈八九成了，不碍什么事，我愿立即跟随公子前往长安，剥姓童的皮，抽那些叛逆者的筋！”君惟明安慰的一笑，道：

“这些事，你大概全清楚了！”罗昆点点头，道：

“本来我已猜测到一个轮廓，反正总不是好事，今早，青谷才更为详尽的逐一为我再加说明……”君惟明温和一笑，道：

“很好，罗昆，但你不要冲动，我们血债血偿的日子不会长久了，弟兄们的生命不是白牺牲的，我的威信与声誉也不容白糟塌。我们辛苦建立的庞大基业，我们用血汗建立的江山，岂能容人这般轻易、又这般歹毒的篡取？你放心，人家给了我们什么，我们自当用什么来报答！”一侧的方青谷忿然道：

“还有，公子你所受的折磨、凌虐、侮辱、欺骗，也须要一条条、一件件的从那些叛逆贼子身上索回！”君惟明平静的道：

“当然！否则又怎么能抹消？”罗昆抽抽鼻子，沙哑的道：

“公子，多谢你亲自来为我们应门……”君惟明抿抿唇，笑道：

“这不算什么，从天亮时青谷启程前往接你，我便想到在这里等候你们回来，老实说，我极盼望你们。”

“就这几句话，已把罗昆与方青谷又感动得双眶泛红，衷心铭谢了。是的，在往昔，君惟明对他们固然是仁尽义至，但却也少有这般安慰与亲切。

从他嘴里说出这样的话来，已经太不容易，太不容易了……

君惟明把一边的金薇替罗昆引见了，金薇的美艳照人不由眩得罗昆眼睛发花，使素来不近女色的这位“鱼肠煞”有些面红耳赤，呐呐失措起来。

于是，他们龟贯进入屋里，来在那间小厅坐下。罗昆望着君惟明，忽然想起了一件什么事情似的道：

“对了，公子，这次我认府里突围出来前，曾经悄然到公子住的‘小觉舍’卧室里盗走了对公子有异常重大关系的几件东西，也都是公子的象征与信物。这些东西，我认为绝对不能落在童刚及他的同党们手里。因为那不坦加强了他们的声势，予人们以错觉，更等于是污蔑了公子，糟塌了公子，所以我也未曾征求任何人的意见，便擅自前往盗取了……”君惟明神色一动，竟有些急切的道：

“那几件东西？可是我的。权物‘黑羽箭’，那九枚纯金的‘断肠花’，以及我的那顶‘盖眼笠’？”罗昆连连点头一道：

“正是，公子，一件也不少！”君惟明兴奋的猛一拍手，大赞道：

“好，好，罗昆，干得好！”一直在听着话的金薇，此刻不由心头倏跳，她小声的问：

“‘盖眼笠’？君公子，那可是你以前经常戴过的那顶以‘紫痕竹’编成，笠端呈尖状，笠缘为圆弧形，笠缘四周垂以金色小铃的那顶‘盖眼笠’？那‘盖眼笠’戴在头上可直接掩到鼻端，在笠尖与笠缘相接的倾斜处有一对眼孔？”君惟明惊愣地道：

“不错，完全对。你是如何知道得这般清楚的？”金薇抽了口冷气。面色苍白的道：

“我们上次准备对付你的时候，童刚已经把你的习惯详细说明了。其实，不用他说，我们也全清楚，你的那顶‘盖眼笠’只要戴在头上，便表示有巨大的惨烈杀戈将要展开。

而你的‘盖眼笠’，素有不溅血不摘，不残命不收之传言。每当你戴上那东西，你就真正变成了‘魔尊’，而更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横尸断魂了……

“君惟明淡淡一笑，道：

“金薇，你倒真晓得的不少啊。其实，我平常不戴那顶笠的时候也照常要人的命，只是，规模比较小一点罢了。”他十分高兴的转向罗昆道，

“罗昆，你果然是我的老兄弟，明白我的心意，老实说，这一次你若没有把这些东西带出来，我就是拼了命也要先行潜回夺取！”罗昆宠幸的笑了，道：

“公子，多少年来，你老还是第一次夸誉我呢……”说到这里，他又道：

“童刚一宣称接掌‘铁卫府’，我即已想到要带着这些、东西开溜了。那还是午间的事，到了入黑，我马上开始行动。姓童的他们当天异常忙碌，须要他们应付的事情和意外实在太多了，因此他们也未曾想到把这几样东西先行收好，他们一定以为不必操心，东西摆在那里还能丢得了吗？”

“也幸亏他们这稍一疏忽，我才能侥幸得手。就算他们当时不知道我已盗取了这几样东西，临出厅之前还几乎被‘大飞帮’的守卫截下，前前后后挨了好几下。若是被他们晓得了，只怕我就更难逃啦！”方青谷嗤了一声，道：

“姓童的也真叫饭桶，他就不知道早点将这几件东西收好？”君惟明笑了，他道：

“青谷，谁说童刚笨。你想想，这种简单的头脑他还全没有，并非他不想早一点把这几样代表权威的东西拿走，而是他还顾虑万一事败之后这几样东西又有何用？他的阴谋若是不成，不管害不害得了我，我昔日的权物对他来说，已毫无意义了！”君惟明略略一顿。又道：

“现在，把这几样东西给我吧。”罗昆向方青谷道：“青谷，就在你旁边那个灰布大包那里。”

方青谷站起身来，带着满脸的恭谨虔诚之色，小心翼翼的解开了他替罗昆代背回来的那个大布包袱。包袱里，除了几件简单的换洗衣裳及一些碎银之外，就是一个半尺宽窄的黑皮绣镶金丝边的精致软皮囊了，方青谷轻轻拿起，双手呈于君惟明面前。

君惟明接过打开，首先取出两只三寸宽一尺长短的黑檀木雕刻盒子来。他缓缓将其中一只的盒盖抽开，赫然在盒底的红缎软垫上，端端正正摆着一只与木盒相齐的箭形物体。

这箭形物体通体纯呈乌光，黑得闪泛出一片波灿流动的光芒。箭尾处，是一蓬熨熨贴贴的羽毛。君惟明伸手取出这只“黑羽箭”，眯着眼在掌心反复掂视。现在，那箭身上的黑色光华更盛，隐隐似水芒扩散，而在三角形的箭头下方箭杆上，明明白白的凸雕了三个篆体小字：

“铁卫府”！

金薇不自觉的感到心口上有一股沉窒的压力，目光怔怔的停在那只表示着“铁卫府”威信、君惟明尊严的“黑羽箭”上，低声问：

“君公子，此箭可是从藏边极西之处一个名叫‘大地棚’湖底的万年‘虎斑石’石中提炼出来的一种‘炭绸’所铸造？”君惟明将“黑羽箭”放回盒中，微现诧异的道：

“不错，你可真知道不少……”金薇正色道：

“这种东西并不多见，只要看过一回便永不今忘……”君惟明道：

“普天之下黑白两道，不识我‘铁卫府’‘黑羽箭’的朋友只怕不多，但是，能说出此箭质地与来处的，却是少之又少了。你讲讲看，金薇，你又是那里听过，或见过的？”金薇润润唇道：

“家父有一密友，人称‘黑剑黑心’名叫商半瓢。他那一把剑，便是与你这‘黑羽箭’质地完全相同，坚硬无比，碎石如粉，是一柄上好的利器！”君惟明恍然为悟道：

“是的，我也听说过此人之名，经你这一提，我倒想起来了，他果然有一柄黑色之剑，看样子是与我这‘黑羽箭’有异曲同工之妙了……”

君惟明轻轻的，又抽开了另一只木盒盒盖，在盒底的红缎软垫上，嗯，却并行排列着九枚金光闪闪、精致细巧的“断肠花”，这些“断肠花”俱为金属打造，看上去夺目极了。君惟明微微一笑，侧首对金薇道：

“做得好看吗？全是纯金的。”金薇点头道：

“十分精巧……”君惟明合上盒盖又眨眨眼道：

“这九枚纯金‘断肠花’，不论是花瓣或花蕊上，全浸染上一种毒药，这种毒药的名字叫‘一步千古’。是取自北天山顶的毒圣赤尾蝎，溶合南莫峰毒草小棺花所熬成，它的毒力甚为剧烈，剧烈的程度，只要一沾人畜之血，即可令那人或畜在来不及呼吸下一口气之前便断命飞魂。”金薇突然间有一种作呕的感觉，再也不喜欢那九朵纯金的断肠花，她皱眉道：

“好可怕。”君惟明有些揶揄的道：

“所以，全用毒的并不只有一家——譬如说象马白水对我施以‘霸王倒’——我，也可以算得上略略入门呢。”金薇啼笑皆非的叹了口气，悄声道：

“我的大公子，你给我留几分脸面，成吗？”

君惟明哈哈一笑，放下木盒，又伸手到黑皮软囊之内，迅速缩掌，手上已拿着一顶以细竹精工编就，四周垂着无数小巧金串铃的竹笠来！

手腕一翻，君惟明熟练之极的微微一抖，在一阵急骤细碎的清亮叮当串铃声中，那顶又软又韧的竹笠便呼地一声兜开，形成了一顶金薇形容过的竹笠——尖顶，斜斜下来，又往外成为一个圆弧形的笠沿。

笠沿的位置，刚好可以掩住人的鼻端，在笠顶与笠缘的交接倾斜处，果然开了两个眼洞，笠缘四周垂挂着的金色小串铃，微微摇晃着，现在，正发出一阵美妙而悦耳的声音来。这竹笠，叫盖眼笠，而实际上，它却早已是一顶血淋淋的；代表死亡与毁灭的竹笠了！

在君惟明抖开压贴着的笠顶的一刹，不但是金薇觉得心惊胆寒，连旁边的方青谷与罗昆也不可抑止的面孔刷白，唇角的肌肉急速抽搐着。

君惟明轻轻的在笠缘吻了一吻，目光古怪而火热的注视着它。良久，君惟明才喃喃的，以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语气道：

“就快再戴上你了……你是明白我心意的，是吗？你，向明白的……”他摇摇头，又慎重的将竹笠摆到桌上，长长舒了口气，他环顾各人，讶然道：

“有什么不对？诸位？”方青谷与罗昆如梦初醒，不由而同的各自干咳了两声，尴尬的咧嘴苦笑，金薇却呻吟似的喘了口气，低沉的道：

“一见这顶‘盖眼笠’，就好象看见了血腥与死亡一样，那么阴森，惨凄凄的，实在叫人心里颤栗……”君惟明淡淡的道：

“你也会有一种感觉？”金薇眉梢子微扬，道：

“怎么会？我还没有活够。”一侧，方青谷仍然有些惴惴的道：

“奇怪，照说我们看见这项竹笠不该有什么含糊呀，怎的每次一打眼瞧上，却也忍不住有些全身发凉。”罗昆同意的道：

“不错，我去盗取这项竹笠的时候，拿在手上就是那么沉甸甸、寒森森的。其实，我也知道那只不过是顶竹笠而已。充其量名贵一点，精致一点罢了，但心里是这样想，感觉上却又完全不是那回子事。”君惟明朝椅背上一靠，道：

“听说过一种叫‘煞气’的东西么？”方青谷与罗昆齐齐点头，君惟明懒洋洋向桌上的那顶“盖眼笠”一指，平静的道：

“这就是了，竹笠上正附着这种东西。”金薇犹有余悸的道：

“君惟明直率的道：

“这不是习惯问题，而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題。就象一个刽子手，他整日拿刀杀人，他用刀一定是相当习惯了？其实不然，他也并不一定习惯于那把刀，问题是，当他受命要去斩决人犯的时候，不管他习惯不习惯，亦非得再操刀不可了……”金薇深深看着君惟明，道：

“君惟明耸耸肩：道：

“见笑了。”说着，他眉宇微皱，忽然将话题转了一个大弯：

“今夜，我要离开此处几天，先到‘麟游’去打一个转，这是我计划的第一步。用一种声东击西的方法转移童刚的注意力，好叫他把大量人马在那边调动，更叫他摸不清到底是什么人和他为难。他一陷入迷惑之中，我们便立刻发动第二个步骤，首先剪除三眼煞潘春！”顿了顿，他又沉着的道：

“若童刚的大批好手倾巢赶往‘麟游’，那么，我们在剪除潘春之后，童刚内部空虚，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直捣长安，夺回铁卫府！”静了一会，金薇启口道：

“君公子，你以为童刚会中你的调虎离山之计吗？”君惟明“啧”了一声，沉沉的道：

“我看，他可能不会中计，但我们不妨一试？”说到这里，君惟明向方青谷问道：

“潘春现在住的地方，你曾告诉我是离这里和‘麟游’同为一百八十里地的铜城？”方青谷颌首道：

“正是，他如今可神气透了，住在铜城的留香楼里，公子，你老知道，留香楼是我们开设的一家大酒楼，建造宏伟深沉，美伦美央，在铜城还算是最大最好的房舍之一呢……”君惟明清晰的又道：

“好，我知道了，我希望潘春会在这几天里多享受享受……今晚我离此，约莫至迟两天可抵‘麟游’。两天后，我转赴铜城，你们先派人出去打探消息，看姓童的那边人马调遣得如何？如他中计倾巢而来，我们就在剪掉潘春之后，再直捣长安。如他按兵不动或仅派少数人马往援‘麟游’，我们则在解决潘春之后静止候变，另作下一步计划！”方青谷急道：

“公子，那么……到‘麟游’你是一个人去了？”君惟明点点头道：

“不错，杀潘春的时候大家再会合一道。三天之后的黄昏，我们在铜城西门聚集！”忽然——

君惟明注意到罗昆神色悲戚，面容沉郁，怅怅然若有所失，他关切的问：

“罗昆，你怎么了？有什么不舒服？”罗昆叹了口气，道：

“不敢相瞒公子……虽说潘春罪大恶极，万死不足赎其愆……但……唉，想想我们也是十八年的拜把子兄弟，情感深厚。如今眼看他就要落得这等下场，再怎么，心里也不是滋味……”沉默了片刻，君惟明道：

“我与你也有同感，在我亲手处决杨陵之时，心头亦异常难过，那总是在亲手染我昔日兄弟的血……但，我没有选择，我必须如此。因为天下还有比私情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公理……他深刻的看着罗昆，悠悠的道：

“现在，对潘春，也只有如此了，我想不出第二条路，事实上，也没有第二条路了……”

罗昆伤感的道：

“公子，我……”君惟明一仰头道：

“你和我一样，没有选择。罗昆，很抱歉，使你心中悲楚，但你也只有悲楚了，你该知道，我亦并不感到畅快！”罗昆悚然一惊，咬牙站起，合悲忍痛的躬身道：

“我……错了，请公子恕过方才失态之罪……”君惟明一挥手，道：

“罢了。”罗昆脑海中倏有亮光一闪，他忙道：

“公子，我还有一件事情禀报。”君惟明低声道：

“什么事？”罗昆咽了口唾液，急切的道：

“关于穆厚。公子，他之侧向童刚一边，并非预谋，更没有和童刚先行勾结，他只是被童刚花言巧语所蒙骗，一时糊涂才投将过去，我想他如今看清事实，一定后悔莫及了——”君惟明冷冷的道，

“何以见得他只是——”罗昆窒了一窒，呐呐的道：

“我……我是自己观察注意得知……”君惟明木然道，

“罗昆，穆厚也是你的结义老弟，我知道，同样他亦是我的异姓手足，你不愿他受到惩罚，我又何尝愿意？但我们，不能偏袒，不能存私，否则，再用什么管束别人？再以什么维护公理？我们如果苟且含混，非但自此江湖道义荡然无存连人间是非也全混淆了！”一顿严词训斥，把罗昆惊得冷汗涔涔，心胆俱颤，他抹着汗，连声答应：

“是……是……”君惟明注视着他，半晌，才道：

“不过，既然经你如此一提，我也给他一个机会。罗昆，我们派人告诉他事实真相，看他反应如何，设若他有意悔改，明白错失，他自会即时来归，否则，同样以叛逆治罪！”罗昆大喜过望，他诚惶诚恐的道：

“多谢公子恩典，多谢公子恩典……”君惟明肃穆的道：

“罢了。希望很快就能知道你对穆厚一片苦心的结果，我想，自明天起，十天的时间够了吧？”罗昆略一盘算，连连点头道：

“够了，够了，足够了……”接着，君惟明补上几句：

“但是，只怕你不能亲自前去，我不愿意你涉此大险。再则，我们如今人手不足，你也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挑一个精明点的弟兄去跑一趟吧……”方青谷忙插嘴道：

“公子放心，我会派个机灵手下去的。”君惟明点点头道：

“就是如此决定了，三天后在铜城西门见面。外地的老弟兄们到了多少全一起去。

如果，这两天里舒云或夏一郎回来了也算上他们，我的坐骑如果寻到，亦替我牵去！”方青谷一连声的答应着，并道：

“公子前几天交办的事，我已派出五名得力弟兄分头奔走去，连我的副手谭子多也没有闲着，我看，约莫一两天里便有回报……”君惟明沉吟了一下，又问：

“除了一些老班底之外，罗昆，其他的一般弟兄们倾向如何？”罗昆毫不犹豫的道：

“大多数全是忠于你老的。这一个月来，府里及四处各地所辖的弟兄听说早已纷纷逃亡，便是留在原来职位上的那些人也都是心怀不平，隐藏悲愤，只是在童刚的严密压制下敢怒而不敢言……”方青谷又插进来说道：

“换句话说，只要公子义师一起，那批小角色他们一定闻声响应，望风来归。童刚内忧外患一起临头，只怕瓦解溃败之日就不远了！”君惟明平静的又问：

“如今，除了‘大飞帮’与‘独龙教’在助纣为虐，充任童刚的狗腿爪牙外，还有其他的外面人物支持他么？”方青谷摇摇头，答道：

“除了这两拨邪货之外，好象没有听到还有别路人物撑着姓童的腰……”君惟明深思着，低沉的道：

“‘独龙教’内幕如何，我不大清楚。‘大飞帮’里，我知道却有不少好手，他们竟会受童刚收买或操纵，却是颇为出我意料。总之，只要战火一起，这场争斗，又该是鬼哭狼嚎的了……”罗昆喃喃的道：

“想必如此的了……”君惟明不带丝毫情感的一笑，道：

“青谷，你马上派人到长安打探消息，切实注意铁卫府内，以及我在‘麟游’展开行动之后的反应与策变。记着这些消息必须刺探清楚，千万不能有误，我们会在铜城等他回报！”方青谷慎重的道：

“是，我会立时派遣——”凑近了点，方青谷又神秘兮兮的道：

“我们在府里安有眼线，那全是效忠公子的一些弟兄……”这时，沉默了好久的金薇忍不住开口了：

“君惟明微微一笑，道：

“送你回大宁河的那封信，青谷在四天之前就派专差带去了，我想，你该在这里等候令尊派遣的人手……”金薇摇摇头，道：

“我不用呆在这里等他们，他们来了之后，可以跟随这里的各位壮士一起赶赴铜城去。若是他们在这三天里还赶不到，以后来了就叫他们等在此地另派用场，我和你一道儿去‘麟游’！”君惟明怔了怔，迟疑的道：

“这，不太好吧？”金薇坚持道：

“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来，我跟你在一起，大忙或者帮不上，小照应却总是有的……”一旁的方青谷也敲着：边鼓道：

“正是这话，公子，虽说你老功力盖世，一身是胆，可是人有失神马有乱蹄，谁也不敢保证不出差错，多一个人也多一份照应。再说，金姑娘的武学造诣亦相当精湛，有她伴随，总是有益无害的……”罗昆也插言道：

“公子孤身犯险，我们实在也不大放心，便是金姑娘不伴随公子，我们哥俩亦得跟去一个才妥当……”君惟明有些烦了，道：

“好吧，便由金姑娘和我一起去！”金薇心中窃喜，表面上却冷冷的道：

“我认为应该这样才对。”君惟明揉揉脸，道：

“就是如此，青谷，准备一切应用之物。还有，三天后于铜城西门相晤时，我铁卫府所属人马一律须着传统的‘白锦衣’！”方青谷肃然道：

“一定做到！”

第二十四章 铁胆柔情

两天两夜的时间，几乎是没有休息的赶着路，从“乾溪铺”到“麟游”遥遥数百里，以短短的两日夜的限制来赶完这段路程，可以说是太疲劳、也太艰辛了，然而，君惟明和金薇终于在预定的到达时向里来至“麟游”之外，现在，正是晚霞满天，秋风啸暮的黄昏……

他们没有进城，只在离城门口最近的一个村子上草草打尖，顺便把精疲力尽的两匹坐骑，寄在他们打过尖的那家野店里，然后，他们匆匆走了出来。

为了不引起对方注意，更为了要使敌人陷入迷离眩惑的圈套，君惟明和金薇已换下了他们惯穿的衣裳，各自改着了一身灰黯颜色的行头，君惟明是黑衫，金薇则是玄色衣裙，二人头上，全用同色的头巾扎妥……

他们徐步朝“麟游”行去，“麟游”在陕境之内是一个大城镇，市街繁荣，行旅拥挤，茶楼酒肆林立，尤其一到晚上，只见万家灯火，明灭不定，街道上的行人更是摩肩擦踵，熙来攘往不绝，好一番太平盛世的风光，在这里，“铁卫府”所经营的买卖生意极多，大大小小各行各业，就有十七家之众！

金薇的俏丽面容上，露出一抹不可掩饰的倦怠之色，这两日夜来的奔波，已给她的脸蛋印上了浅浅的苍白，看上去。她是真有些累了，那是一种

美丽的娇慵与诱惑的倦怠，纵然在这种时候，也十分迷人！

映着黯淡的暮色，沉沉的余光，金薇的面庞便笼罩在这似幻似梦的烟霭里，显得很迷蒙，也很幽渺，看不清她的表情，只能瞧见她脸孔的轮廓，这轮廓相当美，一种朦胧胧膜的美，象是月影下赏湖光，薄雾里观山色那样的美，望着她，令人有一股颤栗的仰慕和温切的攀附感。

她双目闪烁如星，衬着微撇的唇角所勾出那一抹狡黠而深沉的冰凉笑意，她的韵态就宛如一个美艳又阴毒的女巫……

侧首默默凝视着金薇，君惟明也隐隐有了这么一种感受，他细细品尝着，轻轻体验着……金薇忽然惊觉了君惟明对自己的凝视，略带讶异的反盯向他，有着三分衷心的喜悦与七分不自己的欣慰，她悄声道：

“我好看吗？”想不到金薇会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来，君惟明不由立即醒悟了自己的失态，他连忙尴尬的一笑，道：

“好，好，美极了……”金薇脚步慢了下来，低细的道：

“我以为你从来不曾发现我还长得不错呢……这么久的时间，你甚至没有正正式式的看我一眼……”君惟明搓搓手，讪讪的道：

“那里话，只是我看你的时候你未曾察觉罢了，老实说，金薇，你确实美……”有些激动，又有些自嘲，金薇带着丝丝怨恚的语气道：

“名慑天下的‘魔尊’，除了他的费湘湘之外，眼里竟还看得起别的女子容额，赞一声秀丽，这真令人受宠若惊了……”君惟明窘迫的一笑，道：

“金薇，你又何必挖苦我？”金薇感喟了一声，道：

“我岂敢挖苦你？我只是觉得荣幸和满足罢了，终于，在你眼里，在你口中，我也看到、也听到你对我的赞赏了，我素来自负容貌，但在你面前却竟无影响力量，你把我看成和一块顽石、一根朽木那样的枯燥无味，我常常自己问，我真是如此不值一顾吗？还是你君大公子眼高于顶？或者，你已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呢？”

蓦地心头一颤，君惟明听出金薇话中有话，意中有意来了。老天，她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竟全带着些酸溜溜、悲楚楚怨涩涩的味儿；女人，在什么情况之下才会有这种味儿呢？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当她对你产生情愫而你又懵然不觉的时候！

感到有些不妙了，君惟明忙道：

“美女如花，除非是白痴，又有谁不愿多看两眼？金薇，我对你外在的姣美与内涵的德行，已经不知暗赞誉过多少遍了，我又不是楞头青，似你这般如玉佳人，我怎会视做顽石朽木？真是说笑了……我与常人唯一不同之处，便是将自己欣赏的事物存在心中，而不挂在嘴边，再怎么完美的感触，说多了，赞多了，也会变俗的，你认为么？”金薇无可奈何的一笑，道：

“你的嘴舌，真利……”君惟明低声道：

“是你逼得我磨快了！”又“噗嗤”笑了，金薇愉快的道：

“君公子，很多日子来，没有看你如此风趣过了……说正格的。你是我生平所见最有男性魅力的一个，我真不知道费湘湘怎忍得、又怎舍得得罪了你，出卖了你？”君惟明苦笑一声，道：

“你夸奖了，我并木象你所想的那么高明，否则，我也不会落得今天的下场……”金薇坚决的摇摇头，道：

“不然，你正是我方才所讲的那样，费湘湘如此待你，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懦弱，另一个，是下贱！”君惟明斗然一震。喃喃自语：

“好个一针见血……我自己不是也这样想过吗？”金薇又道：

“费湘湘这种人，我看不起她！爱一个人就不该懦弱，遭到什么困难应该毫不隐瞒的对所爱之人坦陈直述，求取对方谅解之后再共谋对策，若是本性下贱，那就更不值得怜惜了……”君惟明长长吸了口气，连忙转开话题，道：

“先不谈这些，金薇，让我们谈谈你——”金薇怔了怔，道：

“谈我？我又有什么好谈的？”君惟明低咳了一声。道：

“你不愿告诉我你的心上人是那一位幸运儿么？”金薇咯咯笑了，道：

“我的心上人？老天，我哪有什么心上人呀？君公子，你这是反过来在挖苦我了！”君惟明不信的摇摇头，道：

“凭你这种国色天香、如花似玉的绝代佳人。会没有个如意郎君？笑话笑话，只怕求亲提媒的人把你金家的门榄都踏穿了吧？”金薇率直的微微颌首，道：

“这却不假，但是，这只是说是求亲的人多，并不能算我有了心上人。有人铭心，则此人必须我所悦，到如今，很遗憾的却还没有这一位！”君惟明耸耸肩道；

“可惜……”金薇诧异的道：

“为什么可惜？”君惟明吃吃一笑，道：

“身为昂藏男儿之一员，吾辈中间，竟无一人能获美人青睐，你说，这还不叫可惜么？”金薇沉默了片刻，幽幽的道：

“我一直都在期望我心里早已塑造了一个男人的影子，但是得来的却是完全不相似的，好不容易，我等到了，那人心目中又并不容我。他根本就不把我认作对象，可能，他压根连想也没往这上面想……在他面前，我是如此渺小，如此卑微，又如此怯缩，完全不象平时的我了……”

照寻常的交谈习例来说，君惟明这时就该追问金薇她等到的那个人是谁？——而金薇也正期盼着君惟明有此一问——但，君惟明却打了“马虎眼”，话题一溜，立即转了方向：

“快进城了，金薇，‘麟游’的夜景是相当热闹的……”金薇气得恨恨一跺脚。几乎委屈到落下泪来，她强忍着心头的凄楚与羞辱，强颜说道，

“可不是……”

金薇的情态，君惟明全已看在眼里，他不觉暗暗心惊，老天，金薇口中所说的那人，莫不成真是指的自己？设若这样。又该如何是好？他舔舔嘴唇，忙道：

“在‘麟游’，我们有十七家大小买卖，各业俱备，生意鼎，每月为铁卫府进帐不少，而‘麟游’市面繁华，声色犬马，五花八门，在这里，生活上的享受是够了……”顿了顿。他又道：

“不知道‘大飞帮’哪一个人在此处管理这里的事务，料想也一定不会是个泛泛之辈，方青谷的消息来源自嫌不够，有很多事，他往往只能得知一个大体，细节上就不详尽了……。”暂时抛开心头的幽怨与气愤，金薇的语音显得有些哽塞：

“其实……也不能怪方壮士。在敌骑遍布，声势浩大的艰难情形之下，他只凭着那么几个人，那么一点根基，便能。得悉如许秘密，也真是不容易了！你没忘记吧？这两天来，我们一路上就避过了好多拨对方的探马骑队？”君惟明点点头，温切的道：

“当然，我也明白他的苦处……对了，为你准备的那两柄巴首，你用起来还趁手么？”金薇吸了口长气尽量使心情平静，她比方才自然得多的道：

“还好，不太别扭……”拍了拍长衫隐藏着的“天杖”，君惟明笑道：

“没关系，我的宝贝会挥坚而攻！”

现在，他们已行进城里，沿着一条正对城门的大街徜徉向前，这条大街繁华极了，店铺栉比，茶楼酒肆接连，灯火辉煌，人声喧嚣，加上行人们的来来往往，摊贩们约叫卖吆喝，简直就象开了夜集啦……

金薇轻轻的道：

“我们先朝哪个地方下手？”君惟明胸有成竹的道：

“我挑选了三家，这条街边正中的那栋大楼你看见了？那是我们开设的一家绸缎庄……”

金薇仔细瞧去，在大街的旁边——位置是这条街的一半左右——果然矗立着一栋气派非凡、豪华恢弘的楼房，楼下面门甚大，五光十色的续罗绸缎一匹匹、一滚滚的排列了在货架之间，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黑漆油亮的长条柜台之后，站立着一个白面圆脸，蓄着八字胡的中年人物，他正背负双手，好整以闲的注视着店中一些伙计们在忙着团团乱转的迎送顾客，取拿布匹……

瞧了瞧店外横匾上的五个赫赫金字：“通泰绸缎庄”，金薇道：

“叫‘通泰’？”君惟明点点头，道：

“这是第一个挨刀之处，第二个，就是转过大街到另一条横路上的‘富贵客栈’，第三个，则是昔日留给掌理本城基业的主持者所居之处，那地方叫‘胜轩舍’，我想，如今‘大飞帮’派来接替的主持人也一定就住在那里……”叹了口气，君惟明道：

“老实说，拿自己开设的买卖下手，心中也真不是滋味，虽说里面已经人事全非，但地方也还总是那个地方，资金也仍是我的资金，甚至东主亦是我这个东主啊……”金薇安慰的道：

“这些基业，君公子。早晚也会仍旧属你，只是时间上的问题罢了……”君惟明淡淡的一笑，语声突然冷利如刃：

“还有，生命和鲜血揉合的问题……”

第二十五章 煞威初现

金薇心间感到一紧，道：

“我可以想象这种情形，如今来说，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是吗？”君惟明一拂衫袖，深沉的道：

“天下任何有关权利与利益的争夺，不论是非双方，俱皆免不了流血，自古以来，情势便是如此……”

一边说着话，君惟明已将头巾的下摆围绕过口鼻，把半张面孔完全遮住，同时，金薇也会意的照样做了。

为了避免引人注意，他们两个把头低了下来，君惟明压着嗓子道：

“进了店门之后，记住你不要开口！”金薇点点头，道：

“我明白……”

于是，他们就这么低着头，匆匆行向“通泰绸缎庄”店而之内！

一个身着纺绸长衫的店伙计满面堆笑的迎了上来，呵腰肃手，道：

“二位老客里头请，什么样的续罗绸缎，南织北纺，本店全有得卖，花色多，布料新……”

这个迎上来的店伙，面孔是陌生的，显然不是以前的旧人了，君惟明连正眼也不向他瞧上一下，转身便向柜台行去。

就在那店伙一怔之下，君惟明已到了柜台之前，站在柜台后面的那位白面圆脸、蓄着八字胡的仁兄，却没有这个伙计那般的和蔼平易了，他完全不似个生意人的嘴脸，一见有人贴近柜台，已不由双眉一皱，大刺刺的叱道：

“你要干什么？买东西到那边去，这里乃柜台重地，事关银钱，不是缴货金的不准靠近！”君惟明冷森森的瞪着他，沉声道，

“我不是来买布匹的。”猛然发现君惟明是蒙着半边脸庞的，那白面汉子立时警觉，他微退半步，全神戒备，并厉声道：

“朋友，你是那个码头，那座山的？你可知道这里是什么所在？‘大飞帮’出头撑腰的买卖，岂也容得宵小前来撒野？”

这时，店中已经有人察觉了这边的争执，一些顾客已在纷纷回避，另外，有三四名店伙亦迅速从后面围了上来！

露在灰色面巾外的双眸修放煞光，那两道光芒隐台青白，闪亮如刃，白面仁兄与君惟明的眼神相触，禁不住全身肌肤上顿时起了鸡皮疙瘩，他震得又退一步，惊惶的叫道：

“你……你想干什么？你是谁？”君惟明阴沉沉的笑，道：

“不要怕，朋友，更不用拿你‘大飞帮’的名头压我，在我来说，‘大飞帮’只是一群畜生与禽兽的组合，根本没有一点人味，此外，我要问你，你们‘大飞帮’不是一向在滇北横行的么？怎的却又爬到了这里，更开起这间绸缎庄来？告诉我，你们如何开起来的？”望着对方那惊恐疑惑又加上气愤不平的表情，君惟明又冷冷的道：

“告诉我呀，你们是如何得到这家绸缎庄的？抢的？偷的？侵夺的？与人合谋窃占的？嗯？”那两撇八字胡却在哆嗦了，白面仁兄双目倏瞪，翻下脸来大吼：

“来人哪，把这个市井无赖给我拿下！”

吆喝一声，早已围持在君惟明身后的三名伙计立时一涌而上，猛然向他扑将过来！

君惟明连头也不回，右腿猝翻——象是一抹黑影扫掠——那三个扑上来的店伙已齐齐杀猪似的哀嚎起来，在同一声骨骼的暴折声里，三个人完全倒仰出去，六条腿俱是骨碎胫断！

没有人看清君惟明的右一个动作，那白面汉子已狂叫一声，满脸鲜血四溅的翻撞出去，一头栽进了后面的货架之下！

于是，在这一刹那间，整个店里已陷入一片混乱，惊呼惨叫与怒叱厉吼之声合成一团，人们争相奔逃，推挤踩踏，场面顿时不可收拾！

方才还是一脸谄笑，形态奉承恭谦的店伙们，现在已斗然露出了另一付狰狞面目，个个手抄凶器，自四面八方朝君惟明冲了过来！

连眼皮子也不撩一下，君惟明的身形快得有如一道闪电——倏东倏西，忽上忽下，那么轻描淡写，不可捉摸的纵横飞掠，而就在他身形的移动中，一条条的人影已打着旋转弹震向空，一个个牯牛似的躯体象滚地葫芦似的团

团翻摔，惨号连连，血喷如泉！

货架子“哗啦啦”倾倒，五颜六色的绸布展扯飘飞，竹尺与算盘也抛空落地，再加上人体的掷掷撞击，老天，好不凄厉！金薇也适时而动，她身手如风，闪挪矫健，掌劈脚踢有如一头狡豹，一只隼鹰，凌猛悍野无比，瞬息间，已有六七名敌人在她的攻杀下尸横就地！

一拍手，君惟明左脚修弹，将一名仓惶躲避的大汉直踢飞半空，“蓬”的一声响撞到屋板之上，脑袋稀烂，红自立溅！

君惟明掠出门外，沉声道：

“走了！”

金薇临到转身之际，脚尖将地下一柄鬼头刀滴溜溜的挑起，蓦然凌空踢送，寒光暴闪下，一个正往楼梯上奔逃的汉子已被飞射而去的这柄鬼头刀穿了个透心凉，颤抖的哀嚎着骨碌碌自横梯板上滚落！

两人冲出门外，大街上远远围绕着观看热闹的一些闲人们，顿时如见凶神一般惊喊着纷纷逃散，君惟明冷冷的道：

“跟上我！”

“我”字还在空气中跳跃，他已古怪的斜身拔空，人在空中双臂猛探，“呼”的一声已飞掠出十余丈之外！

金薇这是第一次正式看见君惟明施展轻身之术，这一施展，却竟高强至此。而看情形，他显然犹未尽全力！

迅速腾跃急奔，金薇堪堪跟上，君惟明在前面一言不发，欣然长掠如流星横空。二人相差一肩，就那么有如电闪鸿射的，来到了他们的第二个目的地的——“富贵客栈！”

这也是一家屋宇深沉，外貌雄伟的巨大建筑，一看到这气派，便果然不愧它的店名：既“富”又“贵”，在它客栈门外高挑着的斗大红色灯笼照耀下，可以看见正有几个店小二打扮的人物在石阶上闲聊打趣——显然，他们尚不知道前街上发生的血战！

君惟明一声不吭，倏闪上前，那几个店小二甚至尚未看清他的身影，一共四个人已经分成四个不同的方向暴摔出去，他们口中喷出的猩红鲜血，与那盏高挑的大红灯笼赤蒙蒙的光辉相映，便越发显得绚烂而怪异了……

斜掠进门，一个帐房先生打扮的瘦削汉子正好一头撞出，他眼睛一花，甫始喝得一声：

“是谁——”

下面的字句，却永远也无法再行出口了！他那一颗瘦伶伶的脑袋，已在君惟明掌沿猝翻之下抛出两丈之外，在地下滚得象个绣球！

这是一间布置得十分华贵高雅的前厅，接连前厅的乃是一条甬道，甬道后面有回廊，有精舍，有庭园，有假山花谢这些情形是君惟明所知道的，昔日他曾数度住宿于此，现在，他正穿过通道，来至那条设有朱漆雕花栏杆的雅致回廊上。

两名店小二正自回廊的那一头匆匆行来，他们一下子看见了正以雷霆万钧之势扑来的君惟明，俱不由猛然一呆，两个人全惊骇得楞在那里！

就在他要施辣手的那一刹间，君惟明忽然认出其中一个乃是他以前的旧部，心念一转，他的双掌就全撞向了旁边那个不认识的仁兄身上！

挨掌的一个就象突然失去了重量，身体被一下震出了回廊之外，在空中翻滚着直摔到三丈多远，才重重的跌到一座假山后头！

剩下的这一位，连尿也吓出来了，他浑身急剧的抖索着，面色灰败，双眼翻白，就差一口气闭了回去……

君惟明冷酷的，道：

“你叫陈和？”阵阵的哆嗦着，这人面青唇白的哀告：

“是……是……大爷一……小……小的……是陈……陈和……”

劈手给了这陈和一记耳光，打得他满口喷血，一屁股坐倒地上，双手抚着脸涕哭号叫，君惟明生硬的道：

“你敢出一点声我就活剥了你！”

猛然将到口的呼号硬咽了回去，陈和全身抽搐，涕泪横流，他连嘴角的血迹也不敢擦，只会一个劲的发抖。

“是……是……”君惟明冷然道：

“谁是这里的头儿？他住在那里？”抽了口气，陈和哽塞着结结巴巴的道：

“是……是‘大飞帮’……派来的一个……一个姓宋的……就……住在后……后面东……东厢房……里……”

君惟明哼了哼，回头向早已跟进来默立一侧的金薇使了个眼色，他自己急掠而去，金薇随后追上。在经过陈和的身边时飞戮一指点中他的死穴！

陈和蓦地身子一挺，当他还没有意识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时，他已再也不能产生意识了，就那么凸瞪着一双惊恐又迷惘的眼珠子，缓缓倾倒地下！

急速来到君惟明身边，金薇低细的问：

“君公子，他既是你的旧部，你为什么还要杀他？”君惟明淡漠的，道：

“变节背义，厚颜事敌，还不该杀么？”金薇轻轻的道：

“说不定他也是被迫……”冷冷一笑，君惟明道：

“你没看见方才他那种贪生畏死，毫无一点骨气的窝囊样子？就象这种样子，迫不迫他全没有关系，因为，他永远会跟着新主子走，而不管这新主子如何当上了他的主子！”

金薇默然了，这时，他们已穿过回廊，来到一个小园子里，园子那边，在林木掩映下，嗯，果然有一幢看上去十分精致清雅的房舍。

向那幢房子看了一眼，君惟明道：

“金薇，你在这里替我掠阵，有人闯进来便杀，不要理会他是为什么闯进来！”金薇点点头小声道：

“好！你也留神些……”

君惟明挥挥手，一闪而出。来到那幢精舍门前，他毫不掩隐形迹，举起手来重重敲门。

刚刚敲了三下，门里，一个女子娇妖声音，嗲声嗲气的传出来：

“是谁呀？”君惟明低沉的回应道：

“我！”里面又发出一阵咯咯浪笑，那女子道：

“唷，好大的架子，‘我’？‘我’是谁呀？就连个名姓也不肯通报……”

君惟明重重一哼，冷厉的道：

“快开门！”

那女子一边笑着来到门后，接着是拨开门栓的轻微声响，于是，那扇红漆桃木门儿已呀然启开，面前，露出一张和她那声音一样妖冶的女人面庞来。

似乎有些意外的打量着君惟明，那女人讶然道：

“咦？你是谁，怎么还蒙着面？可是找宋大爷的吗？”君惟明暴然的，道：

“你是姓宋的什么人？情妇？姘头还是老婆？”那女人立刻一脸的羞恼表情，她不高兴的嚷道：

“喂，你这人讲话怎么是这种讲法？一点规矩也没有，什么情妇、姘头？难听死了，你把姑奶奶我看成了什么样的货色啦？”里间，传出一个粗浊的嗓音，道：

“小桂花，外头是什么人？你又在大呼小叫什么？”君惟明木然回应：

“外头是你老爹，姓宋的，你还不赶快出来叩见？”里间的那人似是一愕，一愕之下，随即暴跳如雷：

“他妈的！是那个混帐王八蛋在逗你家宋大爷开心？大爷这就出来，掂掂你的份量！”君惟明冷冰冰的一笑，道：

“欢迎之至，只怕你没这个胆！”不管里面那人的暴吼怒骂，君惟明又向站在面前目瞪口呆的小桂花道：

“姓宋的一定在里面穿衣裳，你看样子也不是什么正经路数，在我宰杀那姓宋的之前，你是要跟着下块陪葬呢，还是要自行逃命？”

这小桂花已经看出事情不妙来了，她哪里还敢再逗留下去？也不管钗横鬓乱，衣裳不整，撇开步便一头奔了出去！

这时——

里间的棉帘猛掀，一个于腮满面、高头大马的魁梧汉子已疯虎似的冲了出来，同样的，他也是髻发散乱，衣衫不整！

离着君惟明还有五步，那彪形大汉不由倏而止步，他气咻咻的喘着，两眼瞪得宛如铜铃，暴辣辣的吼道：

“你，你是谁？”君惟明轻轻松松的，道：

“方才我已说过了，你还不喊爹么？”那巨汉大吼一声，咆哮道：

“你他妈的皮，寻乐子寻到我宋大元头上来了！我看你是吃错了药，叫浆糊糊住心窍啦……”君惟明冷冷的，道：

“你是‘大飞帮’的人物？”宋大元怒哼一声，傲凌凌的道：

“大飞帮‘五雷堂’，‘震天雷’宋大元就是老子！”君惟明沉沉的道：

“你可知道我是何人么？”宋大元“呸”了一声，怒道：

“你是何人？你他妈的皮又会是何人？任你是皇上的小舅子，也啃不了宋大爷半根鸟毛？”君惟明吃吃一笑，道：

“在这‘麟游城’里，你算是所有基业的主脑了？”宋大元浓眉一扬，吼道：

“是不是还得向你禀报？你算什么东西？”靠在门框上，君惟明淡淡的道：

“我不算什么东西，可是，我不偷不抢，不侵夺别人的江山地盘，不以毒谋占取别人的财产基业，我很平凡，但很干净，不似你们‘大飞帮’，这样卑鄙龌龊，下流无耻！”宋大元双目怒瞪，光芒如火，狂吼道：

“王八蛋，你，你竟敢骂我‘大飞帮’？”君惟明眨眨眼，安静的道：

“不是辱骂，是事实！”

“霍”的一声，自靴筒里拔出一柄锋利的匕首来，宋大元一步一步的逼近，他狰狞恶毒的道：

“今天宋大爷不管你是谁，非剜出你的心肝五脏来不可，狗操的，我看

看你满口放屁还能放到几时！”君惟明毫不在意的一笑，道：

“对了，我忽然想到一件有趣的事情——”宋大元愕然停步，他手拿匕首，惊慌的道：

“什么有趣的事情？”君惟明搓搓手，道：

“当你死掉以后，你这一双牛眼不知是瞪着的还是闭上的？”

暴雷似的狂吼，宋大元一个箭步冲了上来，他右手巴首修闪之下。却笔直的戮向君惟明咽喉，同一时间，左掌斜劈对方小腹，双脚猛绞敌人足踝，一招三式，猛狠俱备！

只是那么轻轻的，寸分之间，却又拿捏得准确得令人掉泪——君惟明退出了半步，就在宋大元所有的攻势甫始的瞬间，一溜亮光象怪蛇一样的黑影，快速得无可言喻的飞缠上了宋大元脖颈！

那种闷吼声是凄厉而恐怖的，是一种对死亡的畏缩，对失败的迷惘，对生命的不甘。

但是宋大元却仅仅只能发出半声这样的闷噪，整个庞大的身躯已凌空飞起，掠过君惟明的头顶，重重摔在七步之外的泥地上！

君惟明现在又是两手空空了，他方才使用的“银绞链”早已收围腰际，在这根“银绞链”的运转手法上，他实在已经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了，稳狠、奇、准，简直是匪夷所思，不敢想象……

地下，宋大元已经断了气，他就那么趴伏在那里，头颅却怪异的仰转朝上，君惟明刚才那致命的一缠，宋大元的头骨已被完全绞断，现在，他的面孔狰狞而可怖的向天看着，五官歪曲，脸色紫红，那一双牛眼，老天，已带着血淋淋的猩赤爆出了眼眶！

君惟明吁了口气，喃喃的道：

“‘震天雷’……‘震天雷’……就是如此个‘震天’法？”

摇摇头，他徐步朝金薇那边走去，从他出手到完毕，前后也不过才眨眨眼睛的时间，而就在这短促的时间里，他已经把一件别人或者认为十分棘手的事情，妥善办完。

一侧的阴暗处，金薇捷如狸猫般窜了上来，她怔怔的看着君惟明。沉重的道：

“本来，杀人是一件相当麻烦而又不愉快的事，但是，在你手中却大大的简化了，你杀起人来竟是那般轻松愉快，悠然自得，不费吹灰之力，就好象在打个哈欠，或者挥掉一只苍蝇似的……”君惟明笑了笑，道：

“要不，该怎么样呢？象抬一座山那样么？”金薇叹息着，道：

“说真的，君公子，你的功夫实在惊人，那姓宋的看情形也算是‘大飞帮’有头有脸的人物了，却只在你一个照面下便断送了他……你是怎么出手的我都没看清楚，只见银光一闪，君惟明点点头，道：

“不错。”金薇吸了口凉气，吃惊的道：

“你的手法好快……”君惟明平静的道：

“慢就不能克敌奏功了，嗯？”金薇略一沉思，道：

“你用‘银绞链’杀他，留下的痕迹不是会叫对方怀疑到是你的杰作吗？”君惟明微微颌首，道：

“是的，我以为还是留下点蛛丝马迹，让他们疑神疑鬼的好，这样一来，不是更会增加他们的惊惶不安么？以为是我，却又不敢肯定，判断不是我，杀人的手法却宛似我的作风……”金薇点点头，低声道：

“现在，我们走吧。”左右一看，君惟明沉冷的道；

“好，还有最后一个地方等着我们去开刀！”

两人不再迟疑，举步就待离开，但是，却在他们刚要走的时。回廊那边，已传来一阵喧腾哗乱的叫嚷之声，紧跟着，嘈杂慌乱的步履声也迅速往这里移来！

黑暗中，金薇双目闪动着波光，她低促的道：

“有人来了……”君惟明站定了身子，冷冷的道：

“而且还不少，我想，他们已发现了前面的尸体，要不，就是他急欲通知宋大元前往应变了……”金薇轻声道：

“我们走不走？”君惟明摇摇头，语如寒冰道：

“不走了，我要看看他们来这里准备做什么？”

君惟明的话声还没完回廊尽头人影晃闪，已有五六条本汉形色惶急的飞奔而来！

那五六条大汉俱是一式的灰色劲装，手握兵刃，满脸紧张慌乱之色，他们直到纷纷冲下了园子。才猛然发现了挺立于前的君惟明！

在那几位仁兄的惊疑怔愕下，君惟明吃吃一笑，道：

“不要急，慢慢来，慢慢来。”

这时，五六名大汉全已向四周跃开，其中一个生着一双倒吊眼的人物，将手中一把砍山刀凌空一挥，色厉内荏的暴叱道：

“你，你是谁？”君惟明笑吟吟的道；

“先不要问我是谁，你们先告诉我，来此地有什么事情？”那人扯动了一下他的倒吊眼，怒道：

“混账，你是什么东西？凭什么问我？妈的，深夜入人宅院，又蒙着脸，神情鬼祟，言语闪烁，显然非奸即盗，你约莫吃错药了，搞不清这里是什么地方吧？”君惟明微微抖身，道：

“你已罗嗦够了，现在，还不快把你们来此的意图告诉我么？”哇哇怪叫，那人暴跳如雷道：

“瞎了眼的东西，竟然放肆大胆到这步田地？顶撞起你家韩大爷来了，哥儿们，给老子拿下——”

他这吼叫尚未结束，旁边一个腰粗膀阔的大汉已蓦然惊叫一声，象见了鬼似的“蹬”“蹬”“蹬”退出三步，刹那间，一双眼全发了直！

这位韩大爷怒哼一声，侧首骂道：

“于三，叫你妈的什么丧？今晚还不够热闹呀？”叫于三的大汉面色泛青，全身发抖，他伸出一只手额索着的指向了那边，嘴巴噙合着，说话都不成句了：

“看……韩三哥……那……那边……不可……就是……宋大……爷？”

于是，那五六个人齐齐顺着这于三的手指望了过去，这一望，老天，五六个人顿时心往下沉，浑身冰冷，腿肚子也打了转，他们全已看见了宋大元横卧地下的尸体了！

君惟明喟了一声，道：

“那姓宋的实在太嫩，连一下子也经不住就泄了气？而看情形，各位显然都是能征善战，晓勇无敌的高手了？很好，我们可以试试！”

那个最先发现尸体的于三转头就跑，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逃出三步，已被君惟明凌空一掌兜上了丈许高，头下脚上的猛然摔了个倒栽葱！

剩下的几个汉子方才被这怵目惊心的惨厉景象震得一窒；君惟明又已暴闪出手，他身形倏旋而回，除了这位倒吊眼的“韩三爷”之外，其他的几个人甚至连对方的影子都没看见，便全部翻仰而出，倒了一地！

君惟明搓搓手，平静得好象只是一个观众欣赏连台好戏，一样，面不红，气不涌的道：

“三爷，你还想与我较量较量么？”

这位仁兄突然全身抖成一团，他再也顾不得什么颜面，什么尊严了，双膝一软，“噗通”一声便跪在君惟明跟前，一面哆嗦得不成声的哀求：

“好汉……英雄……我服了……我认了……只求你饶我……一命……”君惟明冷冷的道：

“你这前倨后恭的神情，变得倒好快哪。”倒吊眼的的朋友哭丧着脸，又惊又怕又窝囊的求告着：

“英雄饶命啊……方才……方才有其他弟兄……在一傍……我是赶鸭子上架，硬挺啦……就是……老天爷做胆……我也不敢与你老人家……为敌啊……”眉毛微皱，君惟明冷森的道，

“我问你话，你得从实给我招来！”鸡啄米似的一个劲点着脑袋瓜子，这位“韩三爷”诚惶诚恐的道：

“是……是……小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老人家放心……”君惟明简单的问，道：

“外面情形如何？”这位仁兄哆嗦着，道：

“乱成一团了……‘通泰绸缎庄’被血洗啦……除了理店的鲍成贵遭殃之外，他手下弟兄更吃人家摆平了十六个……三个断腿的还剩一口气……其余全没有一个活白……君惟明毫无表情的道：

“现在，你们如何应变？”“韩三爷”颤抖着，面青唇白道：

“‘麟游’城的首脑……我们‘大飞帮’派在这里的总报掌‘五雷堂’曹堂主已率领一干好手赶往‘通泰’去料理善后……曹堂主……并令小的带着人赶来通知宋大爷立时前往会合……那里知道……小的才进来，这里也早就……成了个修罗场……”君惟明冷漠的，又问道：

“姓曹的此时在‘通泰’那边？”“韩三爷”抖着道：

“已去了好一会……约莫……约莫他即要赶回这里了……方才……小的已派人前去禀报曹堂主，此地也出了乱子……”君惟明点点头，道：

“很好，你可以走了。”一双倒吊眼痉挛了一下，这位仁兄感激零涕的道：

“小的……叩谢……你老……活命之恩……”

口中说着，他以额碰地，“咚”“咚”“咚”的叩起响头来，然而，却在他叩下第三个头的时候，君惟明的右脚已暴雷般猝然将他踢飞六步，一颗脑袋，顿时并裂成为血肉模糊的一团！

这位“韩三爷”并没有感觉到什么难以忍受的痛苦，因为，当他还来不及觉得痛苦的时候，痛苦即已结束，他断命得快，甚至连一声最后的惨叫也没有时间发出！

隐在黑暗里的金薇走了出来，她摇头叹息：

“君惟明，你真忍得下心……”君惟明冷冷的道：

“报仇雪恨的本质便离不开血腥，而血腥，往往联系在残酷之上，这是自古以来不变的传统！”金薇扫视了一下地面横七八竖的狼藉尸体，有些作呕的道：

“我们……走吧？”

君惟明点点头，与金薇越墙而出，但是，他却并不离开。“富贵客栈”，顺着客栈的围墙，他又向大门那边绕了回来。

金薇微带迷惘的，道：

“我们不是要到‘胜轩舍’去吗？你曾说过那是第三个开刀的地方……”

君惟明低沉的，道：

“你没听到那姓韩的小子说，他们派驻此城的总执掌曹堂主马上就要从‘通泰绸缎庄’那边转回这里来了？我们去‘胜轩舍’的目的正是要寻找这个‘总执掌’的晦气。

如今，他自己送上门，不是更简便得多？省掉了不少麻烦……”金薇犹豫的道：

“君惟明吃吃笑了，道：

“这里又不是建祖茔，还须要挑个好风水地方？”

说着，他们两人已从院墙的绕角处绕了过来，从这里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富贵客栈”的大门口，在那盏大红灯笼赤蒙蒙的光芒映照下，客栈门口周围竟簇拥了不少的人。

他们有的聚集一堆，有的分散各方，却俱皆手持兵刃，神态紧张，尤其是，每个人全又那般惶悚不安的东张西望，惊疑不定，象是把他们内心的恐惧粘贴在脸上告示于人了。

金薇低沉的，道：

“看情形，那什么曹堂主还没有赶来。”君惟明眯着眼道：

“你注意客栈门前的那些朋友了？他们一个个还象是蛮慌张的呢，一付草木皆兵的窝囊样子……”金薇撇撇嘴——头巾捂着半张脸，当然君惟明未曾发觉——有些没好气的道：

“说真的，君公子，谁处在这种情形下，只怕也免不了心慌意乱，惶惶不安……”君惟明淡淡一笑，道：

“这就要看功力的深浅了，如果是我，可能我比他们好得多。”

“魔尊”的功力，金薇是亲眼目睹，又亲身体会过的，他并没有说狂语——甚至还谦虚了些儿呢……于是，金薇默然不再做声了。

他们便在墙角的这边静静的等候着，约莫只是半盏热茶的时分吧，客栈前那些惶悚不安的人群中忽然爆起一片振奋的欢呼与喊叫，刹时人影晃动，纷纷涌向街头，而街心的那一头，正有数十乘铁骑泼风似的卷到近前！

紧接着，低促的马息声与急迫的叱喝声便起落不息，混成一片，因为隔得太远，而且声音过于嘈杂，所以不易听得真切。

但是，就在那一串的喧腾之后，几十个马上骑士已纷纷抛镫落地，会合了原先客栈外面那些人物，一拨匆匆奔向客栈里面，另一拨便迅速顺着两边围墙展开了搜索行动！

君惟明点点头，冷沉的道：

“嗯，这个家伙还算有点脑筋，知道里外同时搜寻，双管齐下，看情形，大概是那个什么堂主到了！”金薇亦十分镇定的道：

“现在我们可要迎上去？”君惟明一笑道：

“当然！”

说着，他首先站了出来，大踏步定了上去，围墙的那一边，正好有十九个灰衣大汉飞奔而到！

第二十六章 血掌毒炼

君惟明连一句话也懒得多说，就在那十九个汉子刚才看见他的瞬息，当先四名已蓦然杀猪似的惨叫起来，四个粗大的身体便有如绣球般抛向半空。惨叫未已，又有七名大汉鲜血狂喷的打着转子翻了出去，他们脱手的兵器落地，仅存的两位朋友也长嚎着被君惟明摔撞到围墙上！

紧跟在后面的金薇，简直就没有出手的机会，她还没等得及稍有动作，眼前的一场杀伐竟已完全结束——就只在人们眨眼的功夫！

于是——

远处已有人发出了惊骇的呼叫与愤怒的吼喝，人影闪动，兵刃反映着森冷寒光，有几个人狂奔入客栈之内，其他的汉子们便立时围抄上来，不过，却俱皆站得很远！

君惟明停住脚步，大马金刀的站在那里，丝毫没有畏惧，与四周那些敌人对峙着，眉宇之间，隐隐含着一抹嘲弄而又冷漠的笑意……

站在君惟明旁边，金薇悄然道：

“你出手好快，君惟明淡淡的，道：

“高手制胜之道无他，便全在一个‘快’字上了。”金薇低沉的，道：

“你杀那十三个人，就好象是农夫挥刀斩除十三根杂草一样，不但干脆俐落，而且，你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君惟明目光一闪，笑道：

“如果我摆平这些小角色也要费上吃奶之力，金薇，我便混不到今天的地步了。”

金撮正想再说什么，客栈之内已传来一阵急促紧密的步履之声，极快的，几十条人影已自大门内掠了出来！

金薇迅速的，道：

“他们来了！”君惟明颌首道：

“不错，他们来了。”

那几十条大汉，在客栈门前的大红灯笼光辉照耀下，看得出全是些身着灰衣，横眉竖目，凶神恶煞似的江湖人物，他们刚一掠出，便立时四散分开，密密层层地将君惟明与金薇两人围在中间！

君惟明眼皮子都不撩上下，他懒懒目扫视着包围在四周、的这些对头们，很快的，他已看出发号施令的角色来了！

那人身材瘦削，年约五旬，头发已有些发白了，一张冷峻严厉的面孔，配上一付阴沉寡绝的表情，一看就知道是个狠货！他默默的斜对君惟明挺立着，目光尖锐的正朝君惟明全身上下打量……

君惟明朝着那狠货走了一步，笑吟吟的道：

“不要看了，好朋友，我便自己招认了吧，今夜里和你作对，捣蛋的人便是我，所有的事也全是我干下的，够了么？”那人无肉的双颊微微抽搐了一下，语声冰冷的道：

“高姓大名？”君惟明哈哈一笑：

“我不告诉你。”对方神情依旧，毫不温火的道：

“原来却是个无名无姓，畏首畏尾的宵小蠢贼！”君惟明更不动气，他温柔的道：

“随你编排吧，好朋友，你认为我是什么就算什么好了，现在，你可有名有姓喽？”那神态冷峭的人物阴森森的道：

‘大飞帮’‘五雷堂’堂主‘冷脸双环’曹敦力。”君惟明点点头，淡然道：

“唔，也算是‘大飞帮’有头有脸的人物。”重重一哼，“冷脸双环”曹敦力道：

“怨有由，债有据，朋友，看你的那些杰作，显然朋友你也定是武林中响当当的角色。我姓曹的只问你，‘大飞帮’和你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你竟然下此毒手，搞了个血腥漫天？”君惟明平静的道：

“理由很简单，‘大飞帮’助约为虐，迫害忠良，夺人基业，空享现成，再加上强行越境作恶，侵占码头地盘，并吞他人血汗经营，这些一条一条的累积起来，还够不够？”曹敦力神色微变，他暴烈的道：

“好一张满口胡柴的利嘴，混帐小子，你如非‘铁卫府’叛徒余孽，便一定是君惟明的忠实狗腿！”君惟明豁然大笑，道：

“叛徒余孽？忠实狗腿？这倒真是新鲜辞儿，曹大堂主，只怕你忘了‘铁卫府’是谁创谁立的了吧？就在个多月前，君惟明还是‘铁卫府’的魁首呢？难道说，效忠于他的人竟变成‘叛徒余孽’、‘忠实狗腿’了！我看，这两句词儿要换一换，应该加在姓童的与其同路人和你们‘大飞帮’头上才对！”曹敦力暴笑一声，道：

“君惟明多行不义，横遭杀身之祸，童刚为了他辛苦朗立的基业不致溃散瓦解，始在众人公推之下勉强出头担此大任，这正所谓‘临危受命’、‘众望所归’，而‘大飞帮’只是重于江湖道义，’慨然助他维护江山延续而已，又怎能容你如此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君惟明冷凄凄的笑了，道：

“曹大堂主，你倒真是天下第一流的说谎宗师，欺诈太祖，童刚阴谋陷害多年挚友，觊觎他人江山基业、篡夺故旧财富权柄，残害忠良不昧之豪杰义士，更伪装仁义，假扮正直、虚托厚道，呸！他只是一个世间少有的狡诈阴狠之徒，卑鄙无耻鼠辈，而你们，你们也全是一群见利忘义，一毫无人性可言的下流帮凶，龌龊走狗！”君惟明仰天狂笑，又大刺刺的说道：

“曹大堂主。轮到你向我发威的时候，那已不知道是几辈子以后的事情了，在我眼中，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你比一头畜牲，一只蝼蚁更不如，你只是一个可怜的小无赖，一个虚张声势的下三滥罢了！”曹敦力面色转为铁青，恶毒的道：

“小子，你即将为你的满口狂言付出惨重代价！”君惟明用手指着对方道：

“你是瞎了眼！”

“眼”字还在君惟明舌尖上跳跃，斜刺里，一条人影突然飞扑过来。同时，一溜寒光已猝斩向君惟明脑门！

君惟明连正眼也不瞧上一下，他旁边金薇，已闪电般跃过来双方刹时接触，只听得一声狂吼，那扑过来的朋友已经一个跟头栽例地下，连连翻滚，终于又寂然不动！

双掌一拂，金薇若无其事的退了下来，而地下的那位仁兄早已死了，他仰面朝天，双目突出，眼眶脸上五官全已扭曲，唇角紫血流淌，最令人惊悚的，却是这人的全身肌肤竟在这刹那之间已俱已转变为深青之色——一种

可怖的、带着黝黑深沉色调的、起了乾瘪皱褶的深青之色！

曹敦力心头猛跳，他惊异的脱口叫道：

“金家‘青磷掌’！”君惟明笑吃吃的道：

“好一双狗眼”曹敦力顾不得再与君惟明顶撞，怔怔的瞪视着半蒙面的金薇，惊怒交集的道：

“你，你是金家什么人？金家与董刚大哥颇有交往，朋友你不要为人蛊惑人心，搞错了对象！”

金薇默不做声，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却冷伶伶的瞄视着对方，君惟明慢条丝理的道：

“曹大堂主，不要讨好卖乖、拉交情了，人家这位朋友不吃你那一套，人家就要掂掂你‘大飞帮’凭着哪几把刷子胆敢为虎作伥！”曹敦力又是惊疑、又是愤怒，道：

“小子，你是非见真章不会罢休了？”君惟明冷冷的道：

“莫不成我还在逗着你们开玩笑、寻乐子了？”曹敦力咬牙切齿的道：

“我姓曹的今夜若是容你两人生出‘麟游’城，就此退出江湖，永不漏脸！”君惟明冷冷一哼，道：

“今夜以后的时光，只怕你难以再享受了——”他双目中青森森、白惨惨的煞光暴射，狠酷的，他又接着道：

“我假如不在喘口气的时间杀绝你们这些天打雷劈的畜牲，我就不叫‘魔尊’君惟明！”

“魔尊”君惟明五个字有如五个突然震起的旱天掠雷，那么猛烈又带着万钧之力的响到四周每个人的头顶，砸到每个人的心上，于是，刹那间，站在那里一条一条的凶悍大汉们全震慑住了，全迷乱了，全呆楞了，也全颤悚了。

那五个字音，在他们来说，已并非仅仅表示着一个“人”，那更等于象征着无比的力量、至极的狠酷、浩然的威凛、以及——意味着成形的死亡，血腥的手掌、招魂旗的幡！

每个人的面色在瞬息里俱已转为煞白，每一双目光中全透露出无可掩隐的震惊与畏缩神态，就这俄顷之间，他们竟已完全失去了自我，一个个心胆颤栗，形色惶恐，却又皆似僵了一样定立当地，动弹不得！

用力镇定下自己惊疑不宁的心绪来，曹敦力首先便察觉了他的手下们那种瑟缩畏惧的情形，他连忙厉叱一声，以一双尖锐恶毒的目光带着压制胁迫的韵味向四周环扫了一遍，大声吼道：

“有什么可怕的！你们竟幼稚可笑到听信眼前这狂徒的天真谎言？君惟明早就死去多日了，从那里能再钻出个君惟明来！坟墓里么？棺材里么？呸！这小子只不过是妄想借着君惟明的名头逃命的冒充货罢了！”君惟明吃吃笑了，他道：

“曹敦力，你也含糊了么？”曹敦力双目倏瞪，怒叫道：

“含糊？我曹某人也曾含糊你这虚借人名，狐假虎威的宵小毛贼？”

狂笑如雷中，君惟明的身形有如一道流光般暴闪，没有看清他的任何动作，站在左侧一方的十一个虎形大汉已同时惨叫着翻跌出去，而几乎不分先后，在一连串的“蓬”“蓬”闷声中，右侧方又有十余名灰衣人物被兜空抛风！

满空的鲜血溅洒，红滴滴的勾映出各形各式的、光怪陆离的形状与图

章来，而这些交织迸射的热血里，便包括着一阵阵凄颤的长号，一声声悲绝的嚎吼，那般刺耳，又那般阴森！

连续在半空中翻了九个空心跟头——看上去却只是翻了一个，就在这九个跟头的不等距离下，又已栽倒了十七名灰衣汉子！

君惟明的出手是凌厉快速得无可言喻的，在人们的感触里，他仅只是来回一趟闪动的时间，即已有三四十个牛高马大的壮健汉子命断魂落了！

人类在垂死前的呼号是尖锐惨厉而又惊心动魄的，现在，这种呼号便与金属的抛脱声混成了一片，曹敦力做梦也想不到对方竟然具备了这等精湛超绝得有如恶魔般的可怕身手，他猛然间不觉一愣，但是，就在他这短促得微不足道的一愣里，他手下已有好几个人被活活摆平了。

一阵无比的恐惧与惊震感笼罩着这位“大飞帮”“五雷堂”的堂主，象眼前这等凌厉暴虐的杀人方式，可以说是他生平所仅见，而其发生之快，经过之急，更是令人不敢想象，就凭着一个“人”的身手，竟会如此迅速与猛烈的表现么？

一愣之后，曹敦力再也不能镇定下去了，他狂吼一声，长衫分扬下，一对金光闪闪的锋利圈环有如一双吐射着豪光的烈日飞罩君惟明！

但是——

任那双金环的去势是如此凌厉、如何快速。却宛如只是攻击的一条有形的影子，君惟明甚至连看也不看一眼，他的身躯已象鱼游于水那般滑溜又怪异的狞然掠出！

两名灰衣大汉被他这冲掠之势跟上，劈手已弹震到寻丈开外，另一个汉子刚要举刀横砍，黑暗里银芒如蛇，猝然闪动，那个方才把手中鬼头刀举起来的朋友已古怪的被倏地绞起半空，当一声颈椎碎断声响毕，他已连哼也没有哼便尸横地下！

大旋转，君惟明在划过一道美妙的弧度里，又连连躲过了曹敦力狂风暴雨般的二十七次飞快攻击，然而，在他这形成一道圆弧的闪掠下，又有十五名敌人长号着……纷纷翻倒！

几十匹马儿开始受惊的长嘶厉吼，纷纷四散奔走，于是，仅存下的二十来名灰衣汉子中，只有五六个人不顾一切的攀附鞍镫之上，企图乘乱逃逸——

君惟明在一次幅度极小的猝然幌掠里，已再度避过了曹敦力的九次攻扑，他的身形突而换为一道淡渺的光影，只是一闪之下，已凌空来到了那五六个正在惊慌失措，仓惶欲逃的敌人头顶，而不待他们看清他的身形，毒蛇似的细长银光已带着刺耳的尖啸翻闪飞卷，那种闪翻飞卷的速度是骇人的，仅只在人们的瞳仁中印入电光石火般的一抹不规则的光闪！

刚刚才攀上马身尚未及奔出几尺远的那五六个灰衣汉子俱已同时被绞落鞍下，他们的身体尚在地面上翻滚未停，狂驰惊奔的马蹄却又骤雨般踩踏下来，顿时惨号连起，血肉并溅！

当人们的神智正被这一片凄怖酷厉的景象所震慑，君惟明的身影已又弹射而回，他是那么古怪而径异的在半空中幌挪回腾着，在身躯的移展里，常常带起一阵“呼噜噜”的旋风！

但是，这旋风的速度却跟不上他的行动，每在人们听到了这阵风声，那听到的人早已翻摔了出去，他全身展在风声之前，夺命在风声之先！

那根“银绞链”象是追魂的黑纱招幌，恶魔应验的报复诅咒，象是阴

曹地府的生死牌，更象是冤魂厉魄的狞笑尖泣！就那么闪耀着狠毒的光彩，纵横飞卷，宛如流光往回苍弯，当你看见，你即已再也没有看上第二眼的机会了！

庞大的人体此起彼落的被绞抛扯腾，一个一个的翻起又摔跌，而那些不似人口中发出的闷啤悲吼，便混沌成了一种最最刺耳惊心的怪异声音：

“嗷……嗷……”“啊……啊……”“呃……呃……”

“冷脸双环”曹敦力是拼了命在追截着君惟明，但是，无论在亲身的体会上抑是心头的感觉上，他全有着在追逐一抹光闪幻影般的错觉，任他双环起如日月串连，如云如风啸，如长虹横空，但却丝毫沾不上敌人，不是一击落空，便是稍差一线。每次落空，每次都稍差一线，这情形组合起来便告诉了他一个意义；眼前的敌人功力之高，技艺之强，已非他目下的力量所可以撼动阻制的了！

满头大汗中，曹敦力又狂吼着冲上去，觑准君惟明的背影，双环齐出。在金芒辉映下，他上身微斜，挥出的双环再圈再扬，又朝君惟明可能闪挪的方位展开阻截，于是，刹时只见毫光如电，回旋纵横，黑暗的夜空中，全是虚虚勾勾的环影在飞舞，在跳跃——

但是，就在曹敦力的猛攻甫始发动，当那些光影刚才开始涌现，时间之快尚不及人们的意念转动，不及人们的视线追摄，几乎就象一个能以遁形缩地的恶魔——在曹敦力的凌厉攻扑下，已顿然失去了君惟明的身影！

目标骤然消失，曹敦力的招式没有了着力之处，重心猝移下他再也把持不住，突然往前一个踉跄，而就在他倾力站稳之前，颈项倏凉，一根细细的银链，已经那么轻轻柔柔却又结结实实的缠绕在他的脖子上面！

银链是细小的，散发着冰凉的气息，它缠绕在曹敦力颈子上，使曹敦力觉得那象一条毒蛇，一条张开毒牙，正在准备择肥处而噬下的毒蛇！

全身骤凉，曹敦力有如掉在冰窖一样顿时呆在当地，一股寒气自脚心冒到头顶，他僵麻的挺立着，双眼尺滞木纳，但是，却喘息如牛！

君惟明便在这两步之处，他右手执着链尾，回头向那边的金薇：

“我斩杀这些鸡零狗碎，超过人们呼吸十次的时间了么？”

金薇似是恶梦方醒，她看了君惟明一眼，会意过来。于是，她又指了指自己的嘴巴，意思是问君惟明她是否可以出声讲话？

君惟明淡淡一笑，道：

“可以开口了，反正，我们曹大堂主已经不能再传扬出去！”金薇长长吁了口气，嗓音略带沙哑的道：

“没有超过……但我几乎闭过气了，在我的感觉里，恐怕连喘息三次的时间都没有……一刹前，那还是几十个活人，一刹后，便全成了些死尸……好像，好象原本这里就躺满了这些尸体一样……”君惟明平静的道：

“除了这位曹大堂主，还有其他活口逃走么？”金薇摇招头，道：

“我没有发觉还有其他活口逃走！你知道，杀起人来，你的缜密快捷手法，胜过渔夫伸手入瓮捉鳖，稳当老练，而且，一个不漏！”君惟明哈哈大笑，道：

“好比喻！”

此刻，曹敦力才察觉出君惟明所发出的笑声竟是如此空荡，如此幽寂，除代被四周的房屋挡回来一丝丝微弱的因音之外，一切竟显的这船冷清、这船静默，再也没有其他的声音衬合了……

悚栗的侧首探视，曹敦力几乎连心跳也停止了，老天爷，就这一眨眼前后的功夫，他手下近百名壮汉，竟已无一生存，全死绝了，干脆俐落得甚至连稍剩一日残气的伤者也不留！

君惟明注视着他，冷沉着道：

“曹大堂主，真是不幸的很，嗯？”

冷汗顺着眉梢子淌下眼角，曹敦力喘息急促，面红如火，他觉得嘴巴发干发苦，喉咙中也象被按进了一把沙粒似的磨擦的难受，咽着唾沫，这位“大飞帮”的得力人物好不容易才涩着嗓子道：

“你……你果真……是君惟明？”君惟明冷淡的，道：

“请你告诉我，除‘魔尊’之外，天下之大，还有几个人能够在呼吸几次的时间内摆平这几个活蹦乱跳的大狗熊？”君惟明毫无笑意的一笑，又接着道：

“况且这根‘银绞链’我也想不到那位仁兄会和我同时据有……”曹敦力心脏在抽搐，双腿也发了软，面青唇白的道：

“君惟明……你，你没有死？”君惟明点点头，道：

“我素来命大，那能那么容易便归了位？对这人间，嘿嘿，我还相当的留恋呢……”曹敦力惊恐加上畏惧，愤恨揉合绝望，脱口叫道：

“我们被童刚骗了……”君惟明吃吃一笑，阴森的道：

“他告诉你们已经被他整治掉了，是么？当然，唯其如此，你们才胆敢助纣为虐，甘愿做他的帮凶！可惜的是，天下的事情并非件件都会如人心意的哪，我竟死里逃生，逢凶化吉……你们得知道，老天爷是保佑好人的，而大限未到，阎王大人那里也不收留我！”他又自嘲的一晒，道：

“姓童的不是向外宣称还要为我报仇么？不劳他的大驾，辜负他的好意了，这位‘重道义’、‘讲交情’的好友，用不着再使他费心，我姓君的会回来索讨这笔欠债，一点一点的，一步一步的索讨，很不幸，曹大堂主，你这里便是我第一个登门要债的地方！”曹敦力打了个寒颤，心惊胆裂的道：

“君惟明……我虽然身为‘大飞帮’六堂堂主之一，但是……我却也得受命于人，看帮主脸色行事……我本身是绝对不会与你为敌的……你要恩怨分明，不能找错了主儿……”君惟明冷冷的道：

“不会错，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大飞帮’全是一群豺狼虎豹，挑不出个好玩意来，我要一个个的整治你们，一个个的摆平你们，没有人会有侥幸，你不会，任何参与陷害我阴谋的人都不会！”曹敦力惊恐交加的颤声道：

“你……你一定要杀我？”君惟明笑笑，道：

“当然，而且还要用一种较为别致的方法，那种方法很有趣，只是，你不会太舒服。”猛然一哆嗦，曹敦力惊骇的道：

“君惟明……你你你……你听我说……”君惟明冷然道：

“我并没有太多空暇，好朋友，你便不说也罢！”曹敦力筛糠似的抖索着，气急败坏，惊惧无已的叫：

“君惟明……我……我有一个交换条件……我有——”君惟明重重一哼，厉烈的道：

“住口！鬼才相信你那些条件，姓曹的，我告诉你，你们懂得什么，你们只懂得贪婪，以及，死亡！”他双目中煞气盈溢，残酷的道：

“现在，曹大堂主，你那双环儿还握在你的手中，你尽可以抢先出手攻我，不过，我要特别警告你，曹大堂主，你的机会只怕不多！”

机会不多？何止不多，曹敦力明白知道，他根本就毫无机会，休说君惟明那条追魂夺命的“银绞链”，还毒蛇似的缠在自家脖颈上，便是没有这条东西缠着，光凭君惟明那一身本事，就算空手也能将他给活拆了，单凭一己之力与这天下千万人闻名丧胆的“魔尊”力搏，这等于十足的鸡蛋碰石头，螳臂挡大车，而且还是块最硬的石头，最重的大车！

伸出舌头砥润干裂的嘴唇，曹敦力汗透重衣，全身发抖，他以祈求哀恳的目光投注君惟明，可怜兮兮的道：

“君……君公子……你且听我一言……君推朋暴叱一声，打断了对方的语：

“不要罗嗦，我听你讲话不如跟头狗去逗架子。姓曹的，你再不出手，就莫怪我君惟明要开宰了！”曹敦力痛苦的呻吟一声，双手顿软“呛郎”一声他那一对金环已坠落地。下，他哀切的悲呼；

“君惟明大吼一声，骂道：

“没出息的东西，‘大飞帮’纵横滇北，竟就倚持着你们这批没有骨头的窝囊废么？”一侧，金薇忽然抢了上来，低促的道：

“君公子，又何妨听他一言？反正也费不了多少时间……”君惟明冷冷的，道：

“金薇，你休要忘了他们的狠毒狡诈，诡计多端，我不和这些下三流的蠢贼打交道！”金薇温柔的道：

“但是，听他讲又有何害？君公子，说不定这人有什么好主意，而且，假如他说不出了名堂来，那时再下手也不迟呀。他在你掌握之中，我想不出他会有什么法子逃生！”君惟明哼了哼，稍见缓和的道：

“你讲。”

有如在坠落绝壁之前抓到一截枯枝，曹敦力长长吁了口气，现在，他就要试试他攀附住的这截枯枝够不够牢靠，能不能救他的性命了。

他惊慌的道：

“我的意思……君公子……你饶我性命……我可以告诉你很多秘密，并且替你交底，做为内当……”徐徐笑了，那笑，阴森得令人浑身起栗，君惟明冷酷的道：

“姓曹的，你以为我君惟明是刚出道的雏儿么？给我来上这一套最最平常的拖刀之计？你还是省省力气吧，我不上你那个当！”急切又惶恐的，曹敦力满头大汗的道，

“不，不，我决无此意……君公子，我可以报天盟誓，我的确是真心要以此来狠答你的怨命之恩……”“呸”了一声，君惟明道：

“放屁！你若是脱离了我的掌握，逃得了生命，你会甘心情愿替我做事？姓曹的，你不要在篇小孩子了！”曹敦力正感由绝望无助之际，金薇又开了口：

“君公子，他即有此意，而我们也的确需要一个在对方阵营里头比较有身份地位的人物来做内应。我们何不答应他？”君惟明不悦的道：

“告诉我，金薇，如果这老小子毁诺失信、你又有何办法？”曹敦力声嘶力竭的叫道；

“我赌咒——”狠狠瞪了他一眼，君惟明怒道：

“闭住你的臭嘴。我不是在问你！”于是，金薇深沉的笑了，她道：

“当然，我有办法！”

第二十七章 恐命制心

眉梢子一扬，君惟明道：

“说出来！”凑近了点，近得足使君惟明闻到金薇身上那股幽幽的、如兰似麝的芬芳，金薇俏声道：

“君公子，我闻说你擅长一种特异的点穴术，可以使被点中穴道的人不致立即死亡或受伤，能把你的劲力巧妙蕴藏，在对方体内，直到你预定发作的时间才会突然发作，有没有这件事？”君惟明立即体会出金薇的意思了，他展颜一笑道：

“不错，这是我独门的‘隐穴法’，效用确如你说，但是，劲力潜伏人体之内的时间最长只能有六个月左右，也就是说，我们能使对方在半年之内不至毙命。再长，就不行了。”金薇嫣然笑道：

“把这‘隐穴法’用在姓曹的身上，不是最佳的控制方式吗？我和你现在用链子缠在他脖颈上又有什么分别？”君惟明点点头道：

“这个法子很好，与用链子缠他颈项的方法只是有形和无形之差而已，但是，嗯，效果相同！”说到这里，君惟明冷然转向惊悸不安的曹敦力道：

“方才我们所说，姓曹的，你耳朵尖，一定全听清楚了！”曹敦力惶恐的道：

“是，是，全听清楚了……”君惟明毫无表情的，道：

“你愿意这样做么？”一咬牙，曹敦力悲痛的道：“我……愿意。”

“意”字还在曹敦力唇角边颤散，君惟明已飞快贴近，他快得象一抹影子，就在曹敦力猛然一愕之下，他的左手已闪电般掠过曹敦力的前胸，曹敦力顿觉心腔子倏震，全身一麻，君惟明已退回原位！

伸着那只左手，君惟明的左手拇指食指前张，小中指与无名指微卷，形成一个十分怪异的形状，他有意让曹敦力看清了自己左手的形状，才轻轻将五指舒开，似笑非笑的道：

“曹大堂主，你只觉得心腔突跳，全身一麻，是么？”曹敦力惊惧的连连点头，慌乱的道：

“君惟明平静的道：

“是的，但我不能告诉你点的是那一个穴，当然，你自己愿意去猜尽可能随意。方才，我已在接触你的身体时将一口暗力逼进了你那被点穴道，你心房跳动，表示那股力道已然突进，你全身冷麻，乃是告诉我那股暗力已然潜伏定位。”

“曹大堂主，我要很慎重的奉告你，我逼进你穴道的这股暗力，只能潜伏三个月的时间，过了此段时间若不能解除的话，那股暗力即将发作，你阁下也就会逆血反涌，腑脏立碎，那时，你怕只要十分难受，自然，你的生命亦将不属于你了。”曹敦力不由自主的打了个寒栗，急切的道：

“但……但……君公子，三个月以后我又到那里去寻你解除我这被封之穴呢？”君惟明双目倏寒，道：

“你的穴道能否解开，要看你是不是能履行诺言，你的工作热忱如何而定了。假设一切均佳，你可以放心，在限期之前，我会找你替你解开穴道的，

但我劝你不必在费心机请别人为你解穴，这是我的独门‘隐穴法’，天下没有任何人识得解法，而且，一个弄不巧逼开了那股潜伏暗力，首当其冲的恐怕还是阁下你呢。”淌着冷汗，曹敦力嘴唇发干的道：

“是……是……我记住了……”略一沉吟，君惟明又道：

“现在，我们如何联系的方法细节已不及详说，三天之后的午时，你可到‘铜城’城外的‘仙足崖’下去等我，那时，我们再决定通信方法与联络技巧，另外，我还有些事情要询问你！”曹敦力道：

“君公子……你可放心，我一定会尽力来报效你……三天之后，我包管准时抵达‘仙足崖’下恭候于你……但是，公子，尚请千万保密，否则我也一样活不成……”君惟明颌首道，

“当然。”吞了口唾沫，曹敦力又嗫嚅的道：

“请公子念在我一片赤诚……三月期到，务必要解开我的穴道，君惟明笑了笑，道：

“那要看你的表现如何了，你必须记得一点，曹大堂主，你对得起我，我也决不会亏待你！”曹敦力苦丧著面孔道：

“一定的，一定的……公子放心好了……”右手一松，缠绕在曹敦力颈项上的那根“银绞链”已活蛇般卷了回来，君惟明低沉的道：

“如果你就这么夷然无恙的全身而退，童刚及你的主子们不会怀疑到你头上来么？”斗然一震，曹敦力痛苦的道，

“他们不是傻子，定然会生出疑心的……我的一干手下全死绝了，我亲身在场却毫无点伤，他们岂能不追究竟？”君惟明想了想，道：

“那么，我看你也得带点伤才会逼真，而且，你所带的伤还要使他们信得过！”曹敦力恐惧的道：

“可是……君公子，我也不能伤得太重……三天后，我还要赶赴‘仙足崖’下听候差遣……”君惟明沉吟片刻，道，

“我自有分寸，要你伤得不轻，却又不能妨碍你的行动——”他点点头，道：

“你准备吧，可能有点痛！”咬着牙，曹敦力抖着嗓子道，

“好……君公子……你下手吧……”

“银绞链”来势之快，就宛如天际的电闪，“削”声锐响中，已飞到了曹敦力腰侧，一种习武之人本能的反应，促使曹敦力不由自主地躲闪起来，但“银绞链”却转得更急，猝然暴斜下，已又狠又准的抽中了曹敦力的背脊。

分明只是一下子，但落在曹敦力背上竟分成了几十条血淋淋的伤痕，在灰蝴蝶般的碎布纷飞中，“银绞链”又仰弹而回，那么巧妙的缠住了正在踉跄后退的曹敦力双足足踝，“银绞链”一点曹敦力足踝立即猛扯，“扑通”一声，已将这位“大飞帮”的堂主摔了个黄狗吃屎！

几乎是不分先后，曹敦力身躯才倒，“银绞链”已倏闪之下，“喀嚓”连响，硬生戮断了曹敦力左边两根肋骨！

曹敦力面如白纸，气似游丝，他痛得险些便晕绝过去了，趴在地下，这位堂主全身抽搐着，连嘴唇也泛青了！

静静站在一边——君惟明宛似老早使站在一边似的，他上前半步，微俯下身，低沉的道：

“抱歉令你如此，曹大堂主，你背上的伤痕看去血肉模糊，但全是皮肉之伤，未曾牵连筋骨，敷药之后，歇息两天自会逐惭复原，为了证明你今夜

确已当场失损拼斗能力，我只好再点断你两根肋骨，肋骨折断仍可接好，且依然能以勉强行动，但在肋骨折断的当时，却足可令人痛得瘫软踣倒，关于这一些知识，我相信童刚及你的主子们也会知道……”

口里“丝”“丝”唬着气，曹敦力咬着牙强忍痛苦，在黄豆般大小的汗珠子流淌下，他呻吟着道：

“多谢公子……如此顾虑周详……可是……我却有些……吃不消了……”君惟明笑了笑，道：

“稍忍一阵便会好的，曹堂主，你必须明白，苦肉计应该象苦肉计，学习卧底的人便该先懂得受罪……”顿了顿，他又冷沉的道：

“而且，在‘魔尊’君惟明手下，曹堂主，你还是极少数极少数的幸运者之一，你大概很少听过我姓君的饶恕我敌人的生命吧？”窒噎了一下，曹敦力舌头打着结似的道：

“是……是……公子慈悲……公子慈悲了……”

君惟明左右前后环视，并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活人的影子，周围全是一片寂静，是一片死一样的寂静，他满意道：

“很好，就这么办了，曹堂主，我们方才的密约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我未曾看见另外还有活人能窃听。”猛然，一机伶，曹敦力喃喃的道：

“我想……我的手下也没有胆再敢往这边闯了……”忽然，金薇凑上一步，低声道：

“曹敦力，‘五雷堂’除了宋大元一雷已经毙命之外，你不是还有‘四雷’吗？”苦涩的一笑，曹敦力呛哑的道：

“另外的‘四雷’有一个生了病躺在床上，其他三个奉帮主召赴长安候差去了，城里只有我和宋大元两人还算可勉力一撑……不过，便算他四个人全在此地，只与君公子对上了阵……他们又能发生什么作用？”君惟明笑笑：

“看情形，曹堂主，你并没有迷糊。”曹敦力叹了口气，低哑的道：

“事实胜于雄辩……装迷糊又有何用？”说到这里，他目光怔怔的盯在金薇那遮蒙着口鼻的面庞上，吞了口唾沫，他沙沙的问：

“这一位，可就是曾经参与陷害君公子行动的‘红蝎’金薇金姑娘？”金薇看了看君惟明，君惟明一笑道：

“不错。”有些迷惑，更有些惊异，曹敦力呐呐的道：

“但是……但是……金姑娘又怎会和公子你？……”君惟明笑吟吟的道：

“怎会又和我站在一条阵线之上，是么？曹堂主，你应该知道，天下没有绝对的事，而有良智的人，便算他被蒙蔽一时，也终将受到真理的感召而醒悟，金姑娘就正是如此了。”

曹敦力怔怔的趴在那里不知道楞想些什么。于是，君惟明徐徐退出，向一侧的金薇悄然使了眼色便迅速朝暗影中行去。

君惟明他们已经跃越城墙出到城外，夜色很浓，他们在黑暗的掩隐下，匆匆赶往西门外的村子……彼此互视，双目在黝暗中炯然有光，他低沉的道，“走！”

第二十八章 云暮风凜

铜城西门口，黄昏。

君惟明与金薇仍是昨天夜间的那身打扮，现在，他们正坐在西门外驿道边的一座茶棚里，两个人面对面的低饮着粗瓷杯里的茶水。

为了避免引人注目，两人的坐骑已由茶棚主人牵到后面去栓着了，这家简陋的路边茶棚，看上去仍然显得平淡而陈旧，找不出一点点什么扎眼或是味道不对的地方来……

如今，夕阳西斜，红霞满天，景色凄迷绚丽，好美。远远的驿道上，忽然有一阵急剧的马蹄声传来，尘头高扬，浩浩荡荡，那是一列马队，片刻，这列马队已狂风似的卷到了近前！

一群铁骑为数约在三十之谱，马上骑士一律穿着纯白闪亮的织锦白袍，同色头巾，白色黑底薄靴，而且，每人背后，亦都斜斜背着一柄黑皮宽鞘的朴刀，个个神情精悍，气度骠猛，一看印知全是江湖豪士，草莽英雄！

那两个为首者，哈，一个竟是削瘦冷峻的“血肠煞”罗昆，另一个，身材奇伟魁梧，虎背熊腰，一张大黑脸上生满了络腮胡子，两边衣袖高挽，在那一双毛茸茸的粗壮手臂上，分别套戴着五只黄澄澄的手镯，这两条手臂上的黄镯，自手腕直连到肘节，只只都打磨得锋利无比宛如刃口，映着夕阳红霞，随着马匹的转动，老远便闪泛出波波寒光！

这黑脸大汉，不是别个，正是君惟明手下“九煞”之一的“血镯煞”洪大贤！

草棚之内除了君惟明与金薇之外，并没有其他的客人，嘈杂而急剧的马蹄声一传来，二人即已警觉，金薇侧首向窗口望去，美丽的面宠在西方晚霞的映照下，全然浴入一片光彩里，看起来，她竟是如此抚媚而娇丽了。安坐不动，君惟明举起茶杯来啜了口茶，淡淡的道：

“可是他们来了？”金薇笑着的点着头，道：

“是他们，领头的有一个便是罗昆壮士，另一个我不认识，他好一张张张飞似的大黑脸，骚胡子……啊，老天，两条手臂上还戴着些手镯子，那些手镯子边沿又好锋利……”君惟明吃吃一笑，道：

“那是洪大贤，号称‘血镯煞’。”金薇干脆伸出头去，道：

“他们来近了，可要我出去招呼？”君惟明点点头，道：

“你去吧。”

于是，金薇立即起身跃出茶棚，她站在路边连连挥手，俏美的面宠展现出花一样的美颜来。马上，“血镯煞”洪大贤眼尖，即时发觉了金薇的动作，他一怔之下荷荷大笑道：

“罗昆，你看看，路边一个俏娘们在朝着我们抛他舅子的媚眼呢……”罗昆一眼望去，不由低叱道：

“少扯蛋，她就是‘红蝎’金薇，伴随公子一道出来的，她既然现身招呼，公子一定也在附近了！”

洪大贤闻言之下赶忙将一付吃豆腐的嘻皮笑脸收起，换上了他原来冷板板凶巴巴的熊样子，而这时，他们已来到了金薇跟前寻丈之处。罗昆高举左臂，口中尖呼：

“嗨——嘿！”骑队纷纷紧辔停步，罗昆翻身下马，洪大贤也立时跟下，一抱拳，罗昆踏上两步：

“金姑娘请了，公子可在？”金薇盈盈还礼，道：

“罗公子就在茶棚里面。”罗昆与洪大贤方待入内，君惟明已笑吟吟的当

门出现，洪大贤大叫一声，抢上前去便拜行大礼，却被君惟明一把扶住：

“大贤，此地何地，此时何时？免了。”洪大贤虎目含泪，激动得连嗓音也发了抖：

“公子……公子……我们盼你老盼得好苦啊……我们还以为这一辈子再见不着你老啦……”君惟明含笑重重拍了拍这位大汉的肩膀，道：

“不要难过，大贤，这不是又见面了么？”说到这里，君惟明目光自洪大贤肩头上望去，他忽然急道：

“罗昆，快把弟兄们带到后面歇着，不准他们行大礼……”

原来，那些方才下马的“铁卫府”好汉们，这时也看见了他们的魁首，这批历尽风霜、饱尝忧患的坚强汉子们立时朝着君惟明跪下，他们没有喧叫，没有欢呼，仅只虔诚的庆幸，感思的对着他们的首领跪倒，用这个动作，来表示出他们内心的振奋，由衷的喜悦，以及无比的至诚与尊敬！

罗昆马上转奔回来，低促的传达了君惟明的口谕，于是，那些豪士们便在他的带领下，肃静而快捷的各自牵引着马匹跟随罗昆绕到茶棚后面去！

茶棚后面，乃是一片稀疏的树木，地方极宽极阔，足可容下数百人马而不拥挤，再加上四边有林木掩蔽，更是一个暂时歇息的理想地方，君惟明与金薇早在一个时辰之前已赶达此地，他们所以选择了茶棚之内等候诸人到来，主要的，也全在于看中了茶棚后面这片可以掩隐人马的梳林子。

此刻——

君惟明、金薇、洪大贤三人已坐在桌前，面露迷惘与畏缩之色的店主人洪大贤斟满了茶水之后，又悄悄退到那边去了。君惟明低沉的，道：

“大贤，你曾受了伤？”洪大贤一听提起这个，便不由得愤怒填胸，他咬牙切齿道：

“全是那些狗操的野种干下的好事！公子，我那晚上和我的弟兄们力挤三倍于我方的强敌，光是围攻我一个人的便有七八个，他们全是一身黑衣，头上蒙着面罩，前胸还绣着一条白龙，他舅子的，一个比一个不要脸，七令人攻我一个，未了，我活宰了他们一双半，自己大大小小也负伤十三处，我一看情形不对，便只好带着一批近身手下冲出重围，那一战，我手下两百多人除了死伤伤被俘的，就只有五十来名弟兄跟着我逃出，连我的副手‘回手筋’也丢了命，惨……”君惟明平静的道：

“那些人，全是黔边‘独龙教’的角色！”洪大贤忙道：

“青谷老哥已告诉了我……”君惟明道：

“童刚之事，方青谷也全向你说明了吧？”洪大贤双目似欲喷火，恨声道：

“全说了，公子，我们老早便已觉得他不大对头……”君惟明深沉的一笑，道：

“其他的人呢？”洪大贤压着嗓门道：

“谭子多已经早来了，他带着十九名弟兄先行潜入城里插哨安线，预作布置，另外，青谷老哥与岳大头、焦白眼随后就来，我们是分批走的，怕人多惹眼，引起那些狗头注意……”君惟明双眉微皱，道，

“你们是何时赶到‘乾溪铺’的？”洪大贤低声道：

“我是昨天早晨，焦白眼和岳大头是前天晚上，我带着四十名弟鬼，他们两个带着近三百名……”君惟明缓缓的道：

“夏一朗与舒云没有消息么？”洪大贤怔了怔，沉重的道：

“没有，派去寻找他们两个的弟兄也未见回来……”静默了片刻，君惟明再问，

“那么，我的坐骑也没有消息了？”搓着手，洪大贤道：

“没有……”旁边，金薇也有些焦灼的问：

“洪壮士，请问，我家可曾派了人来？”洪大贤有些迷惘的看着金薇，道，

“你是说‘大宁河’金府上？没有看见有人前来……”金薇又急道：

“派去送信的人回来了吗？”洪大贤尚来不及回答，门外，罗昆恰好进入，他抢前两步，接口道：

“也没有回来，金姑娘，你不用急，我想一定是有什么事耽搁住他们了。”金薇气恨恨的，觉得面上十分无光的道：

“哼，假如我爹不照我信上要求他的那样派人赶来，我就永远不转回‘大宁河’金家！”君惟明吃吃一笑，道：

“别生气，金薇，可能真有什么意外牵羁住了他们。再说，我们也并不一定需要令尊的人手前来帮助呀……”一咬唇，金薇十分不高兴的道：

“我不管公子你需不需要我金家的人手帮忙，但这至少也表示了我一点点心意，如果我爹连我这个笑小的要求也给我打折扣，我就不回去，看他怎么办？”君惟明哈哈一笑，道：

“又何苦呢？金薇，其实有你一个人在此已是足够，胜似你金家百十条大汉了！”余怒未息，金薇仍气咻咻的道：

“可是我爹若不派人，我的脸面又往那里去摆？”淡然一笑，君惟明岔开了话题：

“罗昆，派去召劝穆厚的人可有回音？”罗昆连忙躬身到：

“回禀公子，尚未回来。”君惟明冷冷的道：

“希望穆厚不要一错再错，自走绝路！”罗昆心头跳着，陪笑道：

“穆厚是聪明人，公子，我想他一定不会那样糊涂的……”君惟明仰起头来，道：

“我也和你的想法相同，他是不应该那样糊涂。”一边，洪大贤怒骂道：

“穆厚这浑小子，若是他这次能跑回来，我照样要好好教训他一顿，要他知道下次做事须要小心！”君惟明淡淡道：

“要彻底认识一个人，了解一个人，实在是太不容易了，难怪古人有道：相识满天下，知心有几人了。”洪大贤干笑道：

“公子，我们可都算是你老的知心吧？”君惟明徐徐笑了，道：

“多日不见，大贤，你皮厚依旧！”金薇端起茶杯来吸了口茶，又开口道：

“君公子，你认为我们这边的人马陆续往‘长安’移动，对方广布的侦察眼线会不会发觉？”君惟明沉吟了一会，道：

“这个很难判断，他们的侦察虽众，但却势难兼顾广阔地面上的每一点线，说不定我们运气好，没有被对方发觉，可是，也不一定早被他们注意到传报上去了……不过，这对我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妨碍，我们的行动即将明朗化，而且，目前即便他们看出我方的意图，如今欲加以援手，却也来不及了，我们如箭在弦，即将射出！”罗昆轻声道：

“一路行来，公子，我们俱皆十分警惕留心，行进亦异常谨慎，似乎不会昭揭于敌眼……”君惟明深沉的道：

“算盘不要打得太如意，还是多加考虑一点的好，童刚及‘大飞帮’那

一批人也不会全是吃饭的！”洪大贤接上来道，

“就算他们看出我们的行踪来吧，又有什么舅子关系？我们马上就要杀将进去了，对方还来得及啃鸟？”

这位“血镞煞”言谈之中，荤素齐上，一点也不讲究，其实，金薇久处江湖，什么三教九流的角色也看惯了，什么粗俗黑语也听过，她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堪入耳的害臊感觉，但君惟明却感到有些不妥，他看了洪大贤一眼，低低的道：

“大贤，你那张尊口。”一楞之下，洪大贤不好意思的道：

“啊，呃，是……是……公子，我这张嘴，就他妈的不大修饰，老是冒出些粗话来——”金薇不由笑了个掩口葫芦，她强忍住笑道：

“没有关系，君公子，这样更能显示洪壮士的直爽豪迈来，唯有这种口无遮拦，一根肠子通到底的人物，才是真正的忠烈之辈！”洪大贤嘻开大嘴，得意又荣幸的哈哈一笑，双手抱拳：

“过奖了，金姑娘，真叫过奖了……”君惟明好气的摇摇头，他又问罗昆：

“如若沿途有什么异动，谭子多会来得及通报么？”罗昆点点头，道：

“来得及的，他是采取接力连串的方法，把我们的暗桩一个个的安插下去，到时候我们只要看见一个柱着竹杖的人物出来，那即是谭子多派来传递消息的人了。”君惟明一笑道：

“谭子多真是有点干才的。”罗昆趁机道：

“大乱平定，公子还府之后，尚请对谭子多提携一二！”君惟明微微一笑。道：

“好小子，你一天到晚，都是为人做起说客来了，嗯？”脸孔一热，罗昆忙道：

“不敢。”

正在这时，外面的驿道上，又有一阵马蹄声隐隐传来，蹄声密集而迅速，有如成串的闷雷连响，极快的接近到这边。洪大贤笑道：

“公子，我们的大队来了。”君惟明沉声道，

“人数不少……”洪大贤一龇那满口黑牙，道：

“两百多人呢，公子，我去迎他们好么？”君惟明点点头，道：

“记住，除了老兄弟进来之外，其他人马仍然转到后面的疏林之内休息！”洪大贤答应一声，匆匆奔了出去，目注他牯牛般壮健的背影，君惟明无可奈何的笑道：

“洪大贤这种急毛窜火的脾气，也不知那一时才能改变得了，你看他那粗手粗脚，莽莽撞撞的样子……”罗昆亦笑道：

“近两年来还好得多了，在以前，没有一个时候他的下人不挨过他揍的，他只要一发怒，连房子都会拆了……”君惟明啮了一声，道：

“但是，大贤却是个至情至命的好人……”罗昆点点头道：

“更是个可以托心托命的好兄弟。”

他们说着话，茶棚之外，已经传来一阵阵人声马嘶，偶尔还响起两声清亮雄劲的叱喝，于是，片刻之后，在“血镞煞”洪大贤的引导下，一行四个人已快步向茶棚走来。

除了洪大贤之外，三人中有一个是“焰龙”方青谷，另外两位，一个矮胖如缸，秃顶麻面，脑袋显得特别的大，他走起路来一摇三摆，有如填鸭

踱步。他还在唇上蓄着一撮小胡子，看上去有些可笑，一身白袍紧紧裹在他矮胖的身上。就宛如裹粽子一样臃肿，他背后没有背挂兵器，手上提着一个长方形的油布包，那油布包似是十分沉重，拿在这位仁兄手里，油布包的体积就显得越发大了……

这矮胖人物的旁边，走着另一个也叫人看上一眼便终身难忘的怪异角色，他的身材与矮胖汉子恰巧相反，生得是又又长，宛如麻杆，一张马脸是白里泛青冷板板的毫无表情，两只眼睛偏偏又白多黑少，一眨动起来，净朝人翻着白眼。而最令人扎眼的，是他脖子上悬挂的一串骷髅链子，这串骷髅项链，是由十二枚银白闪亮的拳大骷髅缀成，每一枚骷髅头都是精功雕镂，掀齿洞眼，狰狞无比，这些骇人的玩意挂在他脖子上，每一走动，便在他胸前轻轻捂幌，活象一串真的人脑袋一般！

这两个形态狞猛怪异的人物，那矮胖的一位，正乃“铁卫府”九煞中的大阿哥“八手煞”岳宏远，那瘦长白眼的，却是“九煞”里功夫最为泼辣狠毒的“骷髅煞”焦二贵了！四个人进入茶棚之内，君惟明已起身相迎，“八手煞”岳宏远与“骷髅煞”焦二贵刚见君惟明，已忍不住鼻酸目红，他们同时涌上，四膝沾地，齐齐抖着嗓子叫：

“公子……”君惟明一手一个将他们强行扶起，苦涩的笑道：

“九煞”“三豹”“一郎”之中，唯有你二人马齿最尊，定力至高，怎的如今也效起妇人之态来？”抽了抽鼻子，岳宏远竭力平静下自己的激动心绪，他的声音却仍然有些呛哑的道：

“公子，分别了不到五十天，今见公子，却恍如隔世了……”焦二贵也语声发沙的道：

“我们叫那些乌龟孙整得惨啊……”君惟明先招呼他们落了坐，始道：

“宏远、二贵，你们的赤胆忠肝，一片挚诚，青谷已详告我，大家老兄老弟，我也不说那些虚话，你们二位及在坐的每一个弟兄，我全感激你们对我的忠诚与支持，我全永远记得！”“八手煞”岳宏远忙道，

“公子，你老何须挂齿？这全是我们份内之事，若连这一点为人的最低德操也没有，我们还能算是人么？”焦二贵也急道：

“我们赌了毒咒，宣了血誓效忠公子，就是挫骨扬灰，凌迟碎剐，也休想摇动我们的意志。公子，我们除了你老，还能再去侍候谁呢？”君惟明感动的，瘖哑道：

“多谢你们，你们到死都会是我的手足弟兄……”桌沿四周，每个人神色肃穆，形态恭谨，这些出生入死的好汉们，齐齐以一种震撼人心的低沉音调宣颂：

“朝日东升；万象惟明！”君惟明重重抱拳，容光湛然，面色凝沉的道：

“各位落坐。”于是，岳宏远、焦二贵、洪大贤、罗昆、方青谷等人纷纷坐下了，君惟明又简单的把金薇为焦、岳两人介绍相识，他立于桌前，朗声道：

“我想，这一个多月以来的各种变化意外，其中内幕，方青谷亦已详细告诉做们两位了吧？”岳宏远与焦二贵连忙点头道：

“说过。”君惟明平静的道：

“那么童刚的阴毒诡谋与残暴手段，你们一定也早就看得透澈清楚了？”桌子四周的五位豪士立即回应，君惟明深沉的又道：

“对于雷照、潘春，以及穆厚的叛逆行为，你们有什么意见？尤其是岳

宏远与焦二贵！”

岳宏远是“九煞”中的大阿哥，焦二贵是仅次于岳宏远的老二，他们两人在“九煞”里的影响力及左右，是相当巨大的，以前，在君惟明未曾收服“九煞”之时，他们哥儿九个便全由岳宏远发号施令，焦二贵运筹帷幄，如今他们虽然已听命于君惟明，但是，岳宏远与焦二贵两人，在他们这帮子兄弟中，依旧有其代表性，他们对“九煞”的主张及行动，仍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力量！岳宏远面色沉重，隐现阴霾，其他四人也满怀怆然，目光黯淡，但是，岳宏远真没有迟疑，他徐缓而清晰的道：

“公子，完全依照公子谕示处置便了……”君惟明木然道：

“我的意思，是要按照“铁卫府”处置叛逆的规定惩治！”

他们全知道“铁卫府”对付叛逆的惩治是代表一种什么样的含意，那没有别的，只是死亡，一种残酷的，痛苦的死亡！岳宏远叹息一声，低叹的道：

“公子，我们没有异议，除了遵从公子裁决，我们事实上也别无选择……”焦二贵抽了抽鼻子，道：

“所谓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我们自家哥们做出这等滔天罪行，又怎能偏袒？如若我们存有私心阁顾府规，一意姑息自己弟兄，那将来又如何再去管束别人，又如何让过去犯同过者以服口服！”岳宏远点点头，低沉的道：

“雷照和潘春、穆厚几个人，他们既能背叛公子，毁弃名节，更挟其诡毒技谋陷害同府手足，杀戮香前兄弟，这已证明他们根本已不顾金兰道义，根本已不念骨肉旧情了，他们已离弃了我们，我们又何必珍惜？公子，请无庸挂怀‘九煞’结义之好，放开手做了！”焦二贵双目暴睁，有力的道：

“我们永远全追随公子左右！”岳宏远冷凛的又道：

“从现在开始，我们正式宣告除去潘春，雷照二人于‘九煞’结义之名，拔掉他们的香头！”顿了顿，他又道，

“穆厚若是在闻得公子召谕之时能以幡然悔悟，即时来归，我以‘九煞’大哥身份恕他此过，要是不然，他的下场与潘春、雷照二人相同！”焦二贵却气咻咻的造：

“死醉可免，活罪难逃，穆厚便是悔悟归来，我也要请准公子，先教训他一顿！”君惟明淡淡一笑，安详的道：

“假设穆厚能自行回来，痛悟前非，我想，告诫他一番也就是了，到底，他年龄还小。”说到这里，他目光闪闪的环视了各人一眼，续道：

“现在，我们开始商讨行动细节，关于此次行动，我早有腹案，提出来与大家磋商之后，若是有人认为尚有斟酌的地方，可以直接说明！”

其实，君惟明掌握“铁卫府”十余年以来，他所有的计划和主意已等于是铁案一般，少有斟酌余地。他历来的主意俱皆精密周详，少有破绽，所以，此时大家全都听着，谁也没有存着“商讨”的意思，要说其他主张，那就更甭提了……君惟明冷静而简洁的道：

“‘铜城’之内，我们的买卖共有九处，最大的只有两个地方，一是潘春本人所住的‘留春园’，另一处是福字大街的‘铁记皮货行’，今晚，我们主要的攻击目标便是这两处，我、洪大贤，与金薇率领五十名弟兄进击‘留春园’，岳宏远、罗昆，你二人率百名弟兄扑打‘铁记皮货行’，以外，焦二贵与方青谷各带三十名手下挨着另外那七家生意冲入砍杀，由谭子多领着其余的弟兄分别隐伏暗处，抽冷子截斩对方奔逃之人！”他看了岳宏远一眼，道：

“远宏，你与二贵带了两百多人来？”岳宏远沉声道：

“有二百二十名弟兄。”洪大贤也忙道：

“我的人也有四十个，这里留下三十，还有十名派给谭子多了。”咳了一声，方青谷亦道：

“公子，我那边，只能抽调出五个人来，如今亦全跟在谭子多身边。”君惟明点点头道：

“那么，人数的分配是足够了，罗昆，你现在马上给我到后面去把每一批人手分派停当！”“鱼肠煞”罗昆急忙答应，匆匆离坐而去，这时，岳宏远却似有些忧虑，他轻声道：

“公子，‘铜城’，九家生意里，还有不少故旧伙友执事，他们并不知道此中真情，有很多人还一直以为公子是真遭了难，童刚是的确临危承命，出来替公子你维护大局的，这些不明内情的老弟兄，是不是，呢，可以放他们一马？”焦二贵也忙道：

“这种情形非止‘铜城’一地才有，其他地方，包括‘铁卫府’中，仍有一大批旧日属下至今还被蒙在鼓里不知。内情，他们一直都相信童刚的谎言，全以为姓童的是个大好人，他之所以出头接掌‘铁卫府’，完全是站在与公子交情深厚的立场上，奋勇出来收拾这个大破摊子，都以为他是个讲义气的英雄，不苟且的豪杰……这种情势，必须要待公子正式出头向童刚兴起问罪之师，正式露面昭示天下，揭发童刚阴谋以后才能改变过来，方能使他们恍然大悟！”岳宏远又道：

“所谓不知者不罪，这一干小弟兄们并不晓得童刚阴谋，只是被他的巧妙谎言所眩惑蒙蔽，如若不问皂白俱当敌人宰杀，实也太过冤枉，我想，只要他们一旦洞悉了内中实情，必将立时唾弃童刚，大批投奔公子身边！”君惟明沉吟了一会，道：

“也罢，今夜之战，你们可以事先向那些遭受欺蒙的旧属昭示立场，简述因果，要他们马上弃暗投明，依从过来，但是，其中若有犹豫不决或顽强抵挡者，不管他是什么人，一律给我杀掉。”顿了顿，他又断然道：

“午夜之后，我不再隐讳形迹，将以正式名份露面。声讨童刚，昭示天下，索还这笔血债！”岳宏远呵呵一笑，道：

“对，如此一来，必可收事半功倍之效，童刚定然手忙脚乱，寝食难安了！”焦二贵接口道：

“公子一出头，一干老弟兄不用说自会纷纷投奔。大批人自童刚掌握之下逃亡，童刚自己心慌意乱不说，他更得一边防范公子报仇，另一面，还得费尽心机设法控制府里及各地的逃奔者，这样一来，嘿嘿，可就有得他好受的了……”君惟明深沉的一笑，道：

“童刚此人，非但狼心狗肺，笑里藏刀，为人更是城府极深，诡计多端，我们切莫小觑了他。他能在丝毫不动声色之下，暗暗调集了‘大飞帮’及‘独龙教’两拨人马前来助拳，这岂是常人所能办到？而且，他早有预谋，将‘铁卫府’及其他各地，以备你们稍有抗背之意便下手歼袭，此等双管齐下，一劳永逸的心理，又是多么厉害歹毒？更不论他的虚伪欺蒙，做作装扮之术，再到什么火候了……”咆哮一声，洪大贤破口骂道：

“他还有更厉害的一招是我们所望尘莫及的，这一招就，是无心无肝，丧尽天良，把道义当鸟毛，将卑鄙当饭吃！”焦二贵亦鄙夷的道：

“无耻的东西！”君惟明眉梢子一扬，道：

“我实在奇怪，我怎会和他交了这么多年的朋友？还交得如此情感深笃？唉，渐愧！”岳宏远安慰的道：

“公子，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有道是活到老，学到老。而且，这种当，换了谁只怕也免不了要上的……不光公子未曾看出此人的卑鄙面目，我们还是一样没有察觉么？”沉默了好久的方青谷，开腔道：

“这种事，将永远也不可能发生第二次了……”君惟明吃吃一笑，道：

“就这一次，我已险些脱层皮啦，那还能再有第二次？”

第二十九章 辣手索仇

举起茶杯，君惟明一仰脖子将余剩的冷茶全喝光了，他抹抹嘴，又探首望了望外面的天色，颌首道：

“可以出发了，大家记住，事完之后，赶往城外的‘仙足崖’下聚集，‘仙足崖’，有谁不知道此处么？”没有人答话，君惟明站了起来，深沉的道：

“我们方才决定之事，如果有罗昆没有听到的，由二又转告。”焦二贵忙道：

“公子放心。”大家都站了起来，君惟明又道：

“我、大贤、金薇先走，宏远与罗昆随后即来，二贵和青谷亦不能稍有耽搁，动手时间，不能拖得太长！”他想了想又道：

“还有，记住不用留情！”这时，罗昆已急步奔入，他直到君惟明跟前，低声道：

“公子，人马俱已分派妥当，另外，谭子多已谴了一名弟兄自城里传来消息，‘留春园’门外在半炷香前，有两乘快马奔到，马上两人形色焦惶，匆匆进入‘留春园’内，唯不知所为何事？其他各处却一切平静，未见对方有什么异处……”君惟明断然道：

“告诉那名弟兄谭子多应做的事。我们马上出击！”

于是，在茶棚内燃起的晕黄油灯光辉下，人影幌闪，步履急促，刹那间，桌边的人们全已走了出去。

后面，茶棚主人正伸着脑袋忐忑的探视着他们的行动，一柄雪亮的朴刀已寒森森的架上了他的脖子，在这位干瘦的茶棚主人惶然回顾中，一个人高马大的白袍彪汉正朝他裂嘴微笑……

外面。

君惟明一跃登鞍，他头也不回，猛一挥手，自己的坐骑已抢先奔出，洪大贤与金薇便紧随左右，另外五十乘铁骑，亦一阵风似的赶了上来！

进西门，蹄声如雷中，直奔处于北角的“留春园”。这几十匹健马奔驰起来，何啻山崩海啸！在一片震耳的铁蹄敲击声里，人叱马嘶混成了一支雄壮却暴烈的奏曲。华灯初上，街上的行人不由全吓破了胆，纷纷走避，惊呼尖叫不断！金薇又将嘴鼻蒙上，笑道：

“君惟明一马当先，急奔快驰，他微微侧首道：

“怎么说？”一扶犋角，金薇俏眼儿一掠，道：

“长街驰马，闹市纵骑，直入无人之境，这还不叫狂么？”君惟明笑了笑，道：

“情势紧迫，非同寻常，此乃万不得已，平时，我们是决不会这般嚣张的！”洪大贤猛带丝缰，马匹一偏躲过了一个差点闪避不及的行人，他怒“呸”一声，大骂道：

“走路不带眼？我操你的二舅子！”君惟明无可奈何的一笑，道：

“当然，偶而也有例外……”金薇咯咯笑了，裙裾飞舞着，她妩媚的道：

“是吗？”尚未及再讲什么，一边的洪大贤已低声道：

“前面到了‘留春园’！”

君惟明冷冷望去，喂，果不错，十丈之内的街道右边，有一片恢宏深沉的楼阁屋宇，临街的一栋辞楼上灯火通明，人语喧哗，骑楼底下是八根大红合抱的柱子，六层石台阶直通上去，金雕描花格子门，从外面，就可以看清楼下的堂皇陈设，豪华摆置，现在，正是上座的时光，生意鼎盛，堂馆往来穿梭上茶送酒，猜拳行令声，大喝小叫声，点茶招呼声，加上那些闹哄哄听不真切的音浪，能把人的脑袋吵晕！

目注着那高悬门楣的金字横匾“留春园”，君惟明不由冷笑一声，催马上前！金薇吸了口气，道：

“嗯，好香的酒菜味！”洪大贤哈哈一笑，道：

“金姑娘，不用太久，你就可以品尝啦！”

就这两句话的功夫，他们已来到了“留春园”的石阶之下，马儿狂奔而过，马上人却俱已腾身跃起，飞掠石阶奔上！

在到达门口之前，君惟明已微微点头示意，于是，洪大贤抢先两步，猛虎出柙似的冲进了门里，他首先暴雷似的大吼一声。在屋瓦震动中，他威风凛凛的朝柜台放面易站，模样有如黑煞神一般厉烈的叫：

“生意暂停，所有达官贵客，旧雨新知，通通给我滚蛋，若有迟延、休怪老子要一刀斩掉舅子的狗头！”

满堂食客被这一吼一叫，顿时鸦雀无声，全然怔在坐上，甚至连一干堂馆伙计也俱皆呆在那里，摸不清发生了什么事。

这时——

五十名白袍勇士已迅速而又老练的急冲上来，他们行动利落无比，留下个余名大汉分别把住大门？其他四十个便在进入大厅之后，雁翅般飞向两旁列开，刹那间。刀光闪闪，杀气腾腾，已将整个大厅全部包围！

现在，那些正是酒酣耳热的食客们才觉出情况不对了。他们哪个还敢再稍有迟延；只听得一片椅翻桌倒的砰碰乱响，这些仁兄们全已争先恐后纷纷夺门而逃！有两个伙计见状急了，他们赶忙上前拦阻，边大叫道：

“喂，喂，怎么都跑了？酒菜帐还没结呀，你们怕什么？谁敢挡着我们‘留春园’做生意？”洪大贤暴叱一声，旋风似的闪到那两名伙计之前，双掌微晃，那两位伙计已惨叫分成两个方向倒翻了出去！

落在后面的食客们，目睹这般情景更是魂飞魄散。吓得几乎连尿也憋不住了，一个个跌跌撞撞，拼命的冲向门外！君惟明毫无表情的向楼上一指，道：

“搜！”

洪大贤答应一声，一挥手，领着二十名手下，“蹬”“蹬”“蹬”的直往楼上奔去，众人脚步踏在楼板上的声音，就象是要拆掉房子一样！

君惟明目光冷凛的望了望站在那里发呆的十几个堂馆，没有一个是面熟的，他哼了哼，道：

“这里，是谁负责？”那十几个堂倌面面相觑，俱皆噤若寒蝉，没有一个人答腔，此时，金薇凑近一些，悄声道：

“柜台后面。”

君惟明回首望去，在那黑漆油亮的柜台之后，嗯，正有一个瘦长脸中年人，面无表情的看着这边！君惟明双目中寒光暴射，一挥手，道：

“那些不答话的人，通通杀了！”

十几个堂倌似乎没有听懂君惟明的话，他们正在愕然之间，两边，二十名白袍大汉已凶神恶煞的冲了上来，刀光如雪，猛劈狠砍，一时惨号如泣，血光涌现，人头与断肢纷纷飞抛！连看也不看一眼，君惟明转身来到柜台前，他目注那面孔微青的中年角色，冷厉的道：

“潘春呢？”那中年人物迟疑了一下，嗓子沙沙的道：

“我……我不太清楚——”君惟明生硬的一笑，眼睛扫了扫金薇：

“杀了！”金薇点点头，身形微斜——

这位青面孔的仁兄估不到对方就是一句话之下便要宰了，已经摆平十几个了，人家决不会在乎多添上他一个的，他有心想出手反抗，但是，他只怕未必是对方的敌手！心头一慌，这位仁兄忙叫：

“慢着！”君惟明一伸手阻止了金薇即将施展的辣手，道：

“说！”这中年人物艰辛的咽了口唾沫，呐呐的道：

“说……说什么？”君惟明怒道：

“潘春何在？”那中年人的面颊肌肉抽搐着，双眼痛苦的眨了眨，他低哑的道：

“潘头领……在最后面的‘小雅轩’……”君惟明转头对金薇道：

“你带着这里所有人手进去逮他！”金强细声道：“若他抵抗？”君惟明冷冷的道：

“死活不论！”

金薇不再多说，一招手，领着二十名大汉快步冲向里面。君惟明盯着柜台后的这位仁兄，冷漠的道：

“如果你骗了我，朋友，你会十分后悔！”这中年人心头不由自主的打了个冷颤，他强自镇定，硬着头皮问：

“请教……阁下是谁？”君惟明硬板板的道：

“现在不是你发问的时候，应该我先问你！”唇角一撇，他冷冷的道：

“你是‘大飞帮’的？”

中年人又一次浑身抖了抖，他面色异常难看的，闭着嘴没有出声。君惟明暴烈的道：

“我在问你！”这位朋友舔舔嘴唇，终于点了点头：

“是……”君惟明神色平板，紧接着道：

“属‘大飞帮’哪一堂！”中年人一咬牙，语声低哑：

“‘紫旗堂’……”君惟明再问：

“除了你以外，‘大飞帮’还有什么人物在‘铜城’以及这‘留春园’里？”中年汉子退了半步，他喃喃的道：

“朋友……你不仅是逼问口供，你简直是在叫我出卖帮本；背叛师祖了，你……你也太过份……”君惟明狠毒的一笑，道：

“过份么？这些事情与你们那些罪恶勾当比较起来，实在算不上什么，而且，和你的狗命比较起来，恐怕就更算不得什么了吧？”说到这里，他双

目煞气盈溢，形态酷厉得宛如一只耸毛露齿的豹子，尖锐的道：

“你说不说？”全身的肌肉都在颤抖，嘴唇也抖索不停，但是，这中年人物却直挺挺的顶着脖子站在那，额头青筋暴起，面孔上汗珠闪亮，他呛哑的道：

“不……我不能说……”君惟明并没有太出意外的，点了点头，他忽然露出一抹古怪的微笑，轻柔的，他道：

“有骨气的朋友，看情形，你也是个会家子，来，你出手吧，我先出手就算欺侮你了！”那中年汉子虽惊恐，却强硬的盯视着君惟明，他嗓音抽搐着道：

“你……你逼人太甚——”君惟明平静的一笑，道：

“是这样么？你应该晓得，”多少年来，我已是如此了……”

此刻……

梯口一阵步履声响，方才奉派上去搜查的洪大贤他们，大约已经完成使命，准备下来了……。

就在君惟明稍稍将目光向那边移动了一点的当儿，柜台后，那个中年汉子已跃起，右手翻刺，不知在什么时候他已将一柄锋利的匕首握在了手上！君惟明那么温柔可爱的一笑，根本不躲不闪，他甚至连正眼也不向那越过柜台外袭而来的敌人看一下，左手闪电般暴挥——

一溜金芒淬然映花了人们的眼睛，扑向君惟明的中年汉子已鬼号一声，象被一股大力狠狠一撞似的倒仰回去，手中的匕首，也一下子抛开了老远！正在匆匆步下楼梯的人们，似是陡然一怔，一怔之后，个个奋勇跃落，“血镞”洪大贤下马，飞扑过来，边叫着：

“公子什么不对？”君惟明搓搓手，淡淡的道：

“没有什么，大贤，你到柜台后面将我的一柄‘断肠叉’拿回来，如今，这玩意正插在一个人的身上。”

洪大贤跃到柜台之后，他望了一眼四仰八叉倒卧在地下的那个中年汉子，此刻，这位仁兄早已突目裂嘴，血透衣衫，气绝多时了，一柄沉重而短小的三寸金叉，正深深插入他的小脸，只留了一小截把手在外！

洪大贤弯腰将金叉拔出，又在死者身上擦净了血迹，然后，他回到君惟明跟前，双手奉上。取回金叉，君惟明又收缚于左肘之上，他一面动作，一面冷冷的道：

“楼上有人？”洪大贤恭谨道：

“回公子，楼上全是隔成一间间的小厅，我们逐一搜过，直到最后一间储物室内才抓出十几个狗头来，但这些混战并非对方的人，全是些食客，他们是听见楼下有变，来不及出，才各从餐饮的小厅里奔出躲在储物室去的，害得我们好找！”

目光尖利的投注到那十多个噤若寒蝉，可怜兮兮的食客身上，在二十柄钢刀的刀锋之下，这些化钱的大爷们，一个个变得这般窝囊了。君惟明一挥手道：

“放他们走！”

一阵叱喝中，这十几个食客如获大赦般纷纷抱头鼠窜，狼狈夺门奔去！洪大贤左右一看，低声道，

“金姑娘他们呢？”君惟明向内一指，道：

“往后面追捕潘春去了！”洪大贤急促的，忙道：

“那么，公子，我们还等什么？”君惟明镇静的道：

“大贤，此处可有侧门？”洪大贤怔了怔，呐呐的道，

“不大清楚，但房子这么深阔，我想，一定该不只大门一处出入口吧？”

君惟明断然的道：

“你马上带着眼前弟兄，顺着这片房舍往两边围抄，有任何侧门便门，全给我堵上！”洪大贤犹豫的道：

“公子一个人进去？”君惟明转身奔向里去，只抛下了两个字，

“快走！”

于是，就在洪大贤领着他的工十名大汉急步出门之时，君惟明也脱弦之矢般掠射入内。

作为“留春园”门面的这幢楼阁之后，是一个不小的天井，天井两旁，是分开左右的两排房舍，接着天井，有一道辟着月洞门的横墙隔着，君惟明穿过了月洞门，使来到了一个十分宽敞的院落之中。

这个院落里林木幽苍，有假山棚榭点缀其间，再加上方池，两处亭，三两块花圃，五六付石桌椅，七八条曲折小径，也就布置得相当不错，颇富雅意了。君惟明毫无兴致欣赏眼前情景，他略一流览，未作迟疑，又身形如电般激掠而过！

院落的尽头仍有一道横墙相隔，亦仍有一个精巧悦目的月洞门在那里，可是，这个月洞门却并没有启开，现在，正由两扇沉厚的黑色门扉紧紧封闭！

墙高三丈有奇，好象天牢的围墙一样，轻功稍差的人就别想简单过去，墙顶上，更密布着一些叉刀，鹿角棘，铁三角等，专防夜行人潜越的设备、手脚不放利落的人，若是冒险往上硬攀，只怕非但不易过去，等不好可能还得刮块大肥肉下来！

这个地方，虽说是君惟明以前开设的，可是他平日事务冗烦，各种枝节又多，再加上基业浩大，往来各地督查耗时，精神体力负荷至钜，有些时候，便是第一流的买卖他也无暇详为兼顾，这“留春园”便是如此。昔日，君惟明来过两次，可是没有进到里而过，现在，他到了这个地方，和任何陌生人闯进来的感觉一样。一点儿也不觉熟悉。抬头望了望这堵高墙。又看了看那两扇紧闭的门扉，君惟明不由满腔怒火，喃喃骂了一句三字经：

“他妈的……”

不错，这堵高墙莫说只有三丈来高，便是再加上一个三丈来高，也不足以阻挡君惟明的飞越。而君惟明本来也想一跃而过。但是，他却正方待腾身的一刹前阻住了势子，因为——他听到了墙后传来的一些声息，一些兵刃撞击与人们喝呐喊的打斗声息！

略一沉吟，他不从墙顶飞越，却快步奔到月洞门前，猛擂起门来。这一擂门，他才察觉出那两扇紧闭的黑门是生铁铸造的！沉闷的擂门声里，君惟明拉开嗓子大叫：

“快，快开门，我有消息禀招潘头领——”几乎是立即的，门后传来一个粗厉的嗓音道，

“你是谁？”君惟明急切的叫：

“混帐东西，你是开门不开？我有紧急禀报！”门后那人毫不让步；也强横的破口大骂：

“狗娘养的。你竟敢骂起老子来了？如今潘头领与贺堂主他们正在围杀一股奸徒，等事情完了，老子再出来找你算帐！”

于是，君惟明笑了，他之所以不贸然冲越高墙，目的就要弄清楚墙里头到底是在搞些什么名堂，现在，他已经清楚了。而这两扇紧闭的门，便算是生铁铸的吧。就是再加扇也挡不住他哪！

退后一步，君惟明暴旋而回，双掌各自抖抛成一道半弧，又在半弧的终极处合在一起——猛然劈在门上！

那两扇生铁铸造的门扇，在“轰”然大震里，就象突然被来自九天的六个巨神，用开山杵捣碎了一般，“哗啦啦”团散飞崩，零碎的铁块与门框带脱的纷屑泥砖，就宛如冰雹骤雨似的扬射向半空！

搓搓手，君惟明漫步而入，在地下，已有三个灰衣汉子正在翻滚辗转，呻吟不止——显然，他们是被方才碎裂的铁门渣屑击中了！

另外一个生着满脸大麻子的粗壮彪汉，正手握一双虎头钩，惊魂未定的楞呵呵瞪视着君惟明，围墙两边，每隔十步站着一个青衫汉子，他们面对墙根，左右一字排开，估量至少也有六七十人之多，每人手中，全仰举着一把连珠强弩，强弩射角，正对墙顶——换句话说，若是有人欲待越墙而过，品尝一阵箭雨的机会将是避免不掉了！

现在，那六七十名青衫人也俱皆转首望向这边，个个膛目结舌，不知所措！君惟明点点头，冲着这大麻子一笑，道：

“老哥，劳你大驾出来找我算帐，我已经自行进来候教了。”那麻面大汉如梦初醒大吃一惊，他急急退后一步，一对虎头钩当胸立举，惶恐的叫：

“你，你是谁？”君惟明摇摇头，道：

“奇怪，怎的你们全是千篇一律，见了面就老是问我是谁。当然，在这种情形下，我又以这种姿态出现，自不会是有意将我女儿许配给你的；你想想，我还会是谁？”麻面大汉立知不妙，他双钩剧展，边大叫道：

“并肩子用强弩撩他——”

他”字还在这位朋友的舌尖上跳动，那锐利的钩刃尚方在空中划出两溜寒光，君惟明的双掌已各自抛起一道半弧，在半弧的终极，又合到一起——既重且狠而快的劈上了麻面大汉的前胸，这一劈之力，足足将对方震飞了三丈多远，一头撞向了远处的那座假山之上！拍拍手，君惟明朝在右的那些青衫人露齿一笑，道：

“‘双刃掌’，朋友们，听过么？”

于是，一件意外的事蓦然发生了。那些青衫人在惊震之下，竟不约而同的纷纷丢弃了手上强弩，蜂涌围上，刹时在君惟明四周跪满一地，激动的呼叫里渗杂着悲喜交加的惊异，振奋的呐喊中融揉了无可掩隐的欢欣：

“公子……是公子啊……公子没有死哪……”

“天可怜见，‘铁卫府’真主现身了……”

“公子，我们都以为公子遭害了，我们被人欺骗啦……”

“公子啊，你老可回来了，达一个多月来，我们一批老伙伴全让人家打入冷宫……”

“公子，你老要带着我们打回去哪，一些鬼头蛤蟆脸的东两早侵犯了我们的地盘，骑到我们头上来了……”君惟明卓立不动，他威武而凛然的道：

“你们全是‘铁卫府’的旧属弟兄么？”四周立时响起了嘈杂喧嚣的回应：

“是，我们全是……”

“公子，府里的老弟兄们如今全穿着青衫……”

“还有……穿黑衣的是‘独龙教’的杂碎，灰衫的是‘大飞帮’的混帐……”
“公子，他们根本不信任我们，任什么事全把我们支到一边跑龙套……”
“公子，我们是敢怒不敢言啊……公子不在，我们就象一群没娘的孩子……”

“公子啊，大家伙全念着你老，全盼着你老……”君惟明点点头，高声
道：

“好了，你们全站起来！”

就在那六七十个青衫大汉纷纷起身之际，君惟明已迅速向当前的环境
打量了一番。

这里是一个宽大幽深的院落，两边各有二长排平屋建筑，院落尽头，
是三栋楼阁与六处精舍，合起来形成的一片屋宇，院落中，有森木，有幽径，
有山石，有水树，规模极大，颇有山水之盛，而现在却成为一处修罗屠场了！
目注视着打杀声传来的右侧方那片疏林之内，君惟明招过来一名眉目清秀的青
衫汉子，问道：

“方才，可是有二十多个白袍弟兄，被围在那片疏林子里了？”青衫汉
子连忙点头，他恭敬的道：

“是，由潘头领与‘大飞帮’的贺堂主，率领百名‘大飞帮’爪令设下
的圈套，他们故意诱使那二十多位兄弟进入右边的‘静心林’之中，予以围
攻。”君惟明怒道：

“你们知道那二十多个弟兄原也是你们的老伙伴，老伙友么？他们全穿
着‘铁卫府’传统的‘白锦袍’！你们竟然就不敢出声示警？”青衫汉子猛
一哆嗦，俯身额栗的道：

“公子……万乞恕罪……当时……有‘大飞帮’的爪牙在旁监视……大
伙儿又不知道公子并未丧生……我们更弄不清楚这些弟兄们为何杀将进来的
内情，取舍之间，实在困难……”君惟明一拂衣袖，道：

“难道你们还看不出童刚私藏祸心，灭绝天良的夺位害友毒计么？难道
你们对异帮邪教的歧视凌辱便不思起而抗拒么？呸，一群无用的东西！”

每一个青衫人全垂首躬腰，惶惭靛棘，冷汗涔涔，谁也不敢透一口大
气！君惟明厉声道：

“如今我们与童刚及他的同党们已经势不两立，一致声讨，而血债必须
血偿，你们给我守在这里，有任何敌方人马漏网，一律用强弩射杀！”

几十名青衫人齐齐轰诺一声，纷纷回头捡起自己的连珠弩，反过面来，
强弩的射向转朝了里头！君惟明点点头，高亢的道：

“记住了，‘铁卫府’的儿郎不奉二主，不事异敌，你们好好把你们的忠
诚在今晚上用行动给我证实！”

不待他们回答，君惟明已飞身掠向右边的那片疏林而去，那片占地颇
广的林子叫“静心林”。

“留春园”是够深够大的了。在城市之中，能拥有一片这么宽阔的林园
楼阁，该是多么不易，可是，假如获之无由，得之失理，则便拥有了又有
何益？只是徒增烦扰，更甚者，加添厄恶罢了！

现在，君惟明正如一头巨鸟般扑向了那片林子！

第三十章 血眸悞逆

当君惟明的目光自林梢枝隙穿透过去的一刹，他正好看见一名白袍大汉被三个灰衣角色活活砍翻在地！

几乎没有等那三个灰衣人的利刃自白袍大汉的身上拔出，君惟明的坚硬掌沿已在一瞬间劈碎了他们的三颗头颅。而那头骨的碎裂声还在轻响，他又已抖掌击倒七名敌人！

两个正在拼命浴血苦斗的白袍儿郎看见了君惟明，立时精神大振，勇气倍增，在朴刀的翻飞舞展中，他们嘶哑着厉呼：

“公子到了，公子到了……”

一个白袍汉子起手戳穿了他那对手的胸膛，在鲜血四溅中，他又疯虎似的回刃削掉了另一个灰衣人半边脑袋，而那边，四五个白袍壮士与十几个灰衣大汉已经滚倒地下，翻腾扑击，摔扯推压着，用巴首、用拳头、用脚尖、用牙齿，做着殊死搏斗！

林木中间，人追逐着人，血映幻着血，尖号声、厉嗥声、暴叱声步惨叫，揉合着金铁的交击声，发自丹田的怒吼声，组成一曲惨烈无比的音律。每个人全红了眼，全横了心，看到的，想到的，做到的，俱是一个血淋淋的杀字，一个火毒的狠字！

一名白袍大汉的锋利朴刀在翻闪如电电，“噗嗤”透进一个灰衣人的小腹，但是；另两名灰衣人的鬼头刀分自两边，斜斜插进他的双肋。就那样把他横架着，捅死在地！

杀伐的进展是惨厉的、悲壮的，却又是无比激奋的，显然，在君惟明没有到达之前，他的手下是落了下风！

掌影暴闪猝掠，倏东倏西，忽左忽右，君惟明挪移如闪电般飞扑过来，他经过之处，只见人体抛弹，此起彼落，号叫如泣，声声不息，殷红的鲜血，就象是瞬开瞬谢的一朵朵腥赤的花朵！

此刻——

君惟明已经看见金薇了，金薇正在倾力拼搏着两个对手，其中一个面如满月，肥头大耳，身躯高大粗壮，年约四旬上下，他的形容十分威武勇猛，但是，如果不是那双眼睛生得太细小的话，他的样子还能更加威武勇猛些，这人，穿着一身灰色衣衫！

与灰衫人并肩作战的，是一个面孔瘦峭，形色冷峻的人物，他的五官配置，予人一种单薄寡情的感觉。最突出的，是这人在额心中间，生有一颗铜钱大小的青痣，贸然一见，宛似多了一只眼睛似的，当然，除了“三眼煞”潘春，他不会别人了！

金薇的功夫相当精湛泼悍，而且狡猾刁钻，一对匕首，在她手中施展起来却是千变万化，神出鬼没，又是狠毒，又是诡异，闪闪烁烁，飞舞如龙，一时似千朵幻星，一时如百条流光，一时如天瀑齐悬，一时似瑞雪蒙蒙，利落凌厉极了！

她的两个对手，那位肥头大耳的人物使的是一把“短命铲”，功力却异常沉厚老辣，其浑雄威猛之处，有如狂风暴雨，群山齐崩，令令人不敢攫其正锐，而“三眼煞”潘春的一柄“蛇头链”更是飞卷扫缠，点戳砸刺，仿佛迅雷闪电，难以捉摸。刹时左右，瞬间上下，令人防不胜防！

以金薇的精湛武艺，力抵他们两人当中的任何一个也是绰绰有余，稳

操胜券。但是，如今二人联手合力，以众凌寡，情势就不大相同了，他们虽说未曾占到金薇上风，金薇却也没有取得优势，双方的拼斗，就这样胶着缠粘上了。

眼前形势对金薇来说，并不是一件占便宜的事，她自己纵然能暂立不败之地，但那二十余名白袍弟兄可就吃大亏，他们必须在毫无外援的情形下力敌五倍之众的敌人，只有豁出性命去死战了。

除了那灰衣人物和“三眼煞”潘春在力拼金薇之外，在一侧，尚另有三名灰衣角色虎视眈眈，掠陈支援！

场中是混乱而惨烈的。因此，君惟明的到来，除了那一头有部分人知道以外，金薇这边的几个人包括她自己在内还未曾得悉，他们全都专心一志的厮杀去了……现在，君惟明已来到了七步左近！

三个在旁边掠阵的灰衣人物已注意到君惟明的到来，他们互相使了个眼色，其中两个已悄然向这边掩近。望着那两个如临大敌的角色，君惟明笑吟吟的点点头，然后他语声清朗的道：

“潘春，你好呀？”

就这简简单单的五个字，听在正在激斗的“三眼煞”潘春耳中，不啻突然响起五个闷雷，震得他脚步踉跄，天旋地转，就宛如被一条毒蛇狠咬了一口似的尖叫着倒跃向后，一刹那间，连整张面孔也惊惧得歪曲了！金薇亦大喜过望，她一溜而出，振奋的叫：

“君公子……”

那肥头大耳的灰衣人正自一愕，已听到了金薇的叫声，这灰衣人几乎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亦是满头雾水，又惊又疑的楞呵呵僵立当地！君惟明勉慰的看了金薇一眼，低声道：

“辛苦你了……”一摔头，金薇细喘着，却异常刁俏的道：

“没什么。”

现在，潘春已真真切切清清楚楚的看仔细了君惟明，不错，那确实是君惟明——他们的魁首，他们的最高掌权者，也是他们的主宰——如今，只怕更是他自己的催命符了人……

一阵至极的恐惧笼罩着潘春，他不可抑制的开始抖索，开始颤栗；双目的神色瑟缩与慌乱，象一下子掉在冰窖里，浑身凉透，连心脏也顿时痉挛成一团了……一侧，那肥头大耳的灰衣人艰辛的移近，低哑的语调声，也含有震骇与疑惧：

“老潘……这人……会是君惟明？”潘春唇角抽搐着，哆嗦的道：

“是……他！”

脸庞上浮着一抹深沉的微笑，眉宇间有一缕浅浅的含蓄，轻漾在君惟明面容上，抖动在他脸上每一条筋络间。这些，全是潘春所熟悉的，甚至连君惟明的任何一丝表情，任何细微的纹褶皱动，他也全可以体会出其中的意韵，他跟随君惟明的时光够长远了，他深切明白君惟明的习性，而如今，很不幸的，他已经看出了君惟明蕴藏在平静后面的，激烈愤恨与血淋漓的杀机！君惟明沉缓的，踏前一步，道：

“潘春，叫那些牛鬼蛇神停手！”

多年来的畏惧和服从心理，使潘春无法抗拒，他甚至连思考的过程也没有；就象昔日执行着君惟明的谕令一样，那么诚惶诚恐的抖着嗓子高叫：

“通通住手，通通住手……”

潘春的叫喊是尖锐的、昂烈的，带着颤颤的尾音，有如根钢丝紧崩骤折，拔了一个尖音施到半空，疏林中激动的人群，全在刹那间纷纷惊怔着停手退后，君惟明点点头，道：

“很好，潘春，你还愿意自剪双手跟随我回去接受惩处呢，还是，薇，要与我较量较量？”

“三眼煞”潘春顿时面如死灰，目光呆滞，他抖索着，嘴唇噙合，答不出一个字来。

旁边——

那灰衣人猛一横心，他站在前面，硬起头皮大喝道：

“你就是君惟明？”君惟明瞄了他一眼，好笑的道：

“不错。”灰衣人咽了口唾液，又色厉内荏的吼：

“你……你竟没有死？”君惟明吃吃一笑，道：

“朋友，你的脑子恐怕有点不对了；如果我死了，如今，还能站在这里与你说话么？”说到这里，他又对潘春道：

“潘春，见到我，你有没有恍若隔世之感？你一定以为这一生再也看不到我君某人了吧？”吁了口气，他感叹的道：

“当然，以你的所做所为来说，自是不希望再见到我伪，那会令你太窘迫与惶悚，是么？”潘春颤栗着，畏瑟的叫：

“公子……”神色倏寒，双目中又闪映出那股青森森、白惨惨的骇人光芒来，君惟明狠厉的道：

“方才我问你的话，你还没有答复，潘春，我没有太多的耐性等着与你粘缠！”潘春痛苦的呻吟了一声，双膝一软，“噗通”跪倒在君惟明身前，泣血般悲恸的叫着：

“我该死……公子……我该死啊……”摇摇头，君惟明道：

“来不及了，潘春，来不及了……”这时，那肥头大耳的灰衣人睹状之下不由立生轻蔑之心，他重重一哼，愠怒的道：

“老潘，如今你的主子是童刚，你本身又是‘铁卫府’属下，全陝的大头领，你又何须向人做出此等窝囊相来？你自己丢人现眼不打紧，连我们这些与你联手的朋友也难以见人……”潘春却宛似不闻，他跪在地下，一边痛哭流涕，一面以额撞地，在“咚”“咚”的闷响声中，他只是凄哑的，断续的叫：

“我该死……我错了……我该死……我糊涂啊……”

多少年来的积威立霸，加上君惟明本身的功力隼厉，铁腕掌权，令他的属下们早就对他存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敬服与畏惧心理，这是先天的崇拜又渗揉着后天的霸业成就所组合成的深重影响，就象乡里间一些湮远留传下来的神鬼异说，对那些笃信不渝的老民们来说，是那么牢不可破，又是那么真切根置。那已并非一种单纯的表面姿态，更是一种内心的深刻倾向了……

君惟明的英伟明智，雄才大略，他的公正狠酷，浩荡神威，全是潘春亲身见过、听过甚至体全过的，在他的感觉中，他这位昔日的魁首已超出了一个“人”的力量，一个“人”的所能，他已成为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偶像，一个代表着无可力敌无可抗拒的偶像！

所以，潘春在认为早已死去的魁首又突然出现的一刹，他整个的意志与精神便完全崩溃了。他再也无法硬撑下去，再也无法继续坚持，更失去了所有的信心与主见，至于叫他反抗君惟明，在他看来，那就更是不可想象了

——这等于叫他与天抗衡，与山斗力一样，是一件多么虚渺及毫无希望的事啊……

但是，他的这种感受，那名肥头大耳的灰衣人自然是不能体会，亦无从体会的。这位仁兄虽然也耳闻过“魔尊”的威名，但是，那也仅限于“耳闻”罢了，未曾亲见，他当然不会太过服贴，至少，便是他心中含糊，表面上，他也不能太窝囊，多多少少，他还得装出点架势来给他的手下们看看啊！冷冷凝视着播春，君惟明又转向那灰衣人：

“朋友，你口气很硬，显然你自认不弱，很好，报个名儿听听！我也看看你是什么三头六臂的人物！”咬着牙，瞪着眼，那肥头大耳的仁兄火辣辣的道：

“‘大飞帮’紫旗堂堂主，‘血手铲’贺云峰！”

第三十一章 血凝痛泪

君惟明含着那种令人气结的轻蔑微笑，平淡的道：

“‘血手铲’贺云峰？这个名号虽然我十分陌生，但你既然身为‘大飞帮’紫旗堂堂主，想也不会太松散平凡。”顿了顿，他又道：

“我在行家规，责叛逆，你贺大堂主竟敢横插一腿，挺身拦阻，更在那里挑拨唆使；明言离间，我想，你一定有所倚恃，薇？贺大堂主，我正等待着你的那般狐群狗党来显示威风！”贺云峰不由自主的退了一步，他狠狠的叱叫道：

“别人不知道你君惟明吃几碗饭含糊你，我‘大飞帮’却不理这个碴，姓君的，你有什么本事不妨全抖出来，看看姓贺的是不是在乎？”君惟明吃吃一笑，道：

“好狂的口气，贺云峰，只是你找错人了？”一边，金薇嗔目竖眉的道：

“君惟明摇摇头，微笑道：

“不，这样一来，他就会失望了，是么？贺大堂主！”脸红筋涨，贺云峰切齿大叫：

“休在那里徒逞口舌之利，君惟明，本座豁了这条命，也要掂掂你这所谓‘魔尊’的份量！”君惟明再度吃吃笑了，但是，他这一次的笑声里，却已渗融了无可掩隐的狠毒及暴烈！

那阵令人毛发惊然的笑声尚在空气中飘荡，君惟明的两条手臂已在黑暗里蓦地抛扬，各自形成一个半弧，而半弧会合，那旁边虎视眈眈的三名灰衫人，已骤然鬼哭狼号，分向三个不同的方向重重摔出！

与君惟明对面的“血手铲”贺云峰，仅仅只见敌人的掌形淬现，他手下三名最为得力的臂助便已倒地；那种快法，简直达到不可思议的玄妙地步了。而这时，贺云峰却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担心他的三名手下了，因为，君惟明的“双刃掌”挥展的同时，他的“银绞链”亦已笔直点戳向贺云峰的眉心！

做梦也估不到人家的身手竟已迅速到这步田地，看似一个动作中却实在蕴孕着几个动作，更能在明明是一次的出手里却早就分成了数次角度！这种功力的展示，与其说是视觉的朦受眩惑，还不如直接了当的承认人家已将至高的武术揉合进了超越“速率”境域之外的极端了！

大叫一声，贺云峰灰衫暴扬，肥大的身躯旋转，他的“短命铲”也就一口气反拒十九次！铲刃的寒芒流射，锐风破空，但是，却丝毫阻止不住君惟明的进袭。他飘游如鬼，电闪似的掠敌中，“银绞链”纠缠回绕，有如一大蓬突然迸散的光雨冷焰般凌厉罩下！

那一条一条的、一丝一丝的、一溜一溜的森冷光雨；就象一群群水底的游鱼般滑腻，全在眨眼突穿泄过贺云峰舞起的铲势，宛如恶魔的诅咒，一下子皆朝贺云峰的身躯附来！

冷汗骤浸重衣，贺云峰大惊之下几乎连心脏全拳曲成一围了，他骇叫如泣，“短命铲”疯狂挥展，人却反朝右侧倾力跃去。

君惟明冷凄凄的笑着，快得不可言喻的暴闪而出。嗯，就刚好堵在敌人冲跃的去路上，“银绞链”发出一声尖锐的长啸——“丝！”银芒有如电火似的淬闪，贺云峰的“短命铲”尚未及扳回，他已在一声惨噪里被君惟明的“银绞链”缠住脖子，又猛烈的摔出十步之远！

四周，顿时是一片死寂，每个人全象痴了一样僵立原地，他们的思维似是一下子凝结了，意识也仿佛猛的麻木了，个个都圆瞪着一双牛眼，茫茫然的投注在地下贺云峰那断了气的死尸上，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承认眼前的事实，“大飞帮”的“紫旗堂堂主”，功力强悍精堪的“血手铲”贺云峰，竟会这般稀松平常的便送了性命？就连五招以上都顶不到便横了尸！这，这算是一场什么样的争斗呢？君惟明淡淡一笑，语声威狠又高昂的叫道：

“‘大飞帮’的狗腿子们，我限你们在我数到‘三’之前通通滚开。否则，你们这位贺堂主就是榜样！”君惟明紧接着便开始数一：

“一！”

散落在周围的那些“大飞帮”党羽心全寒透了，而当他们正在颤栗，正在惊怔之中，君惟明的第一个数绝不留情的并出了口！于是，就在他们的意念尚未恢复，内心仍在迷惶忐忑时，君惟明嘴唇微张冷酷的又叱出一个数：

“二！”

一声鬼号响起，立即有无数声掠叫与怪噪响应，刹那间，只见人影晃掠，步履急迫，所有还能动弹得了的“大飞帮”残部，全已纷纷拿腿奔命，仓惶逃出林外。金薇吁了口气，豁上来，好奇而又有趣的道，

“君公子，怎么你今天忽然大发慈悲，会把这批‘大飞帮’的余孽全数放走？”君惟明淡漠的道：

“你的看法是这样么？”金薇诧异的道：

“事实上是你宽恕他们了呀……”

君惟明抿唇不答，金薇纳闷的正想再问，林子那边，已突然有一片惨怖凄厉尖号哀叫声遥遥传来，还隐隐夹杂着愤怒的叱骂与弓弦的脆响！金薇呆了呆，道：

“这是什么？君惟明笑了笑，道：

“这是什么你听不出来？金薇，这是人们在受到巨大痛苦时的惨叫与生命绝望前的呻吟。”金薇急切的道：

“这我晓得，但为什么会有这些？”目光澄澈而幽冷，君惟明沉沉的道：

“有一批往日旧属执着强弩被迫替他们卖命司守，而这批人一见到我便马上反投过来，因此，我令他们转移射向，面对林前，只要有人逃闯，使一律射杀不误，如今，想他们正是这样的了。”金薇倒吸了一口冷气，惊悚的

道：

“老天，原来你不是真心释放他们，而是驱使他们前往鬼门关……”君惟明平静的道：

“对敌人宽恕，即是等于对自己残酷。何况，这些豺狼瓜牙也根本不值得怜悯！”金薇摇摇头道：

“君惟明无动于衷的道：

“我喜欢说真话，不虚伪的人。金薇，你具备有这种美德，不过，你还不够了解我，等你也被人陷入绝境，几死还生之后，你就会明白我所以这样做的原因了……”金薇呐呐的道：

“但愿我能明白……”君惟明转过身来，面对自然匍匐在地下的“三眼煞”潘春叱道：

“挺起身子来，潘春！”痉挛了一下，跪在那里的潘春满脸涕泪抖索着挺直上身，他绝望又恐惧的悲叫：

“公子！”君惟明凝视着这个令自己痛心的叛逆者，低沉的道：

“潘春，我们在一起相处已有十余年了，我待你有如兄弟，如同手足，我们共患难，偕安乐，齐尝甘苦，并渡艰危，我们的情感真挚而融洽，彼此相处有如一家人……”君惟明仰起头来，沉默了片刻后，又道：

“但是，你告诉我，我有那些地方对不起你，得罪了你？竟使你恨我恨到这种地步？要与外人共谋篡夺我的基业？强占我的妻妹，更欲残害我的生命？潘春，告诉我，是为了什么？”

跪在那里的潘春，终于受不住内心的惭疚与羞愧，更承担不起那至极的畏惧与惊恐，再次激动得痛哭起来，涕泗滂沱，好不凄惨！君惟明叹了口气，柔和的道：

“不要哭，潘春，记得我时常告诉你们的话？宁肯头落地，也不掉一滴男儿泪，你真做不到我要你们做的？就好象你也做不到一个忠烈之士一样……我实在为你难过，潘春！”潘春哽咽着，凄苦的哀叫：

“公子……我……我知错了……我忏悔了……”君惟明平静的，道：

“难道你就自甘认命了么？潘春，你不想奋力挣扎。与我一搏？”潘春以头撞地，涕泪纵横，哭叫道：

“我不敢……公子，我宁可死，也不敢当面顶撞你老……”君惟明沉重的道：

“那么，潘春你可知道——或者你还记得‘铁卫府’处置叛逆者的规律？”潘春全身急剧的震额了一下，惶悚的咽泣道：

“我……我晓得……”君惟明轻轻啜了一声，道：

“念在你仍有一抹天良，仍有一分悔过的情份上，我不对你用那种大刑惩处，潘春，你自己了结吧！”潘春以头碰地，噤着声、道：

“多谢公子恩典。”

徐缓的，君惟明转过身，不再看潘春，这位凄惨绝望的叛逆者仰首向天，满面泪痕，他抖索着，连额心那颗铜钱大小的青痣亦变成苍白暗淡的了。好一阵子之后，他伸出手，把抛置一边的“蛇头链”扯了过来，双手紧握住那枚尖端呈菱形的锐利钢锥，在那枚钢锥的青冷光芒闪泛下，潘青蓦然大吼一声，奋力将钢锥插向自己的腹部。只听得那么“噗嗤”一声，整枚三寸长短的尖锐钢锥已经完全透进他的腹内，仅留着一条蛇尾似的链身在外面了！

没有哀嚎，没有呻吟，潘春双手捂在腹部，一张瘦削的面孔已陡然间

歪曲得变了形，他额头的青筋暴浮，汗下如雨。唇角急速的痉挛，一双眼凸瞪得几乎连眼眶子也挣裂了！

一边，连见惯了血腥场面的金薇，也忍不住有些侧然酸楚了，她形容凄暗的叹息着，幽幽的道：

“君惟明目光悲悯的投注在潘春那挺跪着的躯体上。他形色柔和多了，也和气多了，他沉缓的道：举，破口大骂：

“混帐东西，一个个全瞎了眼么？连老子也认不得了？”

九名白袍破碎，血迹斑斑的大汉闻声之下，立即便知道来者是谁了，他们急忙收住家伙，吭也不敢多吭的退到一旁。

“血羯煞”洪大贤一个箭步枪到君惟明身前，急毛窜火的道：

“公子，你老无恙吧？”君惟明笑道：

“当然？”洪大贤又朝金薇裂嘴一笑，道：

“看样子金姑娘也好生生的，就象是累了点！”金薇嫣然一笑道：

“有劳洪壮士挂怀了。”喃喃笑着，洪大贤滋开那满嘴的黄板大牙道：

“好说好说，我这人哪，就他舅子最是面恶心善，友爱同济……”君惟明哼了一声，道：

“不要废话，大贤，你从外面侧门进来的么？”洪大贤赶紧一整面容，答道：

“回公子道，这偌大的一座留春园，却只有后面一道便门，那扇便门竟还是生铁铸成的，我奉公子谕将人分成两拨顺着围墙搜，一直搜到那扇便门处才会合。本来，我们都埋伏在门外等候对方的漏网之鱼出来，但是等了老半天却连一条鬼影也没见着。而里头又有他舅子的杀喊震天，鸡毛子，喊叫不绝。我一想，不对。不要我们全呆鹅似的楞守在那里，公子及一千兄弟反在里面挤得洒血挥汗。所以么，我就马上下令破门冲进来，好家伙，费了好大功夫才破了那扇铁门，待到我们一冲进来，哈，竟首先发觉了六七十个往日的老弟兄一个个全执着强弩，如临大敌般围守在林子外头，现他们前面，便横七竖八的躺了一地‘大飞帮’的狗腿。大伙一见，自是高兴的又跳又叫，乱成一团，我呢，就赶快问清了公子所在，马上找来，却又险些儿吃那几个瞎眼混帐当头抢上一刀！”君惟明微皱双眉道：

“罗罗嗦嗦了一大堆，只是说你与我分开之后直到如今都没有碰上敌人，薇？”洪大贤连连点头，讪讪的笑道：

“是的，就是这样……”君惟明淡淡的道：

“下令收兵吧！”洪大贤答应一声，转身举步。但他刚才走出一步，又忽然停下，回过头，道：

“公子，呢，我还差点忘了问你老一句最重要的事，潘春那小子可逮着了？‘大飞帮’可有什么高手在这助阵？”君惟明指了指歪倒地下的潘春尸体，静静的道：

“你自己看。”顺着君惟明的手指方向看去，洪大贤一双牛眼倏然大睁，两颊的肌肉一阵抽搐中，他不禁倒吸了一口气：

“他……潘春……公子，他死了？”君惟明微微颌首，道：

“是的。”洪大贤全身抖了抖，如此粗豪骠悍的汉子也不由嗓子发了沙，他用力抽抽鼻子，眼眶里滚动着泪光：

“公子，他可是自裁的？”君惟明长叹一声，道：

“不错。”洪大贤咬咬牙，喃喃的道：

“死了好，死了好……这样死还算有骨气，我实在不敢想象押他回去承受大刑的时候，会是一付什么样的惨状……”君惟明抿抿唇，道：

“大贤，对你们‘九煞’来说，这样做于我极其痛苦。”洪大贤蓦地一震，用手背擦了眼角泪水，哽着声道：

“公子，你老千万别挂着这条心，你老如此做是没有一点错的。对潘春，我们全晓得公子你已经太恩典他了，任是哪一个背叛铁卫府的人，有谁能落得他这么个整尸下场的？不仅我们哥几个全感激公子的慈悲，就算潘春，他有一丝天良的话，也该明白公子对他的仁尽义至了……”君惟明脸色沉郁，他低徐的道：

“你们能明白这些，我也就多少够宽慰了……”洪大贤肃穆的道：

“公子放心，你老任是做什么，大伙儿也全跟着。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闯，谁要嘀咕一句，就他娘不是人生父母养的！”君惟明勉强笑了笑，道：

“下令收兵，在留春园大门口聚合！”洪大贤问道：

“那些原在此地的老弟兄，是不是也一起带着走？”君惟明道：

“当然，但记着要多备马匹——可在这里弄取，另外，四周的残余还得收拾一下，大贤，须即时办好！”

答应着，洪大贤马上离开处理去了，君惟明招呼了金薇一声，两个人快步朝前面大门口先行赶去。

“留春圆”的大门石阶上。

君惟明神色冷漠而生硬的凝注着远处那一片惨厉的景色，在鳞栉的房脊那边，漫天的烈焰正在闪映腾炽，血红的火光将黝暗的夜空照成赤红色，有如用一笔笔的朱赤异彩，涂染在漆黑的画廓上，显得那般狰狞，那般狂野，又那般鲜丽——

隐约的嚎叫声，哭泣声，杀喊声，又梦魇一样的从远处传来，其声悲悸，荡人魂魄！

整个“铜城”宛似全已笼罩在一片血雾中……金薇站在君惟明的下一级石阶上，她怔怔的看着那场惊心动魄的惨象，她咬咬下唇，回头道：

“君公子，你的手下们正在大开杀戒了，看情形，他们是全横了心，要把这块地面全踩平呢……”君惟明冷冷的道：

“报复的手段离不开残酷，金薇，这并不足奇！”一溉秋水似的大眼睛里阅过一抹奇异的光彩，金薇低声道：

“你舍得焚毁原由你自己创立的一些基业？”君惟明古怪的笑了，道：

“金薇！一切邪恶的、龌龊的、污秽的东西全须连根铲除，就连我的亲人们也不例外，更何况区区几幢房舍，数处基业？”怔了怔，金薇感慨的道：

“说真的，君公子，你的确拿得起，也放得下……”君惟明淡淡的道：

“只要环境逼迫你养成这种习惯，金薇，时间长了，你也会做到和我一样，能取能舍。”顿了顿，他又道：

“当然，才开始学习果断与冷酷这两样东西是极其困难，不过，天下没有学不成的事，问题在你是否一定要学，有没有恒心要学，如这两椿齐备，金薇，就算叫你吃死人肉过活你也会甘之若饴了。”一下子捂住嘴，金薇眉宇轻蹙的道：

“好了，求你别说得这么呕心，我都要吐了……”君惟明吃吃一笑，道：

“人世间，比这令人还要作呕的事情多得多，假设你忍不住，那么，你这一辈子就只好尽用在作呕上面去了……”金薇摔摔头，苦着脸蛋道：

“君惟明笑道：

“反正眼前也只是等待洪大贤他们出来，而我也需要使精神调剂一下，你说吧，谈什么？”金薇犹豫片刻，道：

“谈今后，下一步的行动。”君惟明深沉的道：

“下一步，大约刀尖就直指‘长安’‘铁卫府’了。”金薇道：

“仍是象今天这样大举攻杀吗？”君惟明摇摇头，道：

“不适宜。”金薇注视着君惟明，道：

“那么，采用那一种方法呢？”君惟明搓搓手，道：

“选高手猝袭罢了。”接着，又道：

“不过，现在还不能完全决定，尚须看情势的变化如何，金薇，你别忘了，如今我们正有一个最好的内应——曹敦力！”金薇有趣的笑了，道：

“是的，这位‘大飞帮’‘五雷堂’的堂主，现在还不知道正在如何的担惊受怕，焦头烂额呢。”君惟明平静的道：

“我常想，‘死’这玩意真是一件最大的本钱，只要你能操纵它，几乎与任何人竞争赔斗都可以无往不利。但是，它虽然是无形无影的，却可怕得使每个有生命的物体都对它颤栗而惊悚，金薇，你认为对么？”嘟了嘟小嘴，金薇恨恨的道：

“哼，我那还敢说不？我自己是亲身尝试过这一种味道，而赐给我这幸运的，大公子，就是你哪……”君惟明润润唇，笑道：

“实在抱歉。”金薇幽幽的道：

“言不由衷，其实，你那一回的杰作，可真叫我受够了，有生以来，还没有尝过那种滋味……”君惟明靠近了一点，道：

“可是，你也应该想想，在我给你尝试之前，你也早就给我享受了，而这其中更有不同的，是我仅限于给你尝一下为止，并没有真正夺取你性命的意恩可是，金薇，你就完全不同了，你是真想叫我由鬼门关上去做做客，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人只有一条命？到那阴曹地府也只能去一次，而去了之后就再也回不来了呢……”在远处火光的映幻下，金薇那张美艳俏美的脸庞越见酡红赧丹了，她以恳求的目光投注君惟明，低柔又委曲的道：

“君公子，我求你不要再提这件事了，一提起来我就又羞又愧，恨不得找条石缝钻进去……”君惟明豁然大笑，道，

“傻丫头，是你先引出话题的呀……”金薇羞涩又畏怯的道：“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话题结束，好吗？”君惟明笑道：

“随你。”

这时，一阵急促的步履声响，在“血镞煞”洪大贤为首之下，近百名大汉已一阵风似的跟随在他身后涌出了大门。君惟明目注那十余名把守在石阶四周的白袍手下，高声道：

“你们十个人过去将所有坐骑给牵过来！”君惟明侧过脸，又向洪大贤道：

“大贤，一切全弄妥了？”洪大贤踏近两步，躬身道：

“全妥了。”左右一看，君惟明沉声道：

“‘留春圆’里还有多少马匹？”洪大贤忙道：

“找了老半天，只找了他舅子的三十几匹马来，可是另外却有一个小小的收获！”君惟明“哦”了一声，道：

“说。”洪大贤小声道：

“就在我们搜寻马匹的时候，可巧在马厩后头的草堆里。抓出两个‘大

飞帮’的信差来，经我严刑逼问，他们供出了所知的消息，公子在‘麟游城’那一阵大砍大杀，已经宰寒了他们的心，‘麟游’那边的兔崽子们派出加急快马奔告长安求援，此外，童刚手下恰好有几个硬把子经过‘麟游’问明之后也马上赶了过去，这几个硬把子，呃，竟就是‘四盟剑’潘照才他们几个！”咽了口唾液，洪大贤又道：

“那两个信差，即是受命连夜赶到这里的潘春及一个‘大飞帮’姓贺的什么堂主告警来的，他们似乎已经怀疑到是公子重现了……”君惟明平静的道：

“就算他们不明白，今夜之后，他们也会知道的。大贤，那两个信差呢？”洪大贤尴尬的打了个哈哈，道：

“呃，我问完了话，就把那一双混蛋砍了！”

君惟明摇摇头，没有再说什么，此际，一阵马嘶人叱，顺着楼角围墙，已有人把“留香园”中搜寻到的三十几匹健马赶过来了。洪大贤奔下台阶，大叫道：

“孩儿们、全给我上马，一人一匹不够就两人合乘，行动要快，公子这就要下令启程了！”

令下之后，顿见人影奔晃，纷纷认镫攀鞍，片刻间，一百多名“铁卫府”的儿郎们全已上了马背。君惟明与金薇也分别骑上自己的马匹，回头一看，大伙儿全准备妥了，君惟明立即挥臂扬鞭，暴叱道：

“走！”

铁蹄如雷，刹时撼山动地的震响起来，近百乘健骑，在那城角几处的蒙蒙火光掩映下，旋风似的卷进了沉沉的黝黯夜色中。

这里，静了，一片死寂，一片空荡，象一座坟墓一样的“留香园”，须臾前的辉煌灯光，繁华喧嚣，如今，却只剩下游魂咽泣，幽茫了了……

第三十二章 崖下定计

翌日，午时。

在一座苍黄的高山，半山腰里，有一块斜插的断崖突出，这块断崖由下朝上望，形状宛如二只巨大无朋的人足顺置，而脚踵是崖端，在断崖之下恰巧有五块岩石并列，就象是五只脚趾，是的，这个地方就叫“仙足崖”。

现在，太阳正挂在中天，然而阳光却是懒洋洋的，软绵、绵的，黯淡淡的，那股子热力有限得很，时而有沉厚的灰云把阳光遮住，就更使人觉不出这个尚有太阳的天气有些什么明亮敞朗的地下了……。

深秋的季节，在这北地一带，日子便往往是这种样子……

“仙足崖”侧面，有一片斜度不太大的坡脊，坡脊上的野草已经全变得枯萎干黄了，但是，越是这样，人头才更有着舒坦安适的感觉，如今，整个坡脊上下，全都或躺或坐的挤满了“铁卫府”属下的人们，他们有的是身着白袍的忠贞儿郎，有的是归顺投诚的青衣弟兄，数目之多，有五六百人，而另有几百匹马则圈聚在坡脊的那一边，由十几个汉子看守着。

君惟明坐在山崖脚下一块石头上，目光默默凝视着自这里通往那边驿道口的一条樵径，而金薇、洪大贤、岳宏远、焦二贵、方青谷、罗昆等人便

环坐四周，此刻，洪大贤与罗昆两个正在低声谈论著什么。君惟明吁了口气，打断了他两人的谈话，道：

“我们人数增加了不少‘铜城’的老弟兄，可曾全跟出来了？”罗昆忙道：

“十之八九全投到我们这边了，‘铁记皮货行’有一百多名旧属，另有一百多名‘大飞帮’的狗头，那些受到蒙蔽与压迫的老弟兄们一见到我们杀到，简直如遇救星，差不多没有什么考虑，在一阵欢呼声里便全反了回来，刀尖子马上就转朝向‘大飞帮’的爪牙们去啦……”焦二贵也插口道：

“城里其他几个地方的情形全一样，除了若干战死的弟兄而外，都跟随我们出了城，详细情形，本来在凌晨抵此之际便待向公子禀报，但公子又叫我们大伙先歇息，这一上午就全耗过了。”君惟明笑了笑，道：

“当然奋战一夜之后首要之事便须养精蓄锐，恢复疲劳，这些事情早报晚报无甚紧要，反正事实已经成为事实了！”岳宏远轻咳一声，道：

“公子，昨晚之战，我们的弟兄损了五十多名，伤的也有三十多名，好在另有一批投归过来的儿郎们补充，如今却竟增加到五百余人了。”君惟明颌首道：

“如口此看来，我的确不孤！”岳宏远呵呵一笑，道：

“这是自然。”君惟明想起了什么，又道：

“赶快设法给他们换上‘白锦衣’，那身青衫我看了不舒服，姓童的倒真懂得改旗易帜这句话。”岳宏远道：

“公子放心，我会令他们改装。”凝视这位“九煞”之首，君惟明的唇角轻轻抽搐了一下，本来，他不想再提这件事，可是，他认为还是亲口提比较好，他低沉的，道：

“宏远，我想大贤已经告诉了你们潘春的事！”“八煞手”岳宏远神色黯然的点了点头，嗓子沙哑的道，

“是的，公子。”

环坐在四周的其他几个人也全在这瞬息里将哀愁染上了脸，他们都没有说什么，但那凄苦的眉宇唇角间，却已写满了太多的怅惘酸楚，潘春自裁谢罪的事，在他们大家分批赶达此地以后，洪大贤已经悄悄的转告了他们，虽然潘春是“九煞”中的一员；是他们的拜把子弟兄，他们听到消息之后无比的沉重与凄怆，可是，他们又能说些什么呢？

自古以来，叛逆者的下场便是如此，而潘春纵然和他们有金兰之交，除了带给他们心头更多的悲痛与羞惭之外，于事又有何补？潘春的结局早晚也会如此的，他们也知道，对待一个叛逆者，君惟明这样已经是宽厚有加，仁尽义“至了……”

关于潘春的事，“九煞”都不愿想，更不愿提，因为他们明白，想多了，说多了，只有更加深他们的难过和悲怅，在铁卫府的传统中，已成的错失，除了用惩罚来报复，何尝又有什么其他的变通呢？而既已惩罚，这受罚的对象又是他们的结义兄弟，再怎么讲，在情谊之下，总是一件莫大的负累……

君惟明沉默了一下，又道：

“为这事，我很遗憾，但我必须去做！”岳宏远急忙再点头，强颜笑道：

“公子，我们明白你老的苦衷，我们全明白……如果换了我们之中任何一个身处公子今天的地位，我们也会这样做的！”焦工贵冷着一张马脸，徐缓的道：

“潘春如此抵了罪，公子，是他的便宜。”君惟明喟了一声，道：

“他还算知道过失，懂得忏悔，明白自己的不是；见到我，他并没有意图反抗就自行了结了。”岳宏远脸上的麻点突然一红，他狠狠的道：

“这小子若胆敢冒犯公子，就算他死了也只怕得不到全尸！”旁边的罗昆叹了口气，道：

“不会的，潘春再糊涂，再张狂，也没有冒犯公子的胆量！”岳宏远瞪了罗昆一眼，重重的道：

“幸亏他没有！”这时，一直没有开口的金薇忽然道：

“君公子，日正中天了，曹敦力那老小子怎么尚未到来？莫不成他会横下了心，反悔前约？”君惟明抬头看了看天色，道：

“我看他没有这么大的勇气！”岳宏远也接着道：

“我还安排了谭子多带着几个手下留在‘铜城’里等候‘长安’方面的消息，现在也连影子都没见着！”焦二贵亦道：

“公子，那姓曹的靠得住么？”君惟明笑了笑，道：

“他已受了我“隐穴法”的钳制，生命全操于我手，除非他活够了，我才没有把握。

不过，设若一个人连死都不怕了，二贵，那他任什么事全能做得出，但姓曹的似乎并不象这种人！”君惟明正说到这里，金薇已急忙站起，伸手指向那边的樵径，低笑道：

“说得对，君公子，那不是我们的曹大堂主到啦。”

大家的目光随即移注过去，可不是，在那条通达驿道的小径上，正有一个瘦削的人影，风驰电掣般朝“仙足崖”掠来！凝脖细瞧，君惟明笑道：

“嗯，正是曹敦力！”

片刻，身着一身宝蓝夹袍，神色憔悴惶灼不堪的，“冷脸双环”曹敦力已经来至前面，就这三天不到的功夫，他竟已变得这般委顿，苍老乾黄得宛似老上十年了！“鱼肠煞”罗昆快步抢前，低叱道：

“来人可是曹敦力！”曹敦力大口的喘着祖气，惶悚不安的抖着嗓子道：

“正是曹某！”罗昆右手大拇指朝后一比，道：

“公子候驾多时了。”曹敦刀脚步踉跄着来到君惟明身边，慌忙施礼，道：

“君惟明抱抱拳，笑道：

“果然言而有信，不错。”曹敦力喘息着，疲累不堪的道：

“君惟明吃吃一笑，道：

“伤势如何？”摸着那头更见花白的头发，曹敦力拭了拭汗，喑哑的道：

“惨，背上伤势还未封口，尤其左边这两根刚刚接好的肋骨，更是一移动便痛进了心里，我今日如约赶来，非但冒了极大的危险，就是我这身子也受了大罪，简直要把四肢百骸全震散了……”君惟明同情的点点头，道：

“难为你了，曹堂主，不过好心总有好报的。”曹敦力啼笑皆非的吸着气道：

“我……我倒不希望有什么好报，君公子，我但愿能够平安度过这段危难的日子，保全老命也就是了……”君惟明搓搓手，道：

“上天佑你，曹堂主，你会如愿以偿的——”顿了顿，他裂唇一笑，又接着道：

“如果你一直和我们真诚合作下去的话。”曹敦力叹了口气，苦着脸道：

“君公子，你是知道的，如今我曹某人势成骑虎，不这样下去也不成

了……”君惟明爽朗的大笑，道：

“很好，曹堂主，我们现在开始看看你的表现如何。”歇过气来，曹敦力睁着一双怪眼道：

“君公子，你们昨晚可是把我们‘铜城’的地盘给血洗了？”君惟明道：

“你的消息倒很快，不错，正是如此。”曹敦力哑着嗓子道：

“我还是今天上午赶到这里的时候在半路上碰见几个帮里的败兵才听到消息的，他们向我哭诉，说本帮‘紫旗堂’贺堂主以下约四百名儿郎全死净了，连老贺堂里的‘连江三饺’也都丧了命，‘三眼煞’潘春也完了，‘铁卫府’收编的三百多人俱投了过去，本帮能活出来的不及二十个人……”君惟明平静的，问道：

“你在半路上遇见的这几条漏网之鱼，有没有问你为什么会忽然赶来此地？他们昨夜惨败的讯息该不会这么快就传到你那里。”曹敦力干黄的面颊抽搐了一下，沉重的道：

“我当然不会叫他们泄了我的行踪，我，我就在他们几个人回转身子的时候便下了辣手，将这几个倒霉的东西全摆平了！”君惟明轻啜着，道：

“当然，他们除了自认倒霉，也别无他说了。”曹敦力抚弄着衣衫的襟口，咽了口唾沫，道：

“君公子，我今天冒死赶来，有几件消息要向你传报……”君惟明低沉的道：

“请说，你原是为此而来的。”曹敦力略一迟疑，道：

“你到‘麟游’捣乱的事情——”君惟明双眉微皱，更正道：

“那不是‘捣乱’，是‘报复’，”曹敦力忙不迭的点头，连忙改口道：

“呃，是的，你到‘麟游’报仇的事情我当夜已遇飞骑奔告‘长安’，如今‘长安’方面尚未有回示，据我想，至迟再有三天，‘长安’回示就将到达。”君惟明深沉的道：

“你是怎么向童刚传报的？”曹敦力哑声道：

“我只派人向他禀告有不明身份的强仇突然袭击‘麟游’城我方基业，又将伤亡情形陈述一遍，并请求童刚及本帮帮主回示应对方法……”君惟明笑了笑，道：

“你没有在告急书信中言明那强仇是我么？”曹敦力摇摇头，道：

“没有。”君惟明道。

“很好，说下去。”曹敦力续道：

“据我推断，‘长安’方面接到消息之后，必会立派高手前来助援，并倾力搜寻那袭击者予以制裁，本帮帮主“白虎”刁忌是个性烈如火，狂傲专横之人，这一口冤气，他必然忍不下……”君惟明淡淡的道：

“不一定，你不要忘了童刚却是个阴险深沉，行事慎密之辈，只怕他不见得会舍本逐末，弃置‘铁卫府’本身的重要防卫不顾，将实力抽空来援助外地的危难！”曹敦力怔了怔，喃喃的道：

“这也对……”他立即又道：

“还有，在公子你离开‘麟游’城不久，恰巧路经该地的‘铁卫府’高手‘四盟剑’潘照才几个人便已闻讯赶到……”君惟明道：

“这件事我也晓得，是从两名你们那里派出的信兵口中探明的，曹堂主，‘四盟剑’是武林年青一辈人物中异常杰出的四个能手，他们原属‘凉山派’，怎的会被童刚这厮收买？”曹敦力摇头道：

“‘四盟剑’如何会投效童刚，其中详情我也不甚清楚，但我却知道他‘凉山派’全都支持童刚，出面掌理‘铁卫府’……”君惟明哼了一声，目注方青谷，道：

“青谷，这些事情你却刺探出来，一直蒙在鼓中！”方青谷惶惊的道：

“公子恕罪——。”君惟明又问曹敦力道：

“曹堂主，我们知道除了你‘大飞帮’助纣为虐，替童则帮凶之外，他还有‘独龙教’，现在又加上了一个‘凉山派’，请你告诉我，是否仍还有别的我们不知道的？”曹敦力沉思着，道：

“还有……君公子，另外还有‘双头梟’赵品松，‘影子腿’宋寒目，‘九岳头陀’悟果，这三个人是时时跟随童刚左右，寸步不离的，形如他的贴身卫士，此外，还有两个威名赫赫，一代宗匠的人物，其中一个‘皮口袋’包骧，另一个，就是‘白发银眉’官采！”

听到这五个武林强者的名号，君惟明的双眉不由紧紧皱结在一起了，他自己名震天下，当然也不会不知道另外一些称狠道霸的厉害人物，曹敦力口述的这五个人，任哪一个也是可以独挡一面的高手，任哪一个也是威扬四海的好汉，尤其是“皮口袋”包骧与“白发银眉”官采两人，名声之响亮，功力之精绝，更属顶尖之辈，甚至比起他切齿痛恨的大仇童刚亦不稍逊，如此能手，竟甘心为童刚所用，委实令君惟明感到迷惘与警惕了！毒辣的“八手煞”岳宏远接过来道：

“公子，这五个人想公子也必听说过，十二年前，我曾亲眼看见‘影子腿’宋寒目展露过他的功夫，他惯在离敌四五丈之远处便腾空扑击，双腿如飞，强急似矢，只见腿扬，他那十几个对手便纷纷滚地，每人俱是吃他靴尖暗嵌的三角钢尖透入眉心，丝毫不爽！”君惟明平静的道：

“你是‘九煞’之中功力最强的一个，宏远，你自认若与宋寒目相斗是否能够获胜？”岳宏远犹豫片刻，老老实实的道：

“没有把握，公子，一点把握也没有！”君惟明徐缓的道：“这样说来，我们将要遭遇的厉害对手还真不在少数，日后的境遇也会越加艰辛了！”岳宏远凛烈的道：

“公子，我们倾力以赴，舍命相挤，不论成败，至多也只是‘死’字一个罢了！”一拍手，洪大贤道：

“对，洒血抛头，以命搏命，这些王八蛋还不也是肉做的！”君惟明深沉的一笑，道：

“你们有此决心，我十分欣慰，我想，我们只要肯干，只要有不屈之意，我们就必可报仇雪耻，一统旧日江山！”“八手煞”岳宏远严肃的道：

“公子，我们定能达成此愿！”面对曹敦力，君惟明道：

“曹堂主，除此五人，是否尚另有高手？”曹敦力摇摇头：

“没有了，我知道的也是这些人，君惟明白，能网罗这些顶尖人物，已是颇不容易啦，童刚的邪门还真算高，换了个人，只怕连其中任何一拨也拉拢不住呢……”君惟明冷冷一笑，道：

“不错，姓童的邪门还真算高！”说到这里，他又道：

“我另有一事相询，曹堂主，还有个得力手下‘红豹’衣彪，被姓童的囚俘在‘长安’‘铁卫府’中，闻说他备受凌虐，历尽酷刑，如今消息如何，是存抑亡？还请你相告！”

君惟明一提起“红豹”衣彪四个字，曹敦力已不由伸出大姆指，重重

的喝了一声彩，满脸流露出脸佩钦仰之色！君惟明微微诧异之下，问道：

“看曹堂主此等神色，大约你是知道我提起的这个人了？”曹敦力点着头道：

“何止知道？我还求过他……”猛然，曹敦力想起了身处何地，他陪自惊悚之下，赶忙解释道：

“君公子，你万莫误会，我，我乃是受命而行！”君惟明冷凄凄的一笑，道：

“我恕过了。”曹敦力吞了口唾沫，提心吊胆的道：

“童刚屡次迫这衣彪降服，又逼他讲出公子属下一干忠、贞弟兄们的隐匿之处，可说是三日一小刑，五日一大刑，或以火炙，或以水灌，或用鞭苔，或用绳吊，另外挨夹棍，受钳指，上老虎凳，吃银脚心等小把戏无日能免，一条生龙活虎似的好汉已经被折磨得不象个人形了。但是，他非但不服不降，不吐露一个字眼，每天还破口大骂童刚人面兽心，禽兽不如……人总是肉做的，这衣彪却这般倔强忠烈，宁死不屈，此等好汉确实少见。我便与他势处敌对，亦不由敬服不已！”君惟明冷冷的道：

“希望你不是今天在这里才有这种感觉！”曹敦力老脸一红，急辩道：

“公子若是不信，我可以起誓——”一侧，洪大贤骂道：

“起个鸟的誓！你们‘大飞帮’拿着起誓还不是当吃白菜？我问你，姓曹的，衣彪关在那里？如今死活？”曹敦力舔舔干裂的嘴唇，忍气吞声的道：

“衣彪原先关在‘铁卫府’的‘大圆牢’里，半月之前，已换到‘血牢’去了……”洪大贤双目暴瞪，怪叫道：

“什么？他们这些狗娘养的敢将衣彪囚至‘血牢’？‘血牢’乃是一座污水牢啊，能将人的骨肉全腐蚀光了，连我们也早就弃置五六年不用啦？……”“鱼肠煞”罗昆亦咬牙切齿的道：

“好一群丧尽天良的畜生！”君惟明摆摆手，道：

“不要吵——”他脸色是寒厉的，低沉的道：

“血债须用血还，童刚那批人给了我们什么，我们亦将以什么加息还报，我们不用急躁，不用焦虑，这一天就会来的——”“血罽煞”拱大贤发梢上指，愤恨的道：

“但是，公子，只怕衣彪等不及那一天了啊！”君惟明清澈的眸子里映着湛然的光芒，平静的道：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我们即将对童刚展开行动，那时间不会太长久。若是另有什么枝节影响了我们的复仇大举，我也会设法先行把衣彪救出。大贤，我知道衣彪支持着活下去的日子太痛苦！”顿了顿，他又道：

“若是展开行动或搭救衣彪的前后，尚须要曹堂主预作内应，大力赐助！”曹敦力忙道：

“当然，我一定倾力以赴。”“八手煞”岳宏远沉声道：“但却要赶快些了……”君惟明点点头，道：

“正是，曹堂主，你何日回转‘长安’？”曹敦力面有难色的道：

“公子，我如今的情形你是知道的，浩劫方过，危机重重，摊子叫你砸得一塌糊涂，尚未收拾干净。在这等节骨眼下，‘长安’方面又怎会召我回去？他们定然将令我坐镇原地，马上把破碎的局面整理起来；以求恢复前状？……”君惟明淡淡的道：

“你不全自己找个借口回去么？”曹敦力迟疑的，道：

“什么借口呢？一个弄不巧是要掉脑袋的呀……”“八煞手”岳宏远重重一哼，道：

“曹堂主，你们那边的情形你比我们明白得多，想个什么法子回‘长安’去预作内应，这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你问我们，叫我们怎么回答？”愁眉苦脸的，曹敦力道：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难了……也罢，我要先请示一下，公子与各位准备什么时候到‘长安’举事？”君惟明胸有成竹的道：

“不会太久，就在这十天之内！”“八煞手”岳宏远又忧虑的道：

“公子，十天之期，不象太长么？”君惟明看了岳宏远一眼，低沉的道：

“宏远，进袭‘铁卫府’不是易事，姓童的更非泛泛之辈，他定然早已预作防范了，我们有许多事情尚须准备，万不能贪功心切，浮躁行事，否则，一着闪失便要步步受制、了。”岳宏远不敢再说什么，他唯唯喏喏肃立一边，这时，曹敦力道：

“那么，公子认为我什么时候回到‘长安’比较合适呢？”君惟明道：

“自今天算起，曹堂主，希望就在这十日之内你便须抵达‘长安’‘铁卫府’，先行布署一番！”曹敦力点点头，又道：

“你们到了之后，又如何连系？”君惟明淡淡的道：

“我们到‘长安’后，自全有人前往通知你，到时候你便知道我们需要你做的事，这一点，你不用担心。”曹敦力搓着手，卑谦的道：

“如此甚好，不知公子是否尚有其他见示之处？”君惟明温和的一笑，道：

“就是这些了，一切请阁下费神劳心，勉为其难了……”曹敦力干涩涩的打了个哈哈，讪讪的道：

“这是自然，这是自然……”

于是，这位受制于人，前途艰危的“大飞帮”“五雷堂”堂主匆匆做了一次罗圈揖，转过身去，步履踉跄的走了。凝视着曹敦力逐渐远去的背影，君惟明感慨的道：

“一个人欲在两种敌对的环境中生存，的确是件十分困窘艰险之事，曹敦力可真算苦了……”金薇此刻忽然嫣然一笑，道：

“不过，为了生命的延续，这些苦处也就算不得什么了。”君惟明笑了笑，含蓄的道：

“但有时候，精神与心灵上的双重负累，往往并不比死亡更好承受，是而天下便有许多人想不开，自绝之事时有所闻，当然，活着总是好的，可是在生命中充满痛苦的阴翳之后，或者也就有人不愿再忍受下去了。”金薇微微一怔，道：

“公子之意，是否担心曹敦力会受不住这种无形的压制而自寻绝路了？”君惟明摇摇头，道：

“曹敦力看来似不象这种人，但他也是个老奸巨滑的江湖油子了，我们不防他自寻绝路，却须防他将心横了，做出些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恶毒事来！”金薇忙道：

“君惟明唇角有一抹嘲弄的微笑浮起，深沉的道：

“我对任何事都不完全信赖，金薇，你该知道我是为什么？”金薇面容有些苍白，垂下头去，幽幽的道：

“是的……我知道你是为什么……”这时，洪大贤赶忙朝前一指，低叫

道：

“公子，谭子多来了！”

第三十三章 金家群象

樵径上，嗯，谭子多那又瘦又细的身杆儿一阵风也似朝这边奔移过来，君惟明令人将他唤到眼前，沉声道：

“子多，可是‘长安’那边的弟兄有消息传报回来了？”谭子多喘着气，忙道：

“还没有……公子，不会有这么快……”君惟明道：“那么你急什么？看你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我还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呢？”洪大贤牛眼一瞪，笑骂道：

“你看，看你谭子多，这付舅子德性！”谭子多干黄的面孔上涌现着赭赤，急道：

“公子，我是另有要事传禀，‘大宁河’金家派人来啦，好家伙，就象要去救火似的一股脑冲到城里，兜着街道转圈子，人叱马嘶，惊得那些余悸未消的居民百姓全四散奔逃，关窗闭门……”金薇振奋莫名的欢叫一声，赶忙插嘴问：

“现在他们人呢？”谭子多抹了把汗，答道：

“已经朝这边来了，我一看是金家的人——他们全是一式黑衣镶着大银扣，头扎黑巾，又把兵器全挂在马屁股上，就象高擎着‘金家’的招牌一样，我马上就晓得是自己人，是而从一边窜上去递了点子，大家一弄明白双方身份，便没有罗嗦，由两名弟兄伴着他们后走，我先来向公子禀告，并请公子指示要怎么招呼……”君惟明看了金薇一眼，道：

“我去亲迎——。”金薇忙道：

“公子不用劳驾了，我自己去接他们来！”

说罢，也不待君惟明再作表示，金薇已立即掠身而去，形如飞燕越空，刹那间已跃出了老远！君惟明沉声道：

“大家随我一起往前去，金姑娘客气，我们却不能失了礼数！”岳宏远、焦二贵、洪大贤、罗昆、方青、再加上谭子多，一行六人紧随君惟明身后，大踏步顺着樵径朝前迎去，走着，君惟明问道：

“子多，金家来了多少人？”赶上两步，谭子多道：

“八人八骑！”后面，洪大贤笑了一声道：

“娘的，八个毛人济得啥事？”君惟明回头看了洪大贤一眼，冷冷的道：

“你不要瞎说，人家即便派一个人来也是情谊，大贤，须记住人在危难之时，有些昔日故交伸伸手都不敢呢？”洪大贤咳了一声，缩着脑袋不敢答应，岳宏远瞪了瞪他这位猛张飞似的老弟，皮笑肉不动的压着嗓门道：

“你他妈叫‘猪八戒照镜子——自找难看’！”

他们大约定到樵径的一半左右，前头驿道上已是尘头大起，蹄声如雷，一共十人八骑，又急又快的朝这边奔驰过来，金薇早已站到路旁，正在向来骑招手示意，为首两人，是谭子多派去领路的手下，现在，他们已引着金家的来人转折回路而至！君惟明低声道：

“我们快上去。”

七个人身形如电，腾跃间已来到樵径与驿道相接之处，樵径狭窄陡斜，不易纵马，金家来人俱已抛镫落地，金薇飞掠向前，嗯，这位名震退远的“红蝎”，如今竟投向金家来人中一个老者的怀里！洪大贤舔舔唇，悄声道：

“公子，你老瞧瞧金姑娘——”君惟明淡淡的道：

“我看见了。”岳宏远凑近一点，道：

“看情形，公子，金家此番遣来相助之人，只怕皆非泛泛……”君惟明笑笑，道：

“不够气候的角色，我想他们也不会派来。”

就这几句话的功夫，金蔽已陪着金家的众人向这边定了过来，金薇虽说在走着，却将半个娇躯依偎在一位老人的怀里，状至亲切柔憨，那位老人年约六旬左右，五短身材，却是结实精悍无比，满头油亮光润的黑发就那么松松的挽了个髻在脑后，他的面庞有如赭血，浓眉似刀，双目开合如电，悬胆鼻，方嘴，形貌在威武雍容中更透出一股无可言喻的深沉强傲之气！

老人身后半步，是一个大胖子，这个身躯奇宽的人物，一脸横肉，猪眼暴齿，举手投足间见粗犷膘野，在那黑抹似的额头上，令人最为触目的，却是那一道半弯月形的白色疤痕！

紧跟在胖子身后的，一个细眉细眼，阴阳怪气的中年人。另一个则是位强健高大，环目塌鼻的彪汉，再后面，唔，那位仁兄身长不及四尺，瘦小枯干得宛如一阵风就能将他刮起，而且，这人的一支左手已经失掉，只剩下一截黑黝黝光溜溜的手肘，右掌五指则又细又长，看上去活象一只鸡爪子……

另外两人，是个极为有趣的对照，一位脸膛泛青，一位脸膛透黄，一个宽横，一个细长，青面孔的，一个缺了左耳，黄面孔的一个少了右耳，但是，两人却一样的在眉宇之间流露着狠辣残猛的意韵，而且，那两双眸瞳中，也相似的闪烁着鹰鹫般的说厉光芒！

走在前面七个人之后的，哈，竟又是一位千娇百媚，姿容艳丽的少妇，这位年届花信的少妇，体态婀娜，步履轻盈，定起路来，宛如风摆杨柳，摇曳有致，好不叫人心猿意马，恨不得含一口水吞下肚里！

一根肠子通到底的“血羯煞”洪大贤，目光刚刚从第一个金家人转到最后一个身上，在微楞之下不由手扯谭子多的衣角，压着嗓门道：

“娘的，谭子多，你怎的在方才不说出还有个女的？”谭子多那双小眼睛朝走在最后的少妇身上一翻，低声道：

“洪爷，那个女的同样是一身黑衣黑裤加上黑头巾，模样俏却举止泼辣，也就和个男人差不多了，还用得着特别指出来干啥？”洪大贤吁了口气，道：

“扯你娘的蛋，你看人家那等轻柔法儿，呢，就象是一朵荷花在风里摆一样，多么的俏，那象你说的这样！”谭子多着急的，赶快分辩道：

“你不信？洪爷，先前我可是亲眼看见过她那凶横模样儿，乖乖，一马鞭子把个挡在路上的行人抽得溜地滚——”前面立定迎客的君惟明，这时回过头来看了他们一眼，低叱道：

“你们都给我闭嘴！”

说着，君惟明又迅速转脸向前，嗯，金家来人已经在五步之外了！现在，金薇才软绵绵，娇滴滴的从那老人怀中站好了身子，她挽着老人手臂，指了指挺身卓立的君惟明，无限亲热的道：

“爹，那位就是‘魔尊’君惟明！”老人神色一肃，表情立时变得严正无

比，他踏前两步，重重抱拳道：

“久仰大名，如雷震耳，老夫‘大金龙’金魁！”

“大金龙”金魁正是“燕境”“大宁河”金家的当家人，也就是金家的最高掌权者，他的名声非但响澈“燕境”，就是天下的武林各门黑白两道也没有不晓得“大金龙”赫赫威霸的，“大宁河”金家所以有今天的成就与声势，可以说全是金魁一手撑起，其力量之雄厚，名望之高超，比起“长安”“铁卫府”的君惟明来，也并不差多少呢！君惟明长揖还礼，边沉稳的道：

“金当家，谬誉了，在下君惟明！”金魁豪放的大笑着，道：

“好，好一个‘西土有佛，北地出魔’，老夫对你是神交久矣，今日得见，果然丰姿俊朗，气韵高华，是一位大有作为的年青霸主！好，老夫是一看到你便顺心顺眼！”君惟明平静的一笑道：

“金当家太过客气，比起当家的一番霸业来，在下这点小小局面，实在是不足比拟了！”金魁又大笑道：

“老弟——老夫痴长几岁，便托个大，喊你一声老弟吧，你也甭向老夫脸上贴金，呵呵，不错，老夫并不否认在今日的江湖道上，老夫是为一方之主，‘大宁河’之霸，不过，这些名头唬唬别人也许能收得效果，对你，‘魔尊’君惟明来说，简直就不值一笑，不值一谈喽，来来来，我们先可甭说这些，老夫将我金家的伙计们给你引见引见再说——”金魁回头叫道：

“你们上去在君老弟面前把名报了！”首先，那大胖子山移岳动般走了上来，他一边施礼，一边声如金铁交击也似铿锵有韵的道：

“俺金家‘毒拐’金尤摩！”他又裂嘴一笑，粗豪的道：

“本来，俺姓尤名摩，可是要娶金家的女娃，必须入赘招婿才行，嗬嗬！祖姓上也要冠上金家之姓，是而俺如今便叫金尤摩了，俺金家大哥金魁乃是俺的内兄！”说到这里，金尤摩又叫过站在最后面的那位美丽少妇来，他笑道：

“君公子，这就是俺的浑家。”那少妇明媚动人的一笑，万福道：

“贱妾全丽。”一边，金薇马上补充解释：

“君公子，这是我的姑姑，那位是姑丈。”

君惟明心里一怔，他想不到如此美艳俏丽的一位美人，更是大名鼎鼎的金家家主的胞妹，竟会下嫁给眼前这个容貌粗陋，言行犷野的胖汉——金尤摩，这，不是好象应了一句俗话——鲜花插在牛粪上？当然，凭君惟明这样的人物，再是心里怎么个纳罕惊异法，表面上也不会表现出来——何况这种事也不便表现出来？——他面含微笑，连忙回礼，一边温和的道：

“幸会，幸会。”接着，那个细眉细眼的中年人上前道：

“不才‘飞鼯’金楚，金魁乃是家兄。”金楚退后，那个体魄强壮，环目塌鼻——象个大猩猩似的彪汉来到前面，声如雷鸣般道：

“‘劈雷手’夏固，老爷亲随，”

君惟明在和金薇这些日子的接触中，也大略由金薇那里了解了金家的一般概况。金家家主是“大金龙”金魁，金魁的唯一胞弟“飞鼯”金楚，胞妹金丽，另外有金魁的妻子“赤红”金婆婆，金薇的两个妹妹，“青罗扇”金仪，“巧银勾”金柔，再加上那位胖兄“毒拐”金尤摩，组合成金家的血统亲系，也就造成了金家的浩浩威名，以外，所谓“亲随”便全是金家的另行培植或投效金家的一些高手强者了，而这些“亲随”和金家的关系大多是主从之分，并没有血缘之流传……现在，那枯瘦干瘪小的老头一闪而前，他

语声苍哑的道：

“‘肉剑’仇自春，老爷亲随！”

仇自春退下一旁，嗯，此刻，一个是青面，一个是黄脸的缺耳仁兄开始报万儿了。

“‘青庙鬼’艾少长。”

“‘黄庙鬼’艾少福。”

原来，这两位仁兄竟就是大名鼎鼎的“金家双鬼”，他两人的万儿可真是又响又亮，君惟明对这一双昆仲的名头还比较熟悉，因为日常金家对外的一些大小事件，多由此二人出头，而他们功力卓绝，行事狠诡，更是出了名的狡诈精滑，这一双胞胎兄弟也是金魅的手下亲随，在金家的一干强者当中，算是顶尖儿的了，由这里看来，显然，金家此次所遣之人，大约全是些能征善战的一流高手无疑！

